

加尔多斯文集

TORMENTO

李德明译

托尔门多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像

ANTOLOGIA DE PEREZ GALDOS

加尔多斯文集

责任编辑：叶茂根

封面设计：吴建兴

ISBN 7-5327-2376-3



9 787532 723768 >

ISBN7-5327-2376-3/I·1381

定 价：17.80元



加尔多斯文集

TORMENTO

托尔门多

李德明译



B1282757



上海译文出版社

知
道
就
買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门多/(西班牙)加尔多斯(Galdos, B.P.)著;
李德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9
(加尔多斯文集)

ISBN 7-5327-2376-3

I.托… II.①加…②李… III.长篇小说-西班牙-近代 IV.I55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100 号

托尔门多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5 字数 192,000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200 册

ISBN 7-5327-2376-3/I·1381

定价:17.80 元

译 序

一九八七年，我在北京大学观看一部电视剧，剧名叫《托尔门多》那是以西班牙伟大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当时，我便被它的女主人公安帕罗的不幸身世、善良温存、纯洁真诚和她的爱情悲剧所深深打动。第二天，我找来外文原著，一口气读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我就决定要把这部优秀作品译出来，奉献给我国广大读者，让他们和我一起共享作者的超凡写作技巧，欣赏和了解加尔多斯笔下的安帕罗等人身上所发生的可赞、可叹的人生故事。

安帕罗有个法名，叫“托尔门多”，亦是本书用以命名的书名。“托尔门多”这个词本身就含有受苦受难的意思。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安帕罗与奥古斯丁·卡瓦耶罗两人相爱之前或相爱之后，她度过的每一天每一夜，都充满着苦和难。当在医学院做门房的父亲过世以后，安帕罗带着妹妹靠给他人做针线活谋生。可是天长日久，妹妹便忍受不了了，活累，挣钱又少。她为寻找出力少、挣钱快的职业，便离开姐姐去给画家当模特儿。安帕罗规劝妹妹回归正常的生活之路，同时，自己继续在远房亲戚布林加斯家里做仆人一样的活，包括缝补、改制衣服，照顾孩子，买东西。布林加斯一家经济也不富裕，仅以微薄工薪维持全

家五口人的生活；而且，女主人喜欢虚荣，经常光顾公共社交场所，甚至出席王宫舞会。为了维持家庭的社会形象，布林加斯全家人不得不从牙缝里挤出一点钱来，平衡每个月的收支。为此，布林加斯有时无法付给安帕罗已经少得十分可怜的工钱。

布林加斯的表弟奥古斯丁·卡瓦耶罗在美洲苦干三十年，积攒了不少钱，但他忍受不了那里的孤寂无伴的生活，归“家”心切，便毅然决然地返回西班牙，想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他那时已经四十五岁，尚未婚娶。他经常出入表哥布林加斯的家，从而有机会同安帕罗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貌美、善良、温存的姑娘。那是一种真挚的爱，一种产生于内心深处的爱。他爱她的外表美，但更爱她的内在美，这在他给美洲朋友写信时曾有过多次表白。随后，加尔多斯把这两个恋人引入了波澜起伏的爱情舞台，用他那娴熟的笔触把故事情节急速地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且一次比一次扣人心弦。原来，安帕罗与一个名叫佩德罗·波洛的前神父有过一段“秘而不宣”的关系。但那是年轻人之间的一时冲动。不久，他们的关系冷淡了下来。恰恰这时，她在布林加斯夫妇的家里与奥古斯丁·卡瓦耶罗相识。后者经过几番思想准备，一天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可是，那段令她后悔莫及的关系一直像团阴影那样笼罩在她的心头，并且随着与这位新人的关系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可怕。她想早日卸掉这个思想包袱。把心中的秘密向未婚夫和盘托出，争取得到他的原谅？可是，他不原谅怎么办？那个思想包袱不但没有卸下来，反而变得更加沉重。这时，她决定去求助于忏悔神父，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位忏悔神父说，她只有对未婚夫道出心中的秘密以后，才能得到原谅。

佩德罗·波洛本来为了恢复以前的身心健康，接受了诺内斯

神父的规劝，到远离马德里的乡下磨练。一次，他在给安帕罗的信中说，他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而且诺内斯神父又要把他打发到菲律宾去，在那里给他弄个小差事。这封信一方面使她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一方面又给了她摆脱那个旧友纠缠的希望。可是，她感到有亏于未婚夫，决心向他坦白昔日的过错，但仍然担心得不到原谅。这种充满矛盾的心理状态一直伴随着她的整个恋爱过程。一天，她又收到佩德罗·波洛的信。她一看见信封上的熟悉字迹，“便觉得自己从一座巨塔之顶啪的一声摔下来”，“以为大白天在做着恶梦”。面对这封信，读还是不读？“读吧，因为说不定她那个死敌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她（去了菲律宾），那可是件大好事呀。如果是坏消息呢……那也要读，以便避免发生危险，避免遭到不测！原来佩德罗·波洛从其姐姐那里得知安帕罗即将结婚的消息，毅然决然地从乡下返回马德里，并威胁说，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残酷的事都能做出来。安帕罗读过信，心中顿时充满了愤怒和恐惧。她愤怒的是，时到今日那个仇敌还在纠缠着她；而恐惧的是，他把他们之间那段所谓的丑事张扬出去，会毁掉她刚刚建立起来的真正爱情关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她决定去他那里，想说服他彻底归还她自由。但是，这一去又铸成了她的终身大错。一方面，他向她提出无理要求，逼迫她说，不爱奥古斯丁·卡瓦耶罗，而继续爱着他，甚至让她陪他一夜。这大大刺伤了她的心。另一方面，佩德罗·波洛的姐姐本来手里就掌握着她给佩德罗·波洛的两封信（安帕罗一直担心她把信的内容张扬出去），那时她也来到弟弟家里，安帕罗虽已闻声躲藏了起来，可是马塞利娜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到、后来也证实安帕罗在那里。于是，马塞利娜错误地确认她与弟弟仍然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后来，安帕罗从布林加斯

的妻子那里得知这事已传开，同时认为那两封信——这是她的一块心病——的内容也传了出去，一下子昏了过去。她回到家里，左思右想，觉得走投无路，下定决心服毒自杀。奥古斯丁·卡瓦耶罗的仆人从药店那里得知她让自己买的是毒药以后，便用主人家里备用的另外一种药稍稍配制了一下，交给她。尽管如此，她服了以后，还是大病了一场。

奥古斯丁·卡瓦耶罗一直认为安帕罗是个纯真、善良、能干的姑娘，从眼睛就可以一下子透视到她的心灵像镜子一样纯洁无瑕。但是，一连串的突发事件使他感到困惑，觉得偌大世界几乎没有他立足之地，后悔从“野人地域”来到“文明社会”。最后，他经过内心世界的痛苦斗争，炽烈的、真挚的爱战胜了一切，包括世俗偏见，决定和安帕罗生活在一起，双双乘火车前往法国波尔多……

火车开动了，一本书合上了最后一页，书中的人物也随之隐去，但他们的形象仍然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淡漠。

在加尔多斯的笔下，安帕罗和奥古斯丁·卡瓦耶罗这对恋人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他们两个人性格内向，明明爱上了对方，但不轻易表露出来；要表露时，好像不事先把要说的话背诵下来，决不开口似的。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一开口不是说错，就是忘掉。加尔多斯把他们两个人在爱和痛苦中挣扎的那种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书中的其他人物也个个有个性，比如罗莎利娅，即布林加斯的夫人，亦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有血有肉，有声有色。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 1843—1920 是西班牙十九世纪

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坛上一位最有影响的多产作家。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以最为旺盛的精力和辛勤耕耘的治学态度进行文学创作，一生著有一百多部作品，其中有许多不朽名作，为世人所诵读。文学评论家们惯于把他称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加尔多斯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只是由于西班牙皇家学院的反对而没有变为现实。他曾三次被选为共和党议员。他的反宗教、反君主专制的立场是异常鲜明的。

加尔多斯十八岁时，即一八六一年创作了独幕剧《恶有恶报》。一八六二年创办《火炬报》并且考取马德里中央大学法律专业。一八六八年革命前的那三四年，他学习法律的热情一落千丈，兴趣完全转移到文学方面。早在一八六七年，他已着手创作第一部小说《金泉》并于一八七〇年正式出版。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一二年间，加尔多斯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以《民族演义》为总题目的系列历史小说，共五辑四十六部。这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它描写了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之间近一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系列自成起讫、独立成篇、人物穿插出现、情节上互相照应的现实主义小说。

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期间，加尔多斯开始将注意力从历史小说转向现实的社会小说上来，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佩菲达夫人》（1876），《葛罗丽娅》（1876—1877），《莱昂·罗奇一家》（1878），《马利娅内拉》（1878），《被剥夺遗产的女人》（1881），《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布林加斯夫人》（1884），《禁区》（1884—1885），《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1887），《喵喵》（1888），

《探求隐情》(1888—1889),《原来如此》(1889),《托克马达》(1889—1895),《纳萨林》(1895),《哈尔玛》(1895),《一颗慈善的心》(1897),《祖父》(1897),等等。这些作品有的抨击宗教狂热,有的描写个人同充满宗教偏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有的描绘男女之间的爱情,有的对下层人的痛苦生活给予极大的同情……

此外,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还创作一些戏剧作品和短篇小说,也获得了很大成功,受到观众和读者的喜爱。

李德明

1998年12月

Benito Pérez Galdós
TORMENTO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70 年版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 :09 - 1998 · 198 ¹/₂号

—

“赤脚”修道院街角。两个蒙面人从两侧走进舞台，迎面撞在一起。夜色茫茫。

蒙面人甲 这么莽撞！

蒙面人乙 您才莽撞呢！

蒙面人甲 您看不见路呀？

蒙面人乙 您没长眼睛呀？差一点把我撞倒。

蒙面人甲 我在走我的路呀。

蒙面人乙 我也在走我的路。

蒙面人甲 真倒霉！（继续向右侧走去）

蒙面人乙 老伯，这是怎么回事呀？

蒙面人甲 看我捉住你不，小家伙……{停下脚步 想动手}
我要教教你怎样和长者说话。（仔细端详蒙面人乙）可是，我觉得那张面孔很熟悉呀。活见鬼！……你不是……

蒙面人乙 可是，我也认识您呀。那张脸如果不是魔鬼的脸的话，一定是堂何塞·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蒙面人甲 亲爱的费利佩！露出面孔 张开双臂 你包得那样严实，谁能看得出来呀！你真是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呀！再拥抱我一下……拥抱我一下！

蒙面人乙 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您！说老实话，堂何塞，见到您比拾到钱包还高兴呀！

蒙面人甲 可是，你这是到哪儿去呀，小伙子，你生活得怎么样？

蒙面人乙 说起来话长了。您在做什么呢？

蒙面人甲 噢！……让我喘口气。你有急事吗？

蒙面人乙 没什么太急的事。

蒙面人甲 那好 咱们好好聊一会儿。今天晚上有点凉 在这光秃秃的广场上不好长谈。我们到莱潘托咖啡馆去，离这儿不远我请你。

蒙面人乙 还是我请吧。

蒙面人甲 喂，喂……看来，你很有钱呀！

蒙面人乙 还可以…… 还可以…… 您好吗？

蒙面人甲 我？坦率地说，当然要坦率了，我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你可能都不相信。

蒙面人乙 太好了，伊多先生；我多次打听您，谁也不知道您的消息。我一直这样想：“那个老家伙不会出事吧？”他们走进莱潘托咖啡馆，这里凄惨、悲凉、破烂不堪。昔日的兴隆景象已荡然无存，它已经从多明哥小广场消失了。他们坐在一张桌子边，要了咖啡和酒）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表情严肃，把两只胳膊支在桌子上，仿佛放在别的地方碍事似的）我们两个人都想讲讲各自的伤心事，讲讲各自的奔波和幸福。我先讲，还是你开个头？

亚里士多 脱下斗篷 叠好 放在身边的凳子上 您怎么都行。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我看你不错…… 领带别着饰针，一副大少爷的样子，衣着很体面……小伙子，你一定得外财了。和谁在一起呢？是不是西印度群岛有亲戚呀？

亚里士多 我现在嘛，干脆直说了吧，遇到世界上最好的主人了，天底下再找不到第二个。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好，太好了，祝贺你，找到一个最好的主人。可是，不会像堂阿列汉德罗·米吉斯那样生活没有规律吧。

亚里士多 完全是两种人。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大学生？

亚里士多（骄傲地）资本家！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小伙子…… 你真让我大吃一惊呀。很有钱吧？

亚里士多 他呀……（用声音和手势表示巨大）钱多得不计其数。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真的！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上帝总有一天会记起你的？…… 现在坦率地告诉我：你看我怎么样？

亚里士多（掩饰不住笑意）我看您……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兴奋地，有几丝透明的口水从下唇流下来）说呀，小伙子，说出来。

亚里士多 我看您……胖了。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喜形于色）对，对；好多人都这样说。尼卡诺拉说我体重每个月都增加两磅…… 看我这身肉就知道我变换了职业、变换了专业、变换生活方式和艺术是对的。我已经不当孩子王了，不再做那种驯兽成人的事了，驯兽成人只能为自己制造背信弃义的冤家。我不是早就对你说了吗，想丢弃

那个没有效益的工作，找个既体面又实惠的工作？有个连载小说家请我做抄写员。他口述，我记录……我这只手，快如闪电……小伙子，我高兴极了……每次分钱，都是一大把金币。我的那位作家生病时，这样对我说：“伊多，你把这章写完吧。”于是，我拿起笔，唰唰地写起来，不大工夫就写完了；然后，接下去，一章又一章。小伙子，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呀！我的主人说：“伊多 撰稿人……”我们同时写三部小说。他口述开始部分 然后我依据思路，一写就是几章。都是费利佩二世^①的事，这你知道 蒙面人呀 什么水警 佛兰德^②的绅士和贵妇呀，小伙子，比玻璃还脆弱易碎，比火绒还容易点燃；埃斯科利亚尔，马德里要塞，犹太人，摩尔人，叛徒，长于搬弄是非的安东尼奥·佩雷斯^④和无赖公主埃波莉，这个公主一只眼睛比四只眼睛看得还清；红衣主教格兰维拉^⑤，宗教裁判，堂卡洛斯王子；裙子呀，法衣呀，挥金如土；地下房间，修女被诱骗，乌烟瘴气，不时有私生子生下来，我的主人费利佩很有办法……一句话 小伙子 写满字的稿纸一张张地擦起来……赚的钱平均分配，他一半，我一半……买了新衣服 孩子们吃得很好 尼卡诺拉的病也好了……（他停了一会儿 喘不过气来 我呀 吃得饱饱的 心满意足 我可不白白干活，钱大大的。

亚里士多 这可是个好差事！

- ① 费利佩二世（1521—1598）：一译“腓力二世”西班牙国王。
- ② 佛兰德是欧洲一个地区的古称，位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交界处。
- ③ 埃斯科利亚尔：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郊的一个地方，其教堂内埋葬着该国历代国王。
- ④ 安东尼奥·佩雷斯（1534—1610）西班牙政治家 埃波莉公主（1540—1591）的男友，费利佩二世的私人秘书。
- ⑤ 格兰维拉（1517—1586）：费利佩二世的宫廷大臣。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喘了一口气）不过，那也真是费脑子呀，因为我们写的小说情节都十分复杂。出版商说：“伊多，火山一样的想象力：一个人身上像有三颗脑袋。”真的是这样。小伙子，我躺在床上时，脑袋里像炒锅那样烧得啪啪作响……我到街上散步时，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场景、人物。看到每座教堂，都想起埃斯科利亚尔，看到更夫，便想到警察，看到长斗篷，便想起短斗篷。我发脾气时，嘴里大喊天哪天哪，并不知道说了什么，不说“他妈的”而说“见鬼去吧！”也许，把我的尼卡诺拉称做太阳夫人或门西娅夫人。我每天睡得很晚，常常笑着醒过来，说：“太好了，我知道了，掉进陷阱的人该从什么地方爬出来。”（他欣喜若狂，费利佩十分担心，你应该知道，小朋友，有一条很长的地道，那是摩尔人挖的，把普拉德罗的家，即安东尼奥·佩雷斯的住宅同平托^①的耶稣蒙难的加尔默罗会穿鞋教派的修女院连起来。

亚里士多 地道真够长的呀！……（竭力控制着，避免笑出声来）都写些什么呀！您把情节写得那样错综复杂！不过，赚钱比什么都重要。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钱呀！我可不嫌多。现在，我每次都分到八个杜罗^②。但是，过不了两天就花光了。我们刚刚接受一项新任务，完成以后，我就自己干了。出版商很识货，他对我们说：“我想要一部写爱情的书，能使人感动得痛哭流涕，并且富有道德意义。”听了他这话，我的脑子立刻燃烧起来。我的

① 平托是西班牙马德里的近郊的一个城镇。加尔默罗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十二世纪中叶创建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故名。加尔默罗会分有“住院会”和“保守会”两派。前者可以穿鞋，后者赤脚或穿草鞋。

② 西班牙银币，一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伙伴问怎么样……我毫不迟疑地答复他，把前一天夜里在家想好的章节讲给他听……要有干劲！说句心里话，事情进展得很不错。我思索着，从废物里找到一只盒子。现在，你仔细听好，你说，我找到了什么？一部手稿。我读了一遍。到底写的什么呢？一个充满柔情的故事，是回忆录，日记。因为……有深度，或者没有深度……我们合作以来已经分了十四次钱，一直写下去直到出版商说“好了，打住！”我们才能停下来。他端起白兰地，一饮而尽，说老实话，这酒能使人长寿。

亚里士多（看了看咖啡馆的时钟）时间过得真快。我的主人人很好，但我要为他送封信，不能因为聊天而让他责备自己。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十分激动地，没有注意听费利佩说什么）我对你讲了，我在这部小说中塞进两个漂亮姑娘，她们很贫穷，这可以理解，很贫穷，一无所有……但是，比逾越节的羔羊还老实。这正是她们的高尚品质，是道德意义之所在，因为这两个孤零零的小雏鸡，虽然遭到馋猫的不停追逐，但她们勇敢反抗，对企图玷污她们的人冷若冰霜，给当今的姑娘们做出了榜样。我的这两个女主人公整天做针线活，手指都磨破了。她们越来越受到饥饿的袭击，但也越来越坚持自己的贞操。她们住的那间小屋子，简直是只小银杯，有鲜花，有布花，因为一个浇灌石竹花，另一个制做百合。早晨，她们把朝向其他房子瓦顶的小窗户打开……我真想念给你听听……是这样的：“那是五月的

逾越节：犹太民族和犹太教三大节日之一。在犹太教历尼散月（公历三四月间）十四日举行。据《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载：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命令宰杀羔羊，涂于门楣，以便天使击杀埃及人。长于时，见有血记之家即越门而过，称为“逾越”，犹太人遂立此节以志纪念。是日以满周岁且无残疾的羔羊一只，献祭后烤熟与发酵饼和苦菜一起吃掉。

一个明媚早晨。大自然好像……(胡乱地)这时,有人敲门。是仆人,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银行钞票。那两个漂亮姑娘勃然大怒,用香纸给侯爵写了信。我认为这样做不会取得任何效果。总之,她们要保护自己的名誉,而不要金钱。啊,我忘记讲了,有个公爵夫人,心毒如蝎,她看到两个姑娘姿色超人,嫉妒之心大增,企图毁掉她们……还有个银行家,他什么也不顾及,以为有钱什么都能够得到。太可笑了!我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了灵感。高尚品质在哪里?在穷人那里,在工人那里,在乞丐那里。奸诈淫邪在哪里?在富人那里,在贵族那里,在大臣那里,在将军那里,在朝臣那里……前面那些人干活,后面这些人挥霍;前面那些人付出代价,后面这些人吮吸血液。我们哭泣,他们吃奶。世界应该……可是,费利佩,你在干吗?睡着了?

亚里士多(醒过来,转动身体)请您原谅,亲爱的堂何塞先生,这并不是缺乏礼貌,而是因为多喝了点那倒霉的烧酒,脑袋里好像装满了石头。

伊多·德尔·萨格里拉奥(十分不快地,最后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但这酒能使人长寿……能让人体内滚动着热流,整夜灵感不断,如果现在就回家去,能一口气写出六七十页!……(他从座位上跳起来)你真没用,多喝点没关系。

亚里士多(揉揉眼睛)一滴也不能喝了。不然,非倒在大街上不可。走吧,堂何塞。

伊多·德尔·萨格里拉奥 等一等,小伙子,你别使性子。有什么急事呀?

亚里士多(把手伸进胸前衣兜里)我得把这封信送去。

伊多·德尔·萨格里拉奥 给谁送去?

亚里士多 给两个小姐,她们只两个人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表情惊愕地）费利佩！……两个漂亮姑娘，忠贞守节！这信里一定塞满了钞票。你主人是银行家，这个坏家伙想毁掉她们的声誉。

亚里士多 一点一点地……您喝得太多了。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眼睛瞪得那样大，几乎从眼眶里跑出来）看见了吧，想象越丰富，越能制造出素材来！……孤零零的姑娘，多馋人呀，富有魅力。情书不断，金钱钞票数以百万计，高尚品质。（用右臂做了个明显的手势）我有几句话，请听好。我们打个赌好不好？你非吃闭门羹不可！你一定吓得从楼梯上滚下来！这一章的标题叫做：侯爵仆人是怎样丈量楼梯的。

亚里士多 可我的主人并不是侯爵呀！我的主人的名字叫堂奥古斯丁·卡瓦耶罗，您大概认识他。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一针见血地）无论如何，你手上的这封信是道德的杀手，是腐败的工具。信里有票子。

亚里士多 是有票子；但那是戏票，是明天星期日晚场的，我主人的表哥夫妇，布林加斯夫妇的孩子生病了，去不了。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布林加斯，布林加斯！……（尽力记起）亚里士多德朋友，让我看看信封……

亚里士多 看吧。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读着信封上的字迹，惊讶地叫了一声，用双手抱住脑袋）“安帕罗和雷夫希奥小姐收”。她们是我的邻居呀，是桑切斯·恩贝拉多尔死后留下的两个孤零零的孩子。

亚里士多 您认识她们？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我们确实住在同一幢楼房里！她们人很好，住在四楼，我住在三楼。我写的作品正是从她们身上

获取灵感的！……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现实生活中到处是素材。我写的全是非凡的东西，都是现实生活为我提供的。

亚里士多 她们是两个长相漂亮，人品又好的姑娘。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我来讲讲吧……（思索着 邻居们说不出她们一个不字来，不过……）

亚里士多 不过，什么？……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十分神秘地）我们这些人知道的东西比现实本身多得多，现实有时要模仿我们，但它竟能创造出我们即使有三颗脑袋也不敢梦想的东西。

亚里士多 那您就把那些东西塞进小说里好了。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不能，因为缺乏诗意（皱了皱眉头）你对艺术一窍不通。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有趣的东西，不能照搬到小说里；不然，人们会吵翻天的…… 可怕的小说，令人作呕的小说，在圣洁的文学共和国里永远不会有它的位置。好了，我来讲讲……

亚里士多 您讲讲那些小说。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你如果能保守秘密……

亚里士多 我知道怎样做。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真的吗？

亚里士多 说吧，老兄。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那么……（环顾四周之后 把嘴贴在费利佩的耳边，低声讲了一会儿）

亚里士多（注意倾听，悲凄地）知道了…… 竟有这种事！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这是不能讲的。

亚里士多对，不能讲。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也不能写出来。太卑鄙了！

亚里士多（思索了一会儿）别人不行，您有三颗脑袋，把它写成诗歌吧。

伊多·德尔·萨格里拉奥（断然拒绝）你对艺术一窍不通。（用食指使劲戳着额头）我从这个宝库里获得诗意。

亚里士多 堂何塞，我们走吧。

伊多·德尔·萨格里拉奥 好吧；不过，你跟我回家走一段……路上再聊聊……你完成……主人交办的事后，到我家坐坐。尼卡诺拉看见你，一定会很高兴的。握手……畅谈 回忆往事 解释……（他讲话越来越语无伦次，舌头僵硬）我……给你讲讲王后……你……讲讲那个出众的主人，高贵……富有……

二

堂佛朗西斯科·德·布林加斯-卡瓦耶罗是圣路加雷斯皇家警察局的中尉，一八六七年那年满五十岁，身体还算不错，现在看来还能活些时日，但愿上帝保佑他。但是，他已是今非昔比，腿脚不那么灵活，身体不那么硬朗了；他不那么喜欢交际，说话不那么妙趣横生，对人不那么热情，不那么讲究礼节。我们这些当年与他打交道的人，今天在大街上见到他时几乎认不出来了，他把胳膊扶在仆人肩上，拖着双腿，弯腰曲背，用围巾捂住大半张脸，几乎看不见眼睛，全身颤抖，口水不止，说话像脚步一样笨拙。好可怜先生呀！十六年以前他还吹嘘自己身体没有那样好过，是我们办公室里最守时间的人，对日常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无论在家里还是社会上都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不知道什么是欠债；他信奉的有两种宗教，一是上帝的宗教，二是金钱

的宗教。他为了使几乎成了废物的身体变得十全十美，利用许多空闲时间干各种各样的家务，这很有益处，不仅可以表明自己脑袋聪明，也表明有一双灵巧的手。

他从年青时代起一直担任公职。他的父辈和祖辈也担任过公职；有人说他的曾祖父，乃至曾祖父的先辈也都担任过公职，在新旧大陆工作。这位先生与马德里那户同样名字的商贾之家没有任何关系，还有好几户显赫人家也使用这个名字。我们的这位十分可爱的朋友堂佛朗西斯科的布林加斯姓的成员，来自拉曼查，第二个姓是卡瓦耶罗，祖籍为加的斯，上个世纪还是户殷实人家，战后才衰败下来。大好人堂佛朗西斯科在动荡不安、变化无常政治很少影响的部门工作过，晋升虽然很慢，但一步一个脚印。布林加斯依仗当时最有权势的人，从来没有看见失败的苍白面孔。说老实话，他是西班牙所有办公室里最幸运的职员。

堂佛朗西斯科在工资名册上的地位是那样牢固，如同牡蛎躲在深深的鱼群下面，渔夫永远捕捉不到；而在马德里官场，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野心、嫉妒、懒惰和其他恶习的侵袭下，一个人的命运朝夕两相异，实属一个无限痛苦的地方。

布林加斯既不是政治家，也从未涉足过政治，他的思想像所有西班牙人一样，温和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有野心，为了不沾染恶习，甚至都不吸烟。他很能干，不但毫不费力地、高高兴兴地完成份内工作，还为一个上司，一个大懒汉做很多活。在家里，他决不浪费一分钟。他会那么多门手艺，我们都无法一一列举。大自然赋予他各种各样的天资，什么东西坏了都能修复如故。椅子不管怎样摇晃、破损，只要到了他手里，一定会变得和新的一样。他的双手有一种神奇的功能，能把打碎的瓷器一块块粘起来。他甚至敢于修理停止摆动的钟表和被孩子弄坏的玩

具。他能使装订线绽开的书籍恢复原貌，因时间和使用而失去光泽的家具，他刷上油漆，使之重放光芒。他既能把羊皮扇子和贝壳发梳整旧如新，又能把厨房最不起眼的用具恢复本色。圣诞节用的软木酒桶和全年使用的牙签，能在他手里从无到有地生出来。他家里从来不需要请木匠。布林加斯比任何人都要钉钉子 拼装家具 用布料裱糊墙壁 撬开门锁 铁器和木器 象牙饰品和粗大鞋底，胶水和糨糊，改锥和扁簪等乖乖地听从他的使唤。他有各种工具，用品和器械；即使用大针缝合地毯，他也决不后退一步。他用旧家具上的破旧布料蒙在别的家具上，好像新的一样。另外 家里有客人、事情忙碌时 他干脆挽起衣袖 洗刷刀叉 他在厨房里 像名厨那样煮咖啡 如果需要 他竟然动手烹调巴伦西亚海鲜炒饭 色、香、味俱佳 远远超过他的能干妻子和厨娘的手艺。

他是我们的杰出先生，杰出家长。他妻子堂娜罗莎利娅·皮帕奥恩给他生了三个孩子。长子十五岁，刚刚念完中学就觉得高人一头；家里想让他攻读法律，这样可以像父亲大人那样做办公室工作，也算光宗耀祖。他们还有个十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小儿子，他们都像母亲一样典雅。布林加斯的夫人生得很漂亮，比丈夫年轻得多，两个人相差足有十五岁。夫人有个弱点、怪癖，即酷爱贵族称谓，因为皮帕奥恩一家虽然不是伊尼戈·阿里斯塔的后裔，但罗莎利娅的母姓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使她有权利以某种形式——尽管那是狂想——建立起庞大的家谱。依据确切的史料，我们了解到，罗莎利娅从母亲那一侧来说不是没有贵族称谓的，她可以把自己同过去在宫廷担任过低级职务、现在已经破落的贵族之家联系在一起。布林加斯夫人每每讲起祖辈时，记起的不是他们在官场和战场上的功勋，而是在国王身边效劳时

获得的无足轻重的荣誉。她母亲为王后做过侍女；大舅当过国王的卫士；外祖父做过宫廷侍者的钱粮官；二舅和三舅做过皇家的马夫、仆人、信差、使臣以及阿兰胡埃斯^①夏宫的骡马官，等等。

罗莎利娅在她的第二个姓后面加上德·拉·巴尔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世界上的纹章学并不证明她把自己的名字罗莎利娅·皮帕奥恩·德·拉·巴尔卡叫得山响是正确无误的。她每次拼读第二个姓的添加部分时，漂亮的小鼻子都变得红起来，这种外表特点绝好地表明她的高傲心理和坚强意志。

在这位夫人眼里有两种东西是神圣的：上天和幸运者宫殿，也就是我们这些世间凡人用“宫殿”这个简单名词所表达的那种东西。她的历史，她的理想都在宫殿里，因为她一直希望布林加斯得到管理王宫财产的高官，希望在王宫二楼有自己的房子。上帝创造物和世人中间的任何一句话、一个词或一种想法，如果有损于王宫的最高权势，这位夫人一定发起疯来，以致漂亮的姿色变得惨淡无光，愤怒使她的鼻子更加透出傲气，双唇扭曲得更加难看。还是说得清楚些吧，罗莎利娅是个大美人，性情活泼，五官小巧，典雅，好像精雕细刻的一样，无论岁月磨损还是生活煎熬都没有摧残她的姿容。她身体健壮，皮肤靓丽，不因年龄的增长而减色，这不能不引起别的女人的嫉妒，她们二十五六岁，只生一个孩子，就好像有一大堆孩子的老妈子了。人们多次听见她把自己同鲁本斯^②创作的人物画像相媲美，只要提到这位大画家或者因为某种习惯现象或者因为模样、动作她都认为

① 阿兰胡埃斯 西班牙新卡斯蒂利亚地区马德里省城镇，十七世纪曾为王室夏宫和狩猎驻留地。

② 鲁本斯(1577—1640) 佛兰德画家。

那是说家中的某位成员……请记住 皮帕奥恩·德·拉·巴尔卡家中的成员呀。

十一月初，由于家庭经济状况越来越拮据，房租不断上涨，布林加斯只好从席尔瓦大街那幢已经居住十六年之久的房子搬出来，转到科斯塔尼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大街最狭窄地段的另一幢房子里。家中的东西如此庞杂，并且有许多值钱的，像珍贵绘画呀 铜器呀 镜子呀 灯饰呀 精美窗帘——那是宫廷替换下来的装饰品——呀，搬运时可费了不少周折，而且受到破损。布林加斯多次重复富兰克林^①的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搬三次家 等于遭一次火灾。”他看到那么多东西被打破、刮蹭、污损，义气又急。还好，他什么都会修补，整旧如新。好几辆车从早晨六点钟一直运到深夜，搬运工人粗鲁、笨拙，家具在他们手里可遭了殃，他们大声呼叫，说话粗鄙，动作野蛮。搬家过程中，他一直像勤俭持家的人那样认真严肃。他在两个可靠朋友帮助下，裱糊墙壁，铺设地毯，他信不过小工，这些人根本不听你的话，草草弄完，走人了事。地毯铺好——这个自尊自爱的人干活时，四脚着地，真不好意思让人看见——以后，他又决定自己动手摆放家具，架好铁床，该挂在墙壁上的挂好，该固定的固定好，把装饰品摆放得富有艺术性。这种既费力又劳神的工作两三天根本干不完，表面上没有什么了，但总剩下些七零八碎的东西要收拾，一连好几天都利索不了，弄得人筋疲力尽。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对有趣夫妇的那一天，他们正在忙着搬家，屋子里乱糟糟的，尘土飞扬，让人喘不过气来，什么都没有安顿好，他一定感到很尴尬。这位受人尊敬的堂佛朗西斯科·布林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政治家、哲学家和物理学家

加斯样子很可笑，身上穿一件宽大的旧外衣，一顶更为破旧的帽子压在耳朵上；脸上盖满了灰尘；双脚插在一双大拖鞋里；他有时在地毯上爬行，丈量尺寸，裁剪边边角角，调整长短，有时爬上椅子，手中举着榔头；一会儿在过道里爬着找钉子，一会儿大呼小叫地让家人扶稳梯子。

布林加斯戴一副金边眼镜，总是把脸刮得光光的。很幸运，我们不必花费精力为他画像，因为三言两语就足以使阅读这部作品的人想象出，甚至可以看见他的活生生的形象，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仿佛就站在面前。他是法国伟大历史学家、政治家梯也尔^①的化身。太像了！他也有一张圆圆的脸蛋，弯弯的鼻梁，头发灰色、浓密，梨形的前额也那样宽大、亲切，表情也那样讥讽，不知是源自嘴巴还是眼睛、前额；还有古罗马人那种身段。并且，也是那样的身量，那样的肥硕，那样的壮实。布林加斯身上只是缺少深沉的目光和精神世界的特性，缺少把创造历史、写历史的那种高贵人士同生来会修锁、铺地毯的平民百姓区别开的东西。

三

在那个繁忙的日子里，罗莎利娅也不甘心落在那举止无双的丈夫的后面。她用头巾包好脑袋，身上披件破长衫，在一位女友和女仆的帮助下，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她们三个人对尘埃展开了一场无情的战斗，这个用笤帚扫地，那个用掸子把家什掸干

^① 梯也尔（1789—1873）：曾任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统。

净。尘云把她们埋起来，什么也看不见，如同战场上的弹药烟雾把英雄们包围起来一样。但是，她们十分顽强，蔑视不断入侵肺部的敌人，不把它赶出家门誓不罢休。之后，喜欢警句的人们称为卫生炮弹的那种东西，即水开始发挥作用。面对水的攻势，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敌人没有丝毫防御能力。

女仆把厨房变成了湖泊，罗莎利娅拉起裙子，穿着丈夫的破靴子，在水里蹚来蹚去。丑陋而邋遢的女仆跪在地上，擦拭磁砖，用破布把黏稠的泥水吸起来，然后拧在水桶里。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女人洗刷器皿，叮叮当当的音乐声伴着那场艰苦的战斗。夫人把整个胳膊伸进坛子里，把黑乎乎的底部擦得干干净净；女友用白土和破布把黄铜和青铜器具擦得明光闪亮。眼看着一件件东西从灰尘深处露出明光、漂亮的面孔来，三个女人的心里乐开了花。在战绩面前，她们精神大振，干劲倍增，信心十足。水桶里，一切脏东西渐渐沉到底部。灰尘在空气中强占光的帝国以后，又笼罩在地面上。唉！可是地面用巨大的力量向灰尘发出挑战，把它重新打发出去。这种污染和反污染是人类抗击灾祸、铲除脏物侵袭的战斗的写照，在这场永恒的、艰苦的战斗中，精神会低落，但不会死去，会取胜，但不会置敌人于死地。

罗莎利娅养成了发号施令的习惯，干活时一刻不停地讲着，尽管另外两个女人根本不需要任何督促。勤快能干的女友几乎每半分钟就听到呼叫自己的名字：

“安帕罗，可是，你干什么呢？我对你说多少遍了，一件活没干完，不能丢下去干别的，使点劲儿，孩子，使点劲儿。你这个人好像没有心似的……快，动手呀……我真想让所有女人都像我这样……可是，你干什么呢？你没长眼睛吗？”

对于干瘦、健康的女仆，她也不让她得到一刻安宁。

“我的上帝，普鲁登西娅，怎么不动手呀……这么懒呀！……真让人失望……我怎么总碰上没有用的人呀！”

与此同时，伟大的梯也尔，我是说布林加斯，在乱糟糟房子的另一个地方，一分钟也不停地干着、说着。

“费利佩 锤子……可是，喂，怎么像傻子一样，愣在那儿看画像，不听我的吩咐！……把螺丝钉递给我……瞧，就在那儿。你什么也干不好，什么都忘了……我的孩子，上帝让你长一颗怎样的脑袋呀！我要把这些事都告诉你的主人，让他揪你的耳朵，醒悟过来……你把什么东西扔在衣柜上了，直勾勾地看老半天？啊！瓷娃娃……对孩子，太好了。现在扶住梯子……嗯！小伙子把钳子、改锥拿过来……快 快点。”

有位老人是家里的被保护人，也在那儿帮忙。但是，主人不让他碰任何东西，除非搬动特别沉重的物品，因为他十分笨拙，他到什么地方，粗笨的双手都留下破坏的悲惨痕迹。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这对夫妇的一方必须请示另一方，才能决定把某件物品放在什么地方，于是在长长的过道里总是听见喊声、叫声，仿佛呼唤救命似的。

“布林加斯 快 过来一下 我们搬不动这个衣架。”

有时，安帕罗气喘吁吁地跑进厅里，说：

“堂佛朗西斯科，这几颗钉子弯了。”

“孩子 我没长三头六臂呀 等一会儿吧！”

布林加斯虽然在装饰工作上具有超人的判断力，但决不完全相信自己，对棘手问题一定和妻子商量。

“罗莎利娅……过来 亲爱的……你看这几幅画挂在什么地方好。我看耶稣像应该放在中间。”

“别急，我来看看。中间应该放陛下的肖像……”

“对 应该这样。”

“我觉得陛下的像低了些。往上移移，移两根指头儿。”

“这样行吗？”

“好。”

“把奥多内尔^① 挂在什么地方？”

“依我看 应该放在别的地方……不太严肃。”

“喂！……”

“随你放在什么地方吧”

“现在该挂纳瓦埃斯^② 了…… 这边是堂胡安·德·皮帕奥恩。费利佩！…… 那个该死的小子跑哪儿去了？”

过了一会儿：

“布林加斯 布林加斯 过来！”

“有什么事？”

“衣架快砸到我们头上了！”

“我马上去。”

“布林加斯，我们三个女人根本抬不动洗手池。”

“让加内西亚先生去看看。小心，小心……加内西亚，你在那儿帮一把……可别把洗手池给我摔碎了！……”

面对这些困难，布林加斯常常把拿破仑挂在嘴边，他说后者得知特拉法尔加战役^③ 大败以后，哀叹地说：“我没有三头六

奥多内尔（1809—1867）西班牙将军、政治家。

纳瓦埃斯（1800—1868）西班牙将军、政治家。

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国—西班牙海军联合舰队和英国海军舰队在西班牙加的斯和直布罗陀海峡之间的特拉法尔加角进行了大海战。结果，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军战败，从而确立了英国海军优势一百多年。直布罗陀港原属西班牙，一七〇四年被英国占领。

臂，没有分身术呀！”

费利佩·森特诺是堂佛朗西斯科一位亲戚的仆人，那天被借来帮助他们干活。无论是手脚闲不住的男主人，还是脾气暴烈的女主人都不让他喘一口气。他即使有三个身子，也无法应付。

“费利佩，把花瓶搬过来，小心点，放在矮木柜上。现在，我们把灯罩安上……费利佩，去厨房弄点水来……喂，胡安恩雷达，过来，把梯子搬到卧室里，我们得把床的饰穗挂起来。”

真累死人！不过，也让人赏心悦目！……夜幕降临，夫妇俩疲惫不堪地坐下来，看着自己的佳作，露出满意的表情，互相称赞。

“大厅很漂亮。可惜放不下皮帕奥恩家谱和门斯^②的复制作品《圣神托马斯》……灯是不是高了些？……明天还有几幅画要挂起来。真的，亲爱的，我们的家相当不错了，简直是座宫殿！从这边看过去，房门洞开，还真有些气魄呢。你看，这是不是加斯帕里尼^③大厅？不敢想呀。可是，我可以保证，如果把外祖父的画像摆在身穿红斗篷的耶稣旁边，一定显得更潇洒，特别是身穿那套军装，更是光彩照人。地毯挑不出任何毛病来。我把两年前宫廷给你的那块和你一个月前得到的另一块拼接起来，我十分仔细，现在根本看不出是两种花样……他们应该送给你一对青铜蜡台……可是，那个家呀，到处乱糟糟的……彩色蜡烛在灯罩里能制造一种魔幻效果。点着以后，像《一千零一夜》描写的那样。”

① 口头语。意为“没用的人”。

② 门斯(1728—1779)：德国画家，曾任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的宫廷画家。
加斯帕里尼(1568—1627)意大利作曲家。

那天，从离家最近的饭馆要来饭菜。孩子们白天呆在卡瓦耶罗家里，晚上才过来。他们看见新家、新房子，高兴得欢呼、跳跃起来，以致罗莎利娅都不得不打他们几下，使他们平静下来。那天本来是高兴的日子，结果掉了眼泪。

后来几天，布林加斯一家接待了许多来访的朋友，兴高采烈地带领他们参观新居，脸上禁不住露出骄傲、自得的表情。堂佛朗西斯科和夫人陪同客人，每个房间都走一走，向他们详细讲述房子如何舒适、宽敞、实用。

“是马德里最好的房子，”罗莎利娅领着亲密女友加西亚·格兰德的夫人参观那座迷宫时翘起尖鼻子说；“我是说，就是我们自己建造，也设计不出这么好的结构来。”

他们夫妇俩争先恐后地夸耀自己的房子，说那是最好的，再没有第二家。这对夫妇，特别是妻子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毛病，认为他们家的东西比所有可怜人家的东西都好。

“坎迪达，您看这间屋子……多漂亮，多严实呀！一点风也不透！”

“您看……谁家的房子粉刷得这样好呀！”

“再看这间，我在这里洗澡。多漂亮呀，看见没有？是小了点，不过够用了！”

“我认为已足够了。您看看过道，和斗牛场差不多……至少有一个半瓦拉^①宽。”

“这里可以跑马。这间屋子是我的缝衣间。我和安帕罗整天在这里。下面一间是帕吉多^②的，有窗户开向院子。他的书

① 瓦拉是西班牙长度单位，约合〇·八四米。

② 帕吉多是佛朗西斯科的昵称。这里指他们夫妇的大儿子

籍摆放得整整齐齐，有桌子写课堂笔记，有床，有衣架……

“坎迪达，您看这儿阳光多美呀。夏季，就是下午四点钟还能看见书上的字呢。”

“您现在看看餐厅，真宽敞呀。这张餐桌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八个人。以前那幢房子呀，餐厅小得可怜，都没有地方放柜橱，女仆端菜进来，布林加斯都得站起来。”

“坎迪达，您看这纸是仿栎树纹路的……那些外国人每天都发明新东西……”

“这个房间也朝向院子，布林加斯用的东西放在这里，是间名副其实的作坊。对了，您还应该看一下厨房。这厨房也许……”

“不是也许，而一定是马德里最漂亮的……现在，女儿的房子……对，有点暗，可是要那么亮干什么？”

他们经过这一富有辩护意义的参观之后，胜利地回到大厅里。皮帕奥恩·德·拉·巴尔卡家族之女——她从来不满意夸耀自己的房子，为有这样一套房子高兴得不得了——并没有让舌头休息一会儿。

“亲爱的坎迪达，谁也别想让我离开这个街区。搬到别处，我总觉得不是生活在马德里。我生在纳瓦龙广场，在席尔瓦大街住了许多年。我如果两天看不见奥连特广场、圣多明我皇家广场、恩卡尔纳西翁广场、塞纳多广场，就好像没有活着似的。我觉得不在圣卡塔利娜·德·洛斯·多纳多斯教堂、皇家小教堂或‘好运’小教堂望弥撒，就好像没有听似的。哥斯塔尼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这一地段有点窄，但我喜欢这样。看见邻居住得那样近，几乎伸手可及，我觉得有许许多多人在陪伴着自己。我愿意周围全是好邻居。夜间听见房客上楼的脚步声，真让人高

兴呀 所见楼上和楼下有呼吸声 使人心情愉快。我对孤寂感到恐惧。我每次听到有人搬到那个街区，搬到萨拉曼卡^①——在斗牛场附近修建的归葬会那边去住，就浑身颤抖。耶稣哟，多么害怕呀！还有，这个地方犹如一辆停止不驶的马车。多么热闹呀！时时刻刻有人经过。夜里，整夜能听见有人从这儿走过、讲话，甚至听得清讲什么。您应该知道，这就是生活伴侣呀！我们的房子在一层，就好像在大街上似的。还有，一切伸手可及……过去一点，有肉铺 旁边是舶来品商店 两步远的地方是鱼店 在小广场有药店、糖果店、巧克力磨坊、牛肉店、丝绸店、杂货店 总之 什么都有……我们没有任何可抱怨的。我们住在中心位置，不必走路就能到达想到达的地方。我们离王宫很近，离国务部很近，离布林加斯的办公室很近，离皇家小教堂很近，离皇家马厩很近，离皇家武库很近，离奥连特广场很近…… 离您很近，离佩斯很近，离我表弟奥古斯丁很近……

她刚刚说出这个名字，门铃就响了。有人走进来。

“是他。”布林加斯说；进屋去了 脚步很轻 不让别人听见。”

“他知道有客人。”罗莎利娅笑着说，“就是打他几棍子 也不到大厅来。他很怪……”

四

很难确切说明安帕罗在布林加斯家中的社会级别。对她有

^① 萨拉曼卡（1811—1883）：西班牙财政大臣。建有若干条铁路主干线。

四种呼唤方式 安帕罗 拉安帕罗 安帕利托 安帕罗小姐。她处在友人关系和仆人关系的交汇点。不能说一个亲密女友把她当做女仆，也不能说一个专横女主人在保护她。这个姑娘在他们家中要干那么多的活，而得到的爱却是那样少，那样不容易得到，以致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她是以贫穷、卑躬亲戚身份出现在那户人家的。这种亲戚关系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远房的亲戚 而且应该说 桑切斯·恩贝拉多尔和皮帕奥恩两家的血缘关系，属于速度最快的猎狗跑上十天十夜也找不到根源的那种关系。安帕罗的母亲和罗莎利娅的母亲一样，都姓卡尔德隆，但支系相距遥远，她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也许要追溯到——如果某个人闲着没事做，可以查找一下——一个王室狩猎官 此人在维利亚布里加和堂路易斯王子身边效劳。

桑切斯·恩贝拉多尔和布林加斯交往不多；但他过去从罗莎利娅父亲那里得到过无法估量的帮助，一直对其感激不尽。临终前几天，医学院不幸的看管人把堂佛朗西斯科叫来，对他说：“我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我的疾病上了。我给这两个可怜的女儿只留下每个月的三十天。您如果答应我为她们做力所能及的一切 我就死而瞑目了。”布林加斯这个好心人，他日子虽然过得很难，但答应保护她们，而且说到做到。

两个孤女为父亲送完葬以后，找到一幢最狭小、最便宜的房子住下来，像巾帼英雄那样宣誓，“要自食其力”。对于一个孤女、单身女人、贞洁女人来说，所谓的自食其力不过是永远饿肚子。但是，那两个教养有素的女孩子很坚强，开始时生活十分艰辛，却没有灰心丧气。即使没有布林加斯的公开保护，没有桑切

是安帕罗的小指词，表示亲昵

斯·恩贝拉多尔的其他朋友及亲戚明里暗里的帮助，也能坚持活下来。

罗莎利娅·皮帕奥恩·德·拉·巴尔卡·德·布林加斯的社会地位，尽管她同王宫和显贵家庭接触很多，但这决不能使她拥有显赫贵族的那种奢望。不过，她常常表现出一种平庸的傲气，把鼻子翘得很高，津津有味地追忆先辈的功绩和地位。另外，她很喜欢列数头衔，描绘宫廷服饰，夸耀自己有多少好友。在那样或这样的社交界里，两个人相差十六七岁并不算大。在这个社交界，我是说，不是以劳动为生的社交界——在这个社交界里，直系关系、旁系关系、友好关系、荐举关系，要比其他社交界更重要些——里，个人主动性被关系学所取代。关系好的人希望从亲戚——他们对后者竭尽夸奖之能事——或上司——对其上司百般效劳——那里得到一切，很少时候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布林加斯夫人正是因为有这种硬关系，不对任何人，包括已经出生的和尚未出生的人让步。她由于站在如此坚固的根基上，才时时表现得很骄傲。说到底，这种恶习的根子是精神长期懒惰，几代人碌碌无为，缺乏知识和道德教养。如果六八年^①以前的社会和我们当今的社会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的话，这差异就在于后者更充满傲气而缺乏生气，更加浮华和懒惰，更加屈从于政治变化和上层关系。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为一官半职，为并不丰厚的薪水不择手段地活动，到处可以看到对国家高级官员或宫廷官员——哪怕级别很低——名册外的人的明目张胆的蔑视。

所以，罗莎利娅容不下恩贝拉多尔的两个女儿，她们充其量是医学院看管人那样可鄙的小树上的枝条。不过是个看门的！

系指一七六八年。

另外 桑切斯·恩贝拉多尔是堂马丁·德·洛斯·埃罗斯^① 安排在医学院的，这就足以使罗莎利娅在头脑里给政府仆从和王宫之间打开一道鸿沟。

当安帕罗和雷夫希奥坐在罗莎利娅的餐桌——这种事每个月有三四次——上时，她便抓住这个机会大肆表明自己高人一等。但是，她不善于用贵族——它的烙印表现在血缘和教养上——特有的细腻举止、委婉言谈表现出来，不善于用使卑贱者不感到自卑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十分做作，把自己的粗鄙企图半遮半掩着。与此同时，罗莎利娅时不时地突然对她们发起火来，这种植根于她心中的毒液，如同荒野的杂草生长得又多又快。这些细节绝妙地描绘了布林加斯夫人的人品，有限的智商和阴险的道德修养。对这种有历史渊源、根深蒂固的恶习，许多身着燕尾服的绅士和肩搭大披巾的贵妇，即使表面上看去镀了一层金、光彩照人，也很难克服、掩饰。其次 这里为生存的斗争比其它地方残酷得

这个女人让安帕罗跑了那么远的路，又吩咐她去厨房干活，并且为了随便一件小事而恶狠狠地责备她时，心地善良的堂佛朗西斯科则出面保护这个孤女，让妻子宽容些，温良些。

“让她干好了，”罗莎利娅回答说：“她终究要自食其力的嘛！你以为天上会给她掉馅饼呀？你娇惯她，等我们随便因为点什么而不在人世的时候，她将怎么活呀！这两个姑娘没有教养，很任性……布林加斯，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

雷夫希奥是妹妹，她不久便厌倦了这位浮华亲戚的保护。她性格有些暴躁，独立性强。女保护人的声调、表情以及她强迫从事的劳动，使其怒不可遏，最后放弃那户人家的庇护，一天断然出走，再没有回来。安帕罗性格卑躬，软弱，则继续套在那副可恨的保护枷锁里。另外，她十分懂得，自由要比那种特殊情况下的奴役更危险、更凄惨。

当她干完棘手的、对一个女孩来说很不合适的差事，缝制衣服直到头昏脑胀、东跑西颠干完夫人吩咐的事，晚上准备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后者有时给她一点被虫子蛀坏的核桃，或者几乎发霉的葡萄干、凉肉、几段大香肠、杏仁糖糕、两三个梨和丢在厨房的饭后点心。说到随身衣物，罗莎利娅难得施舍一点，因为她穿用得是那样狠，等扔掉时衣物已经派不上用场。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多余的布料，跳线的罗缎或脏污的呢料，衣服的下脚料、饰带头儿、旧纽扣儿。布林加斯呢，对他保护的姑娘从不吝惜地利用他自己的娴熟技艺帮助她，修理雨伞呀，把扇子缺的钉子补齐呀，给针线盒换上新合页呀。除此之外（应该把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以便使公众有个全面了解），安帕罗每个星期都从她的男保护人手里得到几枚硬币，其数额依据这个高度节俭的男人的

金库存量的变化而变化。布林加斯在其桌子（人们说那是部长式的桌子）右侧抽屉有好几包硬币。家中的各种开销仔细审核之后从那里支付出来，准时、有序，我们可以说和国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里，账目核算得十分精细，一分多余的钱也没有。在这方面，布林加斯是一丝不苟的，正是由于这种苛刻精神，那户人家才一分钱不欠 *Sursum Corda*^① 的（梯也尔本人的口头禅）。

仔细审核后余下的钱，每个星期都放在细钱簸箩里存起来。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小洞洞，细钱的余钱存放在那里，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是这位钱币收藏家的精华，维持着家庭秩序。安帕罗的点滴报酬就是从这第三级财政预算中支出的；一般地说，都是磨得光光的比塞塔和模糊不清的夸尔托^②。堂佛朗西斯科把每项开支都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这个小本子是办公室纸张，用红线精细装订的。这个老先生有个明显的弱点，即妻子让他报告每星期的巨额开销时，从来不讲实话。他如果给了十四个，但一边收起小本子一边镇静地说：

“放心好了，老婆子。我只给她九个雷阿尔^③……那姑娘好可怜，每个月拿什么付房租呀！她那个懒妹妹根本不帮助她……不过，我们也再不能为她这样做了。我们开销这么多、这么大，还维持着生计，真是奇迹。这个月，孩子的鞋多花了点钱。我希望奥古斯丁能记起答应过的事：给伊莎贝尔交付学费和钢琴费。他如果支付的话，我们还能凑合下去。如果不支付，我今

① 拉丁文，意为“大人物”。

② 夸尔托：西班牙古铜币名。

③ 雷阿尔：一译“里亚尔”，西班牙辅币名。

年冬天就不买大衣了。亲爱的，你的礼帽也按这个想法办……你看我那个傻表弟，说不定送给你一顶昂贵的礼帽呢，可是他决不关注我们的真正困难。不必让他知道我们指望他慷慨解囊。和他接触多了，就知道他很抠，指望不上。”

五

如果没有理想的家务活或者报酬丰厚的工作——这种情况很少碰上——，安帕罗每天都准时赶到科斯塔尼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大街的主人家里。在那里，我们永远看见她是同一个人，脾气和表情一成不变：消沉，但还没有达到不快的那种程度；缄默不语，逆来顺受，那是耐心的重要体现，如果说耐心看起来长着一副漂亮面孔的话。她总不闲着，什么都干，不多说一句话，甚至对说话有些吝啬。如果罗莎利娅高兴的话，她脸上也挂着一丝笑容，如果夫人心情不好或面带怒色，她便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我们来听听每天的老生常谈吧。

“安帕罗，那块绿绸子拿来没有？还没有？把针线活先放下，披上毯子，马上拿回来。然后去药店，买几片银指甲草。啊，我差一点儿忘了，买两个塞子来，一夸尔托一个……回来了吗？那好，把找回的钱还给我。到厨房去，看普鲁登西娅在干什么。如果活多，帮她洗洗衣服，洗完衣服，快回来，把这件衣服的领子缝好。”

罗莎利娅还常常摆出保护人的架子，有时坐得像老祖宗那样高，犹如充满空气的气球升到九天之上，操着亲切语调说：

“安帕罗，你如果表现好一些，在我们这棵大树下可以找到不坏的位子，因为我们有好关系……噢！……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直说了吧，你早应该去做修女。像你这种性格的人又缺乏爱的欲望，不应该结婚。特别是，就是结了婚，也得不到好结果。你好好想一想，看看怎么办。我反正想尽一切法子，为你弄到出家金^①。我想，如果和陛下说说，她一定会为你解决的。她乐施好善，国家的钱都掌握在她的手里（你不要以为钱不多）她有权用来施舍的。”

又一天，她这样说道：

“喂，你……我又有个好想法……我今天心情好。你如果决定进修道院，我看就没有必要麻烦‘贵妇人’了。那个可怜的女人每天都收到许多穷人请求帮助的信件，她为不能照顾到所有人而感到痛苦。你知道谁能给你支付出家金吗？你想过没有？没有着落吧？……我表弟奥古斯丁，他一直在考虑怎么使用他从美洲带来的钱。我想办法和他说一说，看他有什么反应。他是好人中的好人，但有点怪，应该善于和他打交道。他尽管很慷慨，但向他要什么东西，不能直接说出来。他像所有性格孤僻的人一样，不轻信别人的话，也许对你诚恳得像个孩子。必须像我这样谨慎小心，才能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你看，他昨天送我一顶礼帽，多漂亮呀！……为什么送我呀？只因为看见我花好大力气修补那顶旧礼帽，他听见我抱怨钱少……你如果愿意，出家金一定能拿到手……好像是他在讲话吧，他说好今天给我送来王子剧院的戏票……那个可恨的普鲁登西娅没听见……普鲁登西娅！……快出去一下……不用了，那个莽撞家伙把门打开

神职申请人应交付的一笔款项。

了。是他，我不是说了吗？早晨好，奥古斯丁。请进，在这儿多呆一会儿吧。把衣服筐子移一移。关上房门。把那只空箱子移近些。把椅子上的那些东西放在旁边……不必摘掉帽子，这儿不热。”

这一切发生在缝衣间里。缝衣间还是罗莎利娅的存衣间，到处是衣柜、衣架，用密纹防尘布帘罩在衣裙上。有好几只大箱子占去了余下的地面，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有人进去，必须仔细寻找条合适路线，但很多时候却找不到。

“活得还好吧？”罗莎利娅问他。“骑马兜了一圈了？……喂，把领带系好，领结都快移到脖子后面去了……哎呀呀，那是什么样子呀！你如果这样下去，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恐怕你都不认识自己了。”

“老了，改不了啦！”卡瓦耶罗笑着反驳说。“就这样吧，领带这样行吧？随它便吧。我对你说件事，你一定感到吃惊；十五年了，我都没有照过镜子，也就是说，没看见过自己的样子，不知道成了一个怎样的人。”

“耶稣！你这个人呀……可是，有一天你终于照了镜子，像卡斯佩人那样说：我的上帝，那张面孔我很熟悉呀……安帕罗，听见没有？”

两个女人格格笑起来。奥古斯丁·卡瓦耶罗已经不年轻了。不过，劳累和艰辛生活在衰败的身体上——他的面孔道出了这一点——比岁月留下了更多的痕迹。他的下巴的黑色胡须，这里和那里闪现着条条银丝，太阳穴下面几乎完全花白，但上下唇髭尚黑。用剪子修剪的头发，也不规则地，但明显地散落着生活艰辛和劳苦的痕迹。两鬓挂满了白霜；其他部位，还算黑的头发也有银丝探出头来。他的脸色很难看，那是美洲颜色，那是墨西

哥湾闷热、潮湿地区高烧和疲倦的面容，那是殖民者——他们用无数正直工人的生命和健康耕耘西班牙美洲伟大文明——的倦怠和标记。

我在卡瓦耶罗身上一直看到一副健壮的体魄，而现在他在同天、同人进行的艰苦斗争中耗尽了一大半精力；在风风雨雨中垮了下来：他的潇洒风度被烈日夺去了光彩。

他的脑袋和身体一向被理发师和时装师认真修饰、包装着，除了给人以中度美感之外，还有点别的什么。但是，低微的社会地位和赫拉克勒斯^①般的劳动使他的脑袋和身体永远地失去了俊俏和健美，永远不能失而复得了。所以，卡瓦耶罗心里十分明白，他生活在女性化的社会里，人们的审美观平庸无奇；如果做作地对待没有必要面对的东西，结果会更糟。真的，那个为美洲文明做出了有益的——如果说不是辉煌的——贡献的人十分粗鄙、笨拙，在一个充满官僚机构的首都——在那里，许许多多人为了学会系领带，都以优异成绩攻读过学业——显得格格不入。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鲁莽的美国人移居这里，最后不得不厌倦地离开，再也不回来。卡瓦耶罗逗留的时间比别人长，向我们可以称为令人生厌的东西挑战。他的并不算高明的狡黠使许多人发笑。他不善于寒暄，交谈时不能用轻松、愉快的语言活跃气氛。大家开怀大笑时，他却板着面孔，一言不发。如果说他不是不知道最基本的社会交际的礼仪的话，那么应该说他对次一级的礼仪——即习俗和礼尚不断变革的产物——一窍不通。

^①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即罗马神话中的赫丘利，力大无比，以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闻名。

他的冷漠态度并不能使他漠然对待时而降临到头上的荒诞事情。他十分看重自己的人格，从而为了避免表露出那种神情，便躲开那些喜欢说笑的人，不和他们来往。他深居简出，除了布林加斯表哥表嫂，马德里商界、银行界两三个朋友——我们以后将认识他们——外，接触的人寥寥无几。

那年十月，奥古斯丁厌烦了马德里的对他来说十分讨嫌的生活去了波尔多^①。在那里，他有几桩生意。但是，他突然返回，而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对布林加斯这样说：

“那儿更让我生厌。不过，如果上帝让我活下去，脑海的想法成熟的话，我还想去一次。”

吃完晚饭，罗莎利娅先是再三要求，后来几乎是生拉硬扯地让他留在家里，参加客厅里的小型聚谈会，他一晚上坐在角落里，比望弥撒时还缄默，或者说静静地忍受着某位老先生或某位上了年纪的夫人的口若悬河的讲话、演说。对于他的财产，没有一个人确切知道有多少；有人说多得难以计数，有人说一般，只能维持生计。但是，有关他财产的谜，使许多人对他更加感兴趣。在布林加斯一家友人当中，有的人用社会战略学围攻他、征服他。可是，他表现出一种与其说是教养有素的人，毋宁说是野蛮之人的敏感，那样勇敢地奋起反抗，以致围攻者常常撤出阵地。不应该说因为别人这样或那样猜测他的巨大财富，这样或那样看待他的高尚性格，就原谅他的一切。实际上，他如果愿意在那么多可亲可爱的包围圈前面让步的话，他的粗鄙举止说不定被看成文雅，他的冷漠表情被看成最完美的东西呢。

“你想抽烟的话，可以抽呀，”罗莎利娅说。“无论我还是安

^①波尔多是法国的一个城市。

帕罗，都不讨厌香烟的烟味。再把镜子的事说一遍，我们也好再开心地笑一笑。十五年没有看自己的面孔。”

“对……我和一个朋友在马德雷山上呆了两年半，没有发生任何不快的事 就是说 没有看见过我们称为人的那种东西。”

“这我相信，你不必发誓。人们都很了解你。听说你见到人就跑 真的吗 表弟 你真有办法。有一天晚上 你在客厅里 佩斯家的女儿走进来时 你跳起来 想逃走 我还以为你要从阳台跳下去呢。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怕见人？这样做不好，很不好。你一定以为不讨人们喜欢，引起人们嘲笑。哎呀呀，我的傻子呀，不是那样 不会的 大家都很尊敬你 喜欢你 不耻笑你 不讨厌你 这我知道 不讨厌你。你讨人喜欢 真的 讨人喜欢 这是实话。我很清楚，很多人喜欢你，你如果不那么拘谨的话……”

“我不信 不信。”卡瓦耶罗喃喃地说，仿佛在开玩笑。

“你太腼腆……你想想 都四十五岁了…… 我没记错吧？”

“差不多……”

“都四十五岁了 还不知道……体会不到交往的乐趣……”

“每个人，”奥古斯丁说，“都是本人生活的产物。人生下来，大自然和生活造就他。这个社会有权利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和我一样？’而我也有权对它说：‘你为什么不像我那样呢？’是下面这些东西把我造成了这个样子 劳动 孤寂 高烧 高烧不断 灾难，恐惧和无畏，马和分类账簿，蒙特雷山脉^② 北河 和塔莫罗斯 肮脏的海滩……唉，当一个人的性格变得像骨头一样坚硬时，当一个人的经历描绘在面孔上时，就不可能走回头路了。”

是横贯墨西哥南北的山脉。

④ 均为墨西哥地名，其中北河的全称是北格兰德河。

我就是这样的人。真的，我一点也不想成为另外一种人。”

“我理解 我理解…… 但不要求你成为花花公子，而是要求你……”

罗莎利娅十分高兴深深地触及了这个有趣的问题，她知道能在这方面完好地表现自己的权威和精明。她不时露出悻悻的表情，中断讲话，去料理家务。还没有五分钟的工夫，普鲁登西娅就走了进来，手上拿着令人气愤、十分重要的纸条：

“夫人 卖蜂蜜的。”

“我今天不喝。”

“夫人 卖果汁的……夫人，卖木炭的……夫人，卖面包的…… 买多少？…… 夫人，请把汤从火上端下来……夫人 卖酒的…… 夫人，佩斯家的小姐捎来口信，问您和先生今天晚上去不去看戏……夫人 肥皂……夫人 我去买矿泉水吧？”

那位受尽折磨的夫人一件事一件事地回答，毫不混乱；她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拿出钱，对女仆一一吩咐，随后走进杂屋 出来 又进去 再出来 再进去……但是，在迷宫般的忙乱中，她并没有丢弃那个话题。这时，她抓住喘气的机会，继续说道：

“而是要求你表现得亲切些，热情些…… 有人来访时，不要跑……”

“好了 表嫂，”卡瓦耶罗说 他已经厌烦那种训诫……“说点别的吧。这是今天晚上王子剧院的软座门票。”

“噢！谢谢…… 你这么客气，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你。可是，怎么？……拿来三张？……你也去？”

“我不想…… 第三张是给……”

他说着用眼色指了指安帕罗，因为他是那样腼腆，常常不敢

呼叫面前人的名字。

“她 我的天 奥古斯丁 她不去 她不想去 不喜欢看戏 再戏也不能去。”罗莎利娅说着，把鼻孔撑得老大。

布林加斯夫人只是想到桑切斯的女儿穿那身寒酸衣服去看戏，心中就燃起怒火来。和穿戴考究的人坐在一起，太显眼了。她真不懂得，表弟怎能产生这种古怪的想法呀！暂且不说其他荒诞想法和做法，只这个不和谐音符也足以给卡瓦耶罗戴上社交愚昧的博士帽了。

安帕罗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用责备的、但不无宽容的目光看了看卡瓦耶罗，仿佛后者是个好孩子，做了蠢事应该原谅似的。

“你这个及时雨 谁也比不上。”皮帕奥恩夫人说 她有些生表弟的气了。“你给她做的好事！那是好心办了错事呀！让她去看戏，那是触怒她，是用匕首刺伤她的心。你想想，我们两个人现在，在这之前也是这样，在谈什么呢？这个不幸的姑娘，有什么希望，有什么爱好？你不知道？你一直在巴比亚，本应该知道点什么呀！你太没有观察能力了。要是别人呀，早就看出来来了。安帕罗发疯似的想当修女……这对她来说很自然，说句老实话 她不能 不应该 也没有条件奢望……我们这是在家里，有什么事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夫人 慢慢说。”卡瓦耶罗笑着说。“我没有听说过呀！”

“可是 那种事是能够看出来的 能猜测出来的。”她强调说；这个女人一谈起那件最荒唐的事，就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会社交的人，一下子就能抓到别人的想法。你呀，如果不

意为“心不在焉”。

把事情放在眼前 像现在这样摆在你的鼻子尖上 你就看不见。”

“说点别的吧！”

“如果是别的聪明男人，早就看出了实现这个想法会碰到怎样的困难，即出家金的困难……很明显 安帕罗一贫如洗 我们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是有些好朋友，他们可以帮助走过这困难的道路。我们的朋友很多，其中有的人很有权势。难道我们就那样不幸，竟然找不到一个富有的老光棍，让他发发善心 并且这样说：‘那个修女小姐的出家金 由我出了。’”

罗莎利娅看了表弟一眼，相信自己刚刚提出的暗示会得到完全满意的回答。奥古斯丁那颗敏感的心受到刺伤之后，说不定会这样回答的：“这个男人就在这里！”可是 布林加斯夫人那时看见她的狡猾计谋落空了，因为表弟并没有露出已经理解她那个暗示的表情 而是突然站起来 说：

“表嫂 我该走了。”

罗莎利娅掩饰不住心中的不快，禁不住大声喊起来：

“好吧…… 你总是那样粗鲁……好，祝你一切顺利；回去问家人好。”

六

卡瓦耶罗向门口走了一步，但那一刻，罗莎利娅的两个小孩走了进来，他们刚刚放学，跑过去拥抱妈妈，拥抱安帕罗。

“亲叔叔一下。”

“过来 小家伙。”卡瓦耶罗说 他很喜欢孩子。

“妈妈 点心。”两个孩子同时喊着说。

“妈妈，点心。”卡瓦耶罗一边重复着，一边拉起两个孩子的手，向餐厅走去。

伊莎贝利塔^① 头上包着红色头巾，脚上穿着绣花便鞋，跳跳蹦蹦，不时悬吊在奥古斯丁的胳膊上。那个小男孩裹在一件长得拖地的外套里，脸上挂着鼻涕，冻得通红，走路一瘸一拐的，又弓着腰，像个小老头儿似的。但是，他时不时地突然跳起来，用力拉着叔叔的胳膊，后者叫苦不迭。

“别淘气，孩子，别淘气。”

过了一会儿，布林加斯家的两个后代各抓起一块面包，疯狂地啃咬起来。卡瓦耶罗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出神地看着他们，羡慕他们胃口好，满脸的欢乐如同喷泉喷出的水花。阿方西托^② 上个星期天同叔父去看过马戏，回来后一有空就练习那些杂技动作。他真想做马戏团的小丑，模仿亲眼看过的迷人动作。他没有脱掉把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外套，在椅子背上跨来跨去。

“孩子，你别摔下来……这孩子说不定哪一天摔死……你把他带去看马戏，可要……”妈妈边说边在后面追儿子。

伊莎贝利塔坐在叔叔的大腿上，左手拿着面包，右手给他指着一本又破又脏的书，上面有转印的贴花。

皮帕奥恩·德·拉·巴尔卡给阿方西托脱去外套、裤子和皮鞋——不然，那个疯了似的杂技演员非把衣服撕破不可——后，又回到女儿和表弟所在的地方。

“奥古斯丁，想喝点什么吗？喝点白葡萄酒吧？就是你送给我们的那种酒。这是说，喝你自己的酒。”

伊莎贝尔的昵称，亦可译“小伊莎贝尔”。

② 阿方索的昵称，亦可译“小阿方索”。

“谢谢 什么也不喝。”

“我以为你不会不喝呢……”

这位夫人坐在桌子的另一侧，静静地看着那对漂亮男女——那个壮汉子和她女儿，脑海里立刻闪过一个想法，那是她一个人的想法，是触景生情，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她生活的最根本的一部分。这位好夫人本来为此事而惴惴不安，现在又如如此折磨着她，纠缠着她，每天都想起好几次。她是这样想的：

“我如果有能力使表弟减去十岁，把这十岁加在我女儿身上，那该多好呀！……那将是一桩多么美满的婚姻，上帝哟，那将是一桩多么美满的婚姻呀！多么门当户对呀！如果那样的话 我将想尽一切办法 促成这件事 驯服那个野人 他的粗鄙的外表下面，藏着一颗世界上最美好的心。唉，伊莎贝利塔，我的女儿，你没有早出生几年，失去了那一切……你天真无邪地坐在那双膝盖上，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幸！……你天真无邪地坐在那座金山上，没有发现失去了什么？……噢！我如果和布林加斯结婚几个月就生下你，你今年已经十六岁了。我的可怜的女儿，晚了！等你到了结婚年龄，奥古斯丁已经成了一块朽木啦……上帝哟，你做了一件怎样的事呀！唉，布林加斯！……我们的女儿为什么没有在五一年^①秋天生下来？……那可是二三十万杜罗的收益呀！……我们足以成为马德里的最富有家庭之一了！……想到这些，我就头晕目眩……而现在，这个野蛮人的堆积如山的金钱要落到哪里去呀？……”

这个想法是那样顽固、强烈，以致野心勃勃的夫人看见它从自己身上游离出来，仿佛有了形体，可以触摸得到。天越来越

^①五一年系指一八五一年。

晚，餐厅里暗了下来。她的那个想法在黑暗房间的最高处飞舞，不时地撞在墙壁上，撞在天花板上，如同一只找不到出口的蝙蝠。屋子里越来越黑了，皮帕奥恩已经看不见那两个人了。她听到卡瓦耶罗亲吻女儿的声音，那个野蛮人轻轻啃咬她的脖颈和面颊时，后者不时发出笑声和尖叫声。

另一个想法——它虽然和前面那个想法是有一点联系，但很不相同——也不时地出现在布林加斯夫人的脑海里。从外面，我们只能从轻轻皱起的眉头和鼓胀的鼻孔看出来。这个想法隐藏在那颗最深处的脑细胞里，甚至罗莎利娅本人都不能清晰地看见。这里，用比前一个想法更为精细的针尖挑出来，就像用外科手术的方法从一只眼睛的眼内角里取出一颗沙粒一样：

“如果万能的主有意让布林加斯没了……只是闪过这个想法，我就不寒而栗，因为他是我的亲爱丈夫……但是，我们况且这样想，如果上帝想把这个天使叫到他的身边……我将感到很遗憾；那可是天大的不幸，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不幸……不过，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内，我可能和这个畜生结婚……我要使他有教养，变得十分完美。这样，我的儿女，布林加斯的儿女，将拥有重要地位。我觉得对……我这是信心百倍、真诚地说出来的。我觉得他们的父亲将会从天堂向我祝福。”

“灯，灯！”一个粗壮声音突然说道。

那是布林加斯的声音，他刚散步回来。每天下午，他下班以后便去财政部，找堂拉蒙·佩斯和财务办公室主任，三个人一起去卡斯蒂利亚大街或雷蒂罗公园散一会儿步，六点钟或六点半各自返回家中。

“喂……你在这儿呀？”堂佛朗西斯科看见卡瓦耶罗，这样说。

“知道吗，我们今天晚上去看戏？奥古斯丁给我们送来几张票。”

“很遗憾。”布林加斯说，“我今天晚上本想干活的……唉！感谢上帝把灯端来……看，你们看呀，我买的这副合页多么漂亮，我要把特列利娅侯爵夫人的小箱子修好，一定和新的一样……可是喂，我们如果去看戏，得早点吃饭呀。亲爱的，现在差一刻就七点了。”

罗莎利娅吩咐快些做饭，接着去找安帕罗。她每每去参加活动，准备梳妆打扮时都露出欢快表情。现在，她亲切地对安帕罗说：

“孩子，别干活了……把这盏灯放在我的梳妆台上，我要化一下妆。你去厨房看看，普鲁登西娅那个破女人做好饭没有……还是你来摆桌子吧……你看，我应该穿什么衣服？”

“穿那件糖果色的。”

“对，糖果颜色的。”

安帕罗向厨房走去。

“灯，给我房间送盏灯去。”布林加斯又说了一遍。

少爷在自己房间里和华金尼托·佩斯一块学习，也喊着要灯。堂佛朗西斯科为了使勤奋好学的儿子不摸黑念书，放弃照亮自己的房间；为了儿子，父亲什么都能牺牲。他这样说：

“我就摸黑换衣服吧……奥古斯丁，为什么不留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吃饭？多少吃点吧！”

那时，罗莎利娅正好端着大瓦盆去厨房打水，有意碰了一下丈夫的胳膊。布林加斯立刻懂得了那个无声的语言，意思是说：

系“华金”的一种昵称，亦可译“小华金”

“喂，今天别留他！”

“各位先生，”安帕罗笑着说，“请让一让，我把桌子摆好。”

安帕罗铺好桌布。卡瓦耶罗一边看着她，一边机械地回答：

“今天不行，改日吧。”

这时，隔壁房间——布林加斯的用功的儿子和佩斯的既用功又聪明的儿子关在里面——有阵阵的演说声传到餐厅。这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学习法律，他们像其他西班牙人一样，有一点雄心，想成为论坛和议会的显赫人物，因此从这么小年龄就在训练语言功夫。帕吉多·布林加斯不懂得语法，也不懂得算术，更不懂得几何。一天，他和奥古斯丁叔叔聊天时，脱口说出墨西哥和巴塔戈尼亚^①接壤，加那利群岛是安的列斯海^②。不过，这个优秀人物在撰写有关《社会问题》的回忆录，同学们都感到惊讶。他还是个羽毛未丰的毛孩子呢。但是，他觉得自己具有议员的才华。另一方面，由于华金尼托·佩斯也不甘落在他的后面，因而两个人便想结伙练习演说艺术，并为此在前者的房间里成立了儿童科学院，说不定能绘制耶稣降生画、设立一座小小的祭坛呢。他们利用下午的时间发表冗长的演说；一个人作演说家，另一个人作主席或听众。有时，别的朋友，像希马拉的儿子，特列利娅的儿子等等，也来参加那种游戏，这样便能更好地分配角色，可以避免发生一个人既摇铃又鼓掌的现象。

奥古斯丁和堂佛朗西斯科走到房间附近，听见华金尼托还操着铿锵有力的声音讲道：“各位先生，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罗马，

巴塔戈尼亚是阿根廷的一个地方。

② 加那利群岛在非洲东面的大西洋上；安的列斯海在中美洲东面，为太平洋的一部分。

把目光转向罗马，先生们，我们将看到什么呢？我们将看到个人财产和自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现在的孩子真鬼……”父亲掩饰不住兴奋心情说：“才十五岁，都比我们快进棺材的人知道得多……这孩子一定有出息。佩斯告诉我，他儿子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将在军队里给他找个差事……稍稍训练一下，比许多议员还会讲话……”

“这些可恨的孩子，”奥古斯丁说：“好像是女神、仙女或话匣子巫婆送到人间的……”

“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亲爱的，”布林加斯一边搓着手一边说，“我和你的观点截然不同。你多次对我讲过，通过朋友的推荐，把他们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韦拉克鲁斯的某所学校去。那样做将葬送他们在行政上和政治上的光辉前途……喂，孩子们，”他打开房门，补充说：“演说到此结束。把灯给我。”

华金尼托胳膊下夹着一堆书，从房间里走出来和堂佛朗西斯科告辞。布林加斯的长子把灯递给父亲，后者向他的卧室兼车间、更衣室走去。那里有他的工具、衣物，还有洗手间。

“过这边来，奥古斯丁，”他手端着灯，边说边迈着沉重脚步向他房间走去。

那张面孔——那是本世纪最杰出人物之一的面孔——被照得那样明亮，我的堂佛朗西斯科真像一盏历史明灯，把一个个事件照得清清楚楚。他们来到那里以后，梯也尔把冒着浓烟的油灯放在桌子上，对表弟说：

“帕吉多一定会成为一个精明的官员，以后……上帝知道会怎样的。现在，我最为担心的是伊莎贝利塔的教育问题，过几年就是个大姑娘了。应该给她请个钢琴老师……法语老师。在新的社会里，音乐和语言是不可缺少的。”

卡瓦耶罗一定走神了，因为他没有回答一句话。

与此同时 罗莎利娅一会儿叫安帕罗帮助梳理头发，一会儿吩咐她去厨房 赶快做好饭菜。这个姑娘没有分身术 很难同时干好几样活。夫人梳理完以后 用湿毛巾仔细擦干净脖子和双肩 接着认真化妆面部 其实她脸蛋够漂亮的了 不需要多少美容艺术。

“孩子 我的上帝 快去……还是别去，先把蓝色饰带递给我……快，快递给我。把汤端上来吧，你和我们一块儿吃；安顿好孩子睡觉后再走。”

过了一会儿，普鲁登西娅把热气腾腾的汤盆放在餐桌上，两个孩子满屋子跑来跑去，呼唤家人吃饭。他们首先坐在餐桌边，吵吵嚷嚷的一刻不停嘴。不大工夫，堂佛朗西斯科也来了，他身上穿着便装，而不是燕尾服。帕吉多仍然拿着一本小薄书读着。罗莎利娅是最后出现的。

“妈妈，你真漂亮！”

“别多嘴……看我抽你们几下不。”

“妈妈，你真白！……太漂亮了！”

确实，罗莎利娅稍稍收拾打扮一下便和原来大不一样。平时忙家务，对自己很不经心，有时穿一件破连衣裙，都撕成一条条的了；有时拖着布林加斯的一双旧靴子，几乎从来不穿紧身胸衣，头发像家里小猫舔的一样。但是，如果晚上去看戏，稍稍用点水，不必很多，从梳妆台一只只小瓶子倒出点东西，用饰物巧妙地打扮一下，她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皮肤显得更白皙，眼睛更温柔，把肉乎乎的漂亮颈项袒露出来。平时松懈的浮肉，用件高档胸衣束起来，体型陡然间苗条了许多，尽管这样要忍受几个小时的痛苦，但那是幸福的痛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她披着酷似白色法衣的梳妆衣走进餐厅；而

如果穿上那件糖果颜色的衣服，和公爵夫人相比，其俊美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是不是晚了？……”她边说边迅速地给孩子和安帕罗拨菜送饭。

“等我们到剧院的时候，说不定第一幕都演完一大半了。演出的剧目叫《耐心等待》。”

“耐心等待皮帕奥恩·德·拉·巴尔卡……我是说耐心等待卡尔德隆。我的脑袋怎么样，快快快吃……奥古斯丁呢？”

“走了……我们刚才在说给女儿请钢琴老师的事，他看也不看我一眼，突然说：‘我给你女儿买架钢琴，请老师的钱也由我支付了。’都没有说声晚安，就箭也似的走掉了。我觉得奥古斯丁的脑袋有毛病。”

饭菜不多，做得也不好，大家吃得很快，更品尝不出什么味道来。罗莎利娅还没有吃完饭，便站起来，想最后梳理一下。安帕罗——她几乎，几乎什么也没有吃——跟在她的后面。夫人对着梳妆台的镜子看呀看呀，抓起香粉擦，紧张地涂抹着。接着是穿衣服，这道困难的程序结束以后，还有没有尾声的尾声，即配戴饰针和饰带。

“现在，她对吃白饭的姑娘说：‘安顿孩子睡觉吧，然后回家去。别晚了……啊，对了，明天给我买两捆肉色的辫带来，别忘记去特拉斯维尼亚的铺子买块黄油来……再买四夸尔托的百合根，然后去禽蛋商店买半打鸡蛋……快去吧，就这么多。’”

两个孩子仍然在餐厅里玩耍着。

“什么声音？帕科，去告诉弟弟妹妹，我要去那儿看他们”

佛朗西斯科的另一种昵称，指帕吉多。

在……喂，大衣、手套、扇子，布林加斯收拾完了吗？”

“这就完。”家长说，他刚刚把一件牛奶咖啡色呢子大衣穿在身上……“要不要带伞呀，带上吧，万一呢。”

“我们走吧，走吧……太晚了……忘记什么没有？”

她走到门口，又急忙跑回去。

“耶稣哟！忘带望远镜了……走吧……快，快点……”

七

他们徒步而行，因为马车费用将使堂佛朗西斯科的十分紧巴的家庭收支失去平衡，他的工资只有两万雷阿尔，之所以能够照顾到那么多方面的花销，完全是因为他的紧缩的持家方法。来到剧院，罗莎利娅感到很愉快，与其说她的乐趣在舞台上，毋宁说注视出入包厢的人，看看观众多不多，A 家的女人或 B 家的夫人来了没有，都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首饰，侯爵夫人或伯爵夫人是不是看这场演出。幕间，布林加斯阅读《通讯》，到每间包厢向这个或那个夫人寒暄几句。罗莎利娅坐在扶手椅里，对女友微笑着，互致问候。她是个让人看起来很顺眼的夫人，虽然并没有列在美女之中。她尽管只是布林加斯的妻子，但丈夫无论在平民百姓中还是在显贵人士里还都有点名气，对他的为人没有一个人说个不字。马德里并不是一座小城，它之所以看上去有时很小（当时更是这样），是因为大街上和剧院里人员很少更新，看戏的总是那几张面孔，随便一个人，只要经常光顾娱乐场所，用不了多久便能认识所有人。

罗莎利娅特别喜欢抛头露面，出现在头面人物或社会名

流——他们或者有社会地位，或者腰缠万贯，不管表面上还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中间 喜欢出入热闹、喧哗 充满虚伪礼仪、炫耀财富——罗莎利娅呀，她为了炫耀自己，不得不做出巨大努力，掩饰我们职员阶层的可悲的生活状况——的场所。她很漂亮，希望别人向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她很忠厚，希望这一点也人人知晓。

有点值得说明的是，布林加斯出现在剧院这种社交场合，确实够勇敢的了，因为他们必须装出社会要人的样子，脸上作出欢快表情，犹如来到世界上只是为了寻开心似的。圣路加雷斯警察局的一名副手的全部工资根本不允许他们那样铺张浪费，动不动买几张软座戏票。堂佛朗西斯科是百里挑一的老实人，命运不允许他获取额外收入，如同佩斯、佩斯们众所周知做的那样。布林加斯夫妇去看戏，我们说得清楚些，是完全靠人家施舍的。他们是贫寒的奴隶，不可能摆这么大的谱儿；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罗莎利娅的这个或那个女友当天晚上不能去看戏，便把票送给他们；佩斯先生或别的和佩斯一样的职员把包厢让给他们。不过，这个幸运家庭的朋友那样多、那样要好，赠送戏票的事是常有的。后来，表弟卡瓦耶罗也慷慨解囊，他们光顾剧院的机会更多了。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显要人物，他们在衣着装束、官场收入上有着明显差异，这也许源于那样一种经济制度，它比起天使般的梯也尔的手段和节俭艺术，比起罗莎利娅开发社会关系的技巧并不很干净。在今天，寄生现象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和原因，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更臭不可闻。像布林加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比较而言还算少的。请不要力图证明节俭再节俭、谄媚再谄媚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因为谁也不会相信的。

当某个不了解我们官场和私人习俗的外国人看到剧院里有那么多人——从他们傲气十足的表情可以看出是很有地位的——，看到有那么多打扮华贵的夫人，从而露出羡慕的目光时，当他听说在这些家庭中，大部分的收入只是可怜、不足挂齿的工资时，一种我们独有的经济原则便被他提了出来，而且在这个原则前面不久将加上一个百分之百西班牙的词汇，即“军事叛乱”，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在世界上，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这一点则和贫困的、经济拮据的布林加斯一家人毫无关系，他们为了不从所处的社会分界线下下降一寸，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痛苦的牺牲。在六五年夏季，北方铁路刚刚开通时，这家人认为不能去圣塞瓦斯蒂安^①是丢面子的事。为此，堂佛朗西斯科决定一连三个月不吃正菜，得以八月能出游，当然啰，火车票是别人给买的。这个圣人般的男人由于无法雇用两个女仆，每天早晨自己擦靴子，甚至有时自己动手修理、缝补，表明他的勤俭持家精神，同时说明他通晓各种技艺。罗莎利娅整理、打扫房间。当安帕罗执意来家时，便为她梳头，因为布林加斯已宣布对家庭开支展开殊死战争，决不雇用梳发女仆。每天，他们的饭菜少得那样可怜，两个孩子面色苍白、骨瘦如柴。

堂佛朗西斯科是这样一个人，在大街上即使看见一只软木塞、一颗钉子，都要弯腰拾起来。他收到来信，把空白页保存好，给别人写信时使用。他在拉斯特罗^②分局放一只箱子，凡是有用的旧东西，在里面没有找不到的。他一张报纸也不订阅，有生以来没有买过一本书，因为罗莎利娅每每想读小说时，总少不了

^① 是西班牙北部旅游圣地。

^② 位于马德里城南老区的“跳蚤市场”。

有人借给她。节约原则也适用于时间，布林加斯从来没有缺少必要的时间，用刷子刷去衣服上的灰尘，除去裤子上的泥巴。当普鲁登西娅忙着做饭、洗衣时，这位家长便挽起袖子跑到厨房里，不是帮助准备油灯，便动手拌凉菜。清扫的日子，他亲自把剪纸贴在厨房里。作者大胆地把这些琐事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如果说那对夫妇善于利用社交关系，从而妥善解决经济问题的话，他们决不放弃能够享用的好处的。

八

三天后的那个晚上，表弟又送来几张戏票。但是，这次罗莎利娅犹豫了，不知道接受还是不接受，因为小儿子咳嗽得很厉害，好像有点发烧。夫人对所有来家的人都这样说：“您说说看，这孩子是不是有点烧呀？”她还一个劲儿地问丈夫：“我们去不去看戏呀？”皮帕奥恩家族的这个后代虽然喜欢讲排场，但这并没有扼杀她身上的母爱，所以，她犹豫了好久之后，决定那个晚上不外出。可是，时钟敲过六下之后，小家伙变得那样活泼，使她的另一个想法占了上风，并且用各种各样巧妙理由，最后让它战胜了前一个想法。

“好，我们走吧，尽管我没有心思外出。”她一边准备服饰，一边说。“可是，你安帕罗，今天晚上留在这里。我信不过那个女仆，太没有用了。你留下来，我走了才放心。你睡在餐厅的沙发上，一定会像以前那几个晚上那样，睡得很香甜的，你还记得吧？……那几天伊莎贝利塔嗓子发炎。好好听着我对你说的话。孩子睡觉之前，喂他点药。如果醒来，再喂一小匙。”

说到药，有一件事我们不能放过去。此事很有价值，是说明布林加斯夫妇聪明过人的无数例子中的一个。那个幸福的一家多亏了王后无限慷慨，经常免费从王宫药房带回药品。他们每逢圣诞节送只又肥又大的火鸡，王宫仆从的医护人员中就可以来个医生，给他们看病。

两个孩子吵闹一阵子后上床睡着了。那时是晚上九点半，家里一片宁静。安帕罗干了一整天的活，疲倦地坐在餐桌旁，在灯光下翻阅一本厚书。那是《圣经》，加斯帕尔·罗依格出版社出版的，书内有插图。那是一位朋友去古巴前送给我们的堂佛朗西斯科的，它同马多斯^①的词典，雄辩家帕吉多的课本构成了这户人家的全部藏书。这个精疲力竭的姑娘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插图上，而不是文字上。她懒洋洋一页页地翻阅着。过了一段时间，门铃响了，有客人来……安帕罗正琢磨着来人可能是谁时，卡瓦耶罗出现了，用亲切口气问她晚安。

“他们去看戏了？”他惊愕地问，不知道那表情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今天下午我看见他们像是不去的样子，所以才来这儿。小男孩好吗？”

“很好，没有什么大毛病……我留下来，是为了让罗莎利娅放心。”

“应该留下来，可是……”奥古斯丁喃喃地说，一边脱下斗篷、摘下帽子。“这餐厅很暖和呀。您在读什么书？”

安帕罗微微笑了笑，放下书。

“噢！……好书……我有一本更好版本的……那幅画画的

马多斯（1806—1870）：西班牙政治家，作家和经济学家。他编纂了《西班牙地理、历史及统计学词典》。

是什么？一个天使在两根柱子中间，被光彩包围着……那里说的什么呀？这个人有一种青铜色的面容；好，这很好。”

这个野蛮人的表情，在观察他人的一般情况时是不大容易解释清楚是怎样的，然而在此时此刻，在那种情况下，却可以这样贸然地描绘他的面庞：“我早就知道那两个讨厌的家伙去看戏了，一定会看到您一个人在这里的。”

“可是先生……”

他没有说下去。他很想讲话，很想说点什么。他面前只她一个人，不必担心举止不谨慎的目击者。这个世界上最腼腆的人本来完全可以讲个没完没了、有说有笑的；但是，连珠炮般的话在那双深紫色的嘴唇上，变得哑然无声，而且……

“让我看看那幅插图，好吗？……插图的说明是：‘这个来自以东^①的人是谁？……’可是先生……”

此时此刻很难找到一个好的话头，找到开场白的关键和模式。噢！找到了！卡瓦耶罗的那双乌黑的眼睛射出一道怯生生的光芒，好像一道引出艺术家、雄辩家灵感的光芒。但安帕罗那种坦率、自然语言——他那时不可能模仿的坦率、自然语言——赶跑了他的灵感，虽然第一个音节就在他的嘴边。

“您说堂奥古斯丁您在美洲呆了多少年？”

“三十年。”那人说他松了一口气，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有了说话的由头，因为对于一个言语不多的人来说，回答对方的问题，按照问答式的方式轻松地继续交谈下去，是桩甜蜜的事。“我十五岁去那里，当时穷得叮当响。我舅舅定居在塔毛利帕斯

^①以东：·译“埃多姆”，泛指巴勒斯坦地区。

州，国界那边就是得克萨斯。头十年，我是在一家庄园度过的，那里只有马匹和几个印第安人。后来，我在新莱昂州住下来，到太平洋岸去过几次，去那里要穿过马德雷山脉。舅舅死后，我在北格兰德河边的布朗斯维尔^②定居下来，和布斯塔曼特斯表兄弟一起成立家进工厂公司，现在由他们经营。我身体不好，整天忧闷，便回到欧洲……噢，讲起来三天三夜，十天十夜也讲不完。您如果有耐心的话……”

“耐心我是有的……您受了很多苦，也经历了许多惊险，我听说那里毒蛇很多，还有猛兽，老虎呀，大象呀……”

“大象可没有。”

“豹呀，龙呀什么的，我都叫不出名字来，特别是有的蛇好几个瓦拉长，蜷缩起来，把人缠住不放，不放……耶稣呀，真是吓死人！……您还想回那里去吗？”她一个劲儿地说着，不让卡瓦耶罗对那里的动物王国的真正情况做个解释。

“那就不取决于我了。”那个在美洲发了大财的人盯着罩在桌子上的油布回答说。

“那么，堂奥古斯丁，应该取决于谁呀？”安帕罗说，她的语气也许太亲切了。“难道您不是自由之身？”

卡瓦耶罗看了她一会儿，可是，那是在怎样看她呀！好像在用眼睛拥抱她，想从椅子上拉起来，举在空中。之后，他结结巴巴地又把“不取决于我”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声音是那样低微，那样断断续续，在说出来之前就知道是什么了。

“您真的去作修女呀？”过了一会儿，他这样问。

① 墨西哥东部濒墨西哥湾的一个州。

② 是美国的一个城市，靠近美墨边界。

“罗莎利娅那么说。”她巧妙地反驳说。“她如果一直说下去，说不定最后成真的了。唉，堂奥古斯丁，像您那样，一个人如果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该多好呀！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没有父母，没有谋生的法子，没有保护我们的家庭，没有任何依靠的东西，死了以后都不知道有没有埋葬自己的土坑！……我们的处境多么可悲呀！说到作修女，您想让我说什么呀！开始，我并不愿意，但这个想法渐渐地钻进我的脑海里，我最后会下决心……”

各种各样的想法开始在那个腼腆男人的头脑里沸腾起来，成百上千的词语一下子涌到他那十涩的双唇上。他要说出令人惊叹的、勇敢的东西来。对，他要说出来……或者说，他正要说出来，像炸弹那样爆炸开来。但是，神经不听他的使唤。他内心有个倒霉的闸门，一下子阻挡了他的话，突然用巨大的力量掐住了他。他的双唇像癫痫病人那样滚动着白沫，溅在这样两个词上：

“哪里 哪里。”

安帕罗具有一种天生的洞察力，立刻意识到，奥古斯丁的内心深处除了“哪里”，如此冷漠、如此没有血色、如此淡而无味的“哪里”之外，还有点别的什么，便大胆地鼓动他说出来：

“您 给我出点什么主意呀？”

在那个尽人皆知的闸门开启之前，卡瓦耶罗心灵中的自然感战胜了一切，这样回答说：

“我说呀，您去修道院当修女，那可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了。太遗憾了！问题是我们不能答应您……”

奥古斯丁道出这个大胆的想法以后，感到干巴巴的脸上阵阵发烧，变得绯红。他像一棵枯死的大树，神奇般地充满了津

液，在树冠的最高枝条上突然有朵鲜花绽放开来。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在那几句话之后又说出这样的话来：

“当修女！那是死亡之国里的事。乞丐，神父，职员，贫穷，永远的贫穷！……但是，不能这样呀，您的命运应该好些，您有许多优越条件”

“堂奥古斯丁！”

“是的，我说我还要说一遍……您是个穷人，但品德高尚，十分高尚”

“堂奥古斯丁，您过奖了！”她一边喃喃地说，一边翻阅着书。

“又那么漂亮！……”卡瓦耶罗有些陶醉了，仿佛那几句话是它们自己说出来的，他的意志没有介入。

“耶稣哟！”

“是这样，您要成为贵妇，是这样。”

“谢谢，谢谢。您如果那样坚持的话，我们也就不要你争我吵了。您很热情。”

“不，不；”那个怯生男人仗起胆子说“我不热情，也不典雅，不，我并不是献殷勤。我是个粗人，是个野人，多少年来一直关在自我里，周围是庞大的火山，还有海洋那样大的江河；劳动呀，劳动，一直在美洲劳动。我不知道社会上有说谎话的人，因为我没有时间学说谎话。所以，我每每讲话，说的全是真话，百分之百的真话。”

安帕罗一边对《圣经》插图表现出那么一点兴趣，一边像要改变话题，于是说：

“我说什么也不会去那种地方的。”

“真的？……谁知道！孤零零的，所失很多，所得也很多。那种艰苦的原始生活使人们的举止变得笨拙，但他们的心却变

得十分细腻。”

“啊！不，您别对我讲那种生活了。我喜欢宁静，有条不紊，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家里，不多见人，有家人，把爱献给他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爱，有吃有穿就够了，不想为了发财致富而去冒生命危险；那样做，最后有可能发大财，但有些晚了，说不定享受不到了。”

说得很对！卡瓦耶罗听得入迷了。安帕罗的想法和他完全一致，这应该使他鼓起勇气来，毫无保留地一下子打开那只珍藏着他全部秘密的神秘匣子。这一关键时刻正在到来。

“可是先生……”他一边喃喃地说着，一边在记忆中搜寻着他的想法。因为他来时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声明：他带来一个美好的计划，对答如流，理由充分。哑巴自己对自己讲话时，常常是十分雄辩的。

九

卡瓦耶罗早就想好了：“表哥表嫂去看戏了，我到那儿，她一定是一个人。这可是个好机会，说不定以后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机会了。我应该勇敢些，应该捣毁那个倒霉的闸门。我走进去，向她问好，在餐厅里坐在她面前，我们交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她可能在做针线活。我对她说，为什么一刻不停地干活呀；她好像听见了，回答说喜欢干活，不干活就感到烦闷。这时，我将这样对她说，那是一大美德……”继续说下去，干脆一古脑儿都说出来吧：“安帕罗，您应该追求一个好一些的地位，您现在呆的这个地方并不好，干着仆人一样的活儿。您是个十分出众的

人，您……”她好像听见了，谦恭而典雅地笑了笑，回答说：“堂奥古斯丁，您可别那样说。”我再一次提起干活这个话题来，劳动对我来说是一种需要；我还要说，在马德里无所事事，感到特别厌烦，便去了波尔多，想开办银行。她听到这话，一定，毫无疑问，我都看见了，一定又笑起来，面对面地注视着我说：“可是，堂奥古斯丁，您在波尔多为什么只呆一个月，就又回到马德里，过起更为烦闷的日子，而什么也不做呢？”我听到这句问话，对，我早准备好如何回答了。很容易回答，我只要张开嘴巴，不让恐惧窒息我的呼吸，不让胆怯阻挡我的声音，让这些话语跑出来就行了。话一句接一句，不断从我的双唇流淌出来。我对她这样说：“既然您这样问我，我就坦率地回答吧，把满肚子的心里话都掏出来。您将会理解我……马德里的厌烦跟着我到了波尔多；在那里，我的精神状态是那样糟，都不能像在这儿那样管好生意。您可能不懂，我给您解释解释吧。我的风华岁月是在美洲，在一个新兴世界的劳动中度过。孤寂每天都陪伴着我，随着我的财富冷冰冰地越堆越高，我的悲凄却得到了营养。朋友，很少很少亲人，一个也没有。唉，姑娘，您不知道呀，活了这么多年，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虚度了。没有享受到男人最需要的感情的温暖，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看到周围所有人都那样奇怪，只有钱匣子给人一点点感觉，除了防备盗贼的武器外，再没有别的亲事了，每天抱着来复枪睡觉，听见运送货物的小推车发出的响声便惊醒过来……我还是说得简单些吧。我返回欧洲，心想有了钱完全可以过上好日子。返程中，我一直在心中这样想：‘可是，你在这段时间里生活过得好吗？你是个真正的人，还是制造钱币的机器？’我讲述这些情况时，她一定用那双漂亮的眼睛盯着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我将谈兴大增，完全摆脱了胆怯心理，继

续讲下去：“我有一颗纯洁的心，我要把心中的悲伤和焦虑完全讲出来，什么也不隐瞒。我没有在墨西哥首都生活过，如果去了那里，一定会认识一些女人，并且喜欢上她们的。那是一个充满恶梦的城市，那个布朗斯维尔，既不是墨西哥城市，也不是英国城市；在那里，听到两种语言混杂在一起，好像一种可怖的黑话似的，我住在那里只是为了做生意。这个大都市的居民，属于各种各样的种族，他们杂居在一起。那个高烧的、武斗的城市，不可能向我提供我所需要的东西。一个民族特有的传统、习俗遭到亵渎，疯狂的变化席卷一切，从而破坏了家庭生活。那块可恨的土地一夜间出现了巨大财富，这源于残酷的分裂战争，南方部队为获得给养和军火，为走私打开了方便之门。战争风云每天都在改变着生意的方向。我们这些投机商人不可能有固定的住所，一会儿跑到马塔莫罗斯，一会儿跑到布朗斯维尔。有时，我们必须匆匆装好食品，沿北格兰德河而上，运到拉雷多附近。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道德和社会秩序变得混乱不堪！美国人，法国人 印第安人 墨西哥人 男人 女人 各个等级的人卷入进去，混杂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仇恨有余，尊重不足……活像一座地狱。在那里，姘居，一夫多妻和各种男性化现象比比皆是。在那里，没有宗教，没有道德，没有家庭，没有纯真的感情，有的只是拼命赚钱 变性 变态 把感情当做商品……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怎能找到我渴望找到的东西？我发了大财以后，这样说：‘现在，他们呀’；于是，乘船回到欧洲。在海上航行时，我这样想：‘现在，在古老的西班牙，在贫穷、安定的西班牙，一定能找到我渴望的东西，我要把生活安排得好好的，安度幸福的后半生……’我到了西班牙，我立刻前往加的斯，一个时期人丁兴旺的卡瓦罗家族已经没有人了。我想看望我母亲的弟弟布林加斯。于

是，来到马德里，我一直很喜欢马德里，您应该相信我说的话。在这个令我兴奋的城市里，散步也成了一种职业。我过去在这里，曾全身心地投入到酷似英雄豪杰壮举一样的工作中，如果说没有诗意，而是多了一点自私的话。在这里，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甜蜜、很融洽。到处都可以看见漂亮、典雅、迷人的女人。在这里品种请您允许我使用这个商业用语是那样繁多很容易找到好东西。我来到这里不几天，就看见一个……接触到这个微妙话题，我们应该把全部精神力量汇聚起来，决不能说出蠢话 说下去……“我看见一个女人，我觉得她身上具有我以前孤寂生活中梦想的女人应该具有的全部优秀品格，她出众，美丽，百里挑一，世界上只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始终在心中闪着光彩，在我的体内同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当多年梦想的东西突然有血有肉地出现在你的面前，此时此刻，真应该相信天命，生活还是很公正的。看见这样一个女人，我高兴极了。我一见钟情，从第一刻起就爱上了她……我把事情讲得清楚些，我是一个性格直爽的人。请您听好：我看见她的那天是星期六，而恨不得星期日就同她结婚。我觉得许多年前就见到过她，认识她，接触过她，她那时还很小，手都够不到桌子。我觉得我了解她的全部秘密；她生活中的隐私，我没有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面孔、她的眼睛就是她的灵魂；她的历史，那样晶莹透明，那样神奇。太奇怪了，是吧？对于她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只要看她一眼就一清二楚了。她会不会骗人，会不会口是心非，会不会两面三刀……噢，只要看她一眼，心中决不会留下这些疑问的阴影。爱情和信任是同一种感情，如同在另外情况下，爱情和嫉妒是同一种感情一样。我不需要认真查找材料就能知道她是个贤惠女人 她稳重、谦虚、直率、谨慎 这如同不需要别人的眼睛我就知

道她长得很美一样。请您相信我的话：正因为她出身卑贱，我更喜欢她；正因为她贫穷，我双倍地喜欢她。我讨厌好高骛远、浮华不实，与其父辈平庸生活背道而驰的姑娘；我讨厌说话做作、反复无常、追逐奇异的姑娘，在她们的轻浮生活中已经埋下了未来丈夫毁灭的种子……好，继续说下去……我想把我感受到的东西都讲给您听，我一直找不到合适场合、合适时间实现我的这个目的。我性格腼腆，不好意思去寻找那样的机会，不好意思把在场的人赶走……我不爱讲话，没有讲话的天才；说得确切些，我不喜欢主动讲话。我的心害怕噪音，当声音千方百计地把我的心掏出来、献给公众时，那颗心便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羞怯难抑。我本想写封信，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可笑。不能写信，决不能。我应该使出全身解数，面对面地和她谈谈，把问题提出来，简单明了地把自己的强烈感情表达出来：‘我想和您结婚。请您早些告诉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在波尔多时就下了这个决心，于是毫不迟疑地回来了，逃了回来。我在那儿比在这儿凄凉得多。只要不实现这个梦，每过一天都觉得痛苦增加一分。我所钟情的那个形象，一刻也不离开我的脑海。我看得那样清晰，那样清晰，仿佛就在面前，她的眼睛漂亮极了，从早到晚照耀在我的身上；她长有一头栗色头发，表情甜蜜、伤感；她是那样文雅，和她的贫困生活相和谐、相一致；这一切使她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变得那样高大……在火车上我一直这样想：‘我到了，’就对她讲出来，她接受，我们结婚，去波尔多住，住在那里，住在那里。”但是 我到了那里 见到她……那个可恨的闸门！我什么也没有对她说呀！此时此刻，安帕罗大概什么都一清二楚了。她听我讲话，一定感到很羞涩，不知道说点什么。我几乎，几乎不需要多说一个字，也不需要说什么客套、俗气的话：“我爱您”这

些话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结束时，我要说几句有实质内容的话：“您如果不怎么喜欢我，坦率地说出来好了。我加上这个细节，决不是多余的。我是个大富豪，您如果愿意和我结婚的话，我们搬到您喜欢的地方去住。去波尔多？那就在那里定居下来。去麦加？那也行。您愿意住在马德里吗？那对我也一样。住处完全由您选定，今天我就把自己当做流亡者吧……我说了什么没有？啊，打破沉寂的哑巴太可怕了。余下的，该由您讲了。”

这就是卡瓦耶罗仔细琢磨过的声明，这就是他装在脑海里的演说，*mutatis mutandis*^① 就像去国会演说的人那样，很快结束议会允许发言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位在美洲发了财的人很难开口讲话。在他的脑海里，认真准备的演说变得支离破碎，好几个段落不翼而飞，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讲起。所有东西，包括思想、语言，变成一股清风，只给他留下深深的不安和痛苦，他沉默不语。时间，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两个人哑巴一样地坐着。卡瓦耶罗注视着灯，仿佛想从灯光那里找到解决如此困惑的法子；安帕罗懒洋洋地把眼睛垂在《圣经》的一行行字上，读着这样的诗句：“我陷入深深的淤泥里，找不到底，我坠入深渊里，命在旦夕。”

她突然合上书，好像继续中断了的谈话似的，这样说道：

“您想回波尔多吗？”

哑巴的上帝哟，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呀！答复是那样自然、那样容易、那样富有人情，假如奥古斯丁还不讲话的话，他的一生应该失去讲话能力。他脑海一闪，那答复简单、巧妙、透明。

^① 拉丁文，意为“改变该改变的东西”

当他感到这一点时，全身抖动了一下，受到了巨大鼓舞。犹如在电话中讲话那样，把遥远线路传导过来的语言复制过来一样，卡瓦耶罗让对方听到这样一个优美的答话：

“对，当我失去一切希望……，当您去当修女的时候……我想去波尔多过隐居生活……”

安帕罗听了这话大吃一惊，脸色先是苍白，过了一会又变得绯红。她不知道说什么好……而他呢，是那样镇定，如同突然用力完成一项巨大工程。他既然扑向前去，那就毫无疑问会讲出更为具体的东西来。她呢，她将怎样回答呀？……但是，他们突然听到轻柔的金属撞击声……

叮铃！……响起了门铃声。布林加斯和妻子从剧院回来了。

十

罗莎利娅看见表弟那么晚还呆在家里，并不感到惊讶。他大概是来看她的小儿子的。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奥古斯丁是那样喜爱那两个孩子，他们每次有点小病，他都放不下心来，仿佛是他的亲生儿女一样。他甚至感到不知所措，想把马德里的所有医生都请来。他如果结了婚，一定是个好爸爸！……他也许过于谨慎、细心，像孩子嗓子哑了、发烧呀这些小毛病，根本没有必要放在心上。

那个星期六，安帕罗和罗莎利娅呆在缝衣间，夫人这样对她的被保护人说：

“你知道今天奥古斯丁对我说了些什么吗？他说我们不必

担心，他给你支付出家金^①……给你支付。听见没有，你现在该下决心啦！”

安帕罗什么也没有说。她的沉默使那位夫人感到那样茫然 都有些生气了。

“看样子你不太热心。可是你看看去当修女 那是为你自己好呀！我认识许多傻女人，优柔寡断，但是像你这样的我还没有见到一个。怎么，你不想突然跑出来一个侯爵……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安帕罗想让保护人的心平静下来，回答说想一想。

“对，可以想一想，但可不能想一辈子呀，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呀……马德里到处是陷阱。走吧，走吧，想一想……”

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安帕罗收拾好针线活，围上纱巾，告辞。

“喂，”罗莎利娅从杂屋跑出来，一边说着一边慷慨地递给她两块阿斯托尔加奶油蛋糕，上面虽然都是蚂蚁，但它们会自己爬走的。“挺好吃的……噢，等一下，把帕吉多的这双旧靴子送到你家门廊下的鞋匠那里，让他给加个靴面。用大头巾包好。星期一别忘记经过帽店一下。然后去理发店，把发网和假发带回来；布林加斯给我做了副假发，也该给他做一副才是。”

安帕罗又停了一会儿，装作在房屋里踱步。她是等候布林加斯给一点钱。通常情况下，他每个星期六都塞给她手里几个硬币的。但是，她这次惊讶、痛苦地发现，那天晚上堂佛朗西斯科给她的只是一声亲切的“再见，孩子”，都没有从他房间走出

在西班牙语中，“出家金”和“嫁妆”是同一个词。奥古斯丁讲这个词时，用的“嫁妆”的含义，而罗莎利娅理解为“出家金”。

来。她用一种谨慎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疑惑，说不定她的名副其实的主人把那事忘记了。布林加斯感到难堪、痛苦，但他的那个否定的回答是那样干脆，如同说给大街上的乞丐听的：

“孩子，今天就什么也没有了，下次吧！”

堂佛朗西斯科用右手扶着眼镜，左手撩着门帘。安帕罗刚要走开，却从门缝儿看见卡瓦耶罗先生坐在椅子上，与其说阅读手中的报纸，毋宁说注视着刚刚描绘的那一幕悲剧。

那天，奥古斯丁被邀请到家里吃晚饭。不消说，表哥表嫂是知情知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宁可自家人不吃不喝，也要宴请、款待他一次。他们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结果并没有为自己脸上争光，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布林加斯那个星期六不可能像以前几个星期那样善心大发。是的，在平时饭菜之外增加一盘鱼或一只又瘦又小的石鸡，可怕地破坏了家庭的收支平衡，堂佛朗西斯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但是，算式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呢？只好牺牲善举的那一部分开支。

当那个烦躁人家伴着孩子的喧闹坐到丰盛餐桌上时，安帕罗却悲伤——请这样说吧，这并不是感伤——迈着缓慢的脚步，走上她家的楼梯。妹妹给她打开门，她正着装、梳理，这说明她在忙着穿饰，准备外出，就是说，她刚刚穿好裙子，袒露双肩，束着一件旧的紧身胸衣，一只手拿着梳子，另一只手托着灯。

她们走进一间窄小而简陋的客厅，里面陈设着过世的桑切斯·恩贝拉多尔留下的部分家具：沙发张着好几张嘴巴，向外吐出羊絮；扶手椅像患了风湿病一样；镜子的水银脱落，表面布满麻坑。梳妆台放在客厅的，乃至整套房子的最好部位。雷夫希奥把那盏破油灯放在梳妆台的大理石面上，继续梳妆打扮。她把头发卷成一卷卷的，不时地在润发液中沾一下梳子——如同

在墨水里沾羽毛笔一样——，在额头上描绘头发的那些不无典雅的特点。

梳妆台对面挂着一幅肖像，那是两个姑娘的父亲的大幅照片，父亲戴着一顶绣着金银边饰的帽子，一副慈祥表情。两侧圆形镜框里的医学院毕业班学生的照片——用药材和医学院特有标志组成的饰边围着——衬托着它。斗橱上面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石膏天使像，那样子像是用右手托着一件东西似的，尽管现在的任务只是托着灯罩，灯罩有时不坐落在正确位置上。

安帕罗坐在一把一八四〇年式的扶手椅里，它的天鹅绒面罩都是制作系主任大沙发时余下的下脚料；她刚刚爬了那么长的楼梯，累得喘着粗气，同时不停地注视着妹妹。妹妹举着双臂，仍然聚精会神地进行着她的头发工程，头发是她全身最美的东西。一头柔美的黑发使她小小的面孔显得更为白皙。她上齿龈缺了一颗牙齿，那是这张面孔的不和谐音符。但是，恰恰是这个不和谐音符给她增添了一种辛辣的魅力，或者说，那种宛如花椒强化菜肴的口味一样。她那双狡黠的眼睛射出讥讽、活泼的目光；微微沮丧的鼻子，是最漂亮、最欢快的丑陋塑造的作品。她发笑时，邪恶地狱的所有大小魔鬼都颤抖着爬上她的脸，恰如水面的纤毛虫一样。两侧太阳穴有乌黑鬓发垂落在白皙的皮肤上。上唇的汗毛是那样浓重，从严格的美学观点看，已经超出了女人的界限。但是，这个姑娘最引人注目的是高高隆起的乳房，和其身材和高度相比失去了比例。那时，她穿着轻飘衣服，也突出了对雕像来说极为重要的不匀称部位，说她是肥臀维纳斯绝无夸张之嫌。

雷夫希奥的这样的魅力根本无法同她姐姐相媲美，后者具有一种深沉的古典美、浪漫美、感伤和甜蜜兼而有之。完全可以

成为最古老颂歌、最温情的田园诗、最感人戏剧的素材，而前者只不过是阿那克里翁^①式诗人或流浪汉小说的妙趣横生的主题。邻居堂何塞·伊多的妻子堂娜尼加诺拉谈到安帕罗时说，如果优秀时装师选中她，如果把她从头到脚打扮一番，让她在大厅里表演，侯爵夫人呀，公主呀，都不能排在她的前面。

“她的身材是那样完美！”伊多夫人一边说着一边习惯地翻了一下白眼。“我们两人一同去哲罗姆浴池洗澡，我有机会亲眼目睹……那些博物馆的雕像呀，可让我笑掉大牙！”

雷夫希奥第一个开了腔，说：

“今天拿回多少？”

“一文钱也没有。”安帕罗回答说，面部没有露出任何不快。

“哎呀呀，都是你去亲戚家……给他们干活吧。我对你说过，就是不听我的。你喜欢做女仆，我可不干那种事。看给你那点钱！”

她向妹妹转过身去；妹妹嘴里咬着两枚发卡，说话不清楚。她继续说道：

“你那么低三下四地干，跪倒在那个虚荣婆子的脚下，给她的孩子擦口水，能得到什么呀？你太傻了，傻透了，那户人家除了贫困什么也没有，这怎么也掩饰不了……看上去像个人似的，到底是怎样的人呀？和我们一样，穷得叮当响。你应该把他们脸上镀的那层金撕下来，把他们的关系统统砍掉，还能剩下什么呀？饥饿、庸俗。看戏没买过票，拣拾宫廷扔下的布头，乞讨施舍……我呀，我才不巴结他们呢。堂娜罗莎利娅摆出侯爵夫人的架子，但她别想在我面前来那一套。所以，我那天对她把话都

^①阿那克里翁（前 560—前 478）希腊宫廷诗人。

讲透了，我再没去过她家，也不想去那里……她别想见到我，她的傻丈夫也别想见到我，他是个没用的人……我知道她背后骂我……女仆把什么都对我讲了……唉！……好了，说起他们来，我都气得喘不过气。再说下去，我都把发卡吞下去了。”

安帕罗没有说一句话。

“那是什么？”雷夫希奥继续说道，同时用眼睛察看安帕罗右手提着的小包。“至少是包钱吧……让我看看，好吗？半个小面包，两块阿斯托尔加奶油蛋糕，三截饰带……这不都是垃圾吗，扔了吧！”

安帕罗移动一下身子，好像不让小包被夺似的。

“你依靠那些饿死鬼，能得到什么呀？……看看你，再看看我。你好像刚从医院里出来；而我，虽然不阔气，但穿戴还可以，你那双靴子又旧又破，你看……我今天刚穿上一双新的……”

她抬起一只脚，让姐姐观看脚上那双漂亮靴子。

“你哪里来的钱？”安帕罗说着抓起那只靴子，侧着看起来，仿佛没有穿在脚上似的。

雷夫希奥过了许久才回答：

“别把我脚扭了……好了，好了。”她说向着梳妆台转过身去。

“花了多少钱，从哪儿弄的钱？”

雷夫希奥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我把那条缎料裙子卖了……你知道吧？……另外我自己还有几个钱……”

“你？……你多少日子没干针线活了？你到店里去了？给你活了？”

“现在一点活也没有。马德里糟透了。”那姑娘说，想把话题

引开。“现在人们只把革命口号挂在嘴上，科德洛说连一个比塞塔都很难挣……”

安帕罗摘下头巾，仔细叠好，放在斗橱里……雷夫希奥气鼓鼓地洗着胳膊。

“你如果愿意的话 我们现在吃饭吧。”

安帕罗走到过道里，然后向厨房走去。过了一会儿，她返身回来，怒冲冲地说：

“我每次走进这个家，都打不起精神来。到处都乱糟糟的！和狗窝差不多。没有一样东西放在原处。你这么邋遢呀！……我的上帝！……这还是厨房吗！你只知道打扮。有什么吃的吗？”

“噢！别着急呀！……和以前一样，有饭有菜。唉！……莹娜尼加诺拉借给我三个鸡蛋。”

“我发现这个地方变了样。你总是把东西随便放。熨斗在什么地方？”

“熨斗？……”雷夫希奥有些茫然，说话吞吞吐吐。“是这样……只剩下一只了。另外两只我卖了。我们要那么多干什么！你知道，昨天卖炭的来了，像个魔鬼似的……今天是房东……别生气 姐姐。”她用手在安帕罗脸上殷勤地摩了摩，补充说：“我把你的大披巾当了……”

安帕罗真的发怒了。但是，雷夫希奥为了让她息怒，用这样的理由说：

“不当东西，姐姐，那你该从布林加斯家里拿点钱来……张开你的樱桃小口，朝他们要呀……你不张嘴，他们才不主动给呢……有件事请告诉我，我如果不当了，咱们今天吃什么？就吃你的阿斯托尔加的奶油蛋糕，吃那几截饰带呀？”

安帕罗默默无语，痛苦极了，把桌布铺在已经铺有油布的桌子上，摆上几个破盘子，汤匙把柄裂了大口子，叉子的骨制把柄像是从旧钢琴拧下的琴键。过了一会儿，雷夫希奥端着炒锅——上面冒着热气，挂满烟灰的腹部有炭火渐渐熄灭——走进来，把里面的东西倒进一个盆里，又立刻端了出去。但是，她很快转身回来，坐在餐桌边，从藤篮里取出几块面包，一边放在桌子上，一边冷嘲热讽地说：

“液体点心……甜火腿……火鸡肉冻。”

姐姐不爱开玩笑，听了这些蠢话，笑了笑说：

“你总是这样傻呵呵的！”

“总那么悲凄凄的干什么！……”

饭菜可怜、无味，清汤一样。安帕罗吃得很少。雷夫希奥几乎一整天在外面逛大街，精疲力竭，吃得很香。

“日子不会天天都是一样的，”妹妹说，“说不定哪一天让我们喜出望外，财神爷走进我们的家门……唉！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怎样的梦呀……我还是先说说昨天下午的事吧，我在伊多家里呆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好心先生热情奔放，头发直挺，一定要给我读几段他正在创作的小说……真让人发笑！……荒唐极了……我对他说：堂何塞，您比所罗门^①知道的还多。他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他说，他的女主人公就是我们，我们这两个可怜的孤女当然啰，两个孤女虽然贫穷，但非常正直……他把我们两个写成一个有权有势先生的女儿，而我们却做针线活，

据《圣经·旧约》称是以色列王。他在位期间建宫殿、筑城堡、造船舶，为以色列鼎盛时期。他还以智慧著称。一次，两个妇女到他那里告状，都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所罗门命令把婴儿劈成两半。一个女人表示同意，另一个坚决反对。于是他判决后者是婴儿的母亲。

以做针线活谋生……唉！我们绣花。两姐妹中，你最罗曼蒂克，善于言谈，讲话时喜欢卖弄，晚上没有事干时以写日记做消遣……真好笑！你在日记里，写进了你发生的事，你平时的想法，还有你的突发奇想。他想象着，大段大段地抄录你的日记……我从来没有那样笑过……那个男人在我的脑海里点燃了一盏明灯……我由于脑袋里装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夜里做了好几个荒诞无稽的梦。真的，梦见你找到一个百万富翁作未婚夫。”

安帕罗本来在漠然地听妹妹讲话，但讲到那个梦的内容时，她突然地笑了笑，表情很自然。那笑来自她的心灵深处。妹妹爽朗地笑起来，为自己的幽默性格感到骄傲。

“时间不早了，”她急忙站起身来说，“我得马上穿好衣服。”

“你去什么地方？”

“我去什么地方？”雷夫希奥反问了一句，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也许有意拖延时间，寻找合适的答话。“我早就告诉你了……没告诉你？……我还以为早就说过了呢。”

“你去剧院？”

“你说对了。鲁菲特的女儿邀请我去。看完戏去咖啡馆，有个俗汉子请我们喝巧克力饮料。”

“去哪个剧院？”

“去萨苏埃拉^①剧院……我们直接到台上去。鲁菲特有个女儿是合唱演员。”

“我不喜欢那些人。”安帕罗不高兴地说。“我一直不想让你

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皇家别墅。它以演出萨苏埃拉著称萨苏埃拉是种音乐表演剧，起源于十七世纪，由说白、歌曲、合唱和舞蹈组成

到任何地方去，特别是晚上。但我没有那种性格，我太软弱了……”

雷夫希奥已经穿好裙子，她用胳膊和手使劲拉平布料，让身体舒服些，按好按扣，整个身体被束缚起来，好像车床削制的。

“你是为了管束我，”那个少了颗牙的姑娘用一种傲然的声调说道，“你必须关心我的需要，你能像鸟一样靠大麻籽生活，穿着罗莎利奥娜^①给你的破布条；可我……坦率地，自然地，如伊多所说……”

她扭动着身体，恰似腰间有一根轴那样旋转，那是想让人看见她的双肩和后背。她衣服漂亮、新奇，款式优雅，而且还有颇为醒目的装饰物。她又把发卡放在嘴里，重又对她的姐姐说：

“你如果想让我把话讲清楚的话，我不愿意你把我当做小孩子，任你摆布。我坏吗？我一点也不坏。你问我是怎样买的这双靴子，从哪儿弄的这身衣服。我统统说出来吧。我给三位画家当模特儿……着衣模特儿，当然着衣了。我光明正大地挣钱……”

“难道比做针线活、呆在家里还光明正大。唉！妹妹呀，你最后不会落得好结果的……”

“可是，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你最后顶多当个旅店老板娘……我不走那条路，我要走正路。”

“你走的不是正路，我必须把你纠正过来，”安帕罗说，她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怯懦性格，表情十分激昂。

“你有什么权利纠正我！……”

^①系罗莎利娅的蔑称。

“我是姐姐，有权利。”

“好大的口气！……你如果比我好，那我也忍了。”难以驾驭的雷夫希奥说着，露出一副挑衅表情，气呼呼地搬出理由，仿佛那是一把利剑，指着“手无寸铁”的姐姐，说：“可是，你并不是那样……”

接着，她又在利剑顶端抹上嘲讽这种毒药，继续说道：

“贞洁的小姐，我们全家的天使……唉，我不想说了，不让你脸红！可是，应该知道，我并不虚伪，我的大姐姐。这里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但我什么也不想说……我不想让你的脸变成那把扶手椅的天鹅绒颜色……我得快点走。”

安帕罗感到全身流动着寒气。雷夫希奥走出去了，她打扮得很漂亮，很利落，很动人。她十分欣赏自己的相貌，为光彩照人、被人注目、羡慕而感到骄傲。堂娜尼加诺拉说到她时，用轻蔑的口气说：

“她用那么多时间清洗自己，不可能是个干净东西……随便怎么洗好了，贞洁女人不需要那么多水。”

十一

安帕罗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扶手椅里，胳膊支在茶几上，用手托着面颊。她一直保持这种姿势。时间慢慢地流去，她昏沉沉地思索着，脑海不时闪过一桩桩事，现在的、过去的，有的给人以快意，有的则可怕、丑恶。这些事串在一起，如同钟表的针在圆盘里不停地转动。每个想法、每幅形象追赶着刚刚过去的想法、形象，而后面又有想法、形象跟上来。它们的色彩、它们的含

义变幻不定不过，那个讨厌的圆圈始终不断裂。那里时不时有黑影出现这时，处在沉思状态的安帕罗睁开眼睛，仿佛受了惊似的，急忙寻找油灯；灯光很有用，黑影逃走了。但那是一种假象，因为那个圆圈依然威严地、可怕地转动着，又把阴影带了回来。安帕罗睁着眼睛，轻轻摇摇头。有时都会这样想：那些想法顺着头发逃走了，仿佛一种流体同电流混杂了起来。由此，人类头部的本能运动好像在说：“快走开 记忆 快逃走 思索。”

那位沉思姑娘没有发觉时间在一分分地过去，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大概很晚了。睡梦距离她那样遥远，以致在脑海深处，即在皱起的眉头后面有个奇异的想法在煎熬着……她确信自己永远不能睡去。

她突然跳了一下，心脏猛烈地抖动。门铃响了。这么晚了，能是谁呀？因为已经响过十点了，现在都可能十点半了。她很害怕，但说不出害怕什么。她想，也许是……噢 如果是那样 她将从窗户跳到大街上。她犹豫着 聚精会神地想了一会儿 是谁伸出手拉动了那根脏污的绿色铃绳？她每次叫门时，都用手帕包住指头去拉那根细绳。门铃又响了……她决定从探视孔——探视孔中间有两根铁条，组成十字——看一看。

“啊！……是费利佩！”

“晚上好。我主人打发我给您送封信来。”小伙子看见房门洞开、面前恩贝拉多拉^①的漂亮、永远欢快的身影时，这样说。

“请进 费利佩。”她低声说 心脏好像提到嗓子那里 发音有些困难。

在西班牙语中“恩贝拉多拉”（emperadora）意为“皇后”或“女皇”此处系指桑切斯·恩贝拉多尔的大女儿安帕罗。

“您好吗？”

“很好……你呢？”

“还可以。您拿去吧。”

“你不坐一会儿呀？”

安帕罗接过信，不知道如何打开，她的心对她说：这一次不会像以前几次那样信里是戏票。再有，信封粘得那样紧，她不得不把指甲从一个尖角伸进去，打开个口子，然后再撕开……耶稣！……能把里面的东西抽出来吗？……手指真笨！……终于抽出一张很薄的蓝纸，蓝纸里面又露出几张绿色的、红色的纸，表面不太洁净。原来是西班牙银行的纸币。安帕罗看见“埃斯克多”^①这个词，仙女图案上写着“工商”字样。数字……她一下子变得那样笨手笨脚，不知怎么好，不知道做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她想把抽出来的东西重新塞回信封里，归还给寄送人可是，他会生气的吧？……她把信和其他东西放在桌子上，再把胳膊支在上面。她是那样激动，过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怎么办。

“请坐，伙计……喂，讲讲你的情况……”

她讲着讲着，说不定会从那糨糊似的脑袋里梳理出头绪来。

“说说，主人对你怎么样？”

“很好，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好。我是说，我一直睡大觉。”

“他那么好？”

“好，不是一般地好，而是比好还要好，他是个圣人。”森特诺强调说。

“对，对；看样子你过得不错。你简直像个大少爷。崭新的衣服，礼帽也是新买的。”

“他是个圣人，天上的圣神。”他又说了一遍，有些陶醉了。

“你还在学习吗？”

“当然啰……我的工作不多，去学院……对您说了吧，我是福从天降呀。”

“太好了！”

有那么一刻，安帕罗的脑子从森特诺讲的话移开了，她这样想：

“会是多少钱呢？当着这小伙子的面查看，真不好意思。”

她这样想着的时候，森特诺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恩贝拉多拉那完美的脸蛋、漂亮的双手和胳膊。费利佩是安帕罗拥有的众多崇拜者之一，有时恨不得眼睛眨也不眨地一连看上她几个星期。

“可是，告诉我，你为什么那样走运，认识了那位先生？”

“啊！……您看……去年的那个职业把我折磨得好苦呀。”

“对，和那个卖煤油的一块儿，给他当帮手。”

“后来我进了安恰大街的一家商店，您知道，门牌号是十七，上面写着‘伊波利托·西佩雷斯舶来品商店’我在那儿还不错。堂奥古斯丁是我主人的朋友，他们是在美洲认识的……他们两个人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堂奥古斯丁在店里转来转去，他很会经商，什么都问：‘在巴伦西亚，大米批发价涨到多少了？白糖零售价是多少？英国饼干多少钱？里奥哈罐头好卖吗？’西佩雷斯有问必答。他们经常在后店一块儿吃饭，我主人每次有信带给堂奥古斯丁时，都打发我送去。我很喜欢那位绅士，他说也很喜欢我这样的人。请您听好，我给您讲件更为有趣的事。一天，堂奥古斯丁走进店里说：‘他妈的，我烦死了，这儿有三种选择：给自己一枪，要么结婚，要么工作：就是说，三者必居其一：或者

自杀，或者高高兴兴地活着。我狠下一条心，什么也不顾了……

第一点是罪恶，第二点很难办到，那就第三点吧。我很想干点什么，让我帮助您吧。’他说着卷起袖子，跑到仓库里，真有意思！一会儿称麻袋重量，一会儿搬干果箱子，一会儿核对发票，算出价格。我和店主控制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但是，堂奥古斯丁并不恼怒。第二天，是星期日，他请我们去看戏。一天晚上，他和西佩雷斯谈起他家的事，说需要一个仆人，很喜欢我。于是，我跟去了。我说：‘这就是我的家。’我把我的书拿给他看，并提出要求，给我几个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我要回培训学校。他很高兴。‘伙计，可以，伙计，可以，……’我的活不多，因为还有两个女仆，其中一个管家，她是西佩雷斯妻子的妹妹，人很好，心地善良。您应该去那儿看看，一切应有尽有，但并不浪费房子和宫殿一样，您不要以为……真丝窗帘、地毯、银蜡台……厨房里，有制作冰淇淋的机器；餐厅里，放着溏心鸡蛋器，其实是只母鸡带着几只小鸡，都是银的。母鸡有个盖子可以揭开，把溏心鸡蛋从那儿放进去，小鸡的脑袋可以抬起来，那是蛋盘，盐从小鸡嘴里放进去。噢！您真应该去看看……房间很多，其中一个房间有大理石洗手池，安装着两个水龙头，一个是冷水，一个是热水，谁看见了都喜欢！……灶具是铁的，有很多门，管道呀，电炉呀，烤炉呀，那么多鬼东西，我都叫不出名字来……哎呀呀，主人装修房子，可花了不少钱呀！那是他自己的房子，您以为是谁的呀？他花了好几十万杜罗买下的。我们住在底层。您亲眼看一看就知道了。主人有一张大床，很大。据说，他想结婚……另外，有好几间卧室，堂娜马尔塔说，是为孩子们准备的……有个衣柜安了三面女用穿衣镜，里面空着，我把头伸进去，闻嗅雪松味，很好闻……另外一个衣柜装得满满的，洁白衣物一堆一

的，是先生从巴黎带回来的。那些东西不能触摸。还有镶着各种花边的布匹，和其他一些非常华丽的东西，很华丽。您知道吗？……这是不能用手触摸的东西……我们还有一箱子银制餐具，从来没有使用过，盘盘碗碗还用禾秆包裹着呢。堂娜马尔塔说，那里的东西足够四十口之家使用。每天都送来许多东西。堂奥古斯丁无所事事，他把到商店买东西当做消遣。一天，送来一个巨大的金属灯罩，看上去像金的、银的，上面有许多图案，还有不少放置油灯、蜡烛的钩子……噢，还有一只酒壶，您真应该去看看，像是帆船，酒杯放在四周……总之，漂亮极了。在为未来夫人准备的房间里，有很多，很多很多小瓷人。主人每天都拿回些新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那里……沙发呀，真丝扶手椅呀，也摆在那间房子里！我们说：‘这儿应该住王后……’唉，在主人的房间里，还有只鸟笼子呢，小鸟羽毛漂亮，啼叫悦耳，只要按一下下面的开关，就叮叮当当地响起来……开始奏起托卡塔曲；小鸟扇动翅膀，张开小嘴……’

森特诺笑着，安帕罗也笑起来，眼睛立刻湿润了。

“你主人做什么事？……整天忙什么？”

“他起得很早，先给美洲写信，然后骑上马，到外面散步。他很会骑马，您见过他吧？是个好骑手。散步回来以后，阅读信件……下午常常去布林加斯夫家。在有些日子心情忧郁时，他便不出家门，整天关在屋子里，在自己的书房和夫人的房间里踱步。”

“他脾气不坏吧？”

“您这是说什么呀？他脾气坏？我说过了，我主人是圣人；我认为，他如果不是圣人，世界上就没有圣人了。他爱和我开玩笑。他只这样说我两句：‘伙计，伙计，怎么回事呀？’他有时走过

来说：‘ 费利佩 正经点儿。’ 再也不说什么了…… 他表现得很好，虽然我这样说不合适。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时——因为我有自己的房间—— 他常常突然走过来 拿起我的书看…… 由于他一直工作，而且那么多年，除了生意方面的事，别的知道得不多，我是说，他没有时间读书。他不时问我一些东西，我如果知道，就回答他；但几乎总是那么巧合，真可恨，我也无能为力，两个人愣着 你看我 我看你。”

“ 有好多朋友去他家吧？ ”

“ 哪里 不很多。只有三个人经常去，他们是阿纳伊斯先生、特鲁希略先生和蒙波先生。这几个人和主人在家里喝咖啡，打台球。他们都是好人。一天当中，每时每刻都有人去家里讨施舍，因为我主人非常乐善好施。啊，我的上帝哟，真热闹！有的人去时手里拿着信，信上写满了名字；有的人痛哭不止。他们当中有寡妇 有孤儿 有失业者 有病人。这个为自己乞讨 那个为孩子乞讨。堂娜马尔塔说，家里像个愁泉泪谷。我的主人真是个大好人，给所有人送东西，有的多些，有的少些。修女们也去……成群结队的，有的为老人乞讨，有的为孤儿乞讨；这些人为绝症病人乞讨，那些人为疯人、为盲人、为伤人、为疥疮患者、为悔过自新的女人乞讨。在乞讨的人当中，有失去手指的女艺人，脚部扭伤的女舞蹈演员，有嗓子变得嘶哑的女歌手，有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泥瓦匠。教区的神职人员也去他家，为贫苦的修女乞讨，贵妇去为生活没有着落的神职人员乞讨。有人去时拿着教区抽彩的小东西，有护罩的小船呀，刺绣物品呀，藤条教堂呀。有的人乞讨是为帮助某个穷苦的滑稽演员，或为了使某个忠厚青年免除服兵役的义务。有的女人乞讨是为了举办弥撒，或某个需要洗矿泉浴的女病人。街头乐队总在家门口吹吹

打打。总之，我主人像堂娜马尔塔说的那样，是穷人的第二个上帝……他是那样富有！……因为您不怎么知道我的主人富到什么程度。他的家产以百万计，千万计……”说到这里，费利佩是那样激动，竟然站起身，像演说家那样挥舞手臂，“您是怎样想的？甚至银行家都欠他的钱呀，他需要钱时，只在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交给阿纳伊斯取款，他马上拿回几沓子钞票……”

他们两个人自然而欢快地笑起来。

“费利佩朋友，你是不是说得言过其实了？”

“您在说什么呀？……他不止是百万富翁，不止是千万富翁……他借给政府很多钱，这是真的，他借给政府钱……他在伦敦、在波尔多、在美洲都有……他的钱多得数不清。”

森特诺的表情难以描绘，他说他主人的巨大财富无法用数字计算。

安帕罗听到费利佩讲出那些奇妙的东西，兴趣越来越浓厚，从而越来越想独自看一看信的内容，那个圣神般的男人是否写了点什么。她的心情是那样急切，于是对小伙子说：

“喂，费利佩，时候不早了。你回去晚了，主人不说呀，我说你该走了。”

“九点差一刻。”费利佩说着从上衣兜里喜滋滋地掏出一只美国制造的“皇冠”怀表，很漂亮。

“喂，喂，你有怀表呀，小伙子？……”

“是银的。主人在圣奥古斯丁节^①那天送给我的……小

^① 奥古斯丁(356—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圣奥古斯丁节为八月二十八日。按基督教教义，一年之中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圣神日。一个人生下来，父母常常以那天的圣神名字做自己孩子的名字。

姐，您说得对，我该走了。堂何塞·伊多说，我回去时，到他家里聊上一会儿。时间太晚了……”

“是的，你还是直接回家吧！”安帕罗说，她担心好传闲话的伊多夫妇知道费利佩给她送信的事。“好好侍候你主人，别让他不高兴，多让他到外面散散心。这么好的主人，你打灯笼也难找到呀。你应该把他捧在手心上，放在心坎儿上……”

“放在我的心坎儿上，小姐……那么……”

“再见，小伙子。”

“祝您万事如意……祝您永远这么漂亮……”

“再见，小伙子。”

“祝您永远这么美丽，”费利佩补充说，他也学会了对女人献殷勤

十二

安帕罗刚刚独处，便立刻查看收到的东西。钞票用一张白纸包着。噢，真没有想到！那么多钞票，比布林加斯每个星期六常常给予她的钱多两百倍。她看着那张蓝纸，以为会找到某种记号、某个数字，说明那个圣神般、天使般、天下首屈一指的大好人是多么慷慨大方。然而那上面什么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文字，但比千言万语更说明问题。安帕罗使尽全身力气，把那个人拉到记忆中来，她好像又从门缝看见他坐在布林加斯房间里，手里拿张报纸，而后者那时正出来送她，嘴里冷冷地说：“孩子，下次吧！”

这姑娘很困惑，拿那钱干什么？还给他吧，那将说明自己太

傲了，会伤了捐助者的心的。说真的，她太需要钱了！……房东总催着交房租，借给她钱的人也十分凶恶，不让她活下去。那时，最好在那个伟大而慷慨的灵魂面前屈尊一下，接受这次救济，缓解火烧眉毛样的困难处境。他打发人送钱来，并不是出于富人的虚荣，而是完全出于善和爱。怎能鄙视这两种感情呢，况且宗教认为善和爱归根结底是一种感情呀？

她想到这里，脑海里又闪过别的想法。前几个晚上，奥古斯丁对她讲的话很重要，她在听到那句实实在在的话，以女性的敏感已经意识到卡瓦耶罗先生注视她，并不像注视和我们毫不相关的人那样。对那种雕像般的冷漠，对那种深沉的缄默，她早就心领神会。最后他突然说：“我如果失去希望 如果您……我就回波尔多去……”噢 不 不 不能这样 这种天大的好事 野心多大的人也不敢想呀……可是，他送钱来是什么意思；乍一看来，没有什么微妙之处，但道出了他的真诚、直率，道出了他适应环境的愿望？她是个穷姑娘，穷得叮咣响 而他是想得到那……为什么不能帮助她呀？那是做梦，那是胡思乱想；不可能……不过，潜意识在对她悄悄地说，那是可能的……那双乌黑的眼睛把事情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伸出援助之手，是想让她生活在他那样的条件下……还有一点令她困惑不解的是，卡瓦耶罗既然爱她，但条件又是怎样的？娶她为妻，还是……他说过多次，他想结婚。除此之外，他对罗莎利娅说的那句话，那句“我支付她的‘出家金’”，包含着百分之百的婚娶的意思。

安帕罗琢磨着，在布林加斯家里见到保护人时该说点什么呢，她感到更加茫然。感谢他，就像接受他的戏票或一盒糖那样？不……默不作声？也不行。对他咬文嚼字地大讲一通儿？更不行。那种场合，哪能说“万福马利亚哟！堂奥古斯丁，您这

是怎么回事！”他慷慨赠款 当面答谢真是件既困难又复杂的事 最好求助于纸和笔。写封信！这个想法倒不错。安帕罗找来纸和笔…… 但是，从第一个字就遇到了那么大的困难，一气之下把笔扔在一边，她确信自己无力去做如此棘手的事情。她脑海闪过一个个想法，但都苍白无力，淡而无味，虚伪做作，恰如堂何塞·伊多小说的某个人物替她讲话一样。不，不能写信。说客套话，就是说谎。真实意味着观察、缄默。

她思绪万千，反反复复琢磨着该怎么办，脑袋一下子大了许多。她既激动又兴奋，如果说那不是发疯的话，也应该说快发疯了。在令她发疯的那些缘由之外，又加进了费利佩讲述的酷似《一千零一夜》、用口头语言重新编写的那些奇妙东西。安帕罗在沸腾的脑海里看见了淋浴的水龙头，多门多灶眼的厨房，成堆的衣物和器皿，瓷人和音箱的小鸟。她一会儿在小客厅里踱步，那些虚荣的想法在脑海里滚动；一会儿又坐下来，注视着灯光；另一会儿从房子的这一侧走到另一侧。大学的时钟响过一点，安帕罗还没有困意。

雷夫希奥走了进来。她看见姐姐站在屋子中央，惊得抖动了一下，心想回来太晚了，会受到责备的。姐姐的面孔绯红，眼睛闪着光彩，不知是发烧还是兴奋所致。

“怎么了？”雷夫希奥还没有摘下头巾 劈头问道。

恩贝拉多拉姑娘的心灵深处是那样无私，像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完全置个人安逸于度外。她是那样软弱呀！她被宽宏大量性格征服了，把钱拿出来给妹妹看。

雷夫希奥睁大眼睛，像疯子那样露出牙齿，笑起来，用由于夜寒而变得嘶哑的声音说：

“姐姐 姐姐！”

“喂，别着急！”安帕罗说着，赶紧把钞票揣在怀里。“这是给我的。但我作为一个好姐姐，和你平分。这并不是说，你有权得到。”

“可是，谁……？”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不过我可以对你发誓，这是世界上最干净的金钱。我们把所有的债都还上。你如果表现得好些，如果照我吩咐的去做，答应我去干活，晚上不出去，我就给你一些……睡觉吧，你累了！”

雷夫希奥一句话没说，走进卧室里，从客厅可以看见她把衣服挂在衣架上。安帕罗也躺下了。黑暗中，两张床相对，姐妹两人谈起来。

“你一定得表现得好些……我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做你的贞洁就是我的贞洁。你变坏了，我的名声也不好。”

“如果为了我好，”雷夫希奥从被窝深处反驳说，“你首先应该做的是，别再训斥我。别再对我说教，那样做一点用也没有。一个女人为何变坏？都是因为穷……你说过，我如果干活的话……我干的还少吗？我的指头是什么做的？我做针线活，指头都变成木棍了。我得到了什么？贫困，除了贫困还是贫困……你应该给我饭吃，给我衣穿，不必对我说三道四。一个女人孤零零的，无依无靠，得不到任何接济，没有亲戚，没有像样的女仆，她能干什么呀？和一个干苦力的小伙子结婚？正派得体的小伙子看见我们这么穷，能向我们走来吗？……你知道人家看见你一贫如洗，无依无靠，不会给你好脸色的……做针线活，那有什么用？还不是等死！你的那些钱，是做衬衣、刺绣、给礼帽缝饰带挣来的？……真好笑！是布林加斯那家人给你的？……真有意思！那么，你是从哪儿搞来的？难道天底下有

那样的人，为了给钱而给钱，为了做好事，为了善举掏出那么多钱来？……没有那样的人 姐姐 你别骗我…… 银行的票子能像雨点那样从天上掉下来？不可能。你还是讲讲清楚吧……姐姐 我需要三十个杜罗 明天就需要。我欠人家的 姐姐 我欠人家的 我用钱的地方很多。”

雷夫希奥的话变得断断续续了。她是那样疲倦，尽管看见那堆来源不明的宝贝，而脑子十分兴奋，但还是被困乏征服了。她睡得很深沉——她一直是这样——，像清白无辜的人那样心情十分平静，她脑子好像不过事似的。第二天早晨，安帕罗还在醒着，听见妹妹悄悄起来，尽量不弄出声响，偷偷把手伸到枕头下面……

“喂 别没事找事呀！”恩贝拉多拉大姑娘说着 轻轻地在妹妹脸上打了一下。“我醒着，一夜都没有合眼。找钱？那好，给你……”

雷夫希奥笑着回到床上。过了一会儿，姐妹两人起了床，整个上午都争论不休，有时像开玩笑，有时严肃认真。如果妹妹不改变恶习，安帕罗一定断然拒绝给她钱的；而雷夫希奥既想达到目的又不想牺牲自己的自由，便一会儿甜言蜜语，一会儿恭维殷勤，或威胁逼迫，或编造谎言。她和鲁菲特姐妹订有重要契约。一旦她为之当模特儿的画家付钱给她时，立刻把钱还给姐姐。她这样纠缠来纠缠去，安帕罗都听厌了，让她住嘴。妹妹脸上露出了怒容，一下子发起火来，用无法控制的声音，这样责备姐姐说：

“别假惺惺地装好人了，把你的钱收起来吧…… 我不要……别烫了我的手。那是神父的酬金。”

这几句话那样深深地刺在安帕罗的心上，她都差一点昏倒

在地上。她什么也没有回答，跑进卧室，倒在床上，放声痛哭起来。雷夫希奥一个人在小客厅里，仍然气呼呼地说着：

“多少日子了，这儿就没有见过鬼彩票的钱……”

雷夫希奥突然痛苦地停下来，看见姐姐有只胳膊从卧室的门帘伸出来，把两张钞票扔到客厅中央。

“拿去 不要脸的。”一个被哭泣弄得窒息的声音说。

雷夫希奥拿起钱。她巧妙地用羞辱和恐怖的手法，从姐姐那里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安帕罗不知道怎样回避那个可怕的幽灵。

妹妹得到想得到的东西以后，气也消了，觉得心中出现了悔过的意念。她性格急躁，像个火药桶，这会儿突然登上恼怒的顶峰，那会儿转眼落在同情的平原上。她伤了姐姐的心，在血淋淋、疼痛不止的伤口上狠狠地击打了一下。妹妹觉得很痛苦，不该说那句话；她等待着那个被侮辱了的姑娘对她说点和解的话。但是，姐姐不出来；毫无疑问，她不想看见她。最后，雷夫希奥并没有屈服于自己的同情心，而是屈服于急躁脾气，出门上街了。

那天是星期日，安帕罗没有去布林加斯夫妇的家。她先是整理房间，做了会儿针线活，后来到街上买了些必需的小东西，回来后继续卖力地干起家务来。她想把这个小家收拾得干净些、整洁些。但是，唉，和那个疯妹妹在一起，家里不可能井然有序。“说不定哪一天她把东西全给我卖掉、典当了，那时采购篮子可就空空的了！”安帕罗这样想着。

她一个人吃晚饭，因为妹妹一整天没有在家露面了。夜很晚了，她才回来；姐妹俩没有说一句话。安帕罗一直板着面孔，雷夫希奥露出一副服服帖帖的样子，像是恳求姐姐的原谅。她看到姐姐寸步不让，便下楼到堂何塞家里，在那里聊了一整夜。

姐姐非常讨厌去这个邻居家里聊大天。

十三

第二天是星期一，安帕罗做完罗莎利娅托付的几件事情后，来到她面前。两人交谈了几次，令安帕罗极其反感，安帕罗真想在这个尊贵女保护人的嘴里塞进一条毛巾，不让她讲下去。

“我今天去了圣马尔科斯教堂，”这位夫人说，“遇见堂娜马塞利娜·波洛……这个可怜女人满脸病态，可能是她弟弟又让她生气了；听说这个弟弟是头凶兽，一身坏毛病……她问起你，我说你很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进修道院了。她怎么说，你知道吗？”

安帕罗等她讲下去，她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

“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画了个十字，然后走进圣器室；我呢，去望我的弥撒。”

卡瓦耶罗常常到来的时候到了，姑娘不知道令她忐忑不安的，是害怕见到他还是希望见到他……但是，那个慷慨的男人没有来，太奇怪了！安帕罗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不露面，她猜测他身上存在着她本人已经感受到了的那种东西：胆小、怯懦、羞涩。他也是个软性子的人，特别是在表达心情这类事情上，不知道如何面对困难的场面。那一天，卡瓦耶罗没有来，却来了另外一位先生，是布林加斯一家的好友，在安帕罗的记忆中，他是她有生以来见到的最令人讨厌的男人。此人十分自负，认为自己是个美男子，聪明、机敏，对女人了如指掌。他在的那段时间里，一直用那双鸡蛋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安帕罗。附近的小鼻子同眼睛

相比失去了比例。他本人说，那双眼睛是他追踪爱情猎物的最可怕的武器，而她面颊上的两片红晕使这类武器制造的灾难有增无减。他脸上的讥讽的微笑总是伴着投向姑娘的罪恶目光。他的表情和眼神一样，鲜明、炽烈、自负。他的名字叫托雷斯，没有工作，上帝知道他怎样谋生。这个男人和他的目光在那个孤女身上产生了那样的印象，她露出表情说，对他讨厌透了。

那天，除了忍受愚蠢目光的折磨外，再没有发生值得讲述的事情。但是，夜幕降临以后，她回到家里时，门房递给她一封信。她一看到信封上的字迹，恐惧、气恼、怒火一齐涌上心头。她把那封信揉成一团儿，刚刚来到楼上，都没有打开便把信撕得粉碎，一片片碎纸——有的留在四分五裂的信封里，有的散落开来——扔在地板上。她每每从碎片旁走过，那些碎片都好像请求她注意看一下。甚至使人怀疑，是不是有一只神奇的手把碎片放在地席上，让它们表达一点什么，成为某种无声的、但强烈的要求的信号。她注视着碎片，踩着走过去。但是，那些白色碎片在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看看我们吧。”安帕罗想除掉那封倒霉信件的所有痕迹，拿来一把笤帚。如果这把笤帚是清洁的象征物的话，也是鄙夷的象征物。不过，她刚刚扫了几下，猎奇之心便战胜了轻蔑。她弯下身子，从灰尘中拾起一片纸，上面写着：弥留之际。接着，她又看见另一张纸片上写着：罪孽。第三张纸片上写着：遗忘是杀手。她用力扫起来，不多时，一切都消失了。

可是，恩贝拉多拉小姐刚刚打扫完，心中便感到那样不安，连吃饭时都平静不下来。她刚吃一半，便从摇摇晃晃的椅子上站起来。她不能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地方，神经像绷得紧紧的绳索，快断裂了。她把桌布收起来，穿上靴子，戴上头巾，走到门

口。但她从楼梯边惊恐地退回来，脱掉靴子，摘下头巾。她虽然一个人，不能和任何人讲话，可是脑海是那样沸腾，向屋里悲凄阴暗气氛抛出这样一句简单而古怪的话：

“不，我不去……让他死去吧！”

过了一会儿，她脑海里可能重新闪出了出去的想法。她一口接一口地叹气，如果身边有人的话，此人一定感动得露出同情的表情。接着，她哭起来。那是愤怒的眼泪，同情的眼泪，还是……最后，她躺在床上，睡得很不踏实，可怕的恶梦一个接一个，不时把她惊醒过来。她半睡半醒着，突然听见小小的卧室里响起痛苦的叹息声、令人撕心裂肺的呻吟声，仿佛那个不幸的女人在刑具上受刑，骨骼发出断裂声，肌肉被钳子一块块夹起来。据堂娜尼加诺拉讲，那骨骼、那肌肉组成了一尊迄今为止神工鬼斧雕塑的最完美雕像。天没亮她便醒了，在她的脑海里有这句话：“我要去。”它像一盏悬在拱顶的明灯一样闪着光彩。这句话摇曳着，晃动：“我应该去，我的良心对我说应该去，我不得不去，这样可以避免发生更大的不幸。我去那里，就像是去了断头台。”

她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编造谎言，说明为什么没有在布林加斯家里露面。如果不考虑好，这些谎言可能把她搞得十分尴尬，在关键时刻使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人家一看就知道没有讲真话。她编造好借口后，便准备出去，但只是等到妹妹离开后才走出家门。她来到大街上时——我们应该说，这是一个果敢的举动——，都快十点了，心中是那样恐慌，总觉得行人都在盯着她，甚至跟随她。

“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我去哪里似的。”她一边快步走着，一边这样想。“太让人害羞了！”

她担心碰见熟人，一会儿走这条人行道，一会儿走那条人行道，总是沿着比较偏僻的大街往前行走。为了不这样提心吊胆，她都想戴上一副面具了；而那些日子如果是狂欢节的话，一定会这样做的。她从北向南穿过整个马德里。当她来到拉费大街——这条街通向圣洛伦索教区——时，都快十一点了。她老远就认出了此行的目的地，门口挂着一副铁丝网，那是买卖布匹和器皿的招牌。“收购布匹、羊毛、粮食和家具”，墙壁上挂着一块肮脏的硬纸上这样写着。大门没有号码。安帕罗只来过这里一次而且，是四个月前的事了，只能从铁丝网和招牌认出这个地方。她站在长途跋涉的终点附近，有些犹豫了。她从一个代写书信人的屏风前面走过去，钻进一座简陋的院子；院子里有条绿色水渠，它流淌一段距离以后同另一条红色水渠汇合起来。那是一个洗染店——这店开在低洼处，专门洗染扶手椅用的稻草——排放的废水。

她从这个角到那个角，穿过院子，脚步急促，害怕那儿的几个女人骂她难听的话，但并没有发生这种事。院子的一个角落有扇门通向楼梯，楼梯扶手是砖结构的。墙壁、台阶和栏杆，在卡洛马得^①时代大概十分洁白，然而现在从那儿上楼的身体和长裙是那样众多，那样摩擦，都变得那样脏污和油渍闪亮了。楼梯上寂静无声、凄凉阴郁，犹如一个倒置的圆桶，从那儿“登上”深渊，越往上越黑暗无光。安帕罗最后来到一个地方，墙壁上垂着一根麻绳，比她家的那根还肮脏三分，因此她不得不垫上手帕去拉。她轻轻地拉了一下，涂着蓝漆的房门很快打开来，出现一个老年妇女的巨大身躯，她的面孔黝黑、闪光，犹如核桃木雕。

^① 卡洛马得(1773—1842)西班牙政治家。

她那乱麻般的头发从一条黑色头巾下面探出头来，黑色衣服闪着苍蝇翅膀一样的亮光，道出教士服装的特点。那女人的声音微弱，伴着串铃样的格格笑声，说出下面几句话来：

“谢天谢地，快快敲响钟声……他会高兴死的。”

“来人了，塞莱冬尼娅，来客人了？”安帕罗疑惑地问。

“姑娘，谁到这儿来呀？……只他一个人，心情很不好。进来吧，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孤独和悲凄，什么也没有。我说，进来呀……请进，请进，怕什么呀？现在他有人陪伴了，我到洗染店老板家去。”

安帕罗走进一间不大的客厅里，那儿有两个窗户朝向院子。厅内家具是从另一个大些的厅里搬来的，宛如一间旧货店。灰尘完全笼罩了一切，家具油渍渍的。仿佛房子主人久出不归、委托给蜘蛛和老鼠照管似的。房门对面的角落里，窗户旁的小桌子——它的四条腿像大学问家一样唠叨个没完没了——后面有把扶手椅，上面的油布漆黑、破碎。一个男人与其说坐在上面，毋宁说蜷缩着，腰部以下盖着毛毯。

恩贝拉多拉姑娘看见他以后，轻轻走过去，那个重病在身的男人满面痛苦表情、焦虑、困惑。安帕罗也是一副茫然、疑惑表情，向他伸过手去。那人一边用双手握着，一边说：

“天哪！……好几个月没有露面了！我都死过两次了……我真想死去。唉，托尔门多，托尔门多！……把我像条狗似的抛在这儿，让我孤零零地死去！……”

“我不该来……我早就拿定主意不再来……这可怕的罪孽是不能饶恕的。”

她这样说着，好像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她放声大哭，哭得那样伤心！……她流出了古老的眼泪，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眼泪，没

有及时涌出的眼泪。所以，那泪水里盐质很浓，咽进肚子里感到很苦。她把背朝向那个病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酷似那样一种漂亮的雕像，身穿天鹅绒衣装，面部涂着一层金色，手上拿着手帕，她那永流不止的泪水象征忏悔和永生。

他用凶狠和恐惧的目光看着。他也许在哭，但那是在心中哭泣。他的面部犹如涂上了一层青铜，眼白泛黄，年代久远的象牙就是那种颜色。病人想控制场面，竭尽全力摆脱悲伤和痛苦。我们来听听他用急切的语调说出的话吧：

“亲爱的托尔门多，现在别提那些事了。我病得很重，那样会更加重病情。过了这么长时间才见到你，我有说不出的高兴，病一下子减轻了一大半。坐下吧！”

“好，”她——那个病人用如此古怪的名字称呼她——转过身来，说，“我来只是为了完成一桩善举：看望一个生病的朋友，只此而已。那些疯狂的举动结束了……”

“好好永远结束了。不过，请你不要那样激动，坐下来。”

托尔门多很快环顾了一下四周，仔细观察房间。她那双烧红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没有用手帕擦干泪水，泪水仍然烤烫着面颊。她用双唇稍稍轻蔑地笑了笑，这样说道：

“你让我坐下……坐在什么地方呀？什么东西都盖着一层灰尘，好像有三个月没有打扫似的。哪能这样呀！”

“在你来之前，那个孤僻男人反驳说，‘我不允许打扫房间，触摸任何东西……’”

“在我来之前！……耶稣！”

“你如果不来的话，我就死在这个垃圾堆里。你看，我多么需要你呀……”

托尔门多找来点东西，把椅子擦干净，然后面对病人坐下。

“医生怎么说？”

“医生！……塞莱冬尼娅想请个来。但是，我总对她说，如果把医生带到这儿来，我就把他从窗户扔出去。我有另外的医生，另外的药物，就是我认识的人来看我一眼，来看我，不忘记我。”

他说到这里，如同小孩不停地叫苦，疾病给了他撒娇的权利。

“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托尔门多这样说，她竭力把压在自己心头的重物搬掉。

“别和我吵呀……”

“我可要走了！”

“别走……我不吵了。可是，我对你说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你一走，我就生病；你回来，我的病就好。今天只是看见你，我就觉得好多了，也有力气了。漫漫的白昼，漫漫的黑夜！我一个月几乎粒米没进。我整星期整星期睡不着觉……塞莱冬尼娅说是肝病而我告诉她：‘把她给我叫来，把她给我叫来……你会看到我是怎样复活的……’你这样没有人性，这样忘恩负义！……三个月来给你写了多少信呀？数不清呀！你不回信，也不来看我，我的心都死了。但是，前几天我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再也控制不住，便给你写了几行字。”

“看在上帝份上！……”托尔门多感叹地说，她已经无力撑住压在心头的重物。“我并不后悔来这里。那事过去了，抹掉了，就像没有发生似的……一辈子都用来悔过，从而让上帝原谅我，我是说让上帝原谅我，这够了吧？”

她心中是那样害怕，说那些话时不得不用无人称，因为“我”、“你”、“我们”这些词会烧伤她的双唇。

“如果苦难能够净化 如果痛苦能够治愈，”病人说着用手掌在脑袋上狠狠地拍了一下，“如果痛苦能够治愈灵魂，我现在比天使还纯洁得多……如今，如果需要窒息已经根深蒂固的感情，如果佯装没有相爱还不够，从而必须抛弃真正的爱的话，那我就没有一点后退的余地了。我也就不能，也不想活下去了。”

托尔门多没有力量反驳他的话。她性格软弱，在如此坚定的决心面前缴械投降了。她垂下眼睛，低下脑袋，那重物变得更加沉重，她支撑不住了。过了一会儿，那男人用世间最简单、最平庸的声调说：

“知道吗？自从见到你，我感觉好了许多，都想吃点东西了？”

“可是 吃什么……没有……”

“噢 姑娘 我是那样贫穷，穷得……如果说这就是活着的话，我是靠施舍而活的。好几天前，我的全部财产就花光了。摄影师波萨罗，你还记得他吧？欠我一笔钱，我从他那儿要回一些。我把一部分钱接济给了住在上面的那户可怜的制椅家庭；余下的渐渐花掉了。我要把华雷斯欠我的三千多雷阿尔要来，另外把学校的家具和物品变卖了，还可能有些进项。可是，市政府把什么都拿去了，可到现在一个铜板也没给。如果不是因为诺内斯神父的话，我早进了医院。”

安帕罗走进房内，过会儿返身回来说：

“什么也没有 连块炭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连块炭也没有。”他抱起双手说。

托尔门多又走了出去。病人觉得她在厨房里翻弄什么，随即听到她的亲切声音：

“这太可怕了！”

“你在干吗？”

“打扫打扫！”她从远处说。她的说话声和锅碗响声混杂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她敏捷地走进厅里，已经摘掉头巾和披巾，全然一副女管家的样子。

“可是那个塞莱冬尼娅在什么地方呀？”她焦急地问。

“塞莱冬尼娅？你别想找到她……一定聊大天去了……找她干什么？”

“让她买点东西去，告诉卖炭的，卖水的……这个家成了什么样子。我还有点法子，不能看着个大活人挨饿呀……”

“这个人很爱你……你讲话和福音书一样……不，不，你别后悔呀，，

“我和妹妹生活很困难，有个人接济了我们一些。”

“唉，你别指望塞莱冬尼娅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对我很好，但她没有什么用，只能吃掉我仅有的一点点东西。她风湿病发作时，只能躺在床上。她在那边呼喊，我在这边呻吟，我们不能互相安慰，也不能互相帮助。这个家简直是地狱……喂，姑娘，你想给我买什么，还是你自己亲自去吧。你就是开水煮石块，我也吃……你看……”

“如果人家认出我呢？”她说，脸上露出惧色。

她沉思了一会儿。现在改变了想法，把披巾搭在肩上，从脖子上摘下头巾包在脑袋上，拿起菜篮子准备出去。

“我去吧！”她苦笑了一下说：“我这是又做件善事，上帝会保佑我的。”

“可敬可爱的人呀！”那个不幸的先生看见她走了出去，这样说道：“和天上的……我是说，和圣安东尼奥·德·佛罗里达教堂

天花板上的天使一样。”

他叹了一口气，是那样深沉，连罗马城都能听到。

十四

在圣费尔南多修道院修女们的保护下，堂佩德罗·波洛的灿烂、光辉的地位出了什么事？那个街区所有孩子接受教育的那所著名学校最后成了什么样子？那个人的宗教和平民关系，他的冗长训戒得到的利益，献出那幢房子和桌椅，都到哪里去了？一切都消失了。只一年工夫，一切都被骗走了，宏伟建筑只剩下满目凄凉的废墟。一夜间登上财富灵台的人，都应该关注这个可悲的教训！因为那位先生如果爬得很快的话，坠落得也更快。那座质量低劣的建筑物突然整体倒塌了，而且那样迅速，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一粒灰尘，也没有听到任何声响。谁都清楚，这场灾难的原因不应该是人们愚蠢地称为“厄运”的那种东西，而是从顶峰坠下的那个人的粗鄙性格，他的傲慢，他的疯狂激情，和自己的地位毫无共同之处的激情，他和参孙^①一样，死在建筑物的瓦砾之中，这建筑物的柱子是他用自己的巨大力量轧倒的。

现在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堂娜格拉乌迪娅逝世之前，那所学校的名声就每况愈下。学生人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少。父母们为自己的心头肉受到虐待而警觉起来，纷纷把孩子从课堂上接出来，送进另外一所条件较好的学校。有位老师就住在那条

^①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力大无比的勇士。

街上，扯着嗓门宣扬波洛对学生心毒手狠，把他们的胳膊拉得脱臼，脑袋开瓢，耳朵撕裂，皮肤扯成一条条的。后来，行人看见一个孩子从低矮窗户跳出来，像射出的子弹那样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像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不胜枚举。但是，人们讲的并不完全可信。过路的人常常说，那位老师有的日子像个发怒的疯子，又喊又骂；神父哪能满嘴说脏话呀。

堂娜格拉乌迪娅猝死如同午饭、晚饭后常常做的那种恶梦的延续。对于此事人们议论纷纷。对面酒店老板看见那位夫人结束生命好像很伤心似的，她可是他的好顾客呀。自从这个不幸事件发生以后，“夫人们”便和堂佩德罗开始不和起来，如同两种物质互相排斥、不相融合似的。每天你争我吵，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口气都十分强硬，闹得双方都很不愉快。她们一天到晚绷着脸，他则一副傲然表情。那个干小时工的女人——她讲起话来口若悬河，应该把她送到议会去——说，一天“夫人们”和堂佩德罗在修道院会见室大吵了一通儿，唇枪舌剑地争论很长时间以后，神父当着修道院长的面把修女赶到……（一定是地狱）。此事和其他几件事发生以后，堂佩德罗被迫让出房子，把神父的位子交给一个性情比较温顺的神职人员。他生来是为了驯化野人的，是为了管束冒险家的，也许，也许是为了征服某个帝国，如同他的同乡科尔特斯^①做的那样。他怎能去干为“青蛙修面”的事呢？对，恰恰是这种事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那种卑鄙的职业呀……他高高兴兴地走了，背弃修女们，以那种方式对待她们，表明他没有真正地控制住她们。

^①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征服新大陆的一位将军，出生在埃斯特拉马杜拉。

他回到自己家里，离莱加尼托斯大街很近。在那里，他的性格和姐姐的性格是那样不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到那种程度，都无法住在一起。马塞利娜·波洛在母亲活着时还是有耐心，很有耐心的，并且鄙夷自己。她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用祈祷可以赢得天意，就没有必要用折磨自己的法子去获取。他们那时雇用的女仆——是塞哥维亚人，人很精明，但爱讲闲话——说，不知堂娜马塞利娜看到了怎样的书信，从而发现了弟弟的缺点，并且同他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翻了脸。“我什么都忍了，”她说，“连他往我脑袋扔盘子我也忍了。他骂我我也忍了。但是，他那样可怕、那样亵渎神明的罪孽，那种缺德的事，我是绝不能忍的。”于是，她和一个名叫堂娜特欧菲拉的老夫人住在了一起，她们两个人长得很相似，几乎像一个人。不久，她们蒙骗了堂娜伊莎贝尔·戈多伊（她失去了忠实的女仆），并把她弄来了，一块儿住在埃斯特雷利亚大街的一幢房子里。这三个女人各有各的所迷恋的东西：戈多伊把每一个小时都用在一些疯狂的、令人恶心的事情上；堂娜特欧菲拉把心放在高利贷上；马塞利娜则过着修炼生活；同时，她对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彩票也颇为痴迷。

从那以后，这位夫人和她弟弟的关系已是相当冷淡了，姐姐很少去看望他，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她既不给他做点家务，也不关心他的疾病。无疑，她认为自己的良心已为他胡乱地做了祷告，要求上帝让他摆脱不幸之路。她几乎整天是在教堂中度过的，吸着教堂的灰尘，全身满是香、蜡的气味。堂佩德罗在接待她来访时，没有给她好脸色，说：“姐姐，你去看看圣器室吧，让我离开你一会儿。”

波洛和姐姐闹翻以后，搬到城南街区来住。他的身体明显

地垮了下来，始终不见好转。教区呀，教友会呀，都不再请他去做那可悲的训戒。即使请，他也没心思去做了，因为他一天到晚懒洋洋的、冷冷地从一大堆书里挖掘的那点神学思想，已经从脑海——那点思想好像被流放到那里——跑掉，返回原来的书本里。说实在的，波洛并不怀念那点思想，无意重新拾起来。他一心追求原始的质朴和粗俗，早把八股式的冗长、空洞演说丢在一边，甚至忘却了在讲道台上的小丑一样的表演。他是那样一个人，不善于把假象维持很久，时时需要恢复本来面貌和思想，重建自己的个人王国，进行自我革命，把身上的一切伪装和假象捣掉、拔除。

据说，他在主持弥撒的那些教堂的圣器室里，经常和别的神父吵起来。一天，他同一个不那么逆来顺受的神父吵得很厉害，险些厮打起来。另一次，他讲了些和那些神圣地方格格不入的话，连不会说话、没有感官的圣像听了以后，面孔都变得绯红。圣彼得·德·纳图拉莱斯教堂神父对他说，别再把脚踏进那里。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从这个圣器室走到那个圣器室，和神职人员吵遍了，让人家背后议论、咒骂。他的财产一直在减少，现在几乎一无所有。贫困把悲凉的面孔伸到他面前，时时告诉他后面接踵而来的贫困有一张更为悲凄的面孔。他找到过解救的法子，但他的心灵没有那样巨大的力量把如此严重、深刻危机的原因连根拔除。他灵魂珍藏的巨大活力——在以前的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和不同场合，这活力曾使他赢得了历史性的荣誉——在他的怪癖面前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他的所有用来抵御道德的、社会的评论，如同不朽盾牌那样保护他地位的武器，在那石化了的血液和生命中已经钝而又钝了。

于是，他表现得有气无力，整天病秧秧的，精神集中不起来，

什么也不想干。他每天起得很晚，害怕走近教堂，以为只要往里面探探头就会犯下亵渎之罪。他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犹如一个自我判决终身监禁的囚犯另外一些时候，他上街时对仅有的几个朋友躲躲闪闪，整天在郊外毫无目的地闲逛，身穿农民衣装，脸上挂着那样的神色，人们都以为他是刚刚打碎锁链、逃出来的劳役犯。

在神学院的课堂上，他只剩下一个朋友，即诺内斯神父，此人苦口婆心地规劝他改变这种状态，重新过上正常生活。这位好心神父的话打动了他；他便搬到拉费大街的这幢简陋的房子里，并在一段时间里怯生生地试着努力重建正常的生活习惯。他被剥夺主持弥撒、讲道训戒的权利，于是把他的意志同强大教会尚连在一起的那条纤细的纽带断裂了；完全摆脱那种束缚之后，开始坠入堕落、破产、贫穷的深渊。他生活拮据，仅存的一点钱很快花光用尽，只好设法向他飞黄腾达时期就拖欠他债款的人要钱，今天给这个写信，明天给那个捎话，不知费了多少时间才要回一点点。他和市府达成协议，变卖了属于他的学校物品。但是，如果说市府着急把买下的东西拿到手，可并不着急付款。

堂佩德罗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就是挑选女管家也遇到了不快。她年纪大，心地善良，没有坏心眼，但不会管她自己的家，更不会管他人的家。她儿子做教堂司事，侄子和孙子做教堂侍童。她给圣洛伦索教区神父做过多年的门房，对于宗教礼典，她比神父知道得还多，时时把教会日历拿在手上，敲钟报警，举行葬礼，主持大弥撒，堪称宗教事务权威。不过，她虽然如此博学，却连杯咖啡都不会煮，不会照料病人，不会烹调最简单的菜肴。她的兴趣是逛大街，到邻居家聊天。

在发生这些事情、这些情况，即波洛步入歧途、手中无钱，塞

莱冬尼娅不会家务，家里凄凉、凌乱的时候，一天突然来了个人，像上天派来的使者似的，此人有一双智慧的手，一双善于操持家务的手，给那个死气沉沉，漆黑阴暗的家带来了生命和光明。房子的边边角角和家具器皿顿时露出了笑容；痛苦的、不幸的、病体不支的堂佩德罗·波洛高兴得从尘埃中站了起来。

十五

堂佩德罗·波洛看见托尔门多挎着菜篮子走进家门，心脏在胸腔里欢快地跳动起来。

“这么多呀！”他感叹地说，眼睛射出快活的光彩。“好像上帝的恩惠变成圣女，走进了我的寒舍。”

话刚刚说出口，从心灵闪出的想法便打断了他的话题。托尔门多什么也没有说，径直钻进客厅里。这时，传来塞莱冬尼娅的疲倦脚步声，接着是卖炭人和卖水人的脚步声。各种动作声、生命气息声，操持家务的嘈杂声，充满了刚刚还是黑暗无光的房子。流水声，钵臼撞击声，热锅油炸声，给他心中注入了一种无名的快感。接着，传来大清洗的震撼声；锅碗撞击，掸子惩罚灰尘。托尔门多突然走进厅来，头上扎着纱巾，腰间围着围裙，手上拿着笤帚。她叫病人先到隔壁房间里，后者痛痛快快地照办了。她把客厅窗户一扇扇打开来。多日的灰尘和污垢穿过太阳光束飞了出去。托尔门多一点儿也不知道疲倦，不让塞莱冬尼娅帮忙，后者一瘸一拐地走进来，想帮她一把。

“不用了，”托尔门多说，“您去厨房，把午饭弄出来吧。”

“还有时间。”老太婆反驳说，“我先给他送点温水去，他也许

想刮脸呢，都两个星期没刮了，和善良之盗^①差不多。”

托尔门多收拾完客厅，转身来到厨房，那里立刻响起水柱冲击水池发出的哗哗声，水在一堆堆盘子中间打着旋儿。这姑娘几乎把衣袖挽到肩部，认真仔细地干着那种粗活。她看着凉水浇在手臂上，一件件瓷器露出亮晶晶的面孔，真的陶醉了。她一刻也不休息，什么地方也不放过；她不说话，除非数落令人讨厌的塞莱冬尼娅，才开腔说几句。这个身患风湿、教堂司事的母亲，与其说帮忙，毋宁说成了累赘。托尔门多把桌子放在厅里。阳光铺天盖地地泄进来，刚刚清洗过的酒杯闪动着亮光。盘盘碟碟如果不是碰破了边缘，如果不是在塞莱冬尼娅手里遭到厄运的话，看上去都像新买的了。

堂佩德罗把脸刮得光光的，穿戴整齐，重新坐在扶手椅里，乐得合不拢嘴，绷得紧紧的神经也舒展开来，和刚刚坐在同一把椅子上的那个人毫无共同之处，判若两人。

“我觉得，”他把手放在桌子上颤抖抖地说，“那些日子我胃口一下子变坏了……上帝是万能的！今天是个多么幸福的日子呀！是我心灵中的礼拜天。”

托尔门多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一刻也不停息。她说话不多，没有分享波洛的欢乐。厨房里还有好多事没干呢，每一样东西都扔在那里那么长时间呀！这样，本来应该十一点钟做好的午饭，足足晚了三刻钟。堂佩德罗时不时地把头探进厨房里，不是开个玩笑，便是催促做好饭菜。他脸色原来铁青，像有意化妆成那样难看的样子；而现在孩子似的乐开了花，前后形成了鲜

^①指钉死在耶稣右侧的圣迪马斯，因悔罪而得以升天，俗称“善良之盗”。钉死在左侧的赫斯塔死而未悔，称为“罪恶之盗”。

明的对比，奇特的对比。他常常开这样的天真无邪的玩笑：

“可是我们今天不吃午饭了 老板娘夫人 想什么呢 可别让客人饿死呀！”

他说着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只在纯洁的塞莱冬尼娅身上得到回音。午饭准备好以后，托尔门多摘下头巾和围裙说：

“好了 到开饭时间了。”

波洛吃起饭来和以前一样，只是气色不好，身上瘦了许多；不过，精神还像年轻人，举止言谈如同卡斯蒂利亚人那样有些干巴；他目光有神，胃口大增，昔日的幸福感重新回到他的身上。托尔门多坐在桌子另一侧吃饭，一会儿做食客，一会儿当仆人，这时注意自己盘子，那时给男友添饭拨菜。为此，她频频起身、出去、进来。塞莱冬尼娅不能帮助她，只是不停地讲话，什么那天的宗教仪式呀，第二天要举行圣母祭呀，诺内斯神父唱诗并不好呀，她学得特别像；堂佩德罗好几次吩咐她去厨房，但她根本不听从。

波洛想和托尔门多长谈，但她一直回避，佯装取东西而突然起身，打断那个孤僻男人的话，说什么也不接触那个话题。她把自己当作客人，和这个家毫无关系，来这里和送慈善到家机构的目的并无两样。她在脑海里一直斗争着，努力说服自己那是来帮助一个病人、关怀一个生活悲苦的人、送食物给一个挨饿的人。按照慈善机构的指示，鼓起勇气创建一个新项目：“为急需的人打扫尘埃和房屋……”她为了使自己的心暂时得到完全的安宁，又在这个想法之上加了一条：这是最后一次来访，为那段可恨的友谊——这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挫折和惟一污点——道一声彻底的、完全的永别。

托尔门多很会煮咖啡。她是从莎图尔娜姨妈——莫拉雷斯

的妻子——那里学会这门困难技艺的。那天，她做这件事时特别认真。当堂佩德罗·波洛看着面前斟满热气腾腾的黑色液体的杯子时，那姑娘想起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从衣兜掏出一个小包：

“啊！我还带来了香烟呢……都忘记拿出来。说不定香烟给弄破了。我挑了最好的，一个比塞塔一盒……我觉得这种牌子的好。”

她打开纸包，露出纯丝香烟。堂佩德罗觉得有股感激的暖流流过心田，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如果是个能哭出眼泪的男人，当看见托尔门多拿来那件表达甜蜜感情的东西，早就热泪盈眶了。此时此刻，他又想到上帝，过去在讲道台上给他唱了那么多美好颂歌，但他不想把任何宗教想法同那时占据脑海的想法联系起来。他觉得特别记起了天仙、仙女或看不见的东西瞬间建造起豪华宫殿、烹调美味佳肴，恰如他在世俗小说中读到的那样。

他还没有把咖啡喝完，就看见托尔门多站起来，拿上披巾和头巾，准备离开。他痛苦极了，由于遐想或高烧而闪现出的仙女形象消失在空中和梦境。

“怎么！……干什么？……”他焦虑地问，说话有些结巴了。

“我得走了。这儿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得回家了。”

“回家，你的家在哪儿？”他板起面孔，喃喃地说，他不敢把下面这句话说出来：“这儿就是你的家呀！”

“看在上帝份上！……这样做并不是感谢我来这里的最好方式。”

“坐下来。”那个孤僻男人命令说，语气威严。他就是那种性格呀。

“我得走了。”

“你走？时间还早呀。才一点半。你如果坚持，那我跟你一块走，好吗？……你往街那边走？我跟在后面。你往街这边走？我……也跟在后面。我永远跟着你。”

托尔门多害怕死了，无力抱怨他的跟踪。压在她心上的重物变得更加沉重了，死死地压在那里；她双臂支撑不住，一下子倒在椅子上，脑子一片茫然。

“你不要以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波洛半似诙谐半似粗野地说。“在这里，我说了算。”

“有些人决不能好心对待他们……”她驳斥说。力图表现出性格来。“我收到一封信，上面说：‘弥留之际’，于是我决定来……我是想给一个可怜的病人带来安慰，我所做的是使一个人死而复活，而他现在纠缠我，想把我同他一起埋葬……我只因为软弱，才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这种软弱性格永远无法救治。今天，我来到这里，准备进去时，屋子里有个声音对我说：‘不要进去，不要进去。’生来心肠硬如铁石的人多么幸福呀！他们善于从各种各样危险环境中摆脱出来……上帝惩罚坏人，也惩罚傻瓜，而上帝从两个方面惩罚我，既惩罚我坏，又惩罚我傻……认真地看一下到底有多少罪行，实际上是一件蠢事接着一件蠢事；我来这里，又做了一件怎样的蠢事呀！……我担心上帝会加倍惩罚我。我一天到晚生活在忐忑不安之中。我的生活就是不安，就是恐惧，就是不停地颤抖。我看到一只苍蝇，都觉得苍蝇要向我飞来，对我说……”

她说不下去了。她是那样哭泣，又一次窒息了。

“不要哭，不要哭。”波洛看着桌布，有些茫然地说。“看你这么痛苦，我心中不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真的，一种诅咒压在我

们的头上。”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像凶狮吼叫一样。他用手托着脑袋，思索了一会儿。有个想法压得他直不起身子。

十八

“我有个想法 托尔门多 我有个想法。”他喃喃地说 好像呻吟似的。“我说出来，你不要笑话。这个想法生在我的孤寂中，长在我的悲伤里，所以你一定觉得有些残忍…… 那是因为…… 由于我在这个社会里走投无路…… 由于我不如我的感情强大，便在如此可怕的状况中走到这种地步。于是，我想在我和这个国家之间堆些土，很多土，想把我的这把骨头埋在世界的天涯海角，亚洲的某个海岛或加利福尼亚，或英国的某个殖民地……那些地方有美丽的土地，有天堂般的土地，那里有纯洁的习俗、真正的平等，那里是没有历史的土地，在那里不必问任何人在想什么；沃野上的每一次丰收都使神秘的东西颤抖起来；在那古老的土地上，刚刚开始出现的社会像《圣经》为我们描绘的那样。我梦想冲破一切，到那里去，忘掉过去的自我，彻底铲除生命中的一切严重错误，我钻进了不该钻进的地方，欺骗了社会和上帝，戴上面具吓唬人。”

托尔门多听到这里，眼睛里立刻闪过快乐的光亮。她在那个移居的想法中看到了希望：未来生活道路上的绊脚石不久将搬掉了。可是，她的快乐瞬间变成了厌恶，因为波洛又补充说道：

“对 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要到那里去，但要带上你……”

怎么？你害怕了？胆小鬼！你只看见眼前的东西，对苍蝇都惧怕三分。世界很大，上帝比世界还大……和我一道去吧？”

“我！”姑娘感叹地说，努力掩饰自己的恐惧，摇头表示不同意。

“你给我说一个理由。”

“我不去。”

“说一个理由……”

“我不去。”

“我来回答你吧。我有千万条理由，一定能说服你。我对这件事考虑了许久！……我看得十分清楚，我们周围的一切是那样渺小……我们看上去貌似巨大、可怕、万能，当我们想到在这个球状物上滚动，到现在是黑夜的地方去时，就会变得沙粒那样渺小。请注意，地球很大，请注意，地球很大，地球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人！……你想想吧……”

托尔门多什么也没有想，而如果想了的话，也不愿意讲出来。她默不作声，静静地注视着交叉放在膝盖上的双手。

“你给我说说理由，”波洛坚持说，“说说你是怎么想的，你连个想法也没有？……怎么想的？”

“悔恨……”

“对，可是……再没有别的了？”

“悔恨，”恩贝拉多拉姑娘又这样说了句，既不看他一眼，自己也不移动一下。

“可是，你告诉我一件事，你不讨厌这个社会，这种气氛不令你窒息，天塌下来砸不到你头上，你不想自由地呼吸？”

“令我窒息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良心，如果……可是，良心……我要告诉你……生活环境

宽松，也会感到良心宽广……”

“我的良心不会那样。”

“我觉得，堂佩德罗拉下脸看那样子快要发怒了，我觉得你有些自私。”

“谁更自私呢！”

“我承认我自私……而你呢，像块石头一样，”他说，有些激动了，“对，你是块石头，是块冰。你不仅仅冷漠无情，甚至是个罪犯。至于我，我可以告诉你，我宁可下地狱，也不去灵薄狱^①。”

姑娘思索着，想把谈话引到别的题目上。她的脑海在斗争着，一方面后悔来这儿探访，这一步走错了，她性格太软弱、太善良了；另一方面又想对波洛说：“去吧，快去吧，到非洲的那个岛上去，也好让我安静一下。”可是，她缺少那样的性格，不可能变得那样凶狠，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那个男人如此固执，如此冲动，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安帕罗对他的感情早已和造成她不幸的那种令人费解的脆弱性格格格不入；那种感情是对那个人的憎恶和对不幸的关注的混合物，是怜悯和厌烦的混合物。

厄运缠身的姑娘的心和良心上积存那么多的悔恨，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感觉总是不对，为什么步入歧途、错跟了人，而不久又对他产生巨大的厌恶感……但她不敢如实讲出来，担心自己的爽直引出严重后果。可以看出，如果说她这次探访有些怜悯之情的话，那么，那种恐惧包含着更多怜悯；她害怕自己冷漠无情会激怒那个男人，使他走上大肆渲染“家丑”的路。她

^① 灵薄狱：又称“灵泊狱”或“净界”，天主教神学名词指地狱和天堂之间的住所。

考虑得很多，但最终还是把掩盖那个可怕秘密放在第一位。不过，这些想法使她来到那幢阴森可怕的房子，现在就应该快快想出法子离开那里。

“我给家里留下的食品够吃好几天的。”她说。

“你真好！”波洛说。他一下子变得慈善、卑微起来，仿佛病魔再一次向他袭来。“你走了，我说不定哪一天就断了气。我如果不移居的话，你会看见我沿着那几条大街乞讨。我的贫困按照复合概率的速度增长着……我如果走运的话，最好早早地死去。”

安帕罗有句话跑到嘴边：“为什么不改弦更张，努力重新得到授权，在教堂筹谋生计？”但是，她对宗教介入那类悲凉事态怀有极大的厌恶感，于是把话咽了下去。她每每记起宗教方面事情，听到暗示宗教，都感到不寒而栗，犹如要穿上铁制的苦行衣。这时，她的心灵更加激荡，血液更加沸腾，心脏好像跳到嗓子眼儿里，从而喘不过气来。她把那些想法抛在一边，这样说道：

“不应该把事情看得那样阴暗。我现在记起……您……”

在此之前，她一直用无人称讲话。但是，在不得不使用代词的时候，她宁肯割掉舌头也不说出“你”这个词来。

“有人欠您的债呀……”

“对……债得一点一点地要。不过，早晚也得花光呀。”

“我认识一个欠债人，他从您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可以先还一部分，救您一点急呀！”

她用那种语气说出这些话来，波洛立刻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你可别犯傻。我可要生你的气了……”

“事情是……”托尔门多一边在袖子里摸索着一边说。“我来这里之前就想好了……这并不是偿还债务，因为我们如果偿

还的话……”

不幸的姑娘不知道怎样找到一种客套话，她希望这种客套话委婉些；她本来想用一种最微妙的、谨慎的语言，结果却是最蠢笨的。她一边把一张钞票放在桌子上，一边说：

“我如果钱多的话 本应该多给些。”

“我的上帝 你这么犯傻呀！……”

“得了 您的钱并不是多得花不了…… 您如果像堂吉诃德那样过分自尊自爱，我可就生气了。”

堂佩德罗厌恶得到别人的施舍。但是，他看到托尔门多的施舍含有信任因素，心中的顾忌便消了一大半。

“我如果能像我希望的那样高贵，”她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同时又焦虑地记起了那钱的来历。“决不能让在困难的日子里帮助过我的人缺吃少穿。我爸爸死后，是谁接济了我们？是谁出钱办了葬礼？我们生活没有着落时，谁卖掉衣物，不让我们少吃一口饭？”

“不要说了，傻姑娘；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我有幸做一件好事，并不希望人家时时挂在嘴上，不希望人家提到我的名字……你看，我是那种人吗！我希望得到那种帮助的人忘掉那一切。我一向如此。”

他讲到这里时，安帕罗的心充满了可怕的疑虑、困惑和顾忌。他的仁慈感情不可能平静地表现出来，因为她害怕背叛另外一些应该受到尊重的、在她心中占有特殊位置的感情。

精神世界里的奇异同情心哟！恰如烈火可以从一个燃烧体传给附近的另一个燃烧体一样，心灵的不安如果遇到使之加剧的现成燃料的话，也很容易着火，并扩展开来。在恩贝拉多拉姑娘心中翻滚的困惑的波涛，像熊熊火焰一样传到堂佩德罗的心

里，突然被一个大疑团遮住了。他脸色变得那样难看，如果画笔不是在闪电的青紫彩液里喂饱的话，决不可能重现那种颜色的；他给痛苦戴上面具，慢慢地说出这句话来：

“你现在很富有吧……”

她很善于理解这位昔日神父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常常使用的讥讽语调。她知道他怀疑自己，她从电光一样的脸色和询问的目光中看到了点什么，立刻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把掉在地上的套袖拾起来，掸掉上面的灰尘。她十分热爱真理，恨不得花上几天几夜的工夫一清二楚地讲出来。可是，圣洁的上帝，怎样讲出来呀？那些实际情况在内心世界轻轻蠕动着，说：“告诉我……”可是，怎样以及用什么语言说出来呀？不管世界能容纳多少东西，但深深藏在心中的真情就是不从她嘴角跑出来。她是那样憎恶谎言，但还是说出了一个弥天大谎。波洛帮了她的忙，他说：

“你们到处打工吧？”

“对，对……我们干了件大活；我从一个多月前就开始积攒，把能够节省下来的钱都藏起来，因为让雷夫希奥看见的话，她非拿去花掉不可！”

说着，她站起来，想离开，与其说是想一下子走掉，毋宁说为了不再提起那事……又一个谎言：她说布林加斯的妻子罗莎利娅叮嘱她那天下午一定要去她家，带孩子到外面散步。夫人是那种脾气，你不去，她还上火冒三丈呀！……

他尽力拦阻她，但那是徒劳的。她终于逃走了。她来到楼梯，感到那样轻松，那样舒畅，犹如刚刚从高烧的梦中醒来。

“我已经不叫托尔门多，我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她一边急促地走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再也不来了，就是天塌下来也不

来了……这一切结束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再也不见他了……可是他如果气恼，给我写信，缠着我不放，把事情张扬出去……主哟，让他去地球另一侧的那个岛屿吧，或者把我从这个世界上带走！”

十七

堂佩德罗独处以后，带着无所事事、病魔缠身的邈邈表情，开始思索起来，那是静坐不动者的特有思索。他想象着变成一个和现在不同的人，拥有另外的条件，另外的状况，或者至少过上和现在不同的生活。这个重塑自我，保留自我特性——犹如金属熔化，在新的模型里寻找新的形状——的想法，无论在孤寂无伴的白天，还是在失眠的黑夜，都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着。说句老实话，这个想法使他精神振奋，身体也好像有了劲，生命功能又充满了活力。那种生活虽然有些强制性，有些做作，但毕竟是生活。

他埋在扶手椅里，双手交叉支着前额，在眼睛上方搭了个“凉棚”。他闭着双眼，让思绪任意漫游，漫游……从想法到幻想，从幻想到幻觉……他已经不是那个不幸的先生，不是重病在身、心境悲凉的先生，而是另外一个形容大不相同的先生，尽管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他骑在马上，满脸胡须，手执宝剑，全然一副精神抖擞、勇敢无畏、幸福走运的大人物的形象。是谁的大人物，干什么的大人物？这一点可不那么容易搞清楚。他在想，是不是正在征服一个庞大的帝国。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他带领几个人，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那是怎样的战役呀！他可以和埃

尔南·科尔特斯^①、拿破仑你我相称。

之后 他受到热烈欢迎 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把他捧上了天。他那两道凶狠的目光让敌人胆战心惊，而给人群送去敬意和热情，给女人送去更为甜蜜的感情。一句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最重要人物。说实在的，他不知道身上的服装是钢盔铁甲，还是饰着铜扣的现代制服。对于如此重要的一点，他形象上的大问号——他在自己的脑海里也这样想——始终抹不掉。但他确切地知道，他的身体没有被那种黑色长袍包装起来。对于他来说，这种黑色长袍比死囚服还可恨。

他被这种遐想拖着，拖着，来到另一个地方。情况大变，好像在演戏。他已经不是威严的战将，骑着高头大马，在悬崖峭壁上奔驰，鼓励士兵去战斗。相反，他变成一个非常温和的先生，有许多庄园、大田和葡萄园里使用着一群一群的短工，他巡视谷仓，维修酒坊，观看给牲口剪毛，询问母牛四月还是五月产崽。他完全一副农民打扮，他怀疑那是他自己，或者已经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他感到很愉快，听着他本人的笑声在那简陋的大厅——宽大的炉膛里，干柴在熊熊燃烧，房顶挂满了腊肉和血肠——里回荡，看着一个极为漂亮、丰满的夫人时而走进来，时而走出去……这位夫人的五官和另一位夫人的五官毫无共同之处，她是用怎样的方法保养的呀，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美貌不是凋谢，而是更加柔嫩！她每生下一个漂亮儿子或女儿——她的生殖能力很强，家庭成员逐年增多——好像上天给她增加一分美丽。她是天仙，是大地女神，永葆青春、永远美丽的慈祥母亲……我们这位处于幻觉之中的先生被一群吵闹、顽皮的孩子

^① 请参见第十四章有关“科尔特斯”的注释。

包围着，他无法干自己的活，得整天和他们纠缠在一起。

“您在想什么呢？”塞莱冬尼娅夫人用尖厉的声音问他，仿佛把一根探针扎进他耳朵里一样；这位夫人站在桌子前面，双手叉腰。“您在想什么呢，可怜先生？这样想下去，脑子都会坏了的；您身体好好的，为什么不出去散散步？您的病就是多思病。”

那个沉思的男人惊愕地看了她一眼。

“什么！……您睡着了？如果白天睡觉，夜里就得瞪着大眼睛看天花板了，这您还不知道？我的上帝，快到大街上去，到随便一个地方去，哪怕骑在动物转盘上消遣，吃点蜗牛，和女仆跳舞，玩跳房子游戏。您和小孩子一样，应该把您当作小孩子那样对待。”

堂佩德罗用憎恨的目光看着她。天越来越晚，阳光射进房间里，像往日一样早早地在桌子周围画下一个圆弧，沿着院墙退去，最后消失在屋顶上。厅里渐渐阴暗下来，显得十分清凉。在他的脑海里，塞莱冬尼娅像是悲剧中的幽灵，样子粗俗得令人难耐。

“可怕的老太婆，你能不能带上你的成千上万的魔鬼走开，让我安静一会儿？”波洛用他的心说。

“这是什么话？”教堂司事的母亲笑着说，那口气半似玩笑半似认真。“就这样对待夫人们呀！……您看看，我也有过美好的岁月呀！”

“你！……什么时候？”

“年轻时候呗……好了，我给您拿点什么来？想吃晚饭吗？是不是把报纸给您拿来？”

幽灵问过这些话——没有得到回答——后，慢慢地走了出去。她一瘸一拐，每走一步呻吟一声。堂佩德罗又一次投到碧

绿、清澈的湖水里，湖底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呀。他只潜到下面两三次，就改变了原来的样子……诸位读者，他变成了一位先生，双手插在衣兜里，在几处奇异的地方散步。那儿既是农村又是城市，有巨大的工厂，一望无垠的平川被蒸汽犁开出一道垄沟。那地方离我们那样遥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而那个令人讨厌的马德里现在大概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之后他同几个快活的朋友坐在小桌子周围，喝着泡沫浓重的啤酒；他拿起一张报纸，报纸像床单那样大……这是什么语言？大概是英语。不管是不是英语，他完全能够读懂：上面写着“西班牙发生一场伟大革命，君主制被推翻，取消教会国家，宗教信仰自由……”

“报纸，报纸，”幽灵塞莱冬尼娅一边喊着一边把一张潮湿的、带有油墨酸味的报纸放在他面前。

“这么巧合！”他惊了一下，喊起来，因为塞莱冬尼娅把灯放在桌子上，他的眼睛刺得很难受。

“可是，您没发现，您这样下去会毁在那把大扶手椅子上的？”女管家说。“怎么不到咖啡馆，哪怕咖啡歌厅坐一坐呀，怎么不跳一会踏脚舞？第一位的是活着。到外面找点乐，好好消遣消遣。灵魂的事，以后有时间。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上帝应该把我的风湿病给他，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他聚精会神地读起报纸来。不幸的是，他认为报纸被审查得都不敢讲话了，不可能向公众报道震惊人心的消息，也不可能报道由普里莫^①率领的武装叛匪的活动，更不可能对未来的动荡形势作出预测。但是，那份报纸善于在字里行间把席卷全国的革命热情透露出来，而且波洛又会阅读；他希望发生政治突

^① 普里莫（1831—1921）西班牙军人、政治家。

变，把世界颠倒过来。他如果能为这个伟大事业助一臂之力，该让人多么高兴呀！

那一夜，他比往日睡得好些。第二天，他没有死坐在扶手椅里，而是很有兴致地在厅里踱步，仿佛脑海里一直想着到街上舒舒服服地逛一逛。中午刚过，他的最好朋友堂胡安·曼努埃尔·诺内斯神父来访，此人心地善良，已经上了年纪；我们应该认识认识他。

这位先生是我们的朋友、公证员穆尼奥斯－诺内斯的亲叔叔，我是最近通过后者认识他的。在本书故事情节发展的年代里，他是圣罗伦索教区的代理主教，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住在普里马维拉大街，同一个教外弟弟、两个侄女住在一起，其中一个侄女已经结婚。我对这位神父的容貌记得一清二楚，多次看见他带着侄女的孩子在巴伦西亚环形道上散步，在我已经记不清的什么宗教巡行时穿一件宽大、沉重的雨衣。他身材瘦削，样子酷似角豆果实。他面部干瘪、两腮坍塌，吸烟时，松弛的双唇几乎贴到咽部；一双松鼠眼睛活泼、突凸，他个头很高，精力充沛；他动作敏捷，对事情说干就干；与人交往直率，谈话风趣，像天使一样纯洁无瑕。他知道很多故事、笑话，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杜撰的，他喜欢讲述神父、士兵、修女、猎人、海员的粗话、俗话和一切能为谈话增加色彩的东西，其中不乏辛辣、讥讽的言词，只是不那么过分罢了。他会弹吉他，但很少用他那双圣洁的手拿起这亵渎神明的乐器。可是，两个侄女邀请知心朋友来家时，在天真、快活性格促使下也弹上一会儿。他是个大好人，无论言谈还是举止都表现得那样奇异，许多人分辨不出真假，认为他并不是个那样完美的人，甚至侄女的丈夫把他叫做“疯癫圣人”。

他是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他父亲曾开过糕点店，他年青时还当过兵。列戈^①起义时在塞维利亚警备区服役，他讲起这个事件时绘声绘色。后来，托里霍斯^②被杀时，他站在后者边。他没有什么头脑，以致受到上帝的启示后，产生了厌世情绪，认为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浮华之举，于是接受了教职。赫罗纳侯爵担任司法大臣时，他鄙夷奥里韦拉的副主教一职。他饱经人间风霜，冷静地目睹最为残酷的事情，为被判处死刑的人作临终祈祷，甚至陪同他们走向断头台。梅里诺神父^③埃斯佩兰西亚大街的卖炭人、贝尔纳奥拉·蒙德罗·维森塔·索布里诺和其他罪犯都是经过他的手到达刽子手那里的。那时，他还是个有名的猎手，而现在只剩下指南针了。一句话，诺内斯见过世面，对人生这部巨著倒背如流，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恐惧之态。

他对波洛的影响是那样大，也许是惟一能够降服他的人，这一点我们以后会看到。诺内斯是波洛父亲的朋友，他认识后者时波洛已经很大了。你我相称，有时他严厉训斥不幸的前神父洗耳恭听。那天，波洛见到他，亲切握手之后，不禁产生一种强烈愿望。那是突然产生的，是那样紧迫、那样强烈，要把心中的所有忧虑向好朋友倾吐出来。波洛从来没有过那种欲望，可是那一天不知为什么，一定要得到满足而且立刻满足。那不是向神父忏悔，而是把心里话讲给朋友听，不是请求宽恕，而是征求他的意见，得到救助……

① 列戈 (1785—1823) 西班牙将军。1820 年领导了自由派的起义。被处以极刑。

② 托里霍斯 (1791—1831) 西班牙将军。

③ 梅里诺 (1769—1844)：参加过抵御拿破仑的战争。内战时期站在卡洛斯派一边。

“堂胡安，您忙吗？……不会很忙吧？我想留您呆一个下午，对您讲件事……一件很长的事……”

波洛讲这话时十分坚定。他的这种暴露自我的愿望要比他本人的性格强大有力。他心中有点什么已经溢了出来。

“好吧，”诺内斯说，他一边坐下，一边掏出烟盒，“我们先抽支烟。”

波洛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一切，连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也不隐瞒。他的话简洁、真切，仿佛在和自己的良心讲话一样。诺内斯静静地、严肃地听着，聚精会神，没有惊色，不感到突然，他好像那样一个人，其职业就是倾听和饶恕最严重罪孽的；当那个人讲完最后一句话，深深地叹了口气以后，诺内斯又掏出烟盒，仍然平静地说：

“好，现在该我讲了，先抽支烟吧。”

十八

神父很快点着香烟，吸了一口，又吹了吹烟灰……

过了一会儿，他也没看朋友一眼，便开始长篇大论地阐述他的想法来。

“在世界上，人们讲述的真理中，最大的一个真理是：Nihil novum sub sole^①。这就说明了，人类的所有过失都不可能没有其先例。人总是同一个人，今天的罪孽并不比昨天多。新发现的邪恶行径等于零，小伙子，我们手上如果有地狱入门券那本书的

^①拉丁文，意为“太阳下，没有任何新鲜东西可言”

话，读几页就会厌烦得丢弃它。太单调乏味了。像我这样多年一直和罪犯、步入歧途的人打交道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无所畏惧，这话就说到这里，现在来谈谈拯救的法子。

“我在你身上看到两种危害：巨大的罪孽和你由此染上的心灵疾病。第一个危害你的灵魂，第二个危害你的身体。这两种危害都需要你用烈性的，但没有危险的药物凶猛而攻之。对，佩里科（对声音高昂有力）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找到病根，咔嚓！……一下子拔出来。如果不这样，你就不可救药了。这样会感到很痛苦吧？……（声音像笛子一样尖厉，但很柔软。）不过，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忍受一下。然后，还要用些日子养伤；对，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轻轻地，热情地，每过一天，痛苦减轻一分，直到伤口愈合。你如果害怕，不采取断然措施，而只是擦点小药；那么，危害就要战胜你，使你变成野兽，变成社会的笑料，变成我们同类中的笑料。

“因为你看看（语调充满暗示）那些东西——你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对于稍稍有点意志、学会自我控制的人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些东西袭来时举手投降，对任何人都是件羞辱难忍的事，尤其对于身上穿着沉重的黑色美利奴毛料长袍的人更是这样。他用双手抱着脑袋，只能这样说（声音高昂、尖厉）：‘我的上帝，我这么不幸呀！我在信仰上走错了路！……’事先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因为谁都知道，语调十分亲切）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想那种小孩子的事。如果可以破除圣礼，当某个自负的人心血来潮时重新加入世俗社会，并且宣称‘我今天讲弥撒，而明天将结婚！’我们将落到怎样的境地呀……”

佩里科是佩德罗的昵称。

好了，好了，而遭到厄运的人必须忍受着。当某人对自己配偶不满意而仰首向上天呼叫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的。‘好吧，朋友，您到底想怎样……应该事先想到……’有的人选择职业后觉得对自己不合适，结果怎样呢？世界到处存在着失误。我们假如永远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是天使了。我想说的是：谁命运不好（他的声音特别平庸、亲切）那只能挠挠脑袋，忍受了。所以我的朋友，这就是厌烦，忍受，再厌烦，再忍受……’

他讲到这里时，语气加重了许多，同时做出相应的手势和表情。他吸了两口烟，好像又有了灵感，继续训戒地说：

‘……在这里我们两个人是朋友，面对面地坐着；我们首先应该像男子汉那样讲话。有些东西我们如果不就近仔细观察的话，好像十分困难、复杂，有些牺牲如果不亲身尝试的话，看上去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当一个人以坚定的意志面对这些困难、牺牲的时候，就会发现并不是不可克服、战胜的。朋友（声音可怕）这些战斗比我劝说你的那些战斗残酷、可怕得多，但许多人打赢了。怎么样？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这种品格像其他品格一样，是用信念和理智培养起来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再这样说：‘噢，我的先生，我正在犯错误，正在犯严重的错误。我必须注意我的声誉，注意我的健康，注意免遭危难；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只要请求上帝帮助，利用你的智慧战胜自我，请相信我，那就会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干一番大事，而且，那股劲儿会变得越来越大。在这种事情上，和其他完全相违悖的事情一样，主要的在于开始。当你讲完‘这种事已经结束’后，他的声音大得令人惊讶）对，你如果勇敢地说出这句话，就会看到你的心灵深处每天都生出一条束缚你的绳索，这样你就会渐渐地，把侵扰内脏的那个动物的四蹄捆绑起来。我这并不是说，你用

清规戒律束缚自己，切割肉体。不必那样，那样做是愚蠢的。你应该相信信念，相信意志，相信时间。噢！……时间！……（声音忧伤）你不知道这位先生的神奇力量！它对于捕捉到的像你这样已经不是很年青的人，能造就成品格优秀、性情更为激进的神父。但是，你决不能装成小孩子样……（声音快活）你虽然没有白发，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白发苍苍了。这种头疼的事会一件接着件，今天掉颗牙，明天脱去一大半头发；今天是风湿病，明天又得胃病……我的小朋友，这些都是著名医生使用的药物，肉体疾病是年青人治愈精神创伤的良药。这是比你见多识广、比你经过风雨的人的肺腑之言。佩里科朋友，我把我的劝告综合起来，听我开出的药方：首先要采取断然措施，做出彻底的牺牲，把危难从根子上拔除。然后，亲爱的朋友，时间的温馨雨露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落下来。经过若干年以后，一切都将完结，你会发现上帝的祝福已经降临头上，那是洁白的雨露，是覆盖一切的大雪，是遗忘和平的标志……”

波洛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眼睛扫了一下诺内斯的那颗令人尊敬的脑袋，他那雪白的头发比逾越节的羔羊羊毛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刚才作为真正的男子汉讲了不少了。”神父操着更为严厉的语调继续说道，“而现在我要以神父的身份敞开来谈一谈。不过，开始谈之前，请你告诉塞莱冬尼娅那头母猪，给我送来一杯葡萄酒。你这里应该有酒，如果没有，就端杯水来吧；我润润嗓子，继续讲下去。”

酒送来以后，堂胡安·曼努埃尔精神大振，继续讲起来：

“……你在世人面前丢尽了丑，神父鄙夷你，说你不可救药；

而不可救药的人又鄙夷你，因为你是神父。你身体得了病，又遭受种种难以逃避的伤害。这些同你对上帝的触犯相比，充其量是鸡毛蒜皮的事。你企图像欺骗傻子那样欺骗上帝……请允许我用这样粗鄙的话表达我的想法。你的罪孽是致命的。你如果现在死去，非下地狱不可，就像我刚刚喝的酒直接流进肚子里那样，一下子跌进地狱之底。朋友，在这种事情上可没有逃脱之路；在这种事情上没有人呼唤你；在这种事情上没有人替换你。这是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彻底的、残酷的解决办法。你知道得十分清楚。好，不幸的佩里科（声音亲切）我作为朋友，作为神父，作为打过猎的人，作为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作为随便一个人吧，向你提出一个问题：你想从声名狼藉中，从死亡之中，从永不熄灭的火焰中摆脱出来吗？”

“是的。”

“你的回答是发自内心的吗？”

“是的。”

“那好，如果你想治愈，想自救，首先要听我的，把你的意志变成我的意志；我吩咐什么，你必须做什么，并且要准时完成。”

“我能够做到。”

“好，首先你要离开马德里。我的内侄，即大侄女费利莎的丈夫在托莱多省买了一块草场，位于卡斯塔尼亚尔和梅纳萨尔瓦斯两条河流之间。他希望我去那儿，但我的这把骨头已经不允许奔波了。而你则应该收拾行装去那里，今天去比明天去好。作为第一张药方，我打发你去那块荒原，可那是一块多么美丽的荒原呀，有牧草，有牲群，有葡萄园，还有一座大山正在开采，什么也不会缺少的。你帮助他们干活，因为挥舞大斧子是治愈娇柔所发明的最佳药方。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天堂一样的地方，你

没有我的允许不要离开。一定注意，不能逃离那里（声音亲切，有表情，伸出食指表示警告）；一定要注意，不能写信。你只当没有那个人，只当那个人被上帝带走了……我不允许你把双手插在衣兜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懒惰和罪孽是表达同一思想的两个词儿。你要尽可能地忏悔。我给你制订一个改邪归正的计划。你一定按照它去做：每天早起，碰见什么就猎打什么；要在平川、草丛和树林中不停地奔走；尽量多吃东西，但肉越瘦越好；多饮耶佩斯优质葡萄酒；多帮助苏亚雷斯干活；需要的时候，要扶犁，要除草，要砍树，把牲口赶到山上，同时砍点干柴回来。一句话，劳动、吃饭，把弱不禁风的身体锻炼得结结实实的。我希望你首先要变得野一些。你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去做，在那里不必呆很久就会变野的。如果有谁斥责你，你就能向他投去橡皮……你获得这种幸福以后，就变成另一个人了。你精神上的那些忧郁如果铲除不掉，我就砍掉我的这只手。你在那里呆上一些日子后，我会去看你的，或者你给我写信来，讲讲情况。那时你要接受检查，如果不发烧了，我将重新允许你主持弥撒。你回来以后……（声音非常温柔），我要开始执行第二部分的治疗计划了。请注意。你在那里……接受文明熏陶期间，我在马德里仍然关心你，我要通过我的朋友堂拉蒙·佩斯为你谋求菲律宾教区的神父职务。”

堂佩德罗惊愕得动了一下。

“……怎么……你要跳呀？问题是，我们中间如果没有许多山、许多水的话，我真担心你无法获救。帕蒂利亚斯很聪明……小伙子，跌倒爬不起来，那可是致命的呀！我最后说一句话：你如果不百分之百地接受我的计划，那就任你被厄运拖着走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还在犹豫吗？”

真的，这个病人确实在犹豫，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来。这时，堂胡安·曼努埃尔突然站起来，把长袍搭在胳膊上，又一下子抓起瓦楞帽，像军人戴三角帽那样扣在头上，说：

“好了！……我们谈得不少了。你还是让所有魔鬼都留在你身上好了，有什么事也别来找我。”

他的声音很高，原来的亲切语调骤然间变得严厉了。他抓住波洛的一只胳膊，一边摇着一边说：

“谁也不会嘲弄我……你知道我脾气不好，如果逼得我没有退路，那我可要像男子汉那样抓住你的胳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强迫你尽自己的义务。你这个粗鄙家伙，大坏蛋，神父的败类。”

波洛听了这些气话，全身颤抖起来，抓住那位朋友的长袍，不让他走。他那是告诉后者坐下来，继续谈一会儿。大名鼎鼎的诺内斯神父照办了，忏悔者讲了那么多卑躬、悔过的事情，那位老人息怒了。两个人和解以后，高高兴兴地吸起烟来。

第二天，堂佩德罗便去了卡斯塔尼亚尔了。

十九

安帕罗回到家里时，天已经很晚，便不想去布林加斯家了。她尽力记起那个借口，就是说，她要按照自己订下的那种办法，第二天去解释为什么缺工。但是，那本来就漏洞百出的借口，又从脑海跑掉了。应该再寻找一个借口。夜里，她一闲下来就把精神集中在这上面。她原本一直挂念着另外一件更为重要的事：“今天，”她躺下时这样想着，“我没有去。他一定去了，明天还会去的。”

果然是这样。一大早，奥古斯丁就出现在表哥表嫂家里。那时，梯也尔正身穿睡衣端着脸盆从过道穿过，打水回房间洗脸。与此同时，罗莎利娅刚放下羽毛掸子，就去干那种并不适于她的家务活，因为前一天在特列利娅侯爵夫人家里聊了一晚上，全身衣着考究，鼓着鼻孔露出一副保护者的表情。在马德里，人们都互相认识，参加聚谈会的又没有外地人，所以，决不会有人这样说：“可是这位如此高傲、如此考究、如此夸夸其谈的夫人，一定是某位显贵或证券公司大老板的妻子。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这个永远是化妆舞会的城市里，谁也骗不了谁；你就是戴上面具，也逃不过别人的眼睛。”

那天早晨，布林加斯夫人是那副样子，真像最简陋客栈的老板娘。她疲倦不堪，衣着寒酸！女仆出去买东西了，夫人在厨房里转游好长时间之后，才忙着给孩子穿衣洗脸，打发他们上学。

“喂，奥古斯丁！……这么早就来了？”当表弟走进餐厅时，她这样问道。“昨天在特列利娅侯爵夫人家里，有人提起你，我不记得是谁了……人们都说你干什么都不动声色……你暗地里搞什么勾当呢……我看我们得给你找个未婚妻，早些把婚姻大事办了。”

罗莎利娅一边说着一边用忧伤表情看着女儿，那时她给女儿系围裙、戴帽子。这位野心勃勃的妈妈早就有这样的幻想，她用多情的眼睛看一眼，就能让小小的伊莎贝尔一下子长得老高，在奥古斯丁老朽之前达到结婚年龄。

“表弟，你看，”她把自己的想法稍稍改变了一下，说，“我不是讨好你，真的，你一天年轻一天，看上去气色很好。你就是再等上五六年，也损失不了什么。”

“不能等那么多年，罗莎利娅。我如果结婚，应该是明年。”

“真的吗？”

“我是说有可能。现在还不敢肯定。”

布林加斯把表弟叫过去，让他阅读刚刚送来的报纸，上面有一条小消息。

“真糟糕，太糟糕了。”堂佛朗西斯科一边擦靴子，一边悲伤地说：“上阿拉贡又发生叛乱了……那个可怜的堂娜伊莎贝尔呀……”

安帕罗走了进去。送炭人、面包房老板、女仆、卖栗子和核桃的阿尔卡利亚人也走了进去。一大早，这个狭窄住所就人来人往起来；人那么多，不能久留。堂佛朗西斯科把靴子像镜子那样嘴吹、手擦之后，重新穿在脚上。

“这日子过得多么艰辛呀！”他一边从小盒子里取出全家仅有的一点钱，一边说：“现在我们又多了一项更重要的活动，要到王宫参加舞会，而每去一次都要影响三个月的收支平衡。但是，国王坚持要我们去；唉，他怎么不把罗莎利娅从脑海里除掉呀。国王都说话了，哪能不去呀。以工资为生的人不能怠慢掌有最高权力的人呀。”

虽然不知道堂卡瓦耶罗听了这说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对西班牙工薪阶层的不幸生活发表了看法。布林加斯一家吃过午饭后，表兄弟俩一起离开家门，罗莎利娅则去询问服装师，做一身漂亮的舞衣需要花多少钱。王后曾送给她一些礼物，说不定这些日子会打发人送件正在穿用的裙子呢，但改裁起来总是要花点钱的，而又必须节省每一个铜板，以减轻圣洁

伊莎贝尔（1830—1904）：指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二世。一八六八年发生革命时，逃往法国。

的堂佛朗西斯科·布林加斯的负担。要知道，他可是个爱管家务事的男人呀。

下午，卡瓦耶罗又回来了，他觉得那时家里不会有讨厌的闲人。事情果然像他想的那样，因为孩子还没有放学，女仆又出去了，那几个小小演说家聚集在帕吉多卧室的小型会议上，因而也不会碍事。于是，奥古斯丁走进缝衣间，他想一定会看见想要看见的东西。果然如此，安帕罗看见他进来，脸色变得煞白，不说话，一副恐惧表情。他笑了笑，也脸无血色。那时，天色已经有些晚了，两个人看不清对方的激动神情。她在心里想，不应该放过这个好机会，收到了人家的钱，必须好好感谢一下。不过，她不知道怎样感谢。对他说些什么呀！她绞尽脑汁，努力搜索着，但从脑海之底挤压出来的只是一点冷漠、无足轻重、愚蠢、粗俗的东西。当他说出“我还以为您不在呢”这话以后，她只说出：“先生 我一直在呀。”

“您为什么总是做针线活呀？眼睛都看不见了！”

“还能看见一点……”

这些“警句”是那两颗思绪沸腾的大脑和两颗溢流着感情的 心脏孕育出的惟一产物。但是，卡瓦耶罗心急如焚，不禁想到：“要么现在 要么永不。”有句话在他脑海闪了一下。他要么把那 句话直截了当说出来，要么让它本身冲破严严实实的模具。而 模具里的警句要比模具——相比而言，应该说是怯懦的模 具——本身坚硬得多。于是，从那守口如瓶的嘴巴跑出来的话， 像从炮口射出的炮弹一样。

“我必须和您谈一谈。”

“对对 我是那样感谢您！……”她说话结结巴巴 嗓子里 打了结儿。

“不，不，不是那个。今天早晨，我和罗莎利娅谈起过您，不知道您进不进修道院。我准备给您一笔钱，但我们必须把话说清楚。这里有个条件：您不能和耶稣结婚，只能和我结婚。”

噢，这个坏家伙！早就准备好了呀！不然，他把话怎能说得那样漂亮呀！卡瓦耶罗同自己的怯生性格进行了可怕的斗争，走进来时就这样想好了：“我要么把那事一字一板地说出来，要么打开窗户跳到院子里。”他把那句漂亮的话说出以后，便是一阵寂静……咔嚓！安帕罗手中的针断了。在美洲发了大财的那个男人注视着黑暗中情人的身影，那两道目光足以接替迅速暗淡下去的日光。这时，门铃响了。

“对不起，”她说完，几乎跳着站起来。“我得去开门。是普鲁登西娅，她出去买矿泉水了。”

可是，奥古斯丁拦住她的去路，拉起她的双手，用力握着。

“您还什么也没有回答我呢！”

“请原谅我一小会儿……又敲门了。”

恩贝拉多拉姑娘跑去开门。普鲁登西娅像匹没有驯服的野马那样踏着沉重脚步向厨房走去。过了一会儿，安帕罗和卡瓦耶罗在过道里正好相遇，那儿离门厅拐角不远，漆黑如洞。怯生男人的双手在黑暗中碰到了恐惧姑娘的双手，想立刻抓住。她倚在墙壁上，一句话不说。

“怎么回事？……您在哭？”那个美洲男人听到深沉的呼吸声，这样问道。“您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她还是没有说话，只有叹息声。

卡瓦耶罗听见下面这些话——这些话说得越来越快，如同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头几个雨点：

“对……我……我……对。不……我……想想……您……”

“您坦率地说出来好了！您是不是不喜欢……”

“不是……不是……我要说，您这个人非常好……我感激不尽。”

“可是那眼泪，为什么流眼泪？”

她好像平静了些，赶快用手帕擦干眼泪。之后，她走进缝衣间，给在美洲发了大财的男人打手势，让他跟上去。

“如果罗莎利娅进来，看见我哭！……”姑娘已经走进屋子里，怯生生地说。

“不必担心罗莎利娅，回答我好了。”

“您非常好，您是圣神一样的人。”

“但是，一个人可以成为圣神一样的人，可不招人喜欢……”

“噢！不……喜欢……太喜欢了。”她的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不过我必须考虑一下……然后，我……”

“不过什么？……您的家人不会反对的……”

“是不反对……但是……”

“您是自由人。现在，您是否有了婚约……”

“我……对……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能说出一个字来。”她激动地反驳说。“我是个可怜的女人，我是自由人，而您是世界上最慷慨的男人，您关心我，我既没有地位，又没有家庭，我什么也不是……那事好像是梦境。我都不敢相信……我本想，您是不是产生了幻觉；经过仔细考虑之后，说不定会后悔的呀！”

可敬的、性格内向的卡瓦耶罗想以拥抱回答她，以此——这要比干巴巴的语言强大有力——表达他的温情和爱恋；这种情和爱会把她的担心、疑虑一扫而光。可是，那一刻有个举止不检点的目击者走进房间里。那是摇曳不定的灯光从过道射了进

来，普鲁登西娅用手端着门厅的油灯走过，想放回原处。那两个人等了一会儿。灯来了，亮了，暗了，没了。只五分钟工夫，就演示了一天的朝霞、晚霞的美妙情景。那对恋人默不作声，等候着黑夜再次降临。但是，安帕罗担心女仆用眼睛往黑暗的房间偷看，便急忙跑出去，对她说：

“夫人这么晚还不回来？”

“把餐厅的灯点上好吗？”那头母猪问。

“没必要……还早呢。”

普鲁登西娅回到厨房里。恩贝拉多拉姑娘凑到缝衣间门口，怯生生的男人听见轻轻的低语声，清晰、甜蜜、亲切：

“喂！……到这边来，先生，卡瓦耶罗。”

他们两个人脚前脚后来到了餐厅，有两道惨淡的光束照射进来，一道来自附近的厨房，另一道来自儿童议会的气窗。华金尼托·佩斯的声音十分清晰，他在大声谈论这些早熟孩子的愚蠢观点。

“我对倾听我演说的先生们说，革命一天天逼近，烈火熊熊，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

“快点！”奥古斯丁低声说。

“您坐在这儿。”安帕罗对他说，她一边指着椅子，一边打开衣柜抽屉，取出浆过的桌布铺上。

“我是这样一个人，一旦决定干件事，便决不回头，干到底！”

“而我要对您说，不要那样急躁，对如此重大的事情一定要三思。”胆怯的姑娘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让女仆听见。

她的心里是那样的高兴，那时她根本没有想到一点痛苦的事。

“一切都三思过了。”他一边说，一边幸福地看着她。“另外，

一个人的感觉是不能估算的，因为感觉和估算之间不是好朋友。我好久以前说过，‘这个女人是我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是我的。’我们是真正相爱的恋人，我们具有双倍的眼力，把对方看得一清二楚。我恨自己和您相见太晚，我知道，对，我知道，我现在在用最纯洁的心、最真诚的心讲话……您不仅在对我的心，对我的头脑讲话，也在对我的眼睛讲话，因为您……比天仙还漂亮。”

这是那个孤僻男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把殷勤之花放在一个正派女人脚下。他把那些话顺顺畅畅地讲了出来，心里是那样高兴，为把刚刚讲出的观点永远留在记忆中而感到无限幸福。

“看在上帝的份上，堂奥古斯丁！安帕罗声音欢快，但竭力掩饰着心中的激动：“您如果继续讲那些事，我可要把盘子都摔了。”

“您就是把所有盘碗都摔了，我还是有许多话要讲出来的。”

疲倦的门铃又响了起来。

“可能是堂佛朗西斯科。”姑娘说着跑去开门。

果然是他。从叫门的方式就能辨出是他，因为他的节约精神是那样偏激，都要节省门铃的响声了。布林加斯钻进房间；他更换衣服时，妻子大呼小叫地叫开门以后走了进来。她上气不接下气，原来她从时装师作坊又去了王宫，但没有见到王后，因为那天是递谏、晋见的日子。她把脚刚刚伸进餐厅，那张嘴巴就骂骂咧咧起来：门厅的油灯这么大的油烟呀，餐厅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呀，厨房里一股烧焦味呀。安帕罗点上餐厅的灯。布林加斯夫人看见表弟在，一下子消了气。

“我还不知道您在这里呢。您总像老鼠那样，从黑暗中跑出来。告诉我一件事：今天晚上能留下吗？知心朋友聚会……人

不多，有堂娜坎迪塔·佩斯的女儿……来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那么怕生。放开些。我向你保证，不用吹灰之力就能捕获到猎物。佩斯女儿总问起你……问你在做什么……生活怎样……说你很会骑马……如果让我说呀，你的对象算拿到手了；对象都拿到手了，你还不相信。”

“那么，请你转告佩斯的女儿，让她们耐心地等候我。她们太讨厌了，没有教养，只知道追求浮华、虚荣。我十分同情和她们结婚的男人，太不幸了。”

“你今天晚上可真会讲话呀！看来乌龟要从甲壳里钻出来了。好，奥古斯丁，好。”

“你们好，”布林加斯突然走进来说，他身上裹着四十年代的长衫，这件衣服就是拿到拉斯特罗白白送人，也不会有人要的。

卡瓦耶罗和表哥紧紧握手，告辞，穿上外衣。

“可是这么早就走呀！”

“噢！……我把事情忘记了。明天我打发人把给姑娘买的钢琴送来。音乐老师的授课工钱由我来支付。她和小弟弟的学费我也包了。”

“世界上真没有你这样的好人……”布林加斯边说边激动地和表弟拥抱。“让上帝赐你健康和长寿……”

罗莎利娅叹了口气，温情地拥抱刚刚放学回来的女儿。

“这么早就走呀！”堂佛朗西斯科说。

“我得回去写几封信。”

“顺便说一下，奥古斯丁，你不必花钱买墨水。后天是星期日，我要配制几个阿孙勃雷^①墨水，我和办公室都要用。我给

^①西班牙液量单位，每阿孙勃雷约为二·〇一六升。

你送去一大瓶。我的配方是至今为止所知最好的，我已经把配料带回来了……以后，你就不用买墨水了，好吗？走吧……谢谢，谢谢。

布林加斯一边说着这些亲切的话——他并且允诺为表弟提供墨水，这是他无限感激之情的真诚，也许有些窘困的表现——，一边送表弟到门口；当他返身回到餐厅，用那样的力量搓揉双手，都几乎生出火星时，发现妻子一副沉思表情，眼睛盯着地板，愣着出神。丈夫热情地问她，她只是用羡慕的表情回答说：

“这个人呀！……可是，这个人呀！……”

二十

没过多久，安帕罗也要告辞。这时，罗莎利娅吩咐说：

“明天给我买来五六只瓶子，门厅里的瓶子都打碎了。你经过下卡瓦大街时，给那个卖鸡蛋的捎个回信去。再买五六枚这样的扣子。早点来，给我梳头发，因为我要在一点钟之前赶到王宫。”

在大街上，安帕罗发现一个人影向她凑过来，对，那是个人，一个幽灵般的人，裹得严严实实的。她认出那斗篷的红灰两色花边时，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您逃不脱我。”奥古斯丁说着，从斗篷里露出面孔来。

“啊！”

“这有什么惊讶的，这种事早应该结束了。我们两个人应该把自己的想法都讲出来。我看我不必偷偷找机会，看您是不是

独自一人呆在表哥家里，也不必像等候时装师那样到家门口等你

“您说得对，她这样说 任凭感情拖着向前走。

“当然 啰，您会允许我去您家里的。从今天开始，您走进了新生活。就是说，您将成为我的妻子……到现在为止 您并没有说 一句不同意的话。”

他停了一会儿。安帕罗感到很困惑，在头脑中搜寻着合适的语言回答他。但是，她感到受到创伤的心灵得到了轻柔的抚摩，智力好像昏睡了过去。

“您将成为我的妻子。”卡瓦耶罗又说了一遍。“您不能这样生活，给人家当仆人……再说，已经是时候了，您应该把东西收拾一下……”

安帕罗听见那些话，觉得像天国的音乐一样悦耳。她是那样陶醉，不知道双脚往哪儿移动，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想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但没有想到双唇上有点令人窒息、苦涩的东西——那是心灵深处涌出来的——阻止她说出来。而且，她的性格又是那样软弱。无论良心还是感情都不能露出真正的面容；“答应”和“不答应”经过一阵子痛苦的斗争以后 又隐藏了起来……断然拒绝巨大幸福的降临，对她来说是不可能的；接受呢，又感到有些棘手。她觉得说几句感谢的话可以摆脱窘境；而且依她所见，又能委婉地表达她的许身之情。

“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堂奥古斯丁。我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好。”

卡瓦耶罗没有理会这话，补充说：

“从明天开始，您就改变生活方式了，一切由我负责。应该让布林加斯和罗莎利娅知道我们的事，没有必要保守秘密。”

他们沿着安恰大街向前行走，谁也不分开谁，也不给对方让路。他们不时互相注视着，微笑着。在街灯照耀下，在只有陌生行人偶然经过的寂静、丑陋大街上这样谈情说爱，应该说是最纯洁无瑕、最淡而无味的了。在舞台兴味不那么浓重——如果说有兴味的話，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闻嗅到——的谈话里陆续发生的事情中，只有安帕罗的声音最为引人注目；她这样说：

“是的……我早就领会了您的意思；但我害怕您说出来。我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好。”

“您如果总是那样审慎，能说什么呀？”

他们慢慢地走着，每说一句话都停一会儿，想让路程变得长一些。她的眼睛在黑夜里闪着温柔、富有诗意的光彩。卡瓦耶罗看着她的眼睛，感到那样骄傲、激动，就是让他去当天使，在造物主宫殿的台阶上弹奏竖琴，也要三思、斟酌呢！……

“还有件事……”他在斗篷里颤抖着说。“我们以你我相称，好不好？”

他突然提出这个坦诚的想法，恩贝拉多拉姑娘委实惊了一下……最后，她扑哧笑了起来。

“我觉得，”她说，“很难习惯那种称谓。”

“可我呢……”那个腼腆的男人说，“我觉得那不会有什么困难。说老实话，这早就成了我感情的一部分了。我对这个称谓已经是那样习惯，每当我一个人呆在家里、百无聊赖的时候，总觉得看见了您，不，我是说，看见你走进来，听见你的说话声，吩咐仆人干活，料理家务……而现在，如果这些多日的愿望变成泡沫的话，请您相信……请你相信，我将毫不犹豫地死去。”

安帕罗茫然不知所措，任凭男友用有力、滚热的手握住自己的手。她注视着别的地方，或者说没有注视任何地方。她不知

道把目光投向哪里。她看见一个黑影走过去。

“你那深深的叹息，”卡瓦耶罗用孩子般的口气问，“是因为我吗？”

安帕罗看了他一眼。她想说是，但只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就是有一千次生命，也报答不了您……”

“我不需要一千次生命；对于我献出的，得到你的一次生命就足够了。我献出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人们都说我这个人很粗、很野。我知道我没有魅力，我的举止粗俗，说话干巴巴的。我是在孤独中长大的，孤独是我的第二个母亲。毫不奇怪，我和孤独很相似。社会上，有人说我感情平淡；但在家庭生活中，我也许是个容易被接受的人。不过，从远处观察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别人不喜欢的东西，”姑娘突然坚定地说，“我喜欢。”

她那时显得那样漂亮，如果最严肃的男人对她一见钟情、疯狂地爱上她，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那炽热、明亮，但有些忧伤的目光，犹如晚霞一样；她皮肤细腻、白皙，一头栗色鬈发，像波纹一样柔美；她身体匀称，而且丰满；她嘴巴甜蜜，两排牙齿整齐无比，恰如一块块大小如一、精心磨制的大理石镶嵌在一起。她全身散发着慈善和谦恭品格的光彩。这些连同其他许许多多迷人的地方把她塑造成世界上最完美的女性形象。太遗憾了，她的衣着洁净有余，华丽不足，服饰太陈旧了！头巾渴望有个替换者，披巾也是如此；那双靴子不知道修理过多少次，早已失去了当年的模样。但是，所有这些缺陷，甚至有些视而不见的不足之处，很快都会有了补救的法子。那么，怎样的形象才能同她媲美呢？这个问题在他的脑海里闪了一下，全身不禁强烈地抖动起来。说实在的，安帕罗不追求奢华，只希望显得体面些；

渴望一种井然、舒适、平淡的生活。正在降临到她头上的那笔巨大财富对她说：“我在这儿拿去。”她几乎变疯了，不过她没有胆量去碰一下，因为从她那困惑的内心世界不断地跑出可怕的叮嘱声音：“打住……那不是你的。”

除了上面讲的这些以外，他们还谈了许多；对于其他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词句，而他们却觉得很有兴味，很重要。说话间，他们来到家门口，两个人对视着，秋波缠绵。卡瓦耶罗脱口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上去吗？”

“那样做有失稳重。”

两个人一下子严肃起来。

“你说得对，”奥古斯丁说；他总是十分通情达理。“明天……我多么幸福呀！您……你呢？”

“也很幸福。”

“上去吧。我目送你拐过第一层楼梯。”

二十一

那个在风华岁月艰苦奋斗、集商人和冒险家于一身的男人躺在床上，思潮起伏，他渴望生活井然、舒适，让日子充满快乐、幸福。他讨厌凌乱、没有条理，讨厌打乱已经养成的习惯。他作出规定，家里的一切按照规定的时间去做。每日三餐准时开饭……他看见书房或客厅的东西换了位置，心中就感到不痛快；看见家具上有灰尘，看见费利佩干活不认真，就感到不舒服，尽管不表露出来。

“ 费利佩 你看 烛台怎么这样摆放呀 ……费利佩 香烟盒能放在那儿吗？费利佩，我看你的心早就不在这儿了 …… 你把课堂笔记扔在这儿呀。不是我的东西不能放在这儿，劳驾你了。 ”

他对所有重要事情都要求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同样，由于他的风华岁月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因而人到中年以后，特别希望生活得平和些，并且求助某些机构和这些机构奉行的平和思想，以保证自己永远这样生活。所以，他渴望组织家庭，渴望结婚，渴望家庭成为伦理的坚强阵地。象征秩序的宗教也对他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他在美洲从未记起以某种礼仪礼拜上帝。回到西班牙以后，他竟然宣称自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按时去望弥撒，认为民主派不该攻击我们神圣的信仰。作为社会存在的另一个基础，也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读者看一看他是如何为主张新旧体制和解的人鼓掌的，就知道这点了。卡瓦耶罗反对世间一切与宁静、传统不和谐的东西，讨厌听到胡言乱语，憎恶不和与暴力，无论这些现象发生在私人生活中，还是公众事务里。他是个步履缓慢的行人，沿路看到宁静、协和的地方就想休息一下。

他买了一幢新房子，非常漂亮，坐落在阿雷纳尔大街，底层已经占满，一部分早已装修停当。他根据英式使用习惯，更为看重的是舒适，而不是美洲人追求的那种奢华，即为了表面浮华而牺牲安逸。房子里的一切令人赏心悦目，里面应有尽有。有几间屋子的家具还没有购置齐全，特别是卡瓦耶罗夫人和未来子女使用的房间，更有待精心布置一番。不过，每天都运来一些高档用品。在那时，当现代资本开始出现在马德里这座平庸的大镇子的上空时，只有几户巨富显贵人家才可能拥有这样的房子。卡瓦耶罗的朋友看见这个来自美洲的怪人装修的卫生间，无不

露出惊愕表情。那间巨大的厨房不但能为一支庞大军队准备饭食，还能全家供应热水。原来猪圈一样的又黑又小的屋子，现在变成朝向大街的宽敞明亮的大房间。过道、厨房、卫生间、台球室和餐厅被汽灯照得灯火通明。另外，还有许许多多东西让人赞不绝口，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奥古斯丁看不上传统的墙壁装饰，而是按照巨贾富商的形式布置起来。先说说书房，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是，铁制信件档案柜和其他必备物品；华贵的玻璃柜橱里摆满了墨西哥蜡人、布娃，都是精制的工艺品，形象逼真。这种不是从学校获取的技艺的创作是无与伦比的，对大自然模仿得是那样逼真，说明印第安人具有非凡的观察能力，灵巧的手指把形和神表现得完美无缺。我们只能在日本艺术作品中看到和阿兹特克^①雕刻家相似的耐性和审美能力。

两个书架，一个摆满了商业用书，另一个全是文学作品，和人物柜橱浑然成为一体。但是，文学作品摆在那里是做样子的，虽然有些作品的内容像装帧一样十分杰出。当时堪称珍品的那本美洲月历挂在一处最明显的地方。壁炉上的时钟闪着青铜光彩，那是埃及式、巴黎造的产品，似金如铜。这儿和那儿挂着、摆着的墨西哥美玉制做的各种各样艺术品，颜色是那样艳丽、式样是那样优美，世间绝无仅有。有花瓶，有镇纸，大部分模仿水果形状，好像真的一样，根本看不出是玉的。卡瓦耶罗的书房里还有一套绿色布面椅子，上面镶嵌着一排饰钉，不知他从哪里获得那种可憎的审美观的；但是，他已经拿定主意，订购的那批家具送到以后，把这套椅子送给表哥。

这位在美洲发了大财的男人每天都在那里工作两三个小时。他常常给主管布朗维尔商店的表弟写信，每次都很长。他也和波尔多、伦敦、巴黎、纽约的代理人保持通信联系。他的这些商务信件字迹清晰、十净，有自己的特点，看上去很舒服。但他的风格没有半点文采，甚至大部分词句缺乏语法规则。话说回来，不能为了这一点而打破书信必须应当遵守的保密原则。不过，那天他在信中写了些和商务没有丝毫关系的东西，很值得注意。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我爱上了一个穷姑娘。”接下来继续写道：“你如果看见了，一定会羡慕我的。我是在布林加斯表哥家里认识她的。她长得十分漂亮。但是，她射中我的，主要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她的高尚品格和纯洁作风……亲爱的格拉乌迪奥，我要告诉你，这儿的少爷哥儿令我怒不可遏；姑娘们家境越贫困，越高傲。她们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整天唠唠叨叨。只知道花钱，打扮俗里俗气。在剧院里，每一个夫人看上去都像伯爵夫人一样，而实际上却是连双皮鞋钱都挣不来的可怜职员的妻子。这儿是有漂亮女人，但她们买不起高档脂粉，每天粗茶淡饭，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像痨病鬼一样。可是，她们去参加舞会时，一个个往脸上打嘴巴子，让皮肤变得红润些。姑娘们的嘴边只挂着这些事：某某在谈情说爱，哪个小伙子怎样怎样，什么时装呀，男高音呀，舞会呀，相册呀，流行礼帽呀……一位小姐在这里最好的学校念了六年书，几天前对我说，墨西哥在菲律宾附近。她们连碗汤都不会做，更不用说缝扣子、算算数了。当然啰，有的姑娘例外，格拉乌迪奥，有的例外……”

在另外一封信里，他说：“而我的恋人是个难得的宝贝。我总看见她低着头，夜以继日地干活，一句话不说……她穿双破靴子，相貌是那样漂亮，只要她对随便一个男人看一眼，就会有

数以百万计的人拜倒在她的脚下……但是，她纯洁天真，性格和我样怯懦。我就是她，她就是她；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更美好的夫妻了。总之，格拉乌迪奥，我高兴极了。好，现在谈谈生意上的事吧。那批皮子你要留到夏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货物运来少的时候。我已通知波尔多，那儿有一笔钱，也通知了桑坦德，那儿有一笔数额少些的钱，都转到你的账上。

我们应该知道，卡瓦耶罗自从回到欧洲，他的渴望秩序和规则——包括语言方面——的心情与日俱增。他买了皇家学院编纂的字典和语法，避免在语言上犯错误。他总把这些书放在身边，写东西时及时翻阅，解决不时出现的拼写困难。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他在布朗维尔家里又脏又乱的桌子上写信时勾勾画画的毛病已经不复存在，纸面一天比一天干净、整齐。

他每天下午骑上马，到外面散步。他运用独特的墨西哥骑术，娴熟、安全，马和人好像熔铸在一起。他无论骑马在郊外奔驰，还是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都像个热恋中的情人一样，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的偶像，在心灵的镜子上注视着她，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抚摩着她。有时，他对她看得那样清晰，仿佛活生生的真人就站在面前。有时，她的形象变得那样模糊，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看见模样，重新勾勒出她的俊俏面容。太奇怪了！他在脑海里追逐的形象，为什么常常隐去呀？还好，过不了多久她又重新闪现出来，和真人样清晰、迷人。她微笑时，两腮露出一对酒窝，漂亮极了！她说“谢谢”这个词时，露出那种表情，怎能从恋人的遐想中抹去呀！她拒绝某件事时，做出的怪相是那样令人难以忘怀；肯定某件事时，脑袋突然那样美美地动一下，头发和眼睛的动作是那样和谐；她说到自己时，声音那样纯贞、坦率、无所谓，深深地印刻在你的脑际；

你对她谈起某件重要事时，她是那样看着你呀！还有，她总是把披巾在胸前交叉起来，右手捏着一个小角，左手捂着嘴巴……！

他们在寒冷的大街上见面（那次见面时，卡瓦耶罗仔细地看了看她用手捏着披巾的样子，牢牢地记在脑海里）的第二天，他给她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使用的更多的不是热恋的情话而是冷静的正面语言。他首先告诉她，在结婚的幸福日子到来之前，建议她住在布林加斯表哥家里，他每月给她一笔钱，供各种花销用。如果表哥表嫂不同意这个想法，他就去她家里看望她，安帕罗必须尽快准备好结婚衣饰，隆重而得体地办好这一人生大事。

二十二

卡瓦耶罗的朋友不多，而且朋友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向他们含含糊糊地通报了结婚的计划。但是，朋友们都没有见过未婚妻，便对结婚的事猜测起来。他们都知道，他不怎么去社交场合，从来没有看见他大摇大摆地逛大街，他也很少去剧院，不经常参加夫人們的聚会——布林加斯家的聚会除外——就是光顾那种场合，表情也十分冷漠，总是躲躲闪闪的，说起话来干巴巴的，很惹人注目。大家一致认为，奥古斯丁是个最古怪的人，可是又都很喜欢他，即使在真诚地批评他的古怪行为时，也不失对他的尊重。

在这些朋友中，有三个最为要好，最为亲密，他们是阿纳伊斯，已经上了年纪，开一家年代久远、信誉很高的呢绒批发店，从

诺丁汉^① 进口布料，在这里往伦敦汇款。他以诚实劳动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积蓄了一笔可观的家产；他那时已经不直接管理商务，把店铺让给了弟弟的几个儿子，当然也就以“阿纳伊斯侄子”的名字而著称了。第二个朋友是特鲁希略-费尔南德斯，此人已和桑佩拉约的独生女儿结婚，成了“桑佩拉约-费尔南德斯公司”管理的马德里银行古老而有信誉的办事处的老板，该行已有上百年历史。蒙波-布鲁依尔是第三个，他开始时做经纪人，后来从事房地产业，赚了一大笔钱。这三个人都很正派，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商界名声不错。

特鲁希略有好几个女儿，都到了结婚年龄，生得十分俊俏。他自从认识卡瓦耶罗以后，对其总是盛情款待，想方设法让他来家里作客。一天晚上，奥古斯丁去了他家，但以后再没有去那里，只是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例行拜访，坐上一刻钟，表情既不自然又拘谨，除了谈谈天气以外，便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时间，等着离开他家，快快走到大街上。特鲁希略非常固执，一定邀请卡瓦耶罗某一天到家里吃饭。可是，卡瓦耶罗总是寻找借口和托辞，避免上钩，有时假称身体不好，有时推说工作繁忙。最后，那位诚实的银行家不得不放弃找卡瓦耶罗做女婿的念头，但两个人之间的纯洁友情并未因此而削弱。而蒙波呢，在他那装满不切实际想法的脑海里也存在着同样的方案；他有一处祖传宅地，就是说，有个独生女儿，是掌上明珠，很漂亮，他想借助奥古斯丁的帮助，在上面建起一座宏伟楼房，让家族世代传下去……“卡瓦耶罗，我妻子说，星期五请您去家里吃饭。”这个野心勃勃的卡塔卢尼亚人把这样一些话不知说了多少次，以致一天卡瓦

^① 诺丁汉是英国的一座城市。

耶罗只好去了。他坐在那里，难受死了，为什么时间不快些飞过去，那姑娘确实很漂亮，但很轻浮，他不喜欢这样的女人。不过，女人的活儿，她没有不会的，包括弹钢琴，自弹自唱。在他面前，姑娘表现得多才多艺；妈妈唠叨个没完没了，夸奖女儿是少女的楷模，具有美好的天性。可是，奥古斯丁不知道，也许不愿意对她说那些所有人都会说的献殷勤的话，这样的话不可能感动人，也不是真正的心声。“这个男人是头狗熊。”这种看法在蒙波家里成了所有成员的共识。狗熊，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不管他的朋友如何强烈暗示，再也没有在那儿露面。朋友的妻子嘴里总是甜言蜜语，而且每句话都是深思熟虑过的；卡瓦耶罗听了这些话立刻怒火中烧。这样，当卡瓦耶罗每次去蒙波家里谈生意时，便径直钻进他的书房，并且尽量少呆些时间。如果听到裙子声音，立刻起身走掉，不管生意谈到哪里。

特鲁希略在谈到卡瓦耶罗的神秘婚姻计划时，这样说：

“诸位将会看到这个家伙娶一个怎样的丑婆娘！”

蒙波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是，阿纳伊斯看得更清楚些，因为他的“女儿”只是眼睛里的眼珠，他常出面为这位朋友辩解说：

“你们的看法不对。他这个人虽然言语不多，但很有见地。他说得少，做得多。”

一到星期天，这个杰出的三人团准时聚集到那个从美洲回来的大富翁家里喝咖啡，因为从真正意义上讲，在马德里，只有那儿才能喝到名副其实的咖啡。那个少见多怪，只看不说的托雷斯——我们在布林加斯家里曾经见过这个人，他是失业者，蒙

在西班牙语中，“眼珠”和“女孩”、“姑娘”是一个词（*nina*）。这里是说阿纳伊斯没有女儿。

波时不时地给他一些跑腿的差事，或者从购销家具中得到一点酬劳——也参加了进来。在工作的日子里，三个朋友利用晚上时间同卡瓦耶罗一起去玩台球，谈论当时的热点政治话题。阿纳伊斯和特鲁希略是温和的进步分子，蒙波和卡瓦耶罗竭力保护自由联盟，称赞这个联盟能够组成务实、高效政府。他们几个人都痛斥当时笼罩全国的形势，即迫使国家把革命当做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但是，只有接触到贸易政策这类话题时，争论才变得白热化，因为卡瓦耶罗是个疯狂的主张自由贸易的人，而蒙波这个地道的卡塔卢尼亚人，则主张增加关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达到过共识。阿纳伊斯和特鲁希略倾向奥古斯丁的观点，不过，声明说，在实践中应该循序渐进。他们争论归争论，但决不越雷池一步，即从不撕破脸皮。卡瓦耶罗总是低声细语，仿佛害怕听见自己的口音，他讲话向来十分温和。在座的人常常听不清他的话，便这样问道：“什么？”这时他才稍稍提高一下声音，而腼腆的性格使他的声音变得颤抖起来。相反，阿纳伊斯这个身体肥硕、精力充沛的汉子，一阵咳嗽之后，操着雷鸣般的声音讲出一些最为平庸的观点。特鲁希略把他叫做“司雷主神朱庇特”当后者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时，都得把耳朵捂起来：“我今天花了四十七·九〇比塞塔才买到一瓶伦敦葡萄酒。”

星期天傍晚，卡瓦耶罗常常接待表嫂的来访，后者带孩子散步返回时，总要路过那里。

一天，她发现家里多了不少稀奇古怪的贵重物品和精致家具，那是购买狂奥古斯丁前些日子买回来的。磨边镜子，铜器，瓷器，美术作品，玫瑰缎面椅子，把卡瓦耶罗的尚未露面的、神秘夫人的小客厅布置得令人赏心悦目。布林加斯夫人站在这些精

美物品前面，露出一副惊愕表情，并且有一点怒色，只是坐到一把格外舒适、十分宽大的扶手椅子里时，脸上的不快才稍稍缓解了些。她舒舒服服地坐着，把手放在扶手上，将王后前年送的开司米衣服放到后面，立刻向表弟投去询问的目光。奥古斯丁坐在她面前，把伊莎贝尔放在膝盖上。

“奥古斯丁，这一切都完了，”她说；“你把家里搞得这样豪华，是有意给人难堪呀，有意作乱呀……看来没有任何疑问了，你是准备结婚了。但是，你和谁结婚呀？你是个田鼠，做什么都不声不响。阿纳伊斯昨天告诉布林加斯了，说你很快结婚；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和谁结婚。看在上帝的份上！”她掩饰不住，脸上露出一副愤怒的表情。“我知道，你该直率些，该多讲话，该变得容易让人接近些。”

罗莎利娅一边等待表弟答话——他不会很快作答；即使回答也不会很干脆——，一边注视着女儿，她还是那样瘦小。唉，可恨的布林加斯，伊莎贝利塔怎么不早出生五年呀！

“是这样，”卡瓦耶罗说；“我准备结婚。”

皮帕奥恩·德·拉·巴尔卡听见这几个可怕的字词，满面惊色。

“孩子，打他，打他，对。”她对女儿说。“拔他的胡子。他是大坏蛋，坏透了。”

伊莎贝利塔根本没有按照妈妈说的去做，茫然地看着她，好像无所措手足。她对表叔的印象一直很好，比任何人都高尚，而妈妈说他是大坏蛋，这实在令她困惑不解。她用双臂搂住奥古斯丁的脖子，咬着耳朵说悄悄话。

“你女儿不理睬你的话。”奥古斯丁笑着说。“她说很爱我，我不是坏人。”

“孩子，你不知道……快和弟弟回家去，他在和费利佩玩呢……我说你这个人呀，应该把事情讲清楚些，你什么地方也不去，和外界不联系……你去什么地方找了那个女人，这不是活见鬼吗？你是让玩具娃娃工厂造出来的？你是想把美洲的野女人带到这儿来？那里的女人双臂画着图案，鼻子穿着铁环？你这个人呀，什么荒唐事都做得出来！”

说到这里，这位夫人的脑海涌出一个疑团，那个想法如同死亡和悲剧的预兆，令她毛骨悚然。一缕酷似闪电样的青紫色光线消失之后，皮帕奥恩夫人的脑际漆黑一片，又被先前的疑团笼罩着。

“孩子，你不知道……”

“伊莎贝利塔说不愿意和费利佩玩，愿意和我玩。”

“你到底说不说呀，你这个戴面具的人？为什么那样守口如瓶？……”

“我很快会告诉你的。”

“我真不懂……结婚又不犯法。”布林加斯夫人怒冲冲地说着站起来。“我见过许许多多愚蠢的男人，见过许许多多讨厌的男人，见过许许多多难以忍受的男人，但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孩子，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去叫弟弟。这个家乱糟糟的，讨厌死了。这些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话说回来，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和大街上的任何一个女人结婚，可以和巴黎的妓女结婚……好了，好了，好好保守你的秘密吧，守好，别让人偷走。对，不声不响才能干大事。”

世界上最严守秘密的男人在门口与她告别时，对她这样说了有两三遍：

“明天，明天告诉你。”

果然，第二天上午他告诉了她。

有那么一阵子，罗莎利娅好像被尼亚加拉大瀑布浇了一下。

“和安……”

她没有力气把那个名字说出来。她的脑海立刻闪现出桑切斯·恩贝拉多尔女儿的形象来，她享受着那个独一无二之家的珍宝。在她的眼里，这事是那样荒谬，如同黄牛成群结队地飞上房顶，而麻雀则一对对地套在一起，拉着牛车。整整一天，她的脑子好像灌满了糨糊。她满脸红涨，酷似得了丹毒，不时摸摸脑袋说：“那两个人好像变成了铅块，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她对那件荒诞不经的事仔细地思索了一番，还是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那样生气。“那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和我结婚，因为我已是夫之妇；也不是和伊莎贝利塔结婚，她还是个孩子呢！”

布林加斯一回到家，她就把那个特大新闻讲给他听。堂佛朗西斯科也大吃一惊。勃然大怒的妻子对他是那样无礼，仿佛过错都在他身上似的。她说：

“可是，你见过，你见过这样残酷的事吗？”

“可是，女人家，我说什么……？”

“我把心中的想法说了吧，我一直希望奥古斯丁等几年，哪怕六年呢……伊莎贝利塔今年十岁……你看……可是，你什么也不想。”

“万福马利亚！”

“他想让我们把她留在我们家里，直到婚礼的那一天……是这样，我们家成了他们的避风港了。”

布林加斯是个有判断力的男人，总是力图冷静地观察事物，看看到底是怎样的。此刻，他想用人类最富有哲理的道理劝说

妻子安静下来。依他之所见，他们对表弟的选择不但不应该发怒，倒是该高兴才对，因为安帕罗是个好姑娘，惟一缺点是贫苦。奥古斯丁希望得到一个谦恭、高尚、不好高骛远的女人……他并不愚蠢，知道怎样做。所以，应该把他的选择当做好事来庆贺，不应该有任何不快，更不应该气恼。奥古斯丁如果想让他的未婚妻与我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话，那是一件好事。

“所以，你看看，”他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和表弟、表弟媳处得好，总比处得不好对我们有利。我们现在如果冷眼对待他们，他们结婚以后，肯定同我们反目。我……这并不是说，谁损失多些，谁损失少些。奥古斯丁对我们很好，我想安帕罗不会反对他继续这样做下去。他总送我们东西，帮助我们，做的好事三天三夜说不完，而我们给了他什么？亲爱的，只是一瓶墨水呀……我们应该冷静，再冷静，像以往一样祝贺他。我们说不定会当上证婚人，从而得到一份厚礼的。礼物不礼物的，那倒无关紧要，能捞到什么就捞什么吧。你知道，他是不会落在后面的。亲爱的，我们今天的处境很困难呀。我想做件大衣，我太需要了。我们如果去王宫跳舞，必须忍饥挨饿，节省出一些钱来。是呀，你每次都穿王后送的那件桃红连衣裙。没有那件衣服，我们真不好意思去呀！……可是，我们在家必须节俭，吃点苦，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去王宫跳舞，也能给奥古斯丁的婚礼送件礼物。所以，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必须露出一张笑脸。”

这一具有实质内容的演说在罗莎利娅的那颗自私的心灵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气消了一大半，她认识到不应该反对那桩婚姻。她希望安帕罗早些来，给她讲讲那件事。她是想多知道一些情况呀。这个可恨的姑娘从星期六就没有露面！……她很焦虑。她想扮演着辱者的角色；她被羞辱过那么多次，现在该报复一下了。

二十三

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财富并没有给安帕罗的心灵带来什么快乐，而是希望和恐惧间或折磨着她，因为拒绝卡瓦耶罗的求爱是悲惨的、痛苦的，而答应他则是虚伪的。她害怕事情张扬出去，心中不时颤抖起来。她一想到欺骗那样一个慷慨、忠厚的男人，就感到自己疯了一样。但是，王冠已经送到面前，拒之不戴，则是她软弱性格无法做到的，尽管那样能够表现她的高尚品德。唉，自私自利这个生命之根，如果用负责的双手拔除掉，该多么疼痛呀！

恩贝拉多拉没有骗人的坏心眼，但也没有那么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做骗人的事。她认为不顾一切，任凭事情发展很不妥，而那软弱的意志又不能给她足够的勇气对卡瓦耶罗说：“卡瓦耶罗先生，我不能和您结婚…… 因为 因为 因为……”

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慷慨的求爱者——他是世界上做出了丰功伟绩，她把他看做举世无双的人——的形象始终盘旋在她的脑际，她思索着那个问题的严重后果。安帕罗在感到卡瓦耶罗爱上自己之前，就对他怀有了强烈的好感。在别人眼里，那个大富翁性格上的弱点，不仅不是弱点，反而是难得的优点。她看到，她的性格和那位不善言语、对什么都怯生的先生的性格很相似，很和谐。当奥古斯丁在爱的驱使下接近她时，她正以同样的感情等候着他呢。

自从他们有些接触以来，怯生姑娘在那个腼腆男人身上看到——恰如在一面镜子里看到本人模样一样——，他的感情和

爱好就是她的感情和爱好。是的；像人们说的那样，他们两个人是同一副模子浇铸出来的，奥古斯丁和她一样，希望生活在安宁、没有噪音的环境里。像她一样，他憎恶当今盛行的饶舌、空谈和浮华，像她一样，他渴望有个家庭、渴望生活舒适、宁静，不讲排场，感情平稳，把日子安排得井井有序。毫无疑问，他善于洞察她的心灵，但上帝希望他翻阅她的心灵页码时，只看见洁白、纯净的，而不是污浊的一面。那污浊的一页隐藏得那样严实，只有她本人能够，而且应该展示给他，那可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呀！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铲除那污浊的一页，就是去找卡瓦罗，对他说：“我不能和您结婚……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

当那个不幸的姑娘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是结论性的东西，所以能缓解她的痛苦，虽然有些迟了——时，觉得有条蛇在耳边这样说：

“喂，小姐，您如果已经决定拒绝那个人的求爱，那拿了人家的钱，您将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呀？那天晚上，您的未婚夫陪您走到家门口，第二天您收到一封信，信中夹着好几张银行钞票。这虽然不是头几张钞票，但却是几张使您陷得最深的钞票。在这封信里，没有头脑的姑娘，他早已把您看成自己的妻子，因此你们两个人之间应该开诚布公，你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呀！他给了您一笔钱，并宣称每个月都给一些，直到结婚那天。他救济的目的是让未婚妻比较像样地准备婚礼。您如果一直在考虑拒绝他的话，为什么不把钱塞进原来的信封里，如数退还呀？……”

那是怎样的声音呀，那是多么痛苦的理由呀，她无言以对，找不到缓解的法子！无疑，不幸的姑娘收到钱的那一刻，没有意识到接受他的钱，就是接受了他的求爱。她太傻了，只痴迷地认为那是上帝的恩赐，只想到将有个漂亮的家，有个幸福的家庭。

当她发现千不该万不该接受那笔钱时，有一部分钱已经出手，偿还多年的债务，另一部分花掉，订做两双靴子、两套衣服噢！我的上帝，她的处境多么尴尬呀！向谁求救，怎么办？

安帕罗睡得正香时，突然惊醒过来，脑海里回荡着这样一个想法：“最好默不作声 尽管这种缄默是令人厌恶的 最好让事情慢慢地过去 自生自灭。”这时 那条蛇又爬到她的枕头旁边 在耳畔打着口哨说：“你如果缄默不语，总会有人跑出来说话的。你如果不对他讲，别人也会对他讲的。他如果婚前知道了，一定轻蔑地把你从身边赶走；如果婚后知道了，你想想看，那会闹出怎样的乱子来呀……”她听到这话，默默地哭起来，泪水浸湿了枕头。过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深夜三四点钟又醒来，仿佛听见喊声。对，确实是喊声，是源自她内心深处的喊声 对她说：“他无论事前还是事后知道了 都会原谅我的……他既然理解了我身上的其他东西，也会理解我的悔过自新的。”

她很快从床上爬起来。明晃晃的太阳已经从窗户射进来。她穿好衣服，一盆清凉的洗脸水使她头脑清醒了过来……她先是觉得有些凉 不一会儿又觉得很舒服 喃喃地在心中说：“他会原谅我的……我看得一清二楚。”

她开始打扫房间，很卖力气。她很会干家务，爱干净，什么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她拿起笤帚，好像一下子有了灵感，那手如同小提琴家的手握弓子一样在抖动。尘埃在地面上滚动，然后从窗户——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排排的房顶鳞次栉比地排列着——飞出去。姑娘兴奋地呼吸着清晨的凉爽空气。

她停下一会儿，心里想着订做的衣服，时装师不久就会送来了。另外，她还有一件，不太新了，是自己改做的，想第二天穿上。这并不是追求穿戴，而是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得体些，她心中

有这样的强烈愿望。她渴求过上正当生活，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只求不缺吃少穿，而不喜欢奢华，注意给人们留下好印象……

她冲了一小杯巧克力，就着硬面包喝了下去。应该把房子打扮得金子一样光亮，那天卡瓦耶罗要来看她。她恨不得学到某种魔法把所有旧家具修理如新，明光闪亮，把椅子包面的孔洞补好。她要把切收拾得都能看得过去，虽然不求豪华。她一直想着卡瓦耶罗来访的事，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危险。想到这里，她的那个想法又钻了出来：她要把自己的心彻底向那个人敞开，他应该看到她的整个灵魂。

她做午饭时，一边忙着一边思索着怎样恰如其分地作出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明。她首先想到，一定要费些、费好多口舌，甚至要讲上一整天……过了一会儿，她又这样想，还是少说为好，可是，多说也好，少说也好，该用怎样的语言说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她讲述心中的秘密时，眼泪一定夺眶而出。比如，她这样说：“卡瓦耶罗，我应该向您道出一个秘密，然后您再决定是否往前走……我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好，我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我犯下了……”不，不，不能讲这个，这太荒唐了。最好这样说：“我是个牺牲品……”这样说好像很平庸。她记起了堂何塞·伊多的小说：“我很不幸，那些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降临到头上。那些令人迷惑的东西，那些使人误入歧途的东西，那些难以解释清楚的东西……”他听到这些话，一定好奇心大增。他会向她提出哪些问题呢，他一定打破砂锅问到底，那种事就是讲给自己的良心听，也要胆战心惊的！……最大的困难是开始。她有胆量开始吗？有，有胆量。她准备这样做，尽管酷似自杀的坦白使她在焦虑中死去。

她觉得妹妹从床上爬起来。雷夫希奥走进厨房，随便和安帕罗说了几句话之后，便钻进房间，忙着穿戴打扮，这项程序需要很长时间。安帕罗希望妹妹快些离开，那个男人来时，她最好不在。雷夫希奥一肚子气，本来就养成了轻浮的习性，现在简直又变成了一个嫉妒心盛、搬弄是非、成心捣乱的女人。安帕罗对她不那么谨小甚微，总是斥责她外出闲逛，不爱干活。但是，安帕罗那天对她一个字也没有说。她们吃完午饭以后，她看见雷夫希奥站在一边不走，便这样说道：

“你要走的话 就赶快走 因为我也要出去 钥匙由我带着。”

那天，妹妹的脾气有些暴躁。安帕罗意识到，只能玩点小花招才能使她平静些，于是给了她点钱。

“你变成大富婆了……”

“快给我走吧 别老缠着我。”

妹妹走后，她又打扫一会儿卫生，把家具擦干净，用仅有的一点点东西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她一直在脑海里想着如何道出心中的秘密…… 她感到内心有一股力量——那是伴着良心的热能产生的力量，充满内心深处的一种说不出的严肃、高尚的东西巩固起来的力量——在推动着自己。她想象着，将成为生活伴侣的那个男人就在面前，她勇敢地、毫不困惑地开始进行那项神圣的事业，把任何女人都不可能做出的那种大错而特错的事讲出来。面对他的目光，她一点茫然失措的感觉都没有，而是恰恰相反，奥古斯丁的那张严肃面孔上露出了憨厚表情，倒是给了她更大的勇气……

不过，哎哟哟！当恋人真的出现在面前时，她的这种热情和果敢却不翼而飞。安帕罗走过去开门，一看见他的面孔，唉，我的上帝！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和焦虑占据了她的心。而对那

双忠诚的眼睛，忏悔姑娘呆若木鸡，又好像有把刀子不断刺进心脏，一句话也说不出……原来仔细推敲过的话，也一下子忘了脑后。奥古斯丁讲了些平常事，她回答得前言不搭后语。她什么都忘了，连怎样喘气都不知道了。她的智力变得那样笨拙呀！她想了很长时间，才回答出卡瓦耶罗提出的问题。

她的困惑慢慢地退去。双方谈话很谨慎，也许过分谨慎，过分冷漠，因为他们是恋人呀。卡瓦耶罗只身一人和心中的女人在一起，也显得很拘谨。他讲述生活中富有戏剧色彩的东西和经历，婉转、巧妙地批评布林加斯一家。过了一会儿，他们才谈起两个人之间的事。他兴奋极了，最大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对她的爱是平静的，深思熟虑的；他的心灵的眼睛注视的与其说是不寻常的激荡心情，毋宁说是忙碌的、充满温情的家庭生活对他的吸引力。他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最大的心愿是有一个家，使生活中的一切步入正规有序状态，让周围笼罩着真诚、舒适、和睦气氛，在对自己钟爱、忠诚的亲人的陪伴下，享受着天伦之乐。上帝给予他的这个女人，最合他的意，是一块无瑕宝玉，即使请上天精心雕琢的话，也不可能这样完美无缺……她呢，把他看作天神下凡，她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见到他，就认为他是男人的楷模。他即使没有上千条理由值得被人钟爱，那么，只是对于一个处境可怜的卑贱孤女表现出的一片善良之意，就足以得到她的心了。

安帕罗一边说着这些淡而无味的话——如果不说这些，也要说些类似的东西——，心中却做着另外的盘算。“我的上帝哟，我不知道如此走下去，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呀……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对那事我一开始就守口如瓶，现在依然如此，这可是罪加一等呀。我越迟迟道出心中秘密，越得不到他的谅解。”

“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吧，过去是怎样生活的？”

未婚妻听到这话，一下子从困惑转到恐惧。卡瓦耶罗是不是猜测到了什么？

“唉 我过去很不幸。”

“可是，现在你将过上幸福生活了。讲讲那时的事吧！”

于是，她记起了早已想说出的那几句话，再自然不过地——犹如屈从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脱口说出来：

“在继续走下去之前……”

“什么？”

“我是说……没什么……我记得父亲死的时候……”

“这是他的像吧？”卡瓦耶罗说着站起来 走近些观看。

与此同时，安帕罗喃喃地说：“除非砍掉我的脑袋。我至死不说。”

天渐渐地晚了。奥古斯丁在那儿呆了两个小时。告别时，他虽然很冲动，但只吻了下未婚妻的手，表示对她的爱。他是那样一个男人，生活的搏斗与磨难使他学会了控制自己。不过，他现在虽然还有这种能力，还是要时不时地做出某些努力，保证在遵纪守法上做个无可挑剔的人物，保持威严表情，成为国家、宗教、家庭这架三位一体的机器上的最完好、最洁净、运转最正常的齿轮。那个同蒙波闹翻脸的业主——因为后者在表扬每个人的贡献时，想指出他做的和应该做的相比要少得可怜——那个为了不给当时宗教大合唱掺入异调、曾给教皇一笔钱的人，决不沿着曲折之路去获取他的爱情珍宝。“一切应该有秩有序，”他说：“我要么死去 而活着就应该克守原则。”

二十四

安帕罗一连三天没有露面——家中有重要事情，可以原谅——，这一天，早早地赶到布林加斯的家。她上楼梯时，害怕台阶很快走完。罗莎利娅已经知道她在谈恋爱，现在该是怎样对待她呀？因为她这个孤女不喜欢那个至高无上的女友，她对她的尊敬，如果用恐惧这个词来表述的话，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但是，她对堂佛朗西斯科的印象却很好。她一边想着这两个人，想着他们将对她做些什么，一边走进家门。她不知道为什么身上穿着新近改裁的衣服，脚上是一双新靴子，头上围着新纱巾来到那里，满脸羞得那样红。她想这是对自己贫困身份的玷污。

罗莎利娅满脸堆笑，在过道里向她迎上去，装出一副热情样子，和她拥抱；咋咋唬唬的，做得太过分了，不能不引起人的怀疑。但是，安帕罗那样不知所措，犹如军校新生被军官紧紧抱住一样，觉得那是一片真诚。罗莎利娅马上收起‘热情’面孔，拉长脸，对她冷嘲热讽起来。

“真是谢天谢地呀，你可来了。你一下子爬得那样高，早把我们这些穷光蛋忘到脑后了……你这是中了大彩了！你不配，尽管我承认你是个好姑娘……祝你走运……坐下吧！……奥古斯丁想让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不但不反对，反而热烈欢迎。我们家这样窄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住下去；你早就想住进豪华宫殿了，这房子对你来说还不如茅屋呢。”

那个未婚姑娘平静了下来，回答说十分感谢她，但又补充道，她不能把妹妹一个人丢下，所以要继续住在自己家里，不过

不影响来罗莎利娅家，她仍然像以往那样，尽力帮助她干活。

“你和奥古斯丁的事，他一直守口如瓶！这个家伙呀，简直是个谜。喂！你听我说，我可不敢信任他……真的，你白天就呆在这里，和我们一块儿吃饭，有什么吃什么，以后去你的宫殿，我们则留在这茅屋里。我们肯定要打扰你们的……你看，我现在给你当起妈妈来了！也是的……对你和奥古斯丁，我什么不能做呀？坐下来……把这两只袖子给我缝一下……啊！不，我这不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吗！请原谅。”

“给我，给我吧……我当然可以缝……”

布林加斯刚刚在房间里刮完脸，此刻走出来，来到餐厅，他没有戴眼镜，用毛巾擦着微微泛红、洁净、光滑的脸蛋。

“安帕罗，你好吗？我呀，还好。啊，你这个机灵鬼，要走运了！……你应该感谢我。我在我表弟面前可讲了你不少好话呀……把你说得天花乱坠，你应该知道这些。话说回来，他也是被你迷住了……这可以说是‘美德的奖赏’呀，我是说，美好的东西总会得到回报的。”

过了一会，布林加斯同妻子回到书房里，密谈起来。

“奥古斯丁很快就有马车了，已经去巴黎订购了。”

“是吗？……”那位夫人感叹地说，她觉得已经坐在了那辆马车上，有些飘飘然了。

“我们应该对她好些。他们一定会在所有剧院都买下长期票。”

“安帕罗，”过了一会，皮帕奥恩对她的女保护人说，“你看，针脚太小了，可别把眼睛累坏了呀。明天或者后天，和我去逛逛商店。奥古斯丁托我给你买点东西，你看……应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挑选最喜欢的东西，你应有尽有。我也想买几样小

玩意儿，因为我们必须到王宫去跳舞……到我房间来 看看王后送给我的那件桃红色衣服。”

说到必须去王宫跳舞，这可使梯也尔陷入了沉思，因为这一支出虽然不多，但远远高于三个月不必要支出的总和。不过，布林加斯勇敢而严格地节省每一文钱，还能勉强支付和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开销，全家几口人每天都能吃上饭，不至于饿死。他的大衣已经穿用六个年头，破得不像样子，在一个裁缝那里做了一件；这个裁缝欠他的人情，只收布料钱。他同时下达几道死命令：在二月份之前两个孩子不能买新鞋，客厅禁止点灯，不给更夫小费，等等。罗莎利娅一直为经济状况越来越拮据而苦恼，现在更觉得面前一片黑暗，特别听到从那些人嘴里喊出的这种重要变革的口号，未来变得双倍的黑暗。有件事给了她一点安慰：女儿已经有了钢琴，并且请了老师，良家姑娘应该得到这种教育。女儿又是那样勤奋，整个下午和晚上一部分时间都用来弹奏对她来说颇为容易的练习曲。安帕罗看到这情景觉得很新鲜。刺耳的琴声和托雷斯先生的催人入眠的谈话声使她厌倦不堪。卡瓦耶罗傍晚时才来，亲切地交谈一会儿后，把她送到家中。那次，罗莎利娅没有委托她买任何东西，瓶子呀，棉线轴呀，纽扣呀，饰带呀；和布林加斯一样，告别时说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话。

安帕罗走进寂静的家中，那天晚上闪过一个幸福的想法。她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想到那样的事，便断定是圣灵给了她灵感。那个幸福的想法是，争取得到宗教的帮助：在上帝面前忏悔自己的罪过，说不定他会给予她足够的胆量，把那事全部告诉给一个男人。会是这样的。她还从来没有按照耶稣指示的方式，将那个沉重的包袱从良心上卸下来。她的信仰淡薄，只参加一

些例行仪式。她去教堂只是望弥撒，如果说她不止一次想到走近忏悔室的话，心中也是充满了极大的恐惧。她的罪过是巨大的，忏悔室小窗的微小孔洞根本容纳不下。或者说，这些孔洞对人的声音来说够大的了，但对某些罪过来说，她认为太小了，无法通过。“好就这样，”她对此感到心安理得，心情很激动；好好准备一下，随便一天去向上帝忏悔，然后……我的勇气一定会大大增强。”

她想得多么好呀！……去求助宗教！宗教除了是苦难人们、犯有罪过的人们、渴望和平的人们的面包，什么都不是。而她这个愚笨姑娘还从来没有想到如此简单、如此自然的做法呢！……一定去，对，坚定地、高高兴兴地去天国法院。如果说她一想到这一点就感到精神为之一振的话，那么把这想法变为现实时，她又该是怎样的呀？她对如此严重的举动一向怀有的恐惧心理，一下子销声匿迹了：神父如果看见她深深地悔过，一定会原谅她的；由此，她的灵魂也就有了足够的力量，径直去见自己的恋人，并且对他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不过，我悔过了，上帝原谅了我。你如果原谅我的话，什么都好说。如果不原谅，那就再见……各走各的路。”

她看到的一切，对，看到的一切都支持她的这个虔诚想法。上天，大地，以及所有与人格化格格不入的东西，都变成了能够活动的生命体，对她鼓掌，向她庆贺。父亲的画像也向她投来赞许的目光，表示祝贺，好像对她说：“可是，傻丫头，许久以来我一直这样对你说呀，可你不想弄懂……”

安帕罗兴冲冲地度过了那一夜。噢，真是个好兆头！如果一个人心灵上患有病症，但想服药，也就有了百分之五十治愈的把握。她想了许久，神父如何反应呀，会露出怎样的表情、操什

么声音呀！她在上帝面前无论感到怎样羞愧，但把自己的罪过倾述在基督教的忏悔室里，总要比讲给她的心心相印的情人容易得多。不过，她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走出那一步，其他的也就迎刃而解了。

过了三天 第四天头上 她早早地起了床 向“好运”教堂走去。她向里面走去时，全身不禁颤抖起来，担心那里的人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甚至会对她说：“我们都知道了 孩子。”但是，教堂是那样恬静、肃穆，立刻使她恢复了常态，从而可以理智地权衡她打算做的那件事。我的上帝，忏悔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呀！许多虔诚的女人跪在一边等候着，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们每天都来教堂，向忏悔神父解疑释惑；她们看见她耽搁那么久，都不耐烦了，骂她是个讨厌的女人，一定罪大恶极。

她离开忏悔室时，感到轻松了许多，精神上也从来没有那样有力量。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的轻声细语是怎样从窗栏的细小孔洞飘游到忏悔室内的。那是一种魔力，或者用基督教语言来说，那是奇迹。她十分惊讶，那双嘴唇竟然讲出了那些话，以致做了忏悔之后，还在怀疑有些词语不是那样哀伤，不是那样“瘦小”而足以钻进去，从而卡在了窗栏中间。她没有看见忏悔神父的面孔，但她认为他为人很善良，因为他对她讲了不少出人意料的事，后来的语气又很温柔，给人以安慰。噢，忏悔哟，既苦涩又舒服，是治愈病痛的一剂苦药！当那个犯有罪孽的姑娘撕破胸膛，把心掏出来，让人们看看里面到底藏有什么东西时，真有自杀一样的感觉呀。把腐朽的东西亮出来，也就把健康的東西亮了出来。神父允诺原谅她，但要到忏悔姑娘把过错讲给那个想娶她为妻的男人以后，才能宣布她是无罪的。安帕罗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仿佛是上帝亲口说出来的。她用全部灵魂保

证不折不扣地去做。

她快走出教堂时，看见一个令人不悦的场面，本来已经平静的心一下子慌乱了。大殿尽头有个全身穿素服的女人，坐在凳子上，始终用眼睛盯着她。那女人是堂娜马塞利娜·波洛。忏悔姑娘用纱巾把面孔遮挡起来，想不被认出来，但那是徒劳的……那个女人总是用目光折磨着她。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吧。安帕罗想望两场弥撒，望完之后才离开教堂。她回到家中以后，觉得全身是劲。她感到惊讶，怎么有这样大的劲呀！

“我现在该把秘密讲给他听了，她在心里想，对现在该讲了。我不缺乏语言，也不缺乏勇气。我必须讲清楚，就像现在是白昼一样……来看看我这样开始：‘我今天做了忏悔！……’从这里开始走下去，便是一条平坦大道。我将对他说：‘我犯了严重过错。’‘什么过错我可以知道吗？’‘你不仅仅可以知道而且应该知道，在你知道之前，我不考虑和你结婚的事。”她一句话接一句话，说个不停，事情进展得和忏悔室那里一样。“他知道我做过忏悔以后，如果还坚持的话，我就向他提出一个条件，即移居国外，避免发生麻烦事。”

她很坚定，心里热乎乎的，恨不得卡瓦耶罗马上到来。他一进门，就把问题向他提出来。不能等到第二天。他们已经商量好，她星期二和星期五不出去，卡瓦耶罗来看她。这样，两个人说话要比在布林加斯家里自由些。那天是星期五。

那天，雷夫希奥一副笑脸。

“我早知道了，”她说，“你有客人。堂娜尼卡诺拉对我讲了。姐姐，你有喜事了。”

安帕罗不想和她谈论那个危险话题，也不愿意对处事不审慎的妹妹解释什么，便要她早些走开。雷夫希奥没有让姐姐多

费口舌，因为画家在等着她，准备绘制一幅“独臂维纳斯”义卖，纪念那些五月二日^①的受难者。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午饭，便走了出去。

不大工夫就有人来叫门。是他？时间还早呀……我的耶稣，是邮差！……安帕罗从那人手里接过一封信，她一看见信封上的字体就从头到脚颤抖起来。她看着信，不敢拆开。她认识那字体，太可恨了。前几天，塞莱冬尼娅来向她借钱，从她那里得知她的死敌已经到了乡下。但是，不幸的姑娘哪能想到他会心血来潮给她写信。拆开信看一看，还是根本不拆开，直接扔进火炉里？她得到了上帝的帮助，心情刚刚平静，信心刚刚坚定，撒旦就跑来打扰她？

“可是，还是看看吧，”她说，“因为他无论说些什么，都会增加我的厌恶，从而会给予我更大的力量。今天上帝不会再让我感到痛苦的，相反，他会减轻我的痛苦。”

二十五

信是用铅笔写的，上面这样说：

亲爱的托尔门多：

断头台。宗教裁判所。尽管你不希望知道这个可怜男人的情况，但我还是想让我的消息到达你的身边。可憎的

① 一八〇八年五月二日，马德里人民奋起反抗法国入侵者，以后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诺内斯神父把我打发到这里，过着粗鄙的忏悔生活。许许多多事情他都不让我做，其中包括书信往来。但我控制不住自己，动笔给你写这封信，这是最后一封信。多亏上帝的保佑，我的朋友做得太好了！我现在是那样好，都不认识自己了。锻炼、狩猎，纯洁的空气，每天散步，有益健康的劳动，仅十天工夫就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现在成了野人，真正意义上的原始人，不住洞穴的洞穴人，不穿苦行衣的苦行者。我的周围全是牛、狗、兔、鸟、鹿、猪、骡、鸡，好几天看不见一个人。我不时想起远古时代的贞洁和粗俗。我把自己想象成为人类之父亚当^①，孤身一人呆在伊甸园里，夏娃^②还没有来到身边，或者像摩西先生说的那样，还没有把夏娃从他的肋骨上取下来。我在头上包块毛巾，那就是帽子，身上穿着樵夫借给我的咖啡色外衣。我恢复了往日的敏捷，胃口是那样好，这些都告诉我，我还能活许多年。我所没有恢复的是精神上的快乐和安宁。我被排除在生活之外，禁锢在一个粗鄙的灵薄狱。我从这里出去时，一定会变成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但一定成了呆子。全身野性，细腻的精髓完全死亡。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唉，令人生怒的讽刺呀，原则得救了。

我坐在畜栏的干草堆上，牲口粪上，阳光照耀下，牲口粪金黄金黄的，像一团一团金丝一样，你别笑！对，我就是坐在这上面，拿只破铅笔头给你写信。我周围是一座活动

亚当：《圣经·旧约》故事中传说的人类的始祖。上帝耶和華用泥土造的第一个男人。

夏娃：《圣经·旧约》故事中传说的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亚当的妻子，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

的王宫，小鸡在里面的碎草上跳来跳去，它们的鲜红冠子像珊瑚在一束束阳光下舞动一样。你不要笑……我胡乱地说了些什么呀！这里有两只大火鸡，围着我不停地转来转去，仿佛在说，它们看不起我。一头小猪在我背后拱来拱去，一条狗在我前面转悠，样子阴郁，也许在想着犬类之间的事情变幻莫测。

这里现在见不到人影。这个地方的人天真纯朴，他们是大自然压倒一切的上司、活生生的教材。在充满虚伪、做作的社会迷宫里，砍杀大自然，用浮夸、卖弄学识之风取而代之的那些人多么可恨呀，他们还在充斥愚蠢言行的成堆书籍上创建了谎言王国！……你别笑……

安帕罗心想，这个人疯了。她继续读下去：

我的好朋友决心彻底治愈我的病痛。第一疗程的药物不是没有效果的。但是，现在第二疗程开始了，亲爱的托尔门多，这是最可怕、最痛苦的疗程。不过我发誓听从医嘱，从主观愿望上讲，决不半途而废。我决心坚持到底，乖乖地走向呆滞状态，看看能不能像诺内斯说的那样，在这种呆滞状态中找到拯救社会和精神的法子。你好好看看下面的东西，你应该高兴，因为你不想见到我的影子。诺内斯给我写信说，他已为我在菲律宾找到一个小位子，叫我做好远行的准备，我觉得那是去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有人陪同的话，那该多么幸福呀！但是，我只能孤身前往……还是一下子死了更好些。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发。不过，不会过太久。我姐

姐和诺内斯帮助我解决旅费和其他必需用品。我将从这里前往阿利坎特，然后去马赛。我必须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做，这是不可改变的。这也就是用匕首捅一刀子。但是，我捅了自己，我们来看看，我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复活的。我太不谨慎了，在向你告辞这件事情上，没有听我朋友的话你如果见到他，不要讲什么。请接受我的永别。你既然不能给予我另一种感情，那就可怜可怜我吧。你如果去做修女，请为我祈祷吧，为我流两三滴眼泪，我是死定了，请请求上帝原谅我吧。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于卡斯塔尼亚尔

信中再没有说什么。在那些只有疯子才能说出来的杂乱无章的东西中，掺杂着许多挖苦人的言辞，也间或闪现理智的火花。还有一件可喜的事突现出来，安帕罗也只是为了看见这件事，而宁愿放弃一切，即他走了，永远地走了！“请为我祈祷吧，我是死定了。”信上这样说。这句话宣布那个可怕的过去永远结束了，永远石沉大海了，从而那个严重问题顺顺当地解决了，没有闹得满城风雨……恩贝拉多拉姑娘的心激荡着欢快的波涛。她为那个突如其来的事情而万分感谢上帝，在心中暗暗地说：“一切过去了，一切结束了！上帝为我铺平了道路，我这方面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她想，这下子可远离了危险，从而被忏悔激荡起来的勇气冷却了下来，她本想再做一次忏悔的呀！那种怯懦性格恢复了暂且失去了的王国，现在又在那个软弱的姑娘身上露出了骄傲的面容。也是的，她生下来并不是为了与人生挑战，而是为了安于现状。危险向后退去，她觉得没有必要那样急切地解决那个问

题。也许，也许根本没有必要解决了。她刚刚下定的决心消失了，觉得向未来丈夫说出心中的秘密是那样令人不快和困难，从而心情一下子变得苦涩起来。她轻松地接受了上天赐予的那个临时解决办法，自己不必为此大伤脑筋了。

“我是要对他讲的，”她想，“这毫无疑问。但我觉得不必那么着急。”

告知卡瓦耶罗到来的铃声响了，她把那封信慢慢送进炭火里。他走进来，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椅子上。恩贝拉多拉姑娘注视着未婚夫，只是一想到要对他说出心中的秘密，脸就涨红起来。那是多么令人羞怯的事呀！那天早晨的光彩，跑到哪里去了？她任凭那种生冷的谈话继续着，渐渐地忘却了那位善良神父的叮嘱。她的良心不时激荡起来，但很快变得平静，好像被一簇簇玫瑰包围着。我们可以看出，这对情人是那样一种性格，他们谈话中，与此情此景相对应的唯灵论同务实想法、同对生活的最普通的看法交织在一起。

卡瓦耶罗认为，世界上最大幸福莫过于两个人共享他们之间的和睦关系，莫过于两个人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和你多么相似呀！……”当他——奥古斯丁——认识她的那一天，如果想到如此美不胜收的珍宝不属于他，一定感到极度悲伤的……而她——安帕罗——认识他时，如果想到如此高尚的男人不成为她的一生之主，一定要大哭一场的……因为她分文不值，她是一个可怜的姑娘，如果说有一点美德的话，那就是她的那颗心热爱一切善良的东西，热爱劳动……世界上的事物有时看上去能使一切与自然轨道背道而驰，使热乎乎的心变得冷冰冰的，而那一次却站在了幸福和和谐的一边……上帝真好！他也热爱劳动；他如果不是因为恋爱、筹备婚礼，从而感到心情愉快的话，一定

会厌烦不堪的。结婚以后，他要立刻操持生意。没有桌子写字，那怎能生活呀，他渴望得到的最大慰藉是审理总账簿和日账簿……有了这些，再加上天伦之乐，便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不会结交很多朋友，但都是知心的至友；不必为他们准备丰盛筵席，每个人在自己家里用餐。但是，他们必须欢宴穷人，救济受苦受难的人……他希望一切按照章法去做，什么事情都准时完成，就是说家里不能乱糟糟的。对于这些，她一个人完全能做得好，样样东西都能提前准备停当，需要的时候什么也不缺少。而且，必须让仆人随时听从吩咐，对，对！……她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疏忽……对于午饭，他很喜欢鸡蛋、青豆炒饭。这里很少看到美洲青豆；不过，西佩雷斯那里常常有……她练习管理家务，掌管账簿，详细记录全家的支出。不这样做，账目会混乱不堪的，对花销也会心中无数……上演好的剧目时他们一定去观看。但是，他们不会购买长期包票，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她都不愿意把看戏当做一项应尽的义务。这样的义务只存在于马德里，这里的人爱逛大街，无所事事，以“制造时间”为业。而在伦敦，在纽约，夜里十点钟，大街上便看不见一个人了，因为那里没有酒鬼，没有流浪汉。我们这里，人们把黑夜当白天过，好逸恶劳，逢场作戏。如果把剧院长期包票看做家庭的必需开销，那就情理不容，对家庭经济不利……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他们的长期包票不是剧院，而是家庭。另外一件事：她不愿意把钱拱手送给时装师，即使像罗特希尔德^①那样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财产的人，也不能大手大脚地花钱去购买衣饰……再说，她会剪裁自己

^① 罗特希尔德(1743—1812) 德籍犹太人，是该家族和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的创始人。

的衣服……还有件事：他们将拥有马车，已经向宾得尔车行订购了一辆四轮大马车，不很豪华，只供散步时用，而不是像傻子似的在卡斯蒂利亚大道上兜圈子。他们每次乘车外出，都将邀请罗莎利娅，她喜欢到各处逛逛。他们两个人达成了共识，一定要慷慨解囊，帮助佛罗西斯科那户正派人家，隔三差五地给他们送点东西去；他们本来很穷，但总是打肿脸充胖子，应该以某种适当方式接济他们……奥古斯丁想另外拿出一笔钱，给小孩买衣服、皮鞋，支付学费，带他们去洗澡。可是，怎么把钱给他们呀？对了，安帕罗负责这项愉快的使命。眼下，每个星期请他们吃两次饭……他想在酒窖里储存一些好酒，特别是法国波尔多名牌葡萄酒，一种也不能少。波尔多很漂亮呀！噢，确实是这样！（这里不必详细描绘那样栽植的梅花林、港口、后勤仓库、白十字大街和周围美不胜收的葡萄园。）他们夫妇要到波尔多住一段时间 这个城市很宁静 房屋是那样华丽 并不比王宫逊色 又不像巴黎那样喧闹、疯狂。还有：他不喜欢法国饭菜……好好她从姨妈萨图尔娜那儿学会了做牛排和别的外国佳肴……至于西班牙饭菜，有的很好吃，有的很难入口……可喜可庆的是，安帕罗一定能学会各种各样的烹调方法，因为他们还要去伦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爱将永远像当初那样炽热，因为他的爱不是一时冲动，不可能埋下昙花一现的种子；一句话，不是幻想的产物，也不是感官的需要；那是百分之百的真诚感情，将随着日月的流逝而加强。堪称英式爱情 深沉、牢固、坚定 建立在共同持家的思想基础之上……

这悦耳的、富有诗意的声音从他们两个人的双唇交替流淌出来 忽而轻柔如流水 忽而融合在一起，一高一低 宛如男女重唱。安帕罗忘记了一切。突然，她一下子醒悟过来，觉得昔日的

创伤引起阵阵灼痛，以致使她无法在那幸福的区域飞翔……不过，她本人没法从头脑里找到缓解伤痛的药方。她看见一个可怕的男人同另外几个野蛮人坐在一条船上，沿着遥远的、未开垦土地上的一条河流快速向前航行，像《环游地球》^①描绘的那样。那人是个传教士，在那些地方向野蛮人传播基督教义。世界像橘子一样圆，那里是黑夜，这里是白昼。

六点钟左右，当卡瓦耶罗快要结束这次访问时，雷夫希奥走了进来，安帕罗觉得很别扭，她担心妹妹在奥古斯丁面前做出失礼的事。雷夫希奥无拘无束，说出一句话就能够看出她和正派女人之间的不同来。说真的，这姑娘表现得还好，在一些大的方面做得很不错，有理智，尽管她不是一个有理智的女人。但是，姐姐的心中忐忑不安，希望卡瓦耶罗快些离去。她每每看见了解她秘密的人站在男友身边，就恐惧得抖动起来。她是那样惊慌失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奥古斯丁终于走掉了，她松了一口气。

雷夫希奥知道了那事！……雷夫希奥言谈不慎，对她来说是一个时刻存在着的危险……未婚妻想到这里，竟然觉得喘不过气来。想让丈夫——在奥古斯丁成为自己丈夫以后——把家安在远离马德里的地方，而把一切丢在这里，包括友人、亲戚、往事，过去的东西、现在的东西。乃至她在马德里呼吸的空气，都好像使她觉得在那飘游的物质中有点什么不审慎地揭露她的秘密；她渴望在一个新世界、在另外的天空下呼吸新鲜空气。她要对这天空、这空气说：“你，空气，从来不认识我，你，天空，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你，大地，不知道我是谁。”

二十六

那天晚上，妹妹和她开玩笑说：

“你的网子里落下了一只好鸟呀！姐姐，你得好好看着它。这样的鸟并不是每天都能落下的。但是，上帝把你造就得那样淡而无味，说不定你会把它放掉的……那只鸟如果落到我的手里，就是把我活剥了皮，也不松开手指。可是你呀，这我看得一清二楚，是那样乏味，又是那样漂亮，随便一个人多说一句话或少说一句话，你都会让人家夺走。你如果放掉它，那就转给我吧。”

她说话这样放肆，这样庸俗，姐姐感到十分不快，对她没好气地训斥了一番。

“你这不是在说教吗？”妹妹说，“请你闭上那张鸟嘴，不然，我就一走了之，再不登这个家门。你这是逼我往那条路上走呀……”

她唠唠叨叨地讲了老半天，恰如一只灌了肚子葡萄酒的鸚鵡。安帕罗很是不快，心想对于这种怪蛇一样的妹妹，软的办法可能比硬的办法更会奏效些。因此，妹妹虽然讲了那么多的蠢话，她不想回答一句。她们两个躺下以后，床对床地聊了起来。姐姐向妹妹道出了自己的真正处境。那位先生并不是她的情人，而是未婚夫，不久将与她成婚。妹妹笑了，但她最后不得不相信刚刚看到的事实。安帕罗说得真好呀！……雷夫希奥如果改邪归正，变得理智些，不用怪癖纠缠她，姐姐会满足她的一切要求的……一定会满足的。她不能再疯疯癫癫的了。那个男

人很显贵，自己成为他的小姨子，必须表现得正派些……对 必须这样！不如此，他不会把自己看成他的小姨子。姐妹两人的面前展示着一幅光辉灿烂的图景。她们不应该辜负上帝，上帝把财富提前送到她们的手中。

这些启迪在雷夫希奥——她睡得很甜，梦见自己住进了宫殿，梦见了许许多多其他古怪的东西——的心灵里起了作用。第二天，她变得通情达理了，变得服帖听话了。

“正直，”安帕罗以先天的哲学头脑这样想着，“必须设法保持这种正直。我只是说了‘我们得吃饭呀’这样一句话，就使她开始走上正路。”

姐姐为了使妹妹高兴，给了她一点钱，随即向她告辞。

“我今天要去科斯塔尼利亚。他希望我住到那里。罗莎利娅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不能丢弃你。你只要答应我，和鲁菲特姐妹断绝往来，不给画家当模特儿，我每天晚上都回来，并且你需要什么，就给你什么……那种生活永远结束了，夜晚不要外出，不要到剧院去，不要到咖啡馆去。从明天开始，我给你找点活干……人家当裁缝都能自食其力，你为什么不能呀？你来看看 来看看……成堆的洁白衣服 还有长衫 给自己缝制衣服 给我缝制衣服。你应该去干一种新的工作……但是 雷夫希奥 你必须记住，你如果不干活，到处闲逛，就别想指望我给什么……对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忘记了，你不能到楼下和伊多、和他的女人聊大天，他们的嘴太碎。有些邻居我很讨厌他们。我希望你不要多嘴多舌 举止庄重些 正派些 检点些。”

“好好，”妹妹说 看得出她那时是想听姐姐的话 因为她的心里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雷夫希奥出去了。安帕罗像往常一样向科斯塔尼利亚大街

走去。后来的几天时间里，罗莎利娅受表弟的全权委托，负责采购东西。我认为没有必要说明罗莎利娅·皮帕奥恩多么高兴干这种事，在店里多么趾高气扬。安帕罗是当事人，对此她无法掩饰心中的苦楚。每当罗莎利娅选购优等布料、饰带、扇子和首饰，反反复复讨价还价，最后成交时说把钱记在卡瓦耶罗先生的名下时，她感到那样惊恐和不安。在挑选色调和型号时，未婚妻陷入了极大的茫然之中，因为她在想着更为重要的事情，无法拿定主意。而布林加斯夫人则表现得那样自信和坚定，仿佛在为自己买东西似的。

“你没有审美观点，”她说，“让我来 我知道怎样把你打扮得更漂亮些。你好像是个呆子，总是直勾勾地看东西……你为什么害怕黑颜色，只把眼睛盯在艳丽颜色上？你好像是从乡下来的。要不是我呀，你的穿戴一定让人笑掉大牙。你那样善于持家，可怜的奥古斯丁这下子可开心了。”

有的下午，如果天气晴好，卡瓦耶罗便带来一辆马车，三个人到卡斯蒂利亚大道散步。罗莎利娅对卡瓦耶罗的盛情邀请欣喜若狂，而未婚妻对逛大街没有多大兴趣。她觉得所有行人都在盯着她，嘴里说着辛辣讥讽的话。而罗莎利娅这边，想尽一切办法让所有人注视自己，向同样坐车散步的每一个熟人打招呼。这时，安帕罗却热切地盼望夜幕快快降临在马德里，把林荫大道和马车吞没。到了回家的时候，踏上返程之路时，卡瓦耶罗把她送到家门口，两个人总是谈论那个永恒的话题和一套套的家务计划。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未婚妻却相反，努力掩饰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高兴些。她疑惑 她恐惧 终日坐卧不宁 看见什么都心惊肉跳 就是最无足轻重的小事都使她忧虑万分。有人走进布林加斯的家门时，这个

不幸的姑娘都怀疑那人——不管这人是谁——是来说她闲话的。罗莎利娅或她丈夫随便说句话，她都觉得他们在怀疑自己，或者在不怀好意地暗示只有她一个人思考的事情。她有时发现卡瓦耶罗有些不快，莫非他们对他讲了什么？……就连邮差来到家门，她都不寒而栗。是不是送来匿名信？匿名信这种事是那样深深地印刻在她的脑海里，就是在大街上看见邮差都惊恐不堪；看见堂佛朗西斯科有封信封得严严实实的，都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托雷斯那个讨厌的家伙——他有时到家里来——不知为什么使她那样恐惧。那个可恨的男人一刻不停地看着她，嘴角上挂着邪恶的笑容，用手捋着胡须。她面对那副目光，都有魂不附体之感，仿佛在荒野里突然闯过来一头野牛，用犄角顶她的身体。

恩贝拉多拉姑娘神经敏感得到了那种程度，就是听见别人读报，都觉得那一行行黑字里说不定提到她的名字。如果堂佛朗西斯科的大儿子帕吉多一边走进家门一边说“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时，这句话会像锤子一样狠狠地敲击她的脑袋。还有什么？连女仆，最无伤害能力的普鲁登西娅有时笑着看她时，仿佛掌握了她那可怕的秘密。

在奥古斯丁和她沉浸在推心置腹的交谈中时，便觉得心中的痛苦缓解了许多。但是，罗莎利娅说不定什么时候跑过来，她可是一个生下来就是干扰他人幸福的人呀。罗莎利娅一边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她，一边说：

“我说呀 奥古斯丁 你未婚妻可不怎么高兴呀…… 你看 我说这话，她的脸是那样阴沉，好像被判了刑似的。她一定出了什么事。说不定对你并不一心一意，她心中的人是谁呀？”

这些像是玩笑实际不是玩笑的话，给未婚妻造成那样的痛

苦，比坐在老虎凳上受刑更有甚之。她在家里总是想着这些事，反反复复地琢磨着，想从中发现讲话人的用意。由于身边发生什么事她都感到心痛如绞，现在请诸位看看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是如何使她忐忑不安的：

堂何塞·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一天晚上，他来看望她。安帕罗对他的印象好极了，但他的出现总使她感到厌恶和恐惧。这次，她一看见他，就觉得浑身冷飕飕的，仿佛被冰块包围了起来。毫无疑问，那个男人使不幸的姑娘回忆起了不想记起的往事。所以，昔日识字老师的痛苦表情使她感到那样可怕、丑陋，好像见到了撒旦^①的使者一样。

这个好心的伊多，现在来有什么事？她能在哪些方面为他效劳？事情十分明显，这位异乎寻常的小说家和出版商闹翻了，出版商不想使用他的手稿，尽管他不收取分文稿费，甚至倒贴钱。那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看到自己将重新坠入贫困的深渊，便想在与他地位、身份相当的人身边找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他从朋友费利佩那里得知，堂奥古斯丁·卡瓦耶罗需要一个仆人，帮助整理书籍和信件……

“您是最好的人选了，”书法家满脸堆笑着说，“只有您能为我找到那份工作，请多多关照，可怜可怜我这个一家之长吧。您只要在卡瓦耶罗先生面前美言两句，就能使我过上好日子；我知道那位先生爱您胜过爱自己的眼珠，他有充分理由这样做，因为您……”他语调甜蜜得令人难以置信，“是一个天使，一个天使，对，是美和善的天使。”

安帕罗打断他的颂歌。她希望那一切在那里结束，让那个

魔鬼快快走开。她不能见到他，尽管承认他是个天真无邪的人。他想谋取那个职位，他有能力干好，你看，那天晚上他拿来一大堆手稿呢。

“您可以把这些手稿拿给他看一看，”他说着怯生生地把手稿递过去。“他将看见我的笔迹是怎样的。我自卖自夸不太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找不到比我的字写得更好的人。这是我一边思考一边写出来的东西，是我最近创作的的小说的一些章节……”

她为了不看见他，便答应帮他那个忙。那个可怜的男人怀着感激和满意的心情离去了，说过两天来打听结果。安帕罗一人独处以后，迅速翻阅了一下那部小说的手稿，有些字句不时闪现在面前，令她毛骨悚然。“罪行……折磨……亵渎神明……欺骗，”以及其他可怖的词语，同时在脑海里响起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她把那些手稿撕得粉碎，扔进火里。

安帕罗想起了昔日的往事，从而那个男人给她带来的恐惧一下子又增加了许多。一天，善良的“单体蜡”来到医学院，给她送来一封信……他们谈到了学校，说孩子们如何淘气，布道情况……多么令人疼痛的尖刺呀！……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知道那个秘密！这样的人要到她未来的家里找工作做！……毫无疑问，上帝会抛弃她，把她交给撒旦的。

二十七

整整一个晚上，她被这样那样的想法折磨得无法入睡，她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好运”教堂的忏悔室。决定了的事，一定

要付诸实施。她果然去了那里，不是做忏悔，而是直截了当地对神父说：“我没有胆量去做您吩咐的事。”神父对她训斥了一顿，但鼓励她不要退缩，下决心去做，就能获得成功。那天，她还从远处看见堂娜马塞利娜·波洛全身素装，脸色像桃花心木一样蜡黄，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犹如一尊雕像。忏悔姑娘回到家里以后，心情平静了些；但她环顾四周，却找不到神父说的那种力量。

“我如果鼓起勇气……”她后来来到布林加斯家时，这样想，“可是，不可能，我肯定鼓不起勇气来。现在，我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但在他面前，思绪就乱了，什么想法呀，打算呀，都不翼而飞。我是那样软弱，上帝用来造就我的材料，一定毫无用途。”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再去做忏悔，已经晚了！难道不去享受已婚女人的幸福！难道不依靠他而生活？他完全有理由大呼上当受骗，大骂她不忠，说她的心坏透了，口是心非，是个大骗子，一个坑人的东西，一个……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奥古斯丁对未婚妻形成了那样美好的印象，后者如果坦白出那个秘密，对那个善良男人来说将是一个沉重打击。他把她看成一个高尚的人，纯贞美好的人。她怎能允许未婚夫有那样虚假的看法呀？而现在将用怎样的面孔对他说：“不，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有个可怕的污点；我做了这种事，这种事，这种事……”卡瓦耶罗听到这话，会痛苦地死去的，因为她说出如此可怕的事情，就是置一个男人于死地，他将唾弃她，把她可怖地、厌恶地从身边推得远远的……他多次说过：“当我知道你在爱我之前没有爱过任何人的时候，我感到生活在最大的幸福之中……”

她那时很不理智，没有仔细权衡便这样回答他说：“没有爱过任何人，没有爱过任何人。”毫无疑问，在情感领域里那是百分

之百的实情 因为以前的事是一场幻景 是任性 是心血来潮 是不负责任的荒唐举动，好像是处在半睡状态做出的，或者说处在麻醉状态。但是，这样的理由就是堆得比山高，也不可抹掉事实。事情是那樣的残酷、可怕，在那座模糊之塔的顶端点燃了她的逻辑的明灯……可恨的明灯照亮了她走过的那段弯路！

要忘掉，一定忘掉 用土 用许多土把那件事掩埋起来 永远不被发现，不被从人们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那天下午，卡瓦耶罗发现她十分沉闷，问了好几次为什么那样。

“妹妹太让我生气了。”她回答说。

她想象着，她如果说出那事来，奥古斯丁的面孔将露出一副怎样的表情来…… 她的话发出的声音使她毛骨悚然，以致自言自语地说：“我宁肯死去也不说出来。”

再说，她如果说出来，无论他还是其他人都不会理解她的。只有上帝能够解开那个谜。她认为把自己的全部纯贞和正直珍藏在心里，但是，怎样做才能使别人懂得这一点呢，更不必说容易嫉妒的男人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守口如瓶，守口如瓶，守口如瓶。上帝将把她从泥潭中解救出来。

确实，妹妹让她生气。伊多——他经常上来打听有关谋取管账一职的进展情况——告诉雷夫希奥，有个男人连续两次来过她家。雷夫希奥从饭馆端来菜和酒，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这事使安帕罗格外气恼。晚上，姐姐和妹妹吵了一架。雷夫希奥傲气十足，用恶毒语气骂姐姐。就是这样，安帕罗仍然用给钱的这种法子使她变得服帖些。但是，雷夫希奥越走越远，毫无顾忌地堕落了下去。已经没有办法阻拦她。

“我对你毫无所求，”她说，“你住在你的家里 我住在我的家

里。我和你一样，也会找到一位先生的。但是，我可不上当受骗，草草率率地结婚。你结你的婚吧，那是你的阳光大道。可别找个瞎子。你的脸别变白呀。我什么也不说。我不是伪君子，不喜欢说三道四。你去吧，快去吧，把你的问题解决好。”

雷夫希奥收拾好衣物，一句话没有说就走掉了。房间里只剩下安帕罗一个人，她那已经疲惫不堪的灵魂忍受着两种痛苦的煎熬。其一，是妹妹那样不自重；其二，是她一直想着的那个问题，那根灼热的尖刺深深地扎在头脑里，而现在又增加了好几根这样的尖刺：“雷夫希奥知道了那事？”

天快亮时，未婚妻做了个恶梦，把一切都向恋人坦白了。他抽出刀子，割下她的脑袋……把脑袋扔到什么地方去了？扔到了那里，扔到了那个野人之地，一个面色黝黑的男人用双手捧着吻着……她醒过来从床上爬起来不知道做什么也不知道想什么。九点钟，又发生了一场恶梦：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准时来到她的家里。

“小姐……”

“什么事，堂何塞？”

“我看到您把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昨天决定去见那位先生。我一说认识您，他对我很热情。他十分喜欢我的书法。他让我再去一次。我看，我的工作算定下来了。”

那个头脑简单的男人也用一种特殊的目光注视着她。他那泪汪汪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真诚还是邪恶，是善良还是背叛？安帕罗恨不得大口地把那个堂何塞吞没。

“小姐，你将拥有一幢宫殿样的房子呀！我去的时候，先生不在，费利佩把什么都指给我看了。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宫殿呀。不过说句老实话您配得上……木匠还在屋子里钉窗帘呢，是

刺绣的。过了一会儿，又搬来好几张椅子，好像是纯金的……

“堂何塞，”她说着谦恭地低下眼睛。那个不幸的男人有一双比法官还无情的眼睛。“您如果表现得好些，我会帮助您的。”

可怜的伊多的眼睛里滚动着泪花。

“噢，小姐，我们可以等一等？……您如果肯那样帮忙？……您可别让我对您做出失礼的事呀！不过，看见您如此关心我们，我真想把心中的所有想法都讲出来……噢，小姐，尼卡诺拉可是个难得的熨衣好手呀，她想在您的新家里当熨衣女工。”

“看看吧。”

“还有我的大儿子……您认识他，名字叫胡安，人已经长得老大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用他当仆人……他最合适不过了，穿上纽扣金光闪闪的制服，戴上镶着饰边的帽子。”

“看看吧，看看吧……”

“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我妻子是马德里最好的梳头婆之一，您看看近两年间经济发展大臣夫人的脑袋就知道了。她给好多夫人梳过头，小姐，对，给好多夫人梳过头。我是在那位大臣家里认识尼卡诺拉的。我给他们的儿子当老师，现在有个儿子已经当上了议员。不过，在这里说这些话不大合适……您把我们的事放在心上了吧？……大丫头罗莎，针线活谁也比不上……”

“好，看看吧，看看吧……”安帕罗懒洋洋地说。

安帕罗想让他快点走开，便不想给他的热切期望泼冷水；这个家伙，想为全家每个人都找到工作。

在这些和其他不足挂齿的事情中间，六七年^①的最后日子

^①系指一八六七年。

很快过去了。我不想赘述布林加斯如何给孩子制做耶稣蒙难像，也不想唠叨小阿方索如何整天把表叔送的小鼓敲得山响。一天，布林加斯准备了一桌应该说是十分丰盛的晚餐，卡瓦耶罗和未婚妻应邀赴宴。在那之前，婚礼的日子确定在二月末或三月初举行。六八年的一月，他们完全用来做准备工作。结婚以后，他们打算去波尔多住一段时间。

每当罗莎利娅同安帕罗单独在一起时，她都寻找一切机会，让曾是她的被保护人的后者看到慷慨的表弟是怎样关照自己的。

“这扇子是奥古斯丁送给我的，”一天她把她们两个人一起选购的好东西拿出来；“亲爱的，你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占为己有。我们穷人也应该得到点什么。有件披肩好像也应该归我这个穷婆子。昨天他说：‘你既然那么喜欢就留给自己吧。’我回答说：‘噢不我说什么也不能留给自己呀。’但是人都是互相帮助的。你看，人那么劳累，难道一文钱也不值？……我把自己的活扔在一边，一整天陪着你在大街上跑来跑去！……有些东西呀孩子对你不太合适没有样子只有美利奴料子的衣服对你还合适。奥古斯丁为了打扮你，花了那么多钱，而你穿不出去真可惜。喂那件海蓝色罗缎衣服我真喜欢哪怕把钱原数退给他呢。我得向他提出来。你穿那种颜色的衣服不好看，再说，你也不知道怎样穿。你好像刚刚从乡下来，穿什么都不得体。习俗，亲爱的，在衣着上，习俗决定一切。你如果给一个粗鄙女人穿上缎子长裙，她都不知道怎样迈动双脚……还有你结婚以后，必须把这枚钻石胸针换给我，我的那枚镶着两块珊瑚、八只小珠子；没有你的那枚值钱，但你戴上再合适不过了。好吧，我来给你打扮，一定让你显得更漂亮些，把俗气完全除掉。”

对于这一切，姑娘没有说一个不字，但在内心里一直告诫自己，决不能无限地退让，特别是结婚以后，更不能让皮帕奥恩·德·拉·巴尔卡插手自己的事情，什么都指手画脚。安帕罗在罗莎利娅的性格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说，喜欢穿戴，喜欢打扮，喜欢卖弄风骚，而以前只是去出席公共场合时才这样。现在她待在家里，从来不像原先那样衣着随便、邋邋遑遑。这位追求浮华的夫人做了两双漂亮靴子，成天穿着胸衣，想给人以快感。但是，未婚妻却尽量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哪怕是开玩笑；她太害怕这位保护人了，后者说点什么，她都以为在影射自己，那眼色，那表情，都好像流露着怀疑的心态……

“罗莎利娅如果什么也不知道，安帕罗心想；肯定想知道的；一定像渴望得到什么那样。渴望看到我的疑点；一定希望我有什么失误。我祈求上帝遗忘，而她祈求发现。”

“你知道堂娜马塞利娜·波洛住在什么地方吗？”一天，罗莎利娅突然这样问她。“她来看过我好几次，得礼尚往来呀，我要回访她一次。”

安帕罗迟疑了一会儿，不知道说出准确的地址。她为了掩饰自己的困惑，说了好几个街名，最后才说出真正的名字。事后，她十分后悔！可是，怎能撒谎呢？罗莎利娅那双眼睛能透视她的心底呀，像鱼钩那样遇到什么都能钓上来。

“你那么紧张，”又一次她这样说；好像给你通了电似的，不就是结婚嘛。我看你那样子好像要跳起来、飞起来！你不喜欢我表弟？嫌他老了？孩子，忘恩负义可要下地狱的呀。你无论如何不能勉强结婚。你如果想找个二十岁的受人尊敬的理发师或尊贵的店员，战功赫赫的军官或其他类似的小伙子，那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

安帕罗无法回答这些荒诞的问题，只能一笑了之。可是，她怎能笑起来呢！为了改变谈话的内容，罗莎利娅又讲起了将要在王宫举行的舞会。对于这类话题，皮帕奥恩家族的这个后代口若悬河。她把所有空闲时间用在修整衣服上，那条裙子是王后送的众多衣饰中的一件。她们两个人穿针引线，给裙子加上了花边、饰带，而这些花边、饰带是专门为新娘买的呀。罗莎利娅想在舞会那天晚上戴上奥古斯丁在桑佩尔商店为未婚妻买的那套首饰，于是这样说道：

“首饰放在那里不用，太可惜了，我想你会允许某一天展示一下的。”

去这种庄重场合，堂佛朗西斯科将戴上卡洛斯三世^①十字勋章，那是奥古斯丁送给他的。而且那天晚上，他还得穿上那件新大衣。虽然舞会上不能穿出这种又重又厚的衣物，但在灯光明亮的楼梯上和前厅里，应该让众人看一看。可是，经济状况并不算好的梯也尔怎能有闲钱去买大衣呢，还有那双漆皮靴子，给罗莎利娅订做了连衣裙、全家的圣诞晚餐、孩子的靴子——现在穿在脚上的都不堪入目了——和其他一些小东西。还好，十二月份可以领双薪，就是说，多了一份正式的小费，不然……布林加斯一家快要坠入人不敷出的深渊之底了。为了克服困难，堂佛朗西斯科首先把咖啡从食谱中去掉了，后来连葡萄酒都不喝了。这可成了仆人的笑料！我的堂佛朗西斯科把希望寄托在特列利娅侯爵夫人——他曾经把她的一只旧箱子修理得像新的一样——身上，圣诞节给他送来一份贵重礼物。他对这件事有那样大的把握，那些日子每当门铃响动时，都这样说：“来啦。”说着

^① 卡洛斯三世（1716—1788）西班牙国王

跑出去，送给仆人一枚硬币，吩咐他把礼物接过来。然而，侯爵夫人哪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呀！“还是干活吧，为有钱有势的人干活吧……”梯也尔一边扶正架在扁平鼻子上的眼镜，一边说。

卡瓦耶罗的房子已经完全装修好了，他想请表哥表嫂和未婚妻来看看。一天下午，他们几个人去了那里。那是一月末的一天。加西亚·格兰德那伙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以便对那所住宅魅力无穷、美不胜收之处做出评价。路上布林加斯对妻子说：“看来嫁妆要超过五十万杜罗。”罗莎利娅听了这话，脸色变得那样难看，仿佛那笔钱由她支付似的。

“我对你说过，”她没好气地对丈夫回答说，“随便那个男人做怎样荒唐的事好了，我们不必操那份心。我们尽管洗手吧。”

安帕罗和堂娜坎迪达走在前面，离他们比较远，不可能听见这些话。卡瓦耶罗骄傲地展示他的住房，里面的舒适设施，在当时的马德里还是很少见的。堂娜坎迪达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的夸奖声压过所有人。罗莎利娅一副沉闷、悲凄表情，内心感到那样遗憾，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执意挑剔缺点。真的，那一切太雕琢、太沉重了！未婚妻在一间间精美的房间里走着，觉得眼前看到的一切不是真的，而是常常认为那是她发烧的头脑的创造物。因为想到那座房子不久将为她所有，这个美丽的帝国由她治理，与其说高兴，毋宁说疯癫。她看到那么多又精美又实用的东西，都有些头晕目眩了，心想人类的需求那样庞大，工业做出了那样的努力来满足这种需求。她认为，人类的创造发明生产出了许许多多实用的东西，增加了新的需求，使生活变得更加舒畅。她看见那么多的东西即将落到自己的手里，看见受到众人羡慕、颂扬，特别是想到被那位先生、那一切的主人钟爱，觉得无比快慰，感到胸部有一种压力，只有哭上一会儿才能缓解似的。

大家来到洞房里：那架梳妆台，堂娜坎迪达说是一座很漂亮的小小博物馆”玫瑰色的小盒酷似一朵盛开的鲜花，令人赏心悦目。他们又参观了餐厅，里面摆放着仿古核桃木椅子和柜子，银器和玻璃器皿闪闪发光。但是，最引起夫人们注意的是厨房，酷似一只偌大的铁盒子，地地道道的英国工业产品，镶着不同的金属薄片，一扇扇小门和隔板十分精致。那是一架多功能机器。“如果安上轮子这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火车头吗！”无所不通的布林加斯一边打开一扇扇小门，欣赏那个奇异之物，一边说。

这时 加西亚·格兰德夫人对我们用木炭烹调的陈旧用具做了风趣的批评。她首先谈到了砂锅，一排排地摆放着，仿佛在述说着什么秘密；还谈到了木勺、烤锅、烤架和其他东西。罗莎利娅雄辩而气愤地为陈旧烹调用具辩护。但是，堂娜坎迪达哈哈大笑起来，说土著烹调方法和牧人用明火烤食、砂锅烤面包没有什么两样。随后，他们来到浴室，又是一大奇观。大理石洗手池和圆形淋浴喷头漂亮极了。罗莎利娅尖叫了一声，她那是想到了一个人赤身裸体地站在喷头下面，热水立刻喷出来的情景。卡瓦耶罗拧了一下开关，细丝一般的水流喷射出来。那几个女人，包括堂娜坎迪达以及布林加斯都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关上 关上。”罗莎利娅说，“把人吓一大跳。”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加西亚·格兰德夫人一连说了好几遍。

在客厅里，也有许多令人称道的东西。“漂亮”“精美”“艺术”这类词不绝于耳。除了油画、铜器和家具外，安帕罗最为欣赏的莫过于未来丈夫的端庄形象了。他手上端着的使用来照射家具的灯光直接射在面孔上。他浓密的胡须中，有几根银丝闪闪发光。黄色的皮肤上显现着一种赤陶光彩，和印第安人、埃及人

或阿兹特克人十分相似。她不知道到底和哪种人比较更合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很有特性。仔细端详起来，奥古斯丁是个很帅的男人，目光真诚、正直，表情独特，好像掩饰着某种痛苦。安帕罗对他看不够，他是男人中最完美、最亲切、最漂亮的一个。她恨不得搂着他的脖子，用富有弹性的胳膊向他表明深深的羡慕之情、感激之情和忠贞爱情。但是，现在还不能这样做，只能在众人的赞美中说几句冷冷的话：“这一切真美！太好了！精品中的精品！”

客人们参观完房子以后陆续离去。罗莎利娅抱怨头痛、身体不支，担心患了丹毒。安帕罗由卡瓦耶罗陪着回到家门口，她的心儿醉了。参观完未来之家，脑袋清醒了许多，把恐惧和疑虑赶得远远的。她感到无比幸福，把先前一滴滴落在心上的苦水忘在了一边。这种轻松感是对命运的可怕讽刺，因为命运正准备对她进行一次沉重的打击。堂娜尼卡诺拉把邮差送来的信交给她。信是从内地写来的。

二十八

又写信来了！安帕罗看见信封上的可憎字迹，觉得自己从一座巨塔之顶啪的一声坠落下来。她看着，反复看着信上的签名，怀疑眼睛出了问题。她精神是那样激荡，都以为在大白天做着恶梦。读不读这封信？读，读吧，因为说不定会告诉她那个死敌远远地离开了她，那可是件大好事呀。如果是坏消息呢……那也要读，以便避免发生危险，避免遭受不测！信很短：

噢 可恨的托尔门多 你要结婚了？…… 我姐姐往卡斯塔尼亚尔给我写了封信。我什么都知道了，本来已经康复的身体和恢复了理智的脑袋，一下子前功尽弃。我如果对你说苍天塌下，压在我的身上，那还是说得不够呢。我把一切丢在一边，毅然决然地返回马德里。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残酷的事都能做出来。

她无法读下去，愤怒和恐惧顿时涌上心头。她从这种状态摆脱出来时，只想到了死。“只有死，才能结束这种痛苦。”她这样想。过了一会儿，她努力在心田点燃希望之光，就像为了重新燃起奄奄一息的火焰，而用力吹活木炭一样。她想出种种有利的理由，从而觉得面前的事态没有什么了不起。她说，“谁知道，我是否能用软法子使他让我太平呢！”可是转身一想那个死敌有可能来家里看她，便又坠入失望的深渊。太可怕了！……他从房门进来，她就从窗户跳下去……把家搬走 躲到马德里最偏僻的角落里……他真是个死不要脸的人呀！他如果在那里找不到她，而堂何塞·伊多又不能告诉他她的下落，他一定去布林加斯的家里找她……她想到他走进科斯塔尼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大街那幢房子，比想到阴森森的地狱还可怕一千倍……那怎么办 很简单 主动出击 去找他 要么胜利 要么败北而死。或者说，要么让他还我自由，要么自杀身亡。她勇敢地下定这个决心以后，稍稍感到平静了些，尽管一想到去拉费大街那幢令人生厌的房子就感到恶心，如同想到喝过一杯苦药那样。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必须去那里，必须走出这危险的一步 这最后一步 如果不能自救 那就死去。她的心对她说：“你自己完全可以用某种手法使他懂得，他的固执想法是愚蠢的，可

以使他离开野蛮之路。你只要不恐慌，一定能够战胜那个魔鬼，因为你是这个地球上惟一有能力达到这个目的的人。不过，你必须想好怎样去做，必须量力而行，并且要在火候上使出全部力量。那个谁也无法擒拿的野兽，将败在你的手下。你用一根丝线就能把他捆绑起来，让他服服帖帖地按照你的意志行事。”尽管她的心对她讲了这些安慰的话，但仍然犹豫不决，而对那个野兽迎上去，还是龟缩起来。这时，她看了看父亲的像，那双眼睛好像对她说：“傻丫头，你一进来我就劝说你去，可你不理解我的意思……”那副大镜框里医学院的全体学生的面孔也在这样说。

她还想出了其他的解决办法：报告警察局，逃离马德里，向卡瓦耶罗说出心中的秘密……噢，她如果把这后一点装进脑子里，该多好呀！……别的都是胡来。在所有解决办法中，“自杀而死”占了上风。这是个好法子。但是，在死去之前，是不是应该设法降服那条蛟龙，用好言好语，乃至某种手腕让他转移到其他地方，使她能够安静地生活？

这样决定之后，剩下的便是时机问题了。那天晚上就去，还是第二天星期日去？第二种方案占了上风。接着她又琢磨起来，想编造个谎话，为不去布林加斯家制造借口。不能说生病，不然，卡瓦耶罗会来看她的。她想说妹妹失踪了……怎么不去找她呀？……第一点是实情，而第二点却是谎言。去他那里呆的时间再长，傍晚也该回来了，因为她还要换衣服去剧院，卡瓦耶罗说好八点钟来找她。

那个如此可怕的早晨终于来临了，她一吃完午饭便上了路。她的衣着很朴素，但很得体，围了头巾，戴了手套。她不愿意表现得奢华，也不愿意显得很邋遢。她雇了辆马车，这样会走得快些，又可能不被人发现。路上，她一直思索着如何扮演那个困难

的角色。原来，她打算用央求和说理的法子征服那个难以征服的人，让他知道他给她造成了多么巨大的伤害。她的这些想法的基调是：“要么这一切永远结束，要么我今天晚上就死去……我已经发了誓……下了决心……不和解就死去。”

到了。那张可恨的铁丝网，到处淌着红绿两色水流的院子又出现在她的面前！……她上楼时，两个女人正好下来，她们一边走一边说：

“晚上不出门 死定了……”

说谁呢？他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有时死亡酷似可怕墓穴孕着的希望，给人带来新生……门开着呢。安帕罗慢慢走进去，害怕碰见外人。她来到客厅门前。过去，里面摆满了家具，而现在空空如也……她第一眼就发现，旧货商来过那里。

姑娘向大厅里走了几步便停下，希望有人出来。她觉得房子里有人在走动，在说话。突然，他的身影出现了。他的变化是那样大，乍一看都认不出来了 胡须留得老长 浓密、结实、直挺；农村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是恢复健康的快捷而有效的因素。他脸色生机盎然，目光又重现了风华年代的光彩。他身上穿着褐色呢料外套，头上戴着皮帽。这两件饰物与他很般配，增色不少。他已不是戴面具的人，把面具扔得远远的，露出他本来得体的面貌。安帕罗的来访使他感到高兴；不过，无疑是有一点想法妨碍了他表达自己的高兴。

“你来了。”他低声说。“我一直等你……真让我高兴……都是你的错，我们现在谈一谈，你把事情解释清楚……什么？你看见我这副样子吃惊？我是你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可怕的野人，怕我？”

“的确是怕不……不过……”

“你都颤抖了……镇静些。我不吃人……你坐下来先等我一会儿。”

他很快走出去，不大功夫返身回来，在衣柜的抽屉里翻弄着。安帕罗看见他进进出出好几次，不是拿出去点什么，就是拿进来点什么。她搞不懂他为什么那样做。

“请原谅。”一次他走进来时说，同时抽出一条床单，撕成一条条的。“我回来时，发现可怜的塞莱冬尼娅风湿病很重，好像不久人世……”

这时，传来清晰的呻吟声，那是极其痛苦的呻吟声。

“可怜的女人哟！”波洛说。“我不想把她送到医院去。如果不照顾她，又有谁一定会照顾她呀？”

安帕罗在自己独处的那一刻里，觉得应该谨慎些，关上门为好，不然等于把自己出卖了，那里充满了悲伤、恐惧和痛苦。

“我又回来了。”他说，他出现在客厅里时，手里拿着一把棉团，放在柜子上。“她都不能动弹了。我得帮助她在床上变换姿势，给她喂药。我如果不给她喂药，她什么也不吃。我还得用纱布把她的膝盖包扎起来，涂药膏，贴膏药……昨天夜里，我连眼都没有合。她一直呼喊，叫我。我回来两天了，一刻也没有休息。但是，我健康，非常健康……你看……”

他为了证明自己全身是劲，一下子抱住安帕罗的腰，像羽毛一样轻轻地举起来，后者都来不及躲闪。

“哎呀！”她看见自己被从地面举到快碰到天花板时，喊了起来。

那个体育运动员用力大无比的双臂把她放在自己的右肩上，扛着珍贵的负载，在屋子里走了好几步。

“别叫，别故弄玄虚，这又不是第一次。”

“我快掉下去了！”

“别说傻话，哪能掉下去呢……”那个鲁汉子一边说一边把她小心翼翼地放在沙发上。“现在该给我解释解释了。我很生气，简直怒火中烧。我知道那事以后，恨不得……我说不清楚，恨不得一口吃掉你。后来，我镇静了些。昨天晚上，我的朋友诺内斯劝导我一番，把话讲得很深，摆了一大堆道理。那是上天对我的教训，我接受了。”

安帕罗听到这话，觉得心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看来，事情还算顺利。

“我说这话时心都碎了，”他一边坐在她的身边一边补充说，“但我必须表明，你的那个对象是……应该蔑视他……得了，就算我没说。”

她是那样紧张呀！她觉得，此时此刻讲什么话都是不合适的。她没有处世经验，不会掌握谈话的时机，从而讲出有利的理由，回避不利的东西。波洛说道：

“我的怒火燃烧起来以后，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从中得到一点安慰，同时也原谅了你。我来详细说说吧。我同意你的做法，在接受那个难得的对象时，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你看看我说得对不对。他是个诚实而富有的男人，而你观察问题的观点太平庸、太俗气。你说：‘我对人世还有什么可求的？经济上贫困不堪，只好以当仆人为生。还是结婚吧，既舒服又自由。’卡瓦耶罗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则没有。他有钱，有精力，他善良、真诚，这些都是你一直所希望的。你和他结婚，但并不爱他……”

托尔门多的话到了嘴边，想用自己的全部心声提出抗议。但是，恐惧使她变成了哑巴，把抗议咽到了肚子里。

“这是我的想法，”他继续说道，“这个想法给了我安慰 同时使我原谅了你。你把心里话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吧。要讲真话，你根本不爱他。”

她气愤极了，想把心灵对她讲过的话理直气壮地讲出来。但是，恐惧使她退缩了，屈服了，仿佛那种恐惧通过压在身上的沉重铁块流进了每一个细胞。那时，她这样在心里推断说：“我如果讲出实情，如果讲出我很爱将我丈夫的那个男人，这个野人一定会气死的。我必须谨慎从事，对他编造一个非常之大的弥天大谎 编造一个令我心碎的谎言 但能够拯救自己。”

“你爱他吗 爱还是不爱？”那头野兽问 他有些不耐烦了 声音粗野。

托尔门多说：

“不爱。”

她一边说一边用力摇着头，如同孩童来到人世间第一次做戏。她说完那句话，都想让整个身心扑上去，把那个谎言抓得粉碎。她说那话时双唇是那样用力，现在觉得满嘴苦涩。野人把椅子向她那边移了移。安帕罗无法躲闪，因为她坐在沙发上，背后又是窗户。她恨不得钻进墙里，永远摆脱那个人的威胁，她太讨厌他了。她看见那身褐色呢料衣服，粗壮胡须，兔皮帽子，好像看见了魔鬼。

“我早就说了吧，”波洛说着拉起她的一只手。她想移开那只手，但无能为力。“我认识那个家伙，我见过他一面。是个可怜的男人 人不错 但智商低下。你聪明，一定能控制住他 把他管得像孩子那样乖乖的 你可以为所欲为。”

他讲这些话的用意昭然若揭，不幸的姑娘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从而更加恐惧了。但是，一个人面对严峻考验的时候，常常

发生各种情况，危险孕育着解救的法子，从巨大恐惧中会获取勇气，这是条件反射规律造成的。托尔门多从其死敌的话音中意识到，他想让她用罪恶的、可憎的法子解决问题，全身不禁抖动起来，她要维护自己的人格，保护心灵的纯洁。她看了那个野人一眼，太可恨了，宁愿同他搏斗而死，也不看见他，忍受巨大的折磨，她在潜意识的鞭击下，突然站起来，露出愤怒的表情说：

“总之……这一切结束了，还是没有结束？我来这里是想知道，你让我安静地生活下去，还是毁掉我？”

“镇静，镇静，姑娘。”波洛面色苍白，喃喃地说，“你知道，用硬的一套，从我这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如果用软的，什么都能得到……”

托尔门多想把全部谨慎、机智、计谋汇聚起来。她一边擦着溢出眼眶的泪水，一边说：

“你不能让我成为一个不幸的女人，而应该希望我好，正派，有尊严。你做了坏事，但心眼不坏。你应该还我安宁，别再纠缠我。你快去菲律宾吧，忘掉我吧。”

“唉，不幸的托尔门多！”他的语气极为痛苦。“如果那一切像你所说的那样容易……你说我不是坏人。你大错特错了。在那边的山上，感到那样孤寂无伴，真想像犹太那样上吊自杀，因为我也出卖了基督。我常常那样贬责自己，说：‘随便一个人，随便一个陌生人，一个路人从我身边走过，会不会抽我几个耳光？’我要坦诚地对你讲话。那时，我是个伪君子，是个滑稽教徒，没有一点信仰。我撕下假面具以后，却信起上帝来，因为我那激荡的灵魂给我的启迪，要比平和的灵魂多得多。我以前宣讲地狱，但没有坠入其底；而现在我根本不提地狱不地狱的，但觉得，如果不存在地狱的话，上帝会毫不迟疑地为我造一座。对，我说了，

我不是好人，你对我了解得还不深。你现在对我有什么要求吗？要求我让你安静地生活……你那时为什么要看我，要看我呀？”

听了他的提问，本来就十分恐惧的安帕罗又增加了一分恐惧。这时，她脑海闪过那样多的东西，如果人的脑子经受不起爆炸的考验——正如人的心脏经受不起内疚的考验一样——的话，一定使她看见了可怕的死。

“那时你为什么看我呀？那个野人感情激荡，但逻辑思维仍然清晰地说。“你那张典雅的嘴巴，对我说了些什么呀？不记得了？我可记得一清二楚。你为什么对我说那些话呀？”

她面对这把逻辑的利斧，立刻乖乖地屈服了。

“我那时听到的东西，现在谁听了也不会不认为神魂颠倒的。但是，你想让我把你说的话从我耳朵里掏出来吗？”

安帕罗像孩子挨打一样，放声哭起来。有那么一阵子，只能听到她的哭泣声和远处传来的塞莱冬尼娅的呻吟声。波洛向病人身边跑去。

“可是我，”不大工夫他便跑回来，急切地说，“我把一切过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无疑，我要负大部分责任。可是，我却把全部责任揽下了。我的过错比你大，因为我欺骗了你，欺骗了上帝。”

托尔门多看了看他，那目光与其说是愤怒的，毋宁说是央求的，犹如小羊看见手持大刀的屠夫，用无声的语言，用眼睛对他说：“刽子手，放开我！”

他快捷而准确地释解了这种语言，不只用眼睛，也用严厉的语言回答说：

“不，我不放开你！”

不幸的姑娘一阵晕眩，她跑到过道里，想从大门逃出去。她

恐惧极了！但是，如果说她箭也似的飞跑的话，波洛比她更快，在她逃走之前，把门啪的一声反锁起来，并且将钥匙塞进衣兜里。安帕罗尖叫一声。

“放开我 放开我！”她扶着墙壁哭起来，仿佛想用身体的力量打开一道缺口，逃到外面去。

波洛拉起她的一只胳膊，又把她拖到里面。她挣脱出来，向大厅跑去。她不顾一切，绝望地跑到半打开的窗前，想从那儿跳到院子里。他一下子关上窗户。

“留在这里！…… 你现在是笼中之鸟！”他愤怒地嘟囔着说。

安帕罗扑通一声倒在沙发上，把头扎进沙发的靠垫里，两只手的指头按住脑袋。

二十九

她一动不动地呆了好一阵子。突然，她听见耳边响起这样的说话声：

“你知道 用硬的一套，一无所获 用软的嘛 应有尽有。你想把我像丧家犬那样赶走呀，那可不公平…… 我怎么控制自己，也免不了发火，做出过头的事情来。”

姑娘的处境十分危险，她担心会大难临头。她一直在脑海里琢磨着，突然闪出一点以前没有的东西来：机敏些，聪明些。生活培育一个人的性格，也暂时改变这种性格，或者说用一种可怕的、不常见的爆发力使人变换一种性格。在一定的時候，胆小鬼可以变成英雄，吝啬鬼可以变得慷慨大方。那个怯懦的姑娘正是这种情况，形势逼人呀，在很短的时间里头脑变灵活了，计

谋多了 这些在她那直爽、坦诚性格中是不存在的。她想：“从这条路走 我什么都得不到……我如果知道其他女人知道的东西，该多好呀！如果能骗过他，许下空头支票，让他屈服，那该多好呀！……试试看。”

“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爱情呀！”她一边直起身子一边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看到自己所爱的人幸福……我是说，生活在安宁之中。我真不明白，你是这样爱我的，让我受苦受难、失去人格、贫困潦倒，让所有人瞧不起我。我多么不幸呀！……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呀，好像所有人都在对我说：‘我认识你，知道你干的那种事！’我要从这种处境中摆脱出来，但这个自私鬼不放开我。”

堂佩德罗深深叹了口气。

“我是自私鬼？你做的那些事，难道是牺牲你的私利吗？我是个穷光蛋 他是大富翁。这和说‘我 我 永远是我’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两个人都应该做出牺牲。可是，我做出牺牲，而你却收获……我看得一清二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结婚，变成大富婆。你结婚的那一天，我要给自己一枪，让一切永远成为秘密。”

“不对 那不是我的愿望。”

安帕罗觉得她刚刚获取的锐敏和扮演伪君子的能力又增加了许多。她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几句比较亲切的话。

“不，我不想让你死。那样会使我难过……但我确实希望你走得远远的，你以前不是这样想，诺内斯神父不也是这样劝说的吗？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了，连友情也不复存在了，你远在他乡，时间会慢慢治愈你的。你将从心底里感到后悔；上帝会原谅你、原谅我们两个的。”

那个野人被深深打动了，用眼睛盯着地板。不幸的姑娘坚

定了取胜的信心，便加强了攻势……甚至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而几分钟之前她还做不出这种事情呢。

“为我想一想，看在上帝的份上，也为了你的灵魂。”她的语言很甜蜜。

“那，那，”波洛悲痛地喃喃说，没有看她。“我，我除了牺牲还是牺牲，你，除了胜利还是胜利……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那个男人在我的血液中注入了毒液……我恨他，我觉得你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一定很爱他。这我可受不了；我失去了勇气，不能离开这里，我怒不可遏，我将变得更坏。”

他站起来，在客厅里踱步，同时用焦虑的声音说：

“上帝，上帝哟，你为什么给了我巨人一样的力量，但却不让我像普通人那样自卫？别看我像个大力士，实际上，我是个十足的布娃娃。”

突然，他停在她面前，好像亲切地说：

“我对你发誓，托尔门多，我如果像你希望的那样去菲律宾，离开你的身边而又不折断你那个丈夫的脖子，你应该把我看做圣神，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我这样战胜自己。我很愿意满足你的要求，很愿意你自由自在地生活。但是，无论你用你的恳求，还是诺内斯用他的劝说，都不能从我这里得到这种东西。从野人到圣人，这中间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呀。我……开始几步走得很好。可是走完一半路程，我便没有力气了……退回去，野人，往回走！”

安帕罗脸上溢出了冷汗。她没有法子，暗暗下定决心，断然采取反面解决办法。

“我下定决心了，下定决心了……我知道我该做的事。”

“什么事？”

“我不能结婚……不能，不能！……为什么，这能使我超越那个严重的过错吗？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欺骗那个好人……我知道我该怎样做。我马上回家去，给他写封信，写封措词严谨的信，对他说我不能和你结婚……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你总是把事情想得很糟糕。”波洛好像镇静地说。“我觉得你的想法很荒唐……不，你不能不跟着他。这么长时间了，你答应了人家，把疑点隐藏了起来；而现在又拒绝他，那不是丢面子吗。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你还是结婚吧，结婚吧……我们现在不能胡闹了。”

他太不注意了，怎能用复数“我们”说话呢！姑娘感到受了极大的伤害，她茫然，她恐惧，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没有给她时间考虑那个没有掩饰好的想法，继续说道：

“我知道这一切该结束了，我知道我必须做出自我牺牲……因为我是最大的罪人。但是，你一点牺牲也不做？”

“我怎么做？”她不解地问道。

“不要像赶一只狗那样赶走我。你刚刚说过，你并不爱你的未婚夫。你如果想让我听你的，不纠缠你，那就不能让我觉得你也不爱我，因为那样的话，我将把一切毁在我的脚下。你如果认为我可以有力量去做你要求的那种最果敢行动的话，那就给我力量吧！”

“我怎么给你？”

安帕罗恨不得打他一记耳光。

“这样……”那个野人用野蛮的爱的激情喊道，同时用双臂紧紧抱住她。“如果说，你爱那个草包胜于我的话……立刻，立刻，看见没有，立刻掐死你，掐死你，掐死你，让你咽下最后一口气，我要举杯庆贺。”

他一边说一边用起力来；他的力气越来越大，托尔门多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叫了一声。

“哎哟……你掐死我了！”

“你只给我一天时间，只一天时间。我一定让你过上完全安宁的生活，而只向你要一天的时间。”

但是，她，窒息到了极点，用残存的一点点空气说：

“不给！”

“给！”他粗野、热情地喊着。

“不给！”

“只一天！”

“一分钟也不给。”

“唉……你这条母狗！”

他愤怒地松开双臂……他全身颤抖……安帕罗恐惧地跳起来，再一次寻找逃走的出路。她没有找到，便在房子里东突西撞，最后钻进那个女病人所在的房间。她觉得那是块圣地，可以藏身。她躲到房间惟一空闲的角落里，等候着。病人听见声音，用双唇边呻吟边嘟囔了点什么。但是，托尔门多什么也没有说，她那是说不出话来了。不一会儿，他走了进来。

“塞莱冬尼娅 你好吗？”

“我刚才睡了会儿，可有声音把我吵醒了……什么事呀！……在这儿调情！……”病人断断续续地说。她已经完全醒过来，看着房间里的那两个人。“跑到这儿来调情！……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么作孽呀！……在一个快死了的人身边搞那种事！”

“没有 没有 傻女人。”波洛热情地说，“你想喝点什么吗？”

“我想升入天堂……你们如果愿意，那就下地狱去吧；但是，

我要升入天堂……我快死了，快死了，赶快给诺内斯神父送个信去，别在这儿调情了。”

“诺内斯马上来，马上来。可是，你的病并没有那么严重。今天下午医生还说呢，你会好起来的。”

“医生和您一样，是那么的愚蠢……不要脸的，不可救药的……给我滚出去；别碰我……我好像看见魔鬼了，要把我带走……”

“还开什么玩笑呀？”波洛说着给她盖好被子。“可是听我说，我再给你热敷一下吧。痛吗？”

“太……太可……怕……”

“托尔门多，快去厨房，把毯子烤热些。可能还有火呢。老太婆，别忘恩负义呀，你看这个可怜姑娘是来照顾你的，她可是个天使呀！”

“天使？”老太婆喃喃地说着，用迷茫的眼睛朝那两个人看了一眼。“黑暗的天使，对。可是，来了两个呀，但别带走我呀，别带走我呀……快来呀，诺内斯神父，快来呀。”

安帕罗向厨房走去。她不能拒绝做那件既容易又圣洁的事情。与此同时，那个野人移动着病人的疼痛的身躯，把裹在她双腿上的绒布和绷带撤换下来。他动作很轻，很熟练，只有母亲和从事那种职业的护士才能像他那样。

“我喂你一碗汤吧。”他说完跑到厨房里，让托尔门多把汤热一下。

他给那个不幸的身体涂好药，敷上棉花，又用热毯子盖起来。之后，他一边喂汤，一边温柔地说：

“好了，别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了。现在好好睡一觉……想睡会儿吗？要尽量多睡会儿，你身体太虚弱了。把这碗汤喝了，就

算为我们，为我，为安帕罗小姐喝的，她是来照顾你的。那么……坚强些！……好，好！你现在休息会儿吧。今天夜里别吃安眠药了 吃多了伤身体。”

老太婆说起梦话来，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呻吟，同时用笨拙的双手抚摩脖子上的十字架。

“哎哟……哎哟！你们要带走我吗？……好 我一直在等着你们呀。这个，十字架上的人会保护我的。”

病人睡着了。波洛打手势叫安帕罗出来。他们又回到客厅里。在那个悲伤的间歇时刻——这一时刻以那种奇异形式打断了她同魔鬼进行的紧张斗争——恐惧万分的姑娘想了想 她无论怎样说，怎样解释都不能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她头脑太简单了，不该来看他。她没有经验，不会用花言巧语摆脱困难处境。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能想办法逃出去，听从命运的安排。她一会儿想到那个已经无法举行的婚礼，一会儿又怕那个野人胡闹……那不是给她脸上抹黑吗！她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死去，要么忍受屈辱，屈辱很快像可恶的、置人于死地的麻风病向她袭来。做什么都行，只要不和那种兽类打交道，忍受他的野兽般的殴打或他那可恨的亲昵。他们来到客厅后，她绝望了，但平静地对他说：

“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让我走吧！”

“我们先点上灯，天快黑了。帮我一下……”

他指了指柜橱上的蜡烛，旁边是火柴。

“房门钥匙 钥匙。”托尔门多点着蜡烛后喊着说。“我要出去 在这儿把我闷死了。”

“别急 别急 请把窗户关上……找根针把这件坎肩帮我缝一下……懒婆娘！我要你给我当一会儿主妇。你应该给我准备

晚饭，并且和我一块儿吃。”

“别对我开玩笑…… 钥匙！”

他的回答是拥抱她，很紧，很紧。

“你要对我说，像以前一样爱我，说吧，说了，我就放你走。”
他在那个地狱一样的角落里说。“如果不说，我就掐死你……”

“那样更好，我宁愿让你掐死我呢。”不幸的姑娘低声说。此刻，她想到了蛇蜷缩起来的可怕样子。

“我们在开玩笑吗？…… 世界皇后，皇后怎能死呢？……得了，快说吧，爱我……”

“好，我说，”恐惧至极的姑娘说，她又一次觉得应该耍点手腕。

“说清楚些。”

“我爱……你。”她说着闭上了眼睛。

“你不是从心底说出来的。要看着我说，亲切些。”

托尔门多早已失去了耐心。她想大声喊起来：“我讨厌你，可恨的畜生。”但是，她权衡了一下这句如此绝情的话的后果，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她做出巨大努力，这样说道：

“你这么粗野地对待我，怎么能让我爱…… 你呢？…… 你应该表现得好些……那样我才能爱你呀！”

“你说，我该怎么做吧！”

他放开了她。

“首先，别这样掐着我，放理智些。”

“今天夜里陪我。”波洛野性十足地说。

“不行，一千个不行。”托尔门多用整个心灵说。

“让我把话说完…… 我发誓，你明天一定得到自由，我再也不纠缠你。”

安帕罗沉思了一会儿。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她必须考虑这个可怕的要求。但是，她的良心很快取胜了，不能犹豫，不能软弱；于是，她说出了既表明厌恶又表明果敢的话：

“绝对不行 我宁愿死在这里。”

“我明天一定让你自由。”

“我宁愿变成一具尸体。”

她又犹豫起来，在理智的天平上衡量那句可怕的话，说：

“谁能向我保证你能兑现你的话？……”

但是，她很快战胜了自己，坚强有力地說：

“噢 不行，一千个不行。我已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了 而这比那更见不得人。我不干，我不干。我的惟一出路是死，我要自己死去，用自己的双手。我要死去，你这个野人，地狱里的魔鬼！……”

小绵羊一下子变成了狮子。波洛从来没有看见过本来平和、驯服、怯懦的姑娘变得这样激愤。

“你一点良心都没有了！但我可和你不一样。我是基督徒，我知道该怎样悔过自新。我宁愿痛苦地死去，也不让你把我拖到泥潭里。”

那个野人眨了眨眼睛，好像那双沉睡的眼睛突然受到一道强烈灯光的照射。他的灵魂深处抖动了一下，一会儿向善的一面倾斜，一会儿向罪恶的一面倾斜。这时，他把钥匙交给了他的受害人，用悲苦的声音说：

“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吧！”

被困扰在那里的姑娘首先想到的是赶快跑掉，但是，她迟疑了一下才迈动脚步。当她把双脚踏在楼梯上时，理智的声音再次使她停下来。她又犹豫了；她是这样想的：这是她的死敌慷慨

也好，逼迫她就范失败也好，那并不足以结束那个可怕的问题。她要确认那一切已经结束、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安宁以后才能走。在这种自私的疑虑的驱使下，她返身回到屋里，但是疏忽了，没有让房门开着。

“可是你不再纠缠我，不再胡闹，不再处处和我作对了吧？”

波洛一直站立着，听了这话转过身去。但是，她绕过去，站在他的面前；她糊里糊涂地拉起他的一只手，并且向他倾着身子……

“看在上帝和圣母的份上……别干让我丢人的事，别干让我一蹶不振的事，别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呀。你不要见任何人……让过去的事像一千年以前发生的似的，不让世上任何人知晓……你不坏，不会干那种缺德的事……你应该做的事是……”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他喃喃说着又转过身去，不让她看见自己的面孔。“我应该做的事是……滚得远远的，远远的……”

他一下子离开她，钻进身边的房间里。安帕罗不想跟上去。她从客厅看见他扑倒在黑色的扶手椅里，用双手抱着脑袋。床铺乱糟糟的，传来吼叫声，仿佛是头受伤野兽边跑回自己的洞里边吼叫似的。

三十

托尔门多迟疑了一下，进去还是离开。“看来我胜利了，”她想，“但是我的心还不十分踏实。我可以指望的是，他从来不做

半截子事。他做坏事，不到最后决不善罢干休；做好事，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做得尽善尽美。”这时 那头野兽突然跑出来 脸色难看 双手颤抖。

“唉 你这条母狗！”他说，“他决不会像我那样爱你…… 我呀，现在还比你会观察问题，知道置身于你永远不能置身的地方！你说，你要去死！……傻姑娘，你对这一点知道什么呀？你连被饰针扎一下都吓得死去活来！……”

这当口，他们听见楼梯传来脚步声。随后，房门吱呀一声打开来。他们两个把眼睛转向那里。安帕罗惊恐地发现从房门进来的人沿着过道向他们走过来。

“是我姐姐！”堂佩德罗小声说。

惊魂未定的安帕罗听见这个名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是那样紧张、惶恐，都险些来不及躲藏到卧室里。噢，如果行动迟两秒钟，一定被来人发现了。来了两个客人，他们是堂娜马塞利娜和诺内斯神父。安帕罗听见那位夫人的说话声心里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她害怕她走进来，都想藏到衣柜里。值得庆幸的是，卧室里面有个三角形的小屋，里面装满了破旧东西，必要时可以藏到里面去。

骨瘦如柴、一副鸡胸的神父和桃花心木面孔、全身素装的夫人在客厅里坐下来。前者仿佛刚刚从格列柯 的画上逃下来，后者则和戈雅 ②的《狂想曲》是姐妹篇。

“可是 你这个野人 怎么还没有把西门·希利内欧 的大胡

① 格列柯 (1541—1614) 西班牙画家。

② 戈雅 (1746—1828)：西班牙画家。《狂想曲》是由八十四幅蚀刻画组成的讽刺画。

③ 西门·希利内欧：《圣经》故事人物 他曾帮助耶稣将其十字架抬到蒙难的地方。

子刮掉呀？”姐姐对弟弟说，“人们看见你这副样子，你不害臊呀？”

“他是把自己打扮成传教士的样子 夫人。”性格宽厚、欢快的诺内斯神父一边摘下假发一边说。“那个可怜的女人怎么样？”

“病得很重。现在好像能睡上一会儿了。”

“我们来详细说说吧。”马塞利娜扑通一下子坐在沙发头上，说：“我和堂胡安·曼努埃尔什么都商量的。在大街上，他就跟我说：‘对这个野家伙必须小心。他从牧场上逃了回来，又想放任自流。只要一天不把他关起来，不让他胡来，他就有危险坠入歧途 使我们都非常生气。’神父 我说的都是实话吧？”

“和福音书一样。”诺内斯笑着说。

“好好，那个女人补充说；你走的事我们都准备好了。有位夫人和我住在一起，她帮助我给你凑齐了盘缠。今天上午旧货商把那些破烂东西收购走了，加上这位诺内斯给的钱……还有市府提前支付给你的钱……你应该感谢人家。我说呀，有这么多钱，路上的花销完全够了。我还找人为你写了封推荐信。”

“我也给他写了一封，一定受欢迎。”堂胡安·曼努埃尔打断她说。

“你到那儿以后，立刻进入角色；据说是很不错的工作。你现在回答我，到底下了决心没有？”

“已经下了决心。”波洛斩钉截铁地说。

“听我说，轮船八号从马赛启航。你如果想赶上这班船，明天就得出发。”

“好吧 明天。”

“我喜欢这样的男子汉。”诺内斯一边说一边在朋友的肩上

亲切地拍了一下。

“应该向上帝致以无限的谢意。”心地善良的姐姐激动地说，“你的这个决定很好。到了那里，看看能不能变成以前的样子，改邪归正，心灵得到净化。你一定会学好、干出一番事业来；那边还有许多野蛮人，他们需要感化。”

“第一位的是，”诺内斯嘲讽地说，“他本人被感化，做一个正派的人，说到其他人，我的夫人，会有人教化他们的。”

“亲爱的，不幸的弟弟，再也看不到你了。”她一边激动地说，一边顺着目光的方向把手稍稍抬起来；那双眼睛如果不是木头的，肯定流出了眼泪。“噢！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只当自己进了一座很大的修道院，马德里大街就是这座修道院的回廊，我的家就是个人禅房……出去，回来，进去，离开，孤零零的一个人处在喧闹的环境之中，在嘈杂中默默地打发时光……在这种孤寂的生活里，家庭感情永远激荡着我的心……我不管怎样思念上帝，但我不能不爱我的弟弟。我一想到他在那里将遭受各种各样的苦难，夜里肯定睡不好觉……我今天早晨去望弥撒，在心里自言自语地说：‘可是，上帝哟，这个人能不能改正他的坏脾气，能不能控制自己，就像其他最终成为圣神的人所做的那样？他那么软弱，那么无能，竟然染上可憎的恶习？’唉，弟弟，我的恨都从心底溢了出来。不过，我有时也做错事，没有法子避免；我做的错事是，总认为有人把你的脑子变得乱糟糟的，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对，我做了错事，做了错事，做了错事……真让人生气呀！……”

“夫人，和蔼可亲的诺内斯说，您现在可不能雪上加霜呀，我们已经够痛苦的了。我的朋友波洛明天就离开我们了。他还有一点点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应该向他表达欢送之意、表达

我们的惜别之情。”

“我是对他不放心 不放心呀！”那位杰出夫人一边说一边看着他，犹如看着淘气的孩子似的。“您和我一样，对他了解得很深。他搞的那套把戏您不是不知道；听塞莱冬尼娅讲，他去斯塔尼亚尔之前，还在这儿见了那个……诺内斯先生，您可不能那样天真、那样犯傻呀。您应该记得，我们刚刚踏上那道摇摇晃晃的楼梯时，我就说好像听见女人的声音，您笑了起来……您应该记得您说过的话：‘一切都是可能的……太阳下，没有任何东西是鲜为人知的……真的，有女人气味。’”

“别胡说了！”波洛声音结巴，头上冒出一颗颗汗珠来。

“可能是胡说 但是 你总是做出那种事情来 让人想到你坏透了顶。唉，我的弟弟呀，我一想到你得不到好结果，就感到身体不舒服。前两个晚上，我梦见你去了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那里 树木高大 到处可以闻到桂花、石竹和樟脑味。真可怜 你住在一间茅草屋里 烧得很可怕 就要死去 对 就要死去。但我最为担心的是，你临终时还在想着那个可恶的女人，这是上帝无法原谅的……弟弟 相信我 我惊醒过来时 浑身都是冷汗……我是那样焦虑，我这辈子还没有感到过呢……”

“别胡说了。”波洛又说了一遍 他显得那样疲劳、恐惧。

“夫人，和蔼可亲的诺内斯说：“您这不是让我们痛哭一场吗！”

“这个作孽的就是哭上三天三夜，也是无所失的。我刚才还在说呢……唉！您可能知道了，那姑娘下个月就结婚了。所有坏人都时来运转，而那个傻瓜蛋呀，遭受嘲弄吧……！”

“夫人，可不能讲别人的坏话呀。”

“请允许我讲下去……全是漂亮的东西呀！罗莎利娅·布林

加斯把什么都拿给我看了。今天早晨，我在‘好运’教堂里碰见了她，她一定要我去她家。盛情难却嘛，我们在她家聊了好长时间，足有两个小时。她用葡萄酒和小点心招待我……”

“夫人，酒可不是好东西呀，喝多了，嘴巴就不严了。”

“我感到很遗憾，”波洛说，“那事和你们没有一点关系，你和那位夫人有什么好聊的。”

说到这里，马塞利娜目不转睛地看着地板，俯下身子，拾起一件东西，好像是丢在地席上的。那是一只手套。她没有露出惊色，用手指挑着，一边拿给弟弟看，一边冷冷地问道：

“这是谁的手套呀？”

波洛茫然不知所措。

“噢！……不知道……可能是……今天早晨有人来过，一定是她的，是染房老板佛朗西斯科·罗萨莱斯的妹妹。”

“这下子可露出了马脚呀！”诺内斯叫了起来，顺手在他朋友的肩上拍了几下。

“我认识这只手套，”马塞利娜一边说，一边挑着手套，观察这个罪证的形状。

接着，她用力把手套吹鼓起来，看看手型。

“拿去，收起来吧！我不需要你干这种丢人事的物证，对我没有用途。我如果想使坏的话，想让那个姑娘见不得人的话……”

“好了，夫人，”堂胡安·曼努埃尔笑着说，“我们都知道您是个天使^①。”

“我确实是个天使，”她用扇子敲着神父的膝盖说，“诺内斯

—译“安琪儿”。

先生，并不是每个场合都适合开玩笑的。我不是天使，也不是炽天使，但我要比许多人好得多……我如果想使坏的话……唉，我掌握着那个轻浮女人的两封信，她寄给你的两张纸条；我们吵架闹翻的时候，我从你手里夺了过来我像珍藏金条那样，用布包好。不过，只要我活着，别人就别想看见。我如果拿给罗莎利娅·布林加斯看，谁知道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呀？……但我不是那种喜欢报复的人。你和那个小女子放心好了。”

“我喜欢每个人都这样，”诺内斯说，“夫人，您这样走下去，一定能升天堂！”

“不过，我可不是大傻子，”夫人一边继续说，一边怒冲冲地站在弟弟面前：“你骗不了我，谁也骗不了我……那个女人……我不想用脏话说她，她今天一定来过这儿。”

“你别说荒唐话了！”波洛回答说；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夫人，夫人，”诺内斯喊道，“您这不是把大家都弄得很难堪吗！”

“我还没有说完，还没有说完。”姐姐怒不可遏地说，同时不停地嗅着空气的气味。“我敢说，她还在这儿。”

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没有光彩的眼睛盯着卧室的房门。

“我发誓，我听见了裙子滑动的声音……”

“你这是在说胡话呀，夫人。”

“那就把门打开来。”

诺内斯快步走到卧室那里，打开门说：

“我们马上就能消除那个大问号。”

基督教九级天使中的最高位天使，其本性为“爱”，象征“光明”，“热情”和“纯洁”。

波洛端着灯，在房间里走了几步。马塞利娜猎奇地扫视每一个角落，甚至不惜屈尊，用眼睛查看了床底、柜子后面、挂满衣服的衣架后面。

“那儿有扇门，”她指着那间三角形小屋的房门，说：“我听见……”

“那门封死了。隔壁是另一户人家。”

马塞利娜用怀疑的目光，严肃地看了看弟弟。

“把门打开！”

“可是，夫人，那门钉死了。”诺内斯把双臂交叉成十字，说，“您还想把整座大楼都推倒呀？”

“你如果愿意，搜查这幢房子好了……”堂佩德罗说。

他们回到客厅里。

“你不去看看塞莱冬尼娅？那个可怜的女人看见你，一定很高兴。”

“好吧，进去一会儿，时间不能长了，我的心不能看见任何人受罪。”

“我看她现在好像休息好了。”

“你对那个女人如此仁慈，这确实难能可贵……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会抹掉你的罪过；你仍然功不抵过呀，功小过大呀……对于我来说，我很愿意救助病人，给肌肉溃烂的人、天花患者包扎，给伤者洗伤……但我不是那种心细的人。每当我想做到这一点时，身上就感到不舒服。还要帮助不幸的人，为他们祈祷。”

波洛听完这席话没有说什么。这时，传来塞莱冬尼娅的呻吟声。三个人立刻向那儿奔去。他们走进狭窄的房间，看见那个女人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在昏暗的灯光下，被死神吻过的面孔是那样青紫，那样一副苦相，使人感到怜悯，但更感到恐

惧。她的脑子已经混乱。

“好些吗？野人亲切而怜悯地对她说：“你想吃点药吧？”

“唉！……”她一边用力喊着，一边用迷茫的眼睛注视每一个人；真不敢相信 在这儿 在这家医院……可是 那两个恋人还在调情吗？跑到这儿来作孽！…… 我快死了 可是 别把我带走，别把我带走。诺内斯快来呀！”

“他已经来了。可是 你没看见？”

“真的是诺内斯神父？”病人睁大眼睛 断断续续地说。

“对 我是 你这个女人……怎么，想死了？”善良的神父说，“没有我的允许 你可死不了！”

“调情……”马塞利娜又说了一遍 那个想法一直在折磨着她。

“你是堂胡安·曼努埃尔？……我看见了……看见了……”病人突然清醒过来，有气无力地说：“感谢上帝 他来看我。你能听我的忏悔吗？”

“现在 明天吧！”

“现在就……”

“这么急！只差一天工夫，没关系。”

不幸的女人看见神父以后，感到那样高兴，觉得轻松了许多。

“喂！”诺内斯十分风趣地对姐弟两人说，“你们两个到外面谈情说爱去，我和塞莱冬尼娅单独谈谈。她脑袋清醒了 我们把这个机会利用起来。”

三十一

姐弟两人走出房间，回到客厅里。姐姐在前；弟弟在后，默

默无语，双手交叉放在背后。桃花心木面孔的女人一走进来，便惊恐地抖动了一下，用人们听到的最为不满的语调说：

“你现在不能再否认了，我听得一清二楚，有裙子声音，像是一个女人跑着藏起来。”

“哎呀呀！我可没有兴致听你……饶了我吧……”

“我要说的是，她还在这里。”

那个过去当过教士的男人在诺内斯神父面前感到很拘谨，现在后者不在，回答姐姐的话时露出了轻蔑的表情：

“好，就算她在吧……她忍受不了你……你都能使圣神失去耐心。”

魔鬼堂佩德罗看见马塞利娜死死地坐在沙发上，好像要在那儿长久地呆下去似的，便满脸布满了怒容，使出火爆的性子——在其生活中，这种性子造成许多灾难——抓住姐姐一只胳膊，一边摇动一边喊着说：

“喂，姐姐，快给我滚到大街上去……听见没有！我的血都沸腾了，涌到脑子里，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是的，我要到大街上去，先生，我是要到大街上去的。”桃花心木的女人直挺挺地站起来反驳说。“我要像岗哨那样站在大街上，直到看见她出来，证明你干的坏事。”

堂佩德罗背朝向她；她用眼睛注视着他。她的那张用笨拙双手雕刻的桃花心木脸，那幅既无艺术又无美感的浅浮雕像，没有愤怒表情，没有亲切表情，什么表情也没有；她的木头双唇最后说出这样的话来：

“在没有确切搞清楚你是坏蛋还是我弄错了之前，我决不回家。你这个畜生，我一定要搞清楚事实真相。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我不想糊里糊涂地活着。你既

然要赶我走，那我就站到大街上去。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她出来，这样我就能见到她；或者她不出来，这样她八点钟就无法回到家中，而那个时候有个人——我知道是谁——去看她……你总把人想得很坏，一定以为我去说闲话……噢！你太不了解我了；从我嘴里决不会说出一个触怒任何人的字，包括最令人唾弃、最该谴责、最没有良心的人。我不说不是，也不说是。我不除去厌恶，也不增加厌恶。但我要知道，我要知道，要知道……

她把最后这一句话——从中可以集中地看出她的强烈猎奇心，虔诚教徒特有的欲望——重复了十几遍，甚至二十遍，随即慢慢地走出去。

她把房门啪的一声关上。安帕罗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眼睛迷茫，面色像死人一样苍白。

“我是无法得救了，”她一边喃喃地说，一边瘫坐在沙发上。那个野人同情地看了她一眼。

“她最后说的那几句话你听见了吧？”

“听见了……我要么不出去，要么出去被她看见。”

“马塞利娜能在大街上守一整夜。我了解她。她这个人很固执！……没什么心眼；她只是猎奇心特别强盛。她为了看见你出去，就是砍掉一只手也在所不惜。无论是严寒还是暴雨，无论你如何绝望，我如何羞辱，都不能使她改变想法。”

那幢房子很不规整，只有一间屋子可以看到拉费大街。这间屋子很小，在狭窄过道的尽头，由于很凉爽，夏天被用做餐厅。到了冬天，便闲置起来，里面空荡荡的。安帕罗和波洛蹑手蹑脚地穿过过道——他们那是不让诺内斯听见声音——走到那里，从小窗户向外扫视大街。由于天气寒冷，玻璃上附着一层哈气；安帕罗用手擦了擦。马塞利娜坐在对面人行道上——一户人家的门

洞里，那里大门紧闭，旁边就是药房。她活像个乞丐，注视着来往行人。

“这个岗哨可真可怕呀！”

“说不定她要一直守到明天。”波洛说。“上帝把她造就成了这样。”

他们返身向客厅里走去。他们迈着同样的脚步穿过过道时，听见堂胡安·曼努埃尔的轻轻说话声和病人的微弱的单音节声音。他们十分谨慎，尽量不弄出响声；他不让皮靴发出吱呀声，她把裙子拉起来，避免发出哪怕一点点磨擦声。

来到客厅里，两个人面对面坐下来，一副绝望、沮丧表情。安帕罗拿不定主意，他也不能为她提出什么好办法；一连串突如其来不幸事件把她变成了呆子，波洛只是用眼睛看着她，惟一表明他还活着……她是那样漂亮，但已经不属于他！他心事很重，太不幸了！他的脑海像钟摆一样在失去的幸福和即将启程的远行之间摆动着。

“几点了？”安帕罗的问话打破了悲凄的寂静。

“七点半……快八点了，只差二十分钟。你被关在这儿了。”

“不，我的上帝！”她一边喊着一边急切地站起来。“我要出去，让她看见好了……我的良心非常坦然、平静。”

但是，她又坐了下来。她的优柔寡断性格从来没有像那时表现得那样明显。又过了一会儿，是寂静，无声的焦虑。突然间，大厅门口出现一个高大、令人尊敬的身影，那是一个黑色的大布套子，头发雪白，目光闪烁……此人是诺内斯神父，他脚上穿着麻底便鞋，脚步声轻得几乎听不见。这个幽灵的造访并没有使他们感到特别震惊。她是那样急迫，几乎，几乎从这个善良神父身上隐约看见一条得救的道路。那个野人一动不动，等待

朋友的训斥。后者慢慢走到他面前，把手放在他肩上，压了压。很难说诺内斯下面的话是那样威严得令人感到可怕，还是一种玩笑，给人以亲切感：

“你这个无赖 竟然敢……”

神父的头脑很灵活，这使我们怀疑他的那些话有什么特殊意义。神父没有等他回答，又补充说道：

“你再也骗不过我了！”

但是 最为奇怪的是 神父松开他的脖子 站在他的面前 用双臂做了个威胁动作，就像拳击手那样，对他呵斥说：

“别看我老了，这么大年纪了，而你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但……你这个不思学好的家伙 我决不放过你。”

说到奇异的说话方式和感情冲动，我们无论讲这位好好神父多少话，都好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幸结识他的人，都十分清楚他会做出什么事来。安帕罗看见他做出那样奇怪的事，又听见他讲了那话，便感到有生以来的最大恐惧向自己袭来，于是这样想：“他现在要冲着我来了，一定训斥我。”

但是，诺内斯只看了她一眼，就像人们说马丁内斯·德·拉·罗莎^①看人那样，只是诺内斯不戴眼镜而已。

波洛拉起他朋友的胳膊，也没有说一句话，便把他拉到房子的深处。安帕罗明白了，他们是去观察街上的动静。于是，她也来到过道里，远远地跟着他们。不一会儿，传来堂胡安·曼努埃尔的笑声。接着，他们两个人交谈了好长时间。波洛讲得最多，声音很低，语调悲怆。但是姑娘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他们说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她焦急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在那儿呆下去，

^① 马丁内斯·德·拉·罗莎(1787—1862) 西班牙政治家、诗人。

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嘛，但不敢出去。恰好，这时有人叫门。安帕罗打开门，更大的恐惧压倒了以前的恐惧来人是两位女邻居，是来看望塞莱冬尼娅的。她们走过去，大呼小叫地进了病人的房间。

安帕罗从客厅听见诺内斯说话声，他又回到塞莱冬尼娅的房间，说：

“咱们来看看能不能在这儿搭个祭坛，今天晚上把上帝请来……她虽然不一定死，根本不会死，但她看看上帝，这样做永远不是多余的。”

代理主教和他的那位同行再次走进客厅；后者说，那个岗哨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托尔门多看了他们一眼，眼睛里充满了犹豫不决的神色，她恐惧，她怯懦；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战胜艰难险阻的。

“到街上去！到街上去！”诺内斯说着抓起他那顶偌大礼帽。“您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们一块儿出去 别害怕。”

他用世界上最自然的声调说着，同时向波洛转过身去：

“记住，你这鲁汉子，记住今天晚上在这儿发生的事。多动脑子，听见没有？我半个小时之内回来。您！……”

当他用嘶哑声音说“您”……面对面地站在那个诚惶诚恐的姑娘面前时，后者以为天塌了下来，像傻子似的放声痛哭了起来。

“好吧，我什么也不说。”诺内斯使眼色让姑娘跟上他。“我知道 您悔恨……你！……”

当他说“你”……面对面地站在波洛面前时，用那样威严的目光看了他几眼，后者不禁向后退了几步。

“好吧，我现在也什么都不说，”神父咬着音节，平静地说，

“我来管教你……我们走吧。”

诺内斯和安帕罗走在前面，波洛在后，举着灯照亮，因为楼梯像虎口一样黑洞洞的。那个蛮汉子想到再也见不到托尔门多时，险些突然做出或说出荒唐的事情来。但是，他努力控制住了自己恐惧万分的姑娘都没有回一下头，看一眼丢在后面的东西。他们来到第一道台阶时，诺内斯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陡峭的楼梯。当他发现姑娘走到前面，搀扶他时，便这样说道：

“不用扶您抓住我的胳膊就行了……我什么也不怕。”

但是她关心、尊敬老者，凑到他耳边说：

“不行您扶着我吧……小心。”

诺内斯回过身去，看了看后面举着灯的朋友，笑了起来，并毫不犹豫地说：

“这可是一幅绝好的画面呀！……挺漂亮的吧！……我们像是去教堂。”

空洞的丝丝笑声一直传到楼梯的最深处。

他们来到门廊时，堂胡安·曼努埃尔低声对同行的伙伴说：

“她在那儿别理睬她别看她。和我在一块儿她不敢说一句话。”

果然，那个岗哨一动不动，只是用眼睛看着。

他们在大街上走起来，诺内斯放开粗糙、嘶哑的嗓子，讥讽地咳嗽一声，然后说：

“好一根木柱子呀！……”

安帕罗虽然惊魂未定，但还是忍俊不禁。她把人行道让给神父，但后者不想走人行道。过了一会儿，他用极其自然的语调谈起十分自然的事情，仿佛他带领的伴侣是件世界上最普通的东西。

“那个可怜的塞莱冬尼娅，病得很重呀！……也是的，都七十八岁了……我也该做些准备了。我每天一大早起来，都觉得那是最后一天……一个人平静地看着死神向自己走来，在灵魂中、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把柄被撒旦捉住，该多么幸福呀！你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从而能够平静地死去……把衣服弄好，天太冷了……我陪您到有马车的地方。一定坐马车，最好找到一辆出租马车……您有钱吗？如果没有，我这儿有一个比塞塔拿上……”

“噢，太感谢了，我有钱，那边有辆马车驶过来。”

“车夫！……喂！让上帝保佑您。多多保重；健康、金钱和道德。我现在要去教堂，给那个可怜女人做临终仪式……晚安。”

三十二

恩贝拉多拉小姐回到家时，堂娜尼加诺拉告诉她，八点钟有位先生来过……那位先生不知道拉了多长时间的门铃，最后才离开。姑娘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她早估计到了。但是，她的不快并不因此而减轻些。未婚夫该对她怎样想呢？此刻，奥古斯丁和罗莎利娅说不定坐在剧院包厢里谈论她呢！说她什么呢？还好，她可以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露面，就谎称四处寻找妹妹，把她引到正路上来。那一夜，她是那样忐忑不安，这种心情只有身处相似情况下的人才能体会到。她毫不怀疑，灾难就要降临，结婚的事不会有好结果。但是，她又想不出法子避免这一切。原来的那个好主意，即坦率地和卡瓦耶罗说清楚，不仅变得越来越

困难，而且也为时过晚了。如果那样去做，她得到的更多的是轻蔑，而不是原谅。

她从堂娜马塞利娜的嘴里听了那些话，也足以发疯起来。她胡思乱想，甚至觉得那位木头女人第二天就会跑到大街上，到处叫卖登有安帕罗真实故事的报纸，犹如盲人一边唱歌一边兜售载有犯罪和盗窃故事的报纸一样。

当困倦征服了她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她睡了几个小时，起床收拾房子。上午十一点时，她准备出去。她本来想去科斯塔尼利亚大街，如果不去，皮帕奥恩家族的那个女人会对她生疑的……能在她家见到卡瓦耶罗吗？……会碰见堂娜马塞利娜吗？她前一天在那儿喝酒、吃小点心了呀。她想到这些，便没了兴致去那里。可是……万能的上帝哟……给了她勇气，她要继续向前走。

她进屋时，像梦行症患者似的，因为她太紧张，睡得又不多。她听不见传到耳朵的声音；她像机械人那样动作着。

“姑娘，”罗莎利娅对她说：“你今天比死刑犯还严肃呀。看样子一夜没睡觉，怎么了？……最后找到你的好妹妹没有？奥古斯丁去找你，你不在家，我想你昨天夜里一定跑了很长的路。”

这些话很可能没有什么恶意，但姑娘却觉得话中有话，很辛辣。她慌了手脚，请求夫人原谅，并且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说，身体不舒服，没有睡好觉。她感到最为惊讶的是，那位夫人并不恼怒，而是相反，情绪很好，很开心。

“可是我今天起得很早。”罗莎利娅兴冲冲地说，仿佛有好消息似的。“我一上午都在‘好运’教堂里……喂，劳驾你到厨房去，把这两块手帕洗出来。”

罗莎利娅好长时间没有吩咐恩贝拉多拉姑娘干这种活了。

姑娘很快洗完回来了；布林加斯夫人说：

“我今天针线活很多。我早就下了决心，把那条跳舞穿的裙子改一下……我看你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孩子，别紧张，血不会流到河里去。”

这些令人生畏的话，每一句都如同匕首一样扎进恐惧不堪的姑娘的心里。他们默默地吃完午饭。尽管罗莎利娅在无名的欢快心情促使下想说几句冷嘲热讽的话，但堂佛罗西斯科那样严肃，好像在出席一次隆重的葬礼似的。安帕罗从善良的保护人面容上看出他非常悲伤，不禁担起心来。她好几次找话对堂佛罗西斯科说，但都得不到回答，甚至他都不看她一眼。她的心十分不安；不幸的时刻已经来临。

“这些日子，她和罗莎利娅独处时，后者对她说：“我们得抓紧时间。明天必须把裙子改出来……你不能想别的事，不能卖弄风骚。姑娘，奥古斯丁今天不来，他说你那么忙，连夜里都打着灯笼，到大街上去找妹妹。再说，他也要散散心，这很自然。”

随即，罗莎利娅又吩咐她去厨房。她是那样俯首贴耳，默默地听从吩咐。罗莎利娅下达了那么多道命令，其中一道是：

“烧一杯椴树花浸剂，端来。”

安帕罗把浸剂端来，递给夫人；后者邪恶地笑了笑，然后对她说：

“是给你喝的。”

“给我？”

“对，喝了吧，安安神……我看，你别再和我捉迷藏了……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大好人奥古斯丁知道任何东西。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是非常见不得人的，但家丑可不能外扬呀……”

“什么？”恩贝拉多拉姑娘喃喃地说，像一个快死的人说话似的……

“你大概不想让我讲出来，傻丫头……不过，你如果坚持……”

安帕罗一下子瘫在地板上，仿佛太阳穴突然挨了一枪似的。杯子摔碎了，椴树花浸剂洒在罗莎利娅的连衣裙上。

“犯神经病了？”罗莎利娅说。“你看，把我的连衣裙弄得这样脏。你真的晕倒了，还是在演戏？安帕罗，我的安帕罗，安帕罗，看在上帝的份上，姑娘，可别惹我们生气呀……我什么也不说了……姑娘，看在上帝的份上！”

姑娘苏醒过来，支起身子。她是那样忧伤，干哭不止，肌肉抽搐，时而发出呻吟声，一副窒息表情。但是，她的眼睛一直干干的。

“这种事哭一下也就过去了。别紧张，休息休息。你还是起来，到小客厅，躺在沙发上……”

罗莎利娅说着帮助姑娘站起来，两个人向小客厅走去。

“快躺下，休息一会儿；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我把这条毛巾搭在沙发头上，别让眼泪把沙发弄湿了……怎么样？好些了吗？……可别再晕厥了。那可不好看……你想一个人在这儿呆会儿吧？要喝点水吗？”

应该说，罗莎利娅对她是关怀备至的。过了一会儿，罗莎利娅把她一个人丢在小客厅里，因为有人走进房子里。安帕罗一个人独处的那一刻，她有何思，有何想，我们没有必要一一细说。她的那颗心完全沉浸在羞怯之中。她脑海里乱糟糟的，皮肤烧得可怕，脸上烧得滚烫。她从小客厅隐隐约约地听见布林加斯夫人和来访客人在隔壁大厅里讲话。客人是托雷斯先生。他们

在说什么呢？是不是在说她呀？

夫人回来时，看见安帕罗的精神状态依然如故。看样子，她遭受这次打击之后，身体瘫痪，思维混乱。她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对她说什么都没有反应，只是用焦虑的目光看着。

“透过气来了吧？”罗莎利娅俯下身子说。“我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你早该鼓起勇气来，把实情对那个天使讲清楚，而不把他蒙在鼓里。现在，和他讲那些可怕的事是很危险的。你对他还很不了解。他那个人很严肃，不喜欢乱七八糟的事……对于他，一切都必须合乎章法，一切都必须合乎伦理道德。你蒙住了他的眼睛，而现在如果把那些事讲出来，撕去那层纱布，我想那等于往他头上打一枪。”

她没有答话，只是用眼睛看着。

“为什么这样看我？……不能讲话了？……好些了吧？……应该好好听着我对你讲的话。你现在最好守口如瓶。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那个天真的男人知道任何东西……闹得满城风雨能解决什么问题？……你不要担心，堂娜马塞利娜不会出卖你，她是一个极好的太太，非常有同情心，不会伤害任何人，包括她的仇敌。姑娘，她如果想那样做的话，能一下子毁掉你……因为……，你可别再犯病、再晕厥呀，我不说了……”

安帕罗眼睛里充满那样一种恐怖，就像有人用枪对准她似的。

“别这样看我，真让我害怕……最后，你想要杯椴树花浸剂吗？……我一直对你说，堂娜马塞利娜手上有两封信，是你写给那个家伙的……不过，你放心好了，她不会拿给任何人看，她是处事审慎的女人。你为什么闭上眼睛，把眼皮闭得那样

紧？……别这样，有什么担心的。好，还是让你知道一下吧，波洛夫人对我说过，她宁愿把那两封信撕了，也不会拿给任何人看……这我相信。她不喜欢把别人搞得……怎么，又想哭呀？哭吧，那样会好受些。

不幸的姑娘掉下几滴滚烫的眼泪，这多么不容易呀，那双眼睛红红的。罗莎利娅善心大发，甚至拉起她一只手，亲切地抚摩起来。在那心急如焚的时刻，那个做过错事的姑娘，有那么一阵子可怕地绝望了。还有那么一阵子，她从悲苦中解脱出来，注视着和自己毫无关系，或关系已经十分遥远、印象模糊的东西。这种力量上的或感情上的背道而驰，是人类痛苦的表现；如果不这样，性格多么坚强的人都无法忍受下去。安帕罗时不时地发现，罗莎利娅在家里显得那样漂亮，那样利落。这种情况一天胜似一天。她的发式 她的连衣裙 她的苗条、匀称的身体 她的一切都经过精心修饰，透露出一种自负之态。不幸的安帕罗这样注视着 注视着 突然发现没有料到的事 她透过那厚厚的、炽热的痛苦云翳看见罗莎利娅身上闪烁着光彩，那都是卡瓦耶罗为未婚妻购置的东西呀。

“看什么呢？”布林加斯夫人问。“是不是在看这枚奥古斯丁给你买的戒指？……你不要以为我是那样喜欢占有别人的东西的人。表弟昨天对我说，我可以戴……”

未婚妻没有回答一句话。这类没有多大重要性的事件，只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起了她的注意。那位夫人一刻也不离开她，那是担心她再次发生晕厥。突然，安帕罗支起身子，说：

“我要回家去。”

“感谢上帝，你恢复了说话能力。我还以为你变成了哑巴了呢……你还好，过去发生过这种事，就是说由于过分羞愧，有人

不失去思维能力，也得失去声音。你真的想走？……也好，回到家，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一下。你可能有点烧。”

安帕罗艰难地站起来。

“让普鲁登西娅陪你回去吧？”

“不，我一个人可以走……”

“唉！……都是因为太娇气了……需要什么东西吗？”

“不需要，谢谢……”

“奥古斯丁知道你身体不好，一定会去看你的……唉，我现在得自己缝衣服了。你别担心这个，明天如果身体还不好，就不必硬撑着来。我找个时装师就行了。”

罗莎利娅帮助她披好披巾，戴好纱巾；看来要赶她出去，走得越早越好。

“从大厅出去，”她亲切地说，“当然，你不想让普鲁登西娅看见，也不想让帕吉多和华金看见，他们都在过道里……再见。”

安帕罗一步步走下楼梯。她还有力气走路，不过，她害怕摔倒在大街上，总是贴着房子，头晕时能够扶着墙。

“如果说我现在感到这种不舒服，”她想，“这种可怕的寒战，上下牙不停地打架是一场大病的开始，最后死于它的话，那可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在对他说出‘我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坏’这句话之前，我还不想去。”

她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和衣躺在床上，把手边东西全抓过来盖在身上。这么冷，同时还这么热！……不能再怀疑了，罗莎利娅一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事情讲给了卡瓦耶罗。她虽然涉世不深、天真烂漫，但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即相信那位自负夫人的狡猾的甜言蜜语。令人羞辱的闹剧已经不可避免。但是，他如果来看她，要她把事情解释清楚，她解释以后，而他原谅她，宽

宏大量地对待她的痛苦的悔过……噢，那是多么困难的事呀！那个男人即使再好，也不可能看见她的灵魂，因为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阅读灵魂这本书的。

安帕罗对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已经不抱很大希望了。但是，她仍然想着卡瓦耶罗来看她……见到他，她肯定不能再掩饰下去，心中的话一定脱口而出。如果情况相反，奥古斯丁不来呢，那就说明一定有人对他讲了那些可怕的事情……不幸的恩贝拉多拉小姐数着时间，等了一个下午。直到天黑下来，奥古斯丁也没来。

“他今天下午肯定去了罗莎利娅的家，她这样想 全身颤抖不止 脑袋昏沉沉的，他如果不来，一定是不想再见到我。”

三十三

“一定是不想再见到我！……”她重复着这句话 悲痛欲绝，“多么丢人呀！我只有死路一条。”

那一夜 她高烧、失眠 没有吃饭 时而放声痛哭 时而让想象疯狂奔驰。第二天，她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奥古斯丁会来的。她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数着时间，准备迎接他。但是，时间不停地走着，尽管有时好像凝固不动；一个人也没有来她的寒舍，那位可敬可爱的先生没有来，仆人也没有送信来。一个人也没有，罗莎利娅都没有打发人来问一下她怎么样了……她每每听见从楼梯传来声音时，都满怀希望地颤抖着站起来。然而，在那个悲凄的日子里，她的可怜的家寂静得可怕。雨一直下个不停，这更增加了几分悲凉。安帕罗心想，太阳永远失去了光明；

大自然披着液体寿衣，那不是她自身心灵阴郁的延伸吗！

下午，她什么也不去想了，脑海里乱成一团。她已经不感到寒冷，而是全身烧得滚烫。她拖着病体，在房子里走动，有时看见东西颠倒过来，甚至父亲的肖像都脑袋朝下了。在她疼痛、干涩的双眼面前，所有线条都在抖动，雨滴组成的“水线”向天上升去。她把最好的衣服穿起来，吃了块干面包，一次次用凉水浇头，想用这种法子退掉高烧。她失去了一切希望，羞辱难抑，心想再活下去可是太愚蠢了，没有比死更好的解决办法了，而且随便怎样都能死去。她脑海里闪过不同的自杀方式：铁器、毒药、煤气、跳楼。噢，她没有勇气用匕首刺自己，看着自己的鲜血喷涌出来，也没有力量往太阳穴开枪。煤气见效快，万无一失，她倾向用这个法子。她听人说过，准备吸入这种毒气的人，把没有完全燃烧的炭盆放在室内，门窗紧闭，不让空气吹进来，会甜蜜地睡去，在飘飘然的梦中步入另一个世界，而不必遭受弥留之苦……好，她下了决心，选择煤气……可是，她很快改变了想法。绝望的姑娘有了一个威力巨大的武器，而且容易操作……她看见父亲的肖像——此刻，已经端正过来——，想起了那个武器。那是医学院药房病得死去活来的时候，那种神经痛是如此顽固，无论是颠茄还是吗啡都对它无能为力。为了缓解剧烈疼痛，为了使他得到休息，莫雷诺·鲁维奥开了一种烈性外用药，把布浸湿，置放在额头上。医生开好药方后，对安帕罗说过：“要特别小心，这个药瓶里的东西喝进去一点点，不出五分钟就会一命呜呼。”可怜的孤女没有保存这种可怕的毒药，但药方还在。她一想到它，便从柜橱——她在柜橱里保存着好多她父亲的纪念物——抽屉里找了出来。她打开药方，不禁惊了一下。一个人即使下

决心死去，也不会完全平静地看着从命运女神^①那里偷来的剪刀。药方上写着：

氰酸钾	2克
蒸馏水	200克
	外用

“五分钟……—命呜呼……就是说没有任何痛苦。”安帕罗想；她目光茫然，看着药方如同一个面容悲凄的朋友。“我过不去明天。”

她把药方放在衣服兜里，拿定主意，亲自去药店买那种药。可是，什么时候去？……那天下午去吧，不行；晚上去，也不行；太仓促了。还是第二天去吧……上午还是下午，再说。

那天整个下午，她的可怜住处一直寂静无声，而是随着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变得更加阴森，更加可怕。夜幕降临，酷似沼泽一样的湿漉漉的天空阴沉得黑洞一般。房瓦上似乎长出了青草。从楼上可以听见行人在泥泞街道行走，双脚扑哧扑哧踏在水里发出的声音。

六点了，七点，八点。没有任何人来到她的家门前，拉拽那根绿色门铃线绳。九点，仍然没有人！十点时，传来脚步声，但那是另一层楼的房客。十一点，疑惑、不安，思绪混乱，十二点，大学校园钟楼也传来了两次敲钟声，那是希望的最后期限。凌晨一点过去得很快，不知不觉，她以为十二点半呢。两点时，恩

^①指希腊神话中掌管人类命运和生死的三个女神；其一纺织生命之线，其二决定生命之线的长短，其三负责切断生命之线。

贝拉多拉姑娘在充满幻觉的脑海里重复着那个酒鬼的观点：“一点钟敲了两下 那架钟走得不准。”三点远方传来鸡叫声 四点与三点间隔得那样近，好像一对“双胞胎”，时间老人疏忽了。之后，安帕罗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没有听见五点的钟声。但是，她突然看见了她家的天花板。白昼开始走进来，这是另一天，过去一天的继续。天下竟有这样荒唐的事！…… 因为她要在那一天果断地死去。雨还在下着，大地吸吮苍天的泪水！

安帕罗没有必要穿衣，她是和衣躺在沙发上的。她发现，自己做什么事都出错。本来想拿毛巾，却端起了蜡盘；想冲杯巧克力饮料，可却忘记了制作的方法。她不进厨房，而是走进卧室，想穿上那双漂亮靴子，却拿着珍珠灰的竹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找了半天才发现已经穿在了脚上。

她终于吃了早饭，用水冲了杯巧克力，没有煮开。没有火柴，她把一盒火柴当做空的扔到窗外去了。

“现在，她想起了以前在《通讯报》上读过的东西，邻居看到过好几天房门都不打开，一定会向司法部门报告的……来了好多人，破门而入，发现我……躺在……沙发上……苍白如纸……全身僵硬。”

她对照镜子看了看，补充说：“穿那件黑绸衣服……买来以后还没有穿过呢。”

八点，九点！……大学的那架可怕的钟一个小时也不放过…… 十点，准备自杀的姑娘稍稍梳理了一下头发，穿上黑色绸衣……发式还好，梳理这么好干什么？

“到安恰大街的药店去…… 不，最好去佩斯大街的药店。”

我的天！…… 她以为房子塌了呢，真吓人……原来是门铃响了！…… 开门，快去开门。来人是堂佛朗西斯科·布林加斯。

伟大的梯也尔从来没有来过那里；他是个大好人，安帕罗一见到他，她的心便对自己说，他不是来干坏事。她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立刻跑上去抱住他；她觉得好多年没有见到人影了。堂佛朗西斯科亲自来看她，一定有要紧的事。

“我的姑娘，善良的先生任凭她怎样拥抱，我认为一切都是诬陷……对于那件突如其来的事，我开始感到惊讶，之后，我说：‘谎言 谎言……’有些事情是那样可怕，不能相信。”

“不能相信，”安帕罗重复了一遍，脸色又阴沉了下来。

“你没去家里，我只好来这里告诉你，你必须把事情讲清楚，为自己辩护，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唉，姑娘，你不知道呀，奥古斯丁的心情是怎样的！”

安帕罗像死了似的……呻吟着说出三个字来：

“他知道！”

“知道了！……他以为……有人使他相信……纯粹是造谣中伤！罗莎利娅太轻信了，头脑简单，她也在说你的坏话，尽管原谅你。不过，我不相信那一套；我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听。”

他用手指使劲在空中指点着，给说出的每一个字加重了许多语气。姑娘多么感谢他呀！他虽然固执，但宽宏大量。

“他知道了，可怜的奥古斯丁是那个样子，连根头发都能把他吊死……好多人向他耳朵里吹风。我看呀，托雷斯把话传给了蒙波，蒙波可能又传给了我的表弟，好像要帮助他一把似的。我说句心里话，这事可把我气坏了。罗莎利娅否认参与此事，这我相信，她不敢……昨天，奥古斯丁在家里呆了一整天……一定要罗莎利娅讲……我妻子不可能对他讲你的任何坏话……而且相反，她保护你……那个不幸的男人哟，谁看见了都可怜他，同

情他。我刚从他家来，你如果去那里，要马上去那里，把他从极大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走，快。”

“我？”安帕罗好像呆子一样喃喃地说；布林加斯抓起她的胳膊，想把她拉走，安帕罗坚决不依。

“你不想去？……那怎么办呢？你就让人家那样诽谤？你能安心？”

“安心，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诽谤……诽谤！……”梯也尔一边高声喊着，一边用眼睛盯着她；那双目光通过镜片以后好像变得更加锋利。

“对……诽谤……我是说……不……应该说清楚……好像……”

安帕罗结巴了。

“走不走？”布林加斯疑虑地问。他几乎要把她强行拉走。

“现在？”她反问道，脸色苍白得赛过蜡烛。“我现在要去药店……”

“真的，你病了……孩子，过一会儿会好的……你脸色这么白……应该坚持……怎么，你不怕毁坏名誉？看见别人讲你那样可怕的事，无动于衷？……”

“噢，不！……对，太可怕了，那不是实情。”

“那就走吧……为了你，为了我表弟，我希望这一切快快结束。你如果不快去，事情有可能变得复杂起来。姑娘，情况很危险呀。你如果不早些赶到，奥古斯丁非变疯了不可，很可能和你的那个女性仇敌谈起来。你想想看，她如果往他耳朵里吹风……还有时间……快，快走。奥古斯丁在家。我从他那儿出来时，他一副沮丧不振的样子，好像是一个留级的学生……快……跪倒在他的脚下，大哭一场，求他听你讲话，不让他听信

传言。把什么都说出来，哪怕不是一般的事呢……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人活在世上吗……听好，要向他掏出心来，说得亲切些，有感情，这样便可以抓住他，拦住他……”

安帕罗用那样的眼色看着她的保护人，仿佛听了那些话，既没有好的反应，也没有坏的反应。

“可是，你变成呆子了？”他焦急地喊起来，好像对聋子说话似的，把声音提得老高。“喂，你这样下去，可要失去了……我对你说，只有你能够使他恢复过来……给他讲清楚，把你的漂亮脸蛋贴到他的眼前，让他的眼睛亮起来……你下了决心，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有人对他讲了，罗莎利娅发誓说，不是她……有人告诉他，堂娜马塞利娜手中掌握着你的两封信，不知道是写给谁的。我气得真想看看那两封信，证明你……我认为那是诽谤……但是，唉，天知道那位有名的夫人不喜欢你，从而让他看到的東西是黑白颠倒着的。”

安帕罗机械地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他去看过堂娜马塞利娜……”

“没有，姑娘，没有去，没去。”布林加斯喊着说，他直觉得在和聋子讲话。“但是，他是要去的。今天早晨，他打发费利佩送的信，打听几点钟可以去看那位夫人。回信说十二点钟可以去……现在已经十一点一刻了。快披上披巾，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我和他一块儿吃的饭。那个可怜的男人一口饭也没有吃……”

布林加斯没有听她解释，立刻拿起放在椅子上的纱巾和披巾，给她披好。安帕罗越来越失去了意志，失去了思维，失去了主见，任凭堂佛朗西斯科摆布，后者拉起她的胳膊，走出房门，锁上门，向外面跑去。

“你犯傻了，”布林加斯一边下楼一边说；“这么畏畏缩缩的，干什么，也许一句话……我们如果不耽搁，还能在那儿看到他……你知道：你要用自己的心对他的心讲话如果有什么，如果有以前的令人羞辱的事，就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安帕罗，一定要当面说真实话。你要好好注意他的性格、他的正直，注意他对乱七八糟事情的厌恶。他只要知道上当受骗，一定会醒悟过来……多么大的罪过，只要讲出来，他都会原谅的，可是如果隐瞒，多么微小的缺点，他也不会饶恕的。记住我的话，要有心，要有勇气……”

姑娘听着这些话，犹如远方的雷声。她像机器人在大街上走着。她觉得行人都像她那样紧张，紧张得都呆傻了。

“快，姑娘，再快些……”梯也尔说；“十二点差二十。我们找辆马车吧，把你送到门口，我不上去，对于这种微妙的会见，还是你们两个人单独谈好。我去我的办公室。”

在坐马车的短短时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姑娘应该注意的那些事。“千万注意，姑娘，千万注意……感情加真诚……不要惊慌……说话不要自相矛盾。如果有什么，那就面对事实。如果没有什么，那就大胆地对付诽谤者，狠狠地抨击他们，向他们开火，坚定……”

他们来到阿雷纳尔大街，走下马车；到了房门前，布林加斯觉得没有必要再叮嘱什么了，目送她上楼后，向办公室走去。

三十四

安帕罗上去了。她看见那扇桃花心木房门那样宽大、那样

油漆闪亮、那样漂亮非凡，便想象着门那一侧会是一副怎样的场景，东西会是怎样摆设着。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如此令人起敬的房门，就是教堂神圣之门、教皇宫殿之门，甚至天堂之门也无法与之媲美。富有怜悯之心的上帝哟，难道这就是他家的房门吗？

她把手放在光闪闪的门把手上。

“这会不会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这里？”

她没有时间多想，因为费利佩打开了房门。

“你主人？”……

“不在……可是请进……”

安帕罗走进去。他不在！……命运之神皱起眉头 那是灾难的不祥兆头。

命运之神开这样的玩笑，不是太沉重了吗？永恒之神的这些错位有时与人的脚步一致，有时提前、拖后，但总是与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或为了我们好，或为了损害我们，这是时间这个伟大现实中最容易看得见的东西。如果我们的脚步从时间这个永不耗损的、没有极限的齿轮中脱离出来，就不会看重它的连续性。艺术虽然利用命运之神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从来不能违背这个隐而不见的逻辑，个人和公共事件——这些将是我们称为历史的那种机体的支柱——构成的机器，则安装在这种逻辑上。

“他去哪儿了 知道吗？”恩贝拉多拉姑娘边说边走进客厅。

“去堂娜马塞利娜，波洛家了，她家在埃斯特利亚大街。我今天早晨在那里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她说十二点。”

“十二点！……”

“对 小姐……您怎么没碰见他呀。他出去还不到十分钟呀。现在可能刚刚走到伊塔大街，也许还没有到贝罗小巷。您

是从科斯塔尼利亚大街来的吗？”

“对 坐马车来的……”

“等一会儿吧……他很快会回来的。”

她从大客厅走进小客厅，又走进另一个……那是她的房间，和阳台相通。命运的嘲弄呀！森特诺远去了……

“ 费利佩……”

“ 小姐……”

“ 没什么 没什么。是……”

她想离开那里，跑回家去。在她那困惑的脑海里闪现出了她许久以前写的两封信，信中充满了愚蠢的词句，充满了最令人羞辱的东西……她的内心已经不再是心脏，而是一架疯狂的机器，在肆无忌惮地奔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开来……永别了，希望！那时，卡瓦耶罗正走进桃花心木女人的房间；他们两个人正在交谈……

“ 费利佩……”

“ 小姐……”

“ 我走了……大门在哪儿？这座房子像迷宫一样，不知道怎么走。”

她走了几步便没了力气，“扑通”一声倒在扶手椅里。她害怕得晕厥过去。

“ 您不舒服？……把堂娜马尔塔叫来吧？”

“ 不用 看在上帝的份上 不要叫任何人。喂 送给我一杯水吧！”

“ 马上给您。”

在费利佩出去的那一刻，安帕罗用眼睛环视她所在的豪华房间。“这儿……我将死在这儿，”她在心里想着；她痛苦极了，

原来钻进她灵魂深处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欢乐已经不翼而飞。

“人们都说我将住在这里……可是，我想让生命在这里结束。”

“谢谢，”她接过水，放在桌子上，对费利佩说。“现在再帮我做件事。”

“您尽管吩咐好了。”

“请你，恩贝拉多拉姑娘一边慢慢地说着，一边在衣兜里搜寻，掏出一张纸来；到药店去，就在这条大街上，往下走，隔两道门就是……拿上这个药方，把药买回来……我每天都吃，是安神的，知道吗？……等一下，这是钱……快去，我在这儿等你。”

“我马上去。”

森特诺走到过道时，急忙返身回来，说：

“为了让您寂寞……”

“什么？”

“没什么，我给小鸟音匣上上弦，您听听，个人就不会寂寞了。”

小乐队轻轻演奏起来，鸟儿张开嘴巴，扇动翅膀，好像在玻璃罩中的花瓶里歌唱。费利佩高高兴兴地离去了。

不幸的姑娘只看了一会儿小鸟的表演，便开始考虑她的那个不可摧毁的决定来。五分钟之内一切都将结束。奥古斯丁回来以后，一定看见她已经死去。他将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毫无疑问，他一定怒火中烧，一气之下打死她，或者把她臭骂一顿……这还不如自己死了呢！怎能忍受如此丢人的事？……不能，不能忍受。她人一死，一切都会很快完结。她在考虑自杀这件事时，小说或戏剧中相似情节不时在眼前闪过，而从那种想法一下子冷却了下去。她厌恶那种做作的写法和演

技。不过，她一想起那两封信，便是那样害怕活下去；她盼望费利佩早点回来，好一下子结束生命。

“奥古斯丁回来时 将看见我已经死去。”这种想法使她感到由衷的高兴，难以描绘的高兴。这是最后的期盼，这种期盼源于生命，又在黑洞般的死亡王国里结束和闪光，恰如爆竹射着火花离开大地，在空中爆炸一样。

“他看见我死去，将说些什么，将怎样想？……痛哭、遗憾、高兴？……这个时候，他肯定知道了一切，蔑视我如同蔑视一条可恶的小虫子，把脚踏上去，狠狠踩一下……现在，他正在阅读那两封可恨的信……能使人摆脱痛苦的圣母哟，原谅我即将做的事情！”

卡通小鸟谁知道有什么鬼机关，用银铃般的声音歌唱，在布条做的枝叶上扇动翅膀，那是在对她的想法做出评论。安帕罗觉得所有小鸟都钻进了自己的脑袋里，刺耳的、搅动脑浆的音乐声，像衣针或饰针不停地拨动着。有那么一刻，她那自杀的偏执想法变得不那么强烈，而欣赏起漂亮的房间来。这套椅子多好呀 这镜子、这地毯！……在这里死去是一种享受……相对来说，是一种享受……噢，圣母马利亚，如果不是因为那两封信？……为什么不在写这信之前就死去？……

这时，费利佩回来了，手上拿着一只盛着白色液体的小瓶。他把瓶子放在桌子上；那杯水还在，旁边有把钥匙。

“还要什么吗？”他问道 稍稍提高一点声音 小鸟的嘈杂声太大了。

“请给我拿信纸、信封来 我得写封信。”

“还要墨水吗？”

“没有墨水 铅笔也行 都一样。”

“您还要别的吗？”森特诺把她要的东西拿来后又说。

“不要了 谢谢。”

聪明的亚里士多德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安帕罗一个人，她犹豫了几分钟，自杀的念头时隐时现，有时想到死，有时想到自己的生和羞辱。堂娜马塞利娜……信！……她一边在房间里踱步，一边想着这些事；她时而捂住双眼，时而掩实耳朵。她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个可恶的想法外，她已失去一切意识。死亡占领了她的整个脑海，理智混乱了，偏执的死亡想法胜过一切，主宰着精神和神经。

那庄严的可怕时刻充斥着小鸟的撕心裂肺的歌声！疯了似的姑娘把杯子里的水倒出一些，然后把小瓶里的液体倒进去一半，一口喝到肚子里……味道挺怪！好像……有点酒味！五分钟之内她就可以到了永远笼罩在黑暗之中的那个王国，将获得新生，从痛苦的脚步中挣脱出来，把耻辱抛在身后，抛在她离开的那个世界上，就像扔掉衣服，钻进床上的被窝一样。

她走进隔壁房间，那是她的卧室。多么豪华、多么漂亮的双人床呀！还有一套舒适的沙发。她在房间里只走了四五步，便觉得肠胃里有一种苦涩的东西，好像从上到下腐败了一样。她以为要昏厥过去，失去知觉，但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只过去了一分钟……她恐惧万分，那是大自然的保护力，保护生命的巨大潜意识。她为了鼓励自己这样说：“确实没有别的法子，实在活不下去了。”她身体是那样无力，精神是那样恍惚，嘴朝下倒在了沙发上。她发现胸部闷得十分厉害；想哭……她用手帕捂嘴巴，用力闭上眼睛……她感到奇怪，既没有剧痛，又没有恶心。啊，有了，胃里感到痒痒……是不是要忍受很大的折磨？已经有了不快感，但很轻微。这种毒药真不错，能不知不觉地置人于死

地。突然，她的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层云雾；她睁大眼睛，面前一片漆黑。耳朵也听不见声音了。小鸟的歌声渐渐远去，好像转移到了太阳门 那里……这时 她恐怖不堪 直起身子说：“去叫人来？请他们救助？太可怕了，就这样死去？……太遗憾了！这样死去 也是犯罪呀……”她用双手捂住脸，下决心不去叫人……叫人干什么，自杀难道是演戏？过了一会儿，她觉得昏沉沉的……脑海里渐渐变得一片空白 失去了思维 血液停止流动 生命 痛苦，知觉 感受 恐怖不复存在 昏厥 入睡 死亡……“加尔默罗 的圣母哟！”这是她的最后一点思维，“留下我吧！……”

三十五

不能确切地知道，先是疑虑，后是确认这些疑虑的东西，即消息、情况和各种说法，是通过怎样的渠道钻进了好人卡瓦耶罗的脑海的。人们认为，名叫托雷斯的那个人把话从科斯塔尼利亚传到蒙波办公室，蒙波又操着卡塔卢尼亚语传到奥古斯丁的耳朵里，他们讲的情况正好和当时的事态相吻合……蒙波是出于友情才那样做的，他想让朋友提高警惕。也许是诽谤，但是事情已经发生，就应该告诉与此关系最大的人，那是为了他的声誉呀……这些传闻在那个容易轻信他人的恋人身上产生的印象，凡是通过此书认识他的人或者同他真正打交道的人都可以想象到该是怎样的。那个表面如此平和的男人很容易从沮丧转为愤

太阳门位于马德里市中心。

② 在十二世纪中叶，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曾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加尔默罗会（又称“圣衣会”）”的创建地。

怒。那天下午，安帕罗昏厥过去、苏醒过来、离开那里回自己的家。这一切过去了三个小时，罗莎利娅看见他走进来，心里害怕极了。那天是星期一。

奥古斯丁简要地向表嫂讲述了听到的事，脸色变得那样难看，咬着牙，握着抽搐不止的双手，说：

“如果是造谣中伤的话，那个捏造这些谎言的狗杂种，必须为我付出代价。”

“得了，得了，看在上帝的份上，镇定些……”罗莎利娅对他说道：“你如果这个样子……这样不理智，说不定事情比现在要可怕得多。在这个严重的时刻，每一个人都应该和平时表现得一样，而你是个正派、有头脑的绅士，更应该这样。”

“从你说话的这种口气，”奥古斯丁说道，他仍然那样激动；“我听出你也是早有所闻呀……而在这之前，无论你还是布林加斯连一个字都没有对我说过，让我思想有个准备。”

“我们，”那位夫人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反驳说：“没有谈论和自己无关之事的习惯，不求到门下，也没有给人家筹谋划策的习惯。我们如果讲出来，对你很可能是个致命的打击，而我们对那件事又没有把握，更不能给你提供证据，你怎能让我们冒那样大的风险，叫我们家的一个成员名声扫地？……表弟，你应该明白，事情很严重……你告诉我一件事，当你看上她，想娶她为妻时，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和我们商量没有？而最为自然的做法是，应该告诉我们一下。但你一句话没说，你自作主张，把事情决定了下来。我们发现时，已经生米煮成饭；可以说，你甚至把饭吃到了肚子里。”

罗莎利娅说完这话和另外一些话，任何一个注意观察的人都会发现她很想说服表弟，也很想显示自己的姿容，她那时特意

精心穿饰了一番，配戴着精心挑选的各种首饰和饰物。她是如何显示洁白牙齿，如何转动颈项，如何挺直身子，让紧束的腰肢暂时苗条些，亲爱的读者和我可能注意到了，但卡瓦耶罗却没有，他把精神全放在那件事情上了！

“你呀你呀，”罗莎利娅露出悲伤表情补充说，“那件事很可能毁掉你的声誉，而你都不和我商量一下，实在刺伤了我的心呀……我们那样爱你 那样关心你 你全然忘在了一边。”

“我要去看她，”奥古斯丁突然说 他没有发现表嫂对他表现出的深情。“应该听听她怎么说……”

“你去她家 那是白白浪费时间。”罗莎利娅说 想阻拦他去做那种自然而冲动的事，“你找不到她。我知道，你找不到她……”

卡瓦耶罗看着她，像傻子似的。

“我有理由知道那件事 好了 我不再对你说什么了。”布林加斯夫人有意露出冷冷的表情 并且补充说，“你快回家去 别离开家门 安帕罗会亲自去看你 并向你请求原谅……起码她是这样对我允诺的。她真可怜呀，她今天上午来这里，我对你发誓，我这辈子还没有那样伤心过呢。看见她那副样子，听她讲话，真让人怜悯呀！上帝哟，看她那眼泪，看她那叹息声！她在缝衣间昏了过去 我把她扶到这儿 她悔恨 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她最为痛心的是，表弟，欺骗了你。你不应该恶意对待她，不应该对她发脾气 她太痛苦了…… 她认为你会打死她……我对她说，你不是奥赛罗^①，不会对她下那样的狠心。她答应我要去你家，

英国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所著同名悲剧中的人物，因受人挑唆而深陷猜疑之中，奥赛罗最终杀死了无辜的妻子。

真心向你赔礼道歉。可怜的姑娘知道了，她已经无法给你做妻子，但你如果对她轻蔑，会使她变疯起来……她太不幸了，虽然步入歧途，但还有一些廉耻……”

奥古斯丁原地打了两个转儿，像喝醉了酒似的，那是绝望的可怕兆头。他再没有说一句话，很快离开那里，钻进自己的家门。那天晚上，阿纳伊斯和莫尼浦去他家玩台球。打球时，那位在美洲发了大财的男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而且甚至比平时还话多。

第二天，星期二，阴雨，凄凉。奥古斯丁一上午都在房间里踱步。无疑，他在等候重要人物来访。但是，他只接待了罗莎利娅，她打扮得那样漂亮，显得那样年轻，那样柔美，那样利落，仿佛去剧院一样。

“你心情不好，”她装出亲热表情说，“这我理解，因为这种事很使我感到震惊。我想，你应该平静下来，尽量忘掉那一切……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对，多少女人找不到呀……比她漂亮千百倍，比她温柔千百倍……怎么？她来过了？我看没来过；我打发人给她家送信，她不在，谁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对你发誓，我心里真痛苦……可怜的姑娘哟！……不管怎么说，她心不坏。在这类不幸姑娘当中，有些人天性高尚，甚至人格优秀。问题是，在掩饰表面现象方面，没有一个人胜过她。”

他没有回答一句话，好像他的注意力不在表嫂的话，而在地毯的花纹上，后者只好把自己的亲切感情引到别的方面。

“我再再说一遍，你心情不好，脸色这样难看呀！……看看脉搏怎么样？太烧了……卧床休息……表弟，你必须卧床休息。不要会见任何人，不要说话，不要写东西，躺在沙发上，盖上毯子。我来照顾你，为了你的身体，我可以把所有活计放在一边。

我给你弄点冷饮吧！我白天就待在这里；你如果还不好，夜里也待在这儿。”

奥古斯丁断然否认自己生病。罗莎利娅语调甜蜜、友好，时而叮嘱，时而训戒，时而停下……“不要太看重那事……你如果事先和我商量的话……你最好躺下来……你身上很凉。”

后来，过了很久，奥古斯丁毫无保留地把心里话——那再自然不过了——讲了出来：

“那个女人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 我无法抹掉她。”

听了这话，罗莎利娅立刻脱去羊毛衫，只剩下一件衬衣。太热了。她为了安慰表弟，连珠炮似的讲起话来，语气亲热，造词深思熟虑。说话中，她甚至把堂娜马塞利娜·波洛搬了出来，此人掌握着字据，是惟一能为那件事提供确凿证据的人。

“那位夫人住在什么地方？”卡瓦耶罗急促地问：“我现在就去。”

“太晚了 我的上帝，你别那样，你像小说中的人物。那位夫人和另外几个女人住在一起，她们像小鸡那样早早上床。你明天可以去，但也别太早了，她们三个人天一亮就起床去教堂。你最好打发费利佩给她送个口信，让她说定时间。”

这时，堂佛朗西斯科走进来。他刚才去散步了。

“你好吗？……”

“我让他躺在床上休息 他不听。”

“我说那一切都是诽谤，我们打赌好不好？”善良的梯也尔说。

奥古斯丁请他们留下来吃饭，他们高兴地接受了。森特诺去科斯塔尼利亚大街 告诉普鲁登西娅 她有个绰号 叫灾难 给孩子们准备饭菜，因为他们的父母很晚才能回去。

三十六

星期三！……和前一天一样，湿漉漉的，阴沉沉的，苍天哭泣，大地变成了沼泽、湖泊，大街上如同覆盖着一层灰濛濛的巧克力。一簇簇雨伞在人行道上移动，艰难地互相让路，而这时恰恰把人的身体闪露在外面。屋檐水流如注，鼓点般地打在伞面上，使一把把雨伞互相碰撞、互相绞咬、互相缠拧起来。不少人的礼帽变成了水泉，人们的面部和蝶螈相差无几，公共喷泉里的大理石神像比任何时候都潮湿……奥古斯丁从他房间阳台的玻璃窗看着这一切，伴着天气的悲凄音符，自言自语地唱起了这支没有乐感的哀歌：

“你为什么不留在布朗斯维尔，傻瓜蛋？是谁把你抛进了这个文明社会？你都看见了……刚一交手就上了大当，吃了大亏。所有人都把你当做稚童或野人，戏弄你。当你产生怀疑时，总是出错；当你信以为真时，总是失误。这里不是你的世界。你的世界在北格兰德河，在马德雷山脉；你的社会交际圈子是野蛮的印第安部落和凶残的冒险家团伙；你每天与之打交道的是来复枪；你的理想是金钱。是谁让你干这种事呀？”

“先生，”费利佩一边走进房间一边说，“堂娜马塞利娜去教堂了。和她住在一起的夫人，我认识，她说您可以十二点钟去。”

过了一会，堂佛朗西斯科出现了，他笑眯眯的，外衣被淋湿了。他的妻子忙着准备舞衣，中午过后才能回来。他和在美洲发了大财的奥古斯丁谈起了令后者不安的那件事；梯也尔心地善良，尽量轻描淡写。那一切都是诽谤，奥古斯丁没有必要寻

根问底。他听了表哥的这番话，悲痛极了：“二者必居其一，或回到布朗斯维尔去，或把世界当做猎场。”

他们共进午餐。饭吃到一半，布林加斯突然从桌子边站起来，好像有急事似的。他闪过一个想法，想尽快付诸实施，而且相信会取得成功。他急促地走了出去，到我们知道的地方去。尽管罗莎利娅一再说，安帕罗不在家，但他认为那个时候该回来了。再说，邻居们很可能知道那两姐妹的行踪。去吧，你有一颗高尚的心，别害怕。

过了一会儿，卡瓦耶罗也走了出去。他经过赤脚修女教堂、波斯蒂戈、伊塔大街、贝罗小巷，向埃斯特利亚大街走去。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他的心情是如何烦躁不安，面对如此不幸的事该是怎样不知所措。那位堂娜马塞利娜，是个怎样的人呢？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走上那幢房子的老掉牙的楼梯。他敲了下房门，一个女仆说夫人还没有回来，但不会耽搁几分钟。他被引进客厅。他在那儿等候女主人时，有位姿容不凡、皮肤白皙细腻、干净利落的夫人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位老夫人像只小猫儿，眼睛比翡翠还晶亮，脚步轻盈得听不到一点声音。

“先生，”那位近似文物的老修女一边亲切地注视着他一边说，“您说不定是托沃索人吧？”

“不是，夫人，”他说，“我不是托沃索人，也不是拉曼查人。”

“噢，对不起……”

她说着悄悄地离开了，眼睛疑惑地看着客人双脚在地板上留下的轻轻泥印。奥古斯丁环顾四周，里面摆着六七个柜橱，还有别的家具，虽然都很陈旧，但保存得很好；那里还有一幅耶稣

在西班牙语中“波斯蒂戈”(postigo)有“小城门”之意。

蒙难像，两幅圣婴像以及圣神群像图，上面点缀着蜡菊的枝条、彩条和饰带。没有多大工夫，有个面孔出现了，桃花心木雕刻的脑袋上蒙着黑色纱巾。

“您是卡瓦耶罗先生吧？”

“为您效劳……我想……”

堂娜马塞利娜把客人让进隔壁的小客厅。他看过大客厅以后，以为世界上再没有柜橱了；可是，小客厅里又冒出三个来。炭火正旺，给那间简陋的房间带来了温暖。奥古斯丁和波洛夫人分别坐在扶手椅里。

“这鬼天气 您看见没有？”那位夫人一边说一边摘下纱巾，露出脸上的低浮雕，线条那样复杂，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懂。

“是这样 夫人 天气很坏…… 我来求您一件事，请告诉我一些情况……”

“我知道 我知道，”波洛夫人严肃地说，“您是不是让我讲讲那个不幸女人的事，以前的事？您如果允许的话，我将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我做人的原则是不传播闲言碎语，不过问别人的言谈举止。我说这话虽然是多余的，但还要声明一下，就是对我的最大仇敌 也不伤害一点……这决不是自夸；我对许许多多令我讨厌的人 都做到仁至义尽。”

“面对目前这种情况，”卡瓦耶罗急切地说，“为了我 您可以做一次例外 给我讲一讲……”

“打住，”表情严肃的夫人打断他的话，“我什么也不讲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看见。如果有人来这里对我说 安帕罗是个圣徒 我一句话不说 如果您对我说 想和她结婚，我也一句话不说。不说话，不说话，这是我的原则……我今天去见过上帝；如果说我没有力气继续坚持自己的

原则的话，那么见过上帝以后，则应该说有力气了。”

“可是夫人看在圣母的份上，”奥古斯丁大声说“他已困惑到了极点。“把实话讲出来，比什么都重要。”

“正因为是实话，有些才不能说出来呀……您什么也别问我了……我嘴巴贴上了封条……我只对您讲一件事，这并不是因为它可能引起您的兴趣，而是因为我的心情兴奋我要说的是，我弟弟得救了，他正在去马赛的路上，再过三天，他要从那里启程去菲律宾。我弟弟心不好，到了那个野人生活的地方，他会醒悟过来的。您知道三宝颜岛在什么地方吧？因为我听人说过，您也是从野蛮人居住的地方回来的。再过两个月，我弟弟就登上三宝颜岛了，在那里教化异教徒，干一番事业。这并不是说，我相信他一定能得救，因为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呀……噢，说到底，我们每个人不是都做过最后的努力吗！你如果看见……他是一个怎样的男子汉呀！在那里，他将变成一个穿长袍的尼布甲尼撒^①。他只要不再步入歧途，不再在这里露面，管他变成什么人呢……您不要以为……我真担心呀！……我总是这样想……他说不定什么时候会从巴塞罗那或马赛跑回马德里来，突然从房门钻进来……您不很了解他。有人说他性格粗暴，那不对；如果不是使他中了邪，使他失去脑子，那可是个大好人呀！”

卡瓦耶罗心情不好，窝了一肚子火，不得不控制自己，才没有做出蠢事来。说真的，他恨不得给堂娜马塞利娜几个耳光。

“唉！”桃花心木面孔的女人说：“不幸的塞莱冬尼娅并没有死，您知道吗？那件闹得满城风雨的事发生后的第二天，我把她送进了医院……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知道。别人怎么

^①指尼布甲尼撒一世，最著名的巴比伦国王（约公元前1124—前1103在位）。

说,我不管。”

“夫人,我不认识塞莱冬尼娅,再说,她和我也没有关系。还是说说我的事吧!我知道,您手里掌握着两封信……”

他是那样气恼,什么也不顾及了,操着非礼的语气说:

“您必须把那两封信交给我。我出钱买,您说要多少钱吧;我买了,您说个价吧!”

“噢!我不记得有那么回事。”马塞利娜把身子转向一个柜橱说:

“我出钱买。”奥古斯丁又说了一遍,同时玩味着他的猎奇感满足之后的苦涩。

波洛夫人在柜橱上面的抽屉里翻弄了一会儿。她背朝着卡瓦耶罗,而且又离得很远。奥古斯丁只听见纸张摩擦声。过了一会儿,传来马塞利娜的声音:

“您应该知道,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您想要的东西……您还是到别处去找吧……有关别人声誉的事,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决不插手。这儿如果有写着字据的信纸的话,我将按照诺内斯神父叮嘱的去做。他说:或交给信的主人,或烧掉。”

她转过身来,脸朝向卡瓦耶罗,把手背在后面。

“什么也没有,先生,什么也没有,我仍然这样说。我不伤害任何人,包括我的最大仇敌。我宁愿死,也不把堂胡安·曼努埃尔的叮嘱抛在一边;我不想看见和此事有关的那个女人,也不能看见她。您看……”

她一下子把炭火拨弄开,把手里的东西扔了进去。卡瓦耶罗急忙跑过去,想把魔鬼女人扔进火里的东西抢救出来,但没有及时赶到。炭火烧得很旺,猎奇心切的他只看见一张纸蜷缩起

来 燃起了一点火苗……除了字迹末尾的签名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签名是“托尔门多”，最后的字母“O”与一个弯钩连在一起……对，是个弯钩；那个人亲笔签字的笔法酷似一根弯曲的发丝。

他是那样怒不可遏，已经无法遵循良好教养的条规，因为他属于社会，更属于大自然。他在那个社会里，觉得自己是个外来的什么东西。此刻，他面对面地站在木头人像前面，用凶猛的声音说：

“您这么使我讨厌呀……让上帝保佑您，或者让魔鬼保佑您，因为魔鬼已经钻进了您的心里；看见您的肚皮爆炸开来，我才高兴呢……”

他怒冲冲地走了出去……走上了回家的路。但是，他还没有走出几步，便产生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闪了一下。虔诚修女街就在附近……潜意识悄悄地对他说，那里能为他的困惑之病找到最好的药方。“谁知道！”他脑海里冒出一个个疑团。“在所有人欺骗我、拿我寻开心的时候，她本人说不定会对我道出真情……对，但愿她是清白无辜的！……可是她在什么地方？她为什么躲起来？……也许被别人藏了起来，不让我看见……我真是个睁眼瞎，没有处世经验！……罗莎利娅骗我朋友们骗我，所有人都耍弄我这个男人，把我蒙在鼓里……谁能告诉我真情……我的心中有许多声音在同时讲话，听谁的？有的说‘打死她’有的说‘原谅她’听前一个的还是后一个的粗汉子，不幸的野人，你不应该从大森林走出来。你发誓吧，她如果对你说实话，就原谅她吧……我一定原谅她……社会大人我想原谅她……她如果有错并且表示悔改，可怕的社会大人我一定原谅她，请您看清楚。”

“安帕罗小姐，”女门房对他说，“半个小时之前和一位先生出去了……”

“和一位先生……”

“对，一位戴眼镜的先生……个子不高，穿一件熟透的无花果颜色的外套。”

“噢！是我表哥……快……”

看来有魔鬼作祟。他在大街上走路从来没有那样快过，也没有那样不顺过。他的雨伞不时和迎面而来的人的雨伞绞在一起。那些雨伞好像都想咬住对方，把窝在上面的雨水倾泻给后者。还有，他每走几步便碰上个熟人，把他叫住询问身体状况，对他说：“这鬼天气，看见没有？”他甚至这样想：路上和这么多人相遇，只能让他悲伤。唉，上帝哟，还不如少一些朋友好呢！

“堂奥古斯丁，这鬼天气！明天是朔日，说不定会变好的。”他走到贝罗巷子时，特鲁希略的一个属下对他说。

“快，快……”

他终于回到家里……他打开房门。费利佩对他说：

“安帕罗小姐在等您……”

他听见这话，身体抖动了一下，那是惊愕、是悲哀、是猎奇，是怕满足这种猎奇……她将用怎样的表情看他？对他将说些什么？

“我表哥布林加斯也在吧？”

“不在，先生，小姐是一个人来的。”

卡瓦耶罗穿过几间屋子。第一间没有她，第二间也没有。最令他惊恐的是，传来了小鸟的乐声。但是，他踏进第二个小客厅时，那乐声突然停止了。原来是上的弦走完了。乐声之后的寂静太可怖了！太阴森了！奥古斯丁慌了……可是，还没有她

的影子。他看见桌子上有只杯子，旁边是个小瓶这时，我们的这位可敬的朋友颤巍巍地掀起房间门帘，看见一只脚……他吓得停下脚步，想看清楚些，因为房间的阳台关着，光线黑暗……他看见一条黑裙子，有只胳膊垂吊着，手触到了地板……玫瑰色的耳朵……纱巾盖住了面孔……他走过去，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疑虑，那副身躯可能已经没了生命迹象，都一动不动了呀……他走近仔细观察……呼吸急促，好像得了严重呼吸困难症。眼睛紧闭，干枯……

他又跑回小客厅，发现一张药方……他很快读了下，立刻跑到外面……费利佩急忙走到他身边……

“快叫医生来。”主人对他说；“小姐一个人来的，你看见她喝了……？”

“看见她喝过药，先生，是她叫我去药店买来的。”

“你！……该死的！”奥古斯丁怒冲冲地对仆人说，后者都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

“先生……”费利佩说话结结巴巴，甚至都哭了。“那药是我配的。”

“什么……你这个狗日的！……杀人凶手！”

“您别担心……药店老板说是毒药，我便……哎哟，可别打我呀！……我回到家，找了个空瓶子，灌满水……又加进……”

“加了什么，刽子手？”

“加了点愈疮本酚……堂娜马尔塔牙疼时买来的。”

“把堂娜马尔塔叫来……先不要叫医生！”

卡瓦耶罗又回到小客厅。桌子上还放着一封信。他撕开信封，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完全是真的。我不应该得到原谅，充其量是怜悯。”紧接着是安帕罗的名字，名字的最后一个

字母是“O”，①“O”后有个弯钩……可恨的弯钩！……他向她跑过来 因为有呻吟声……自杀姑娘用茫然的眼睛看他一眼，说出一些半个字，前言不搭后语，听不出是什么意思。

“都是胡话…… 头脑不清。”堂娜马尔塔说 她很快赶到那里

“叫医生来 不 不 不要叫。等一等 等一等……”

主人疯了，或者说快疯了。

“堂娜马尔塔！”

“主人……”

“我们怎么办？”

“情况很严重。竟说胡话，脑袋滚烫……”

“把她送回家……马上送回去，送回去！”卡瓦耶罗说。他终于从困惑中搜寻到一点明确的想法。“您，堂娜马尔塔，关照一下 别出事 还是您陪她去一下吧。你 费利佩 叫辆马车来。可是 叫一辆像样的 好的…… 不，最好碰到第一辆车就叫来……堂娜马尔塔，您负责把她送到家，一定关照她，不能让她缺少任何东西……费利佩，快去叫医生，找一个好医生，听见没有？请医生立刻去那儿，去她家…… 替我为她穿好衣服，我是说，给她穿好……别让她着凉……快，快行动起来！……”

他下达完这些命令之后，又从客厅看了下那幅令人怜悯的——尽管漂亮的——画面：脚露在外面，胳膊垂吊着，圆圆的脸蛋没有血色，嘴巴微微张着…… 噢！她的一切都是那样可爱呀！……我们的这个男子汉，心碎了，他把自己关进书房里……他没有哭，不是不想哭，而是不能哭。

① “安帕罗”(Anparo)和“托尔门托”(Tormento)的最后一个字母都是“O”。

三十七

四天后，据森特诺细心观察而提供的消息，堂奥古斯丁·卡瓦耶罗的精神和身体，都像大病初愈似的。他脸色不好，经常失眠，吃不下饭，心绪不佳，脾气很坏，说不定那是肝病的征候，伴有精神忧郁症和抑郁症。看得出，我们这朋友现在讲话很多，而以前却很少这样呀。不过，他讲的全是蠢话，并且总是没完没了的自言自语。在那场演出中，他的长篇独白已经持续了四天，还没有迹象结束，公众如果听他讲话，一定会像有的人说的那样，觉得他在抛石头。他讲的想法、说的话，都是反反复复的；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把他的独白重述出来。他在演说中，时不时有个想法跑出来，浓缩一句话，在小客厅里回荡，并且产生回音，那是罗莎利娅·布林加斯夫人的那双权威嘴唇发出的答话。

“你说得对，那个想法很好。说到去美洲，那是只有小孩子才能做出的蠢事，你还是去波尔多住些日子吧，可以在那里放松放松。然后回来，这儿朋友多，他们都很喜欢你，尊敬你……我们一定多多关照，不让你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

他们坐在小鸟唱歌的那间小客厅里。从那天发生事情以后，小鸟不再张开嘴巴。布林加斯夫人为了显示自己参与的程度，一会儿把桌子移一下，一会儿把柜橱变方向，改变家里的陈设形式。她摆出主妇的样子——也许她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表情高傲，处处发号施令。昨天夜里，卡瓦耶罗因为一件小事大发脾气。他威严地说：“我不喜欢别人移动这里的东西……每件物品原来在什么地方，就放在什么地方……”那位夫

人听了这话 感到有些茫然。她回答说：“好呀……你不要以为我会做那种拆台的事……什么东西都在……我不会拿走任何东西。”

那天，那位夫人从心底表示赞成他到波尔多小住的想法后，便大谈特谈前天晚上在王宫举行的舞会。她从大街上一进来，就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 身上穿着羊毛衫 戴着手笼 扎着纱巾。伟大的、性格审慎的梯也尔冷冷地坐在扶手椅里，一反常态，沉默无语，阴郁悲伤；原来是舞会上发生了一件严重事情，此事缠绕在他的脑海里，一秒钟也不离开。

卡瓦耶罗把手插在衣兜里，来回踱步，没有听见表嫂对晚会所做的津津有味的描述。他停在镜子前面，观看自己……这里，我们随便从其冗长的独白中选取一段，有些地方做了一点翻译：

“笨蛋 傻瓜 没有脑子 我不知道送给你一个什么名字……你为什么钻进文明社会？谁叫你离开你的领地，人们从事艰苦劳动的边境地区？我笑你的理想很古怪，偏偏要到有序社会中来，偏偏要成为欧洲正统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小朋友，这可是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呀！……你谈论家庭，谈论国家，谈论宗教……而一交手 坐落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文明 如同坐落在三角炉架上的煮锅，一下子轧下来 打破你的鼻子 弄得遍体鳞伤 粉身碎骨 使你没脸见人 成为众人的笑料……”

“正常人的生活 法律 制度 规则 协调一致 和睦相处……你们这些东西都不是为野熊而存在的。野熊喜欢孤独，野熊不可能成为一家之长，野熊不可能成为市民，野熊不可能成为天主教徒，野熊不可能成为任何东西，改变不了我行我素的野性……对，你这个野人，你这个冒险家，你没有看见你的试验是那样愚蠢，结果是那样悲惨？没看见人们都嘲笑你吗？你没看见你每

走一步都跌跤吗？好像从来没有实实在在踏在地板上，一迈步就跌倒。你像个挖掘土地的人，手上戴着手套；从戴上手套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触觉，或者说，你已经没了手……你快快走吧，逃吧 滚吧 你要这样说 社会这双鞋子太挤脚了 脱下来吧 秩序 政治 宗教 道德 家庭 都是含糊不清的东西 太令我生厌了。我待在你们中间，都要炸裂开来，就好像被裹在紧身衣里一样……我要把你们扔得远远的，扔到魔鬼那里去……”

堂佛朗西斯科叹了口气，好像灵魂被夺走了似的。妻子安慰了他几句。但是，他如同所有遭受巨大不幸的人一样，只知道用痛苦安慰痛苦。于是，他记起了那件倒霉的事，以让心灵得到一丝安慰和快乐。那件倒霉的事到底是怎样的呢？好，我们现在来讲一讲。他的大衣在王宫更衣间被盗！！这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在宫廷舞会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没有一次舞会不丢三四件斗篷或大衣的。偷走那件高档大衣的坏蛋，在原来衣钩上扔下一件油渍渍的、破得不堪入目的衣服。那件九成新的大衣一刻也不离开堂佛朗西斯科的沸腾的脑海，呢料光洁，酷似覆盖着一层绒毛、亮晶的杏子果皮，丝绸衬里让人爱不释手……这位正直的职员在绝望之中，正考虑向法院报告，向新闻界通报。但是，王宫的尊严使他止步不前……如果抓住那个坏蛋，那个无赖……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竟然有人溜进如此庄重、严肃的地方……一个国家发生这种事，在国王宝座旁边发生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还可以救药吗？……堂佛朗西斯科抓起一张报纸，想排解一下心中的激愤。

“毫无疑问，”他读过之后 阴沉沉地说：“革命来了 来了革命。”

“太好了…… 来吧！”奥古斯丁站在表哥面前，大声说

“这谁也解决不了……到处是蛊惑人心的宣传……民族四分五裂，伤迹斑斑。不幸的西班牙呀！……但愿上帝拯救国家！但愿上帝拯救女王！”

“太好了……”

“因为……只要读一读那些为了让人们看到这种混乱不堪局面而出版的报纸……思想多么混乱，人们多么胆大妄为、多么没有廉耻、多么没有羞怯感呀！……什么也不尊重，住宅和家庭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变成了嘲弄之物，国家权力也受到了嘲弄。天下大乱，可憎的人们把脚踏在了鼻子上。”

“太好了……”

“地下喊声不绝于耳！王权在颤抖……灾难很快来临……穷光蛋将把马德里推到血泊之中；和我们这里将发生的事情相比，法国九三年^①事件充其量是个富有田园色彩的节日……财富永别了，家庭永别了，我们祖先的宗教永别了。一切被破坏，一切被烧毁……”

“太好了……”

“真不敢相信，伟大的梯也尔突然说他尽管是个性格平和的人，但也无法掩饰心中的愤怒。“真不敢相信，奥古斯丁，一个和你一样的人竟说这种灾难‘太好了’，这个人是秩序党的成员，是大富翁，一个因为说你贡献微小而勃然大怒的正直市民，一个救助过身处困境的教皇的天主教徒，一个对女王献出全部敬仰的人，一句话，他遵守一切法律，支持正义，维护公正的社会机制！……你将看到……那一天到来时，那些人会怎样闯进来，剥

^①一七八九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时值国王路易十六执政他力图扼杀这场革命，于一七九三年被处死。

夺你的全部财产，把你拉到太阳门砍头示众。那时，你还说太好了这句话吗……我想看到，王权和祭坛被打翻在地……你将是一副怎样的面孔……噢 我的上帝哟！”

堂佛朗西斯科是个言语不多的人，竟然如此长篇大论地说了一通，委实让人惊愕不已。他突然卡住了，不得不把尚未说出的话留到另外一个更为合适的场合。但是，当他看见奥古斯丁用格格的笑声——这是他有生以来听到表弟发出的最爽朗的笑声 最自然的笑声——回答时，变得更加愤怒了。

“那时，”表弟说，“我将置身于遥远的地方。我要到我的边境地区。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意志。”

“不 不 不，”罗莎利娅一边激动地说，一边站起来 把那只关心他人的手放在表弟的肩上。“你不能说回荒山野岭的话。你应该在这里生活下去，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很喜欢你。你别听我丈夫的话，他今天因为大衣被盗而变得过分激怒，把一切都看得暗淡无光，这里什么也不会发生。那些可怕的东西只能在我可怜的布林加斯的脑袋里找到。”

“喂 佛朗西斯科，”奥古斯丁说着 又笑了起来。“你不要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这么发愁。我送给你几件大衣吧。你去订做好了，叫裁缝把账单送到我那儿；我说，还是让我的裁缝给你做吧，那样更好些。”

罗莎利娅抬起手来，好像置身于戏剧里。她是那样激动，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方式表达了。过了一会儿，她在返回简陋住宅、走在大街上时 更加想入非非了。“他们是我们的人，她在心里想着，是我们的人……”她扇动着想象的翅膀，立刻飞到阿雷纳尔大街，看见了那幢漂亮房子，那是一个独身大富翁的房子，里面堆满了锦缎、天鹅绒、丝绸、钩织品、裘皮大衣、首饰无数，五颜

六色 典雅新颖 礼帽漂亮 巴黎最新款式。如果穿上、戴上这些服饰去看戏、散步、参加聚谈会，该多么亮丽迷人呀。看到这一切，她那本来已经沉睡着的奢华欲望又苏醒过来。她觉得头脑晕眩，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戴上面具的女人。但布林加斯夫人还是布林加斯夫人，尽管能从胜利者的纸醉金迷生活中得到一点安慰。

三十八

主人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费利佩这样讲述说。他的温和脾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暴躁，为随便一点什么都会大吵大闹起来；根本无法和他讲话，因为他常常无缘无故地大跳起来。一天早晨，他在房间里踱步，好心的伊多突发奇想，向他走过去，询问总账簿上的几笔款子怎样处理，主人向他转过身来，便大发雷霆，而且……

“看那样子，”伊多每次讲起那件事时，都这样说，“看那样子，我如果不跑掉的话，他非把我从阳台扔下去不可。”

费利佩也多次遭到训斥。但是，他善于周旋；主人闷闷不乐时，他决不走进去。一天晚上，森特诺比往日高兴，便毫不畏惧地跑到主人跟前，报告说：

“医生说小姐已经脱离危险……没什么问题了，今天叮嘱她说，可以起来走动走动。”

“好，”主人冷冷地说。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费利佩……听我说……今天是星期日，晚上你可以去剧院看戏，我不需要你……听好，记住，车夫如果按吩咐来的话，不要像往日那样让

他走掉……要通知我。”

独白：

“她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无法拔除！多么可恨的尖刺呀！你在里面那样抓挠着，把你拔出来该多痛呀！你这个不会交际的男人，和地鼠一样，只有在荒野的地洞里能看见东西，而来到文明社会的光天化日之下，却头晕眼花，不知道如何迈步走路。我得到的那只苹果，看上去很好，但打开来一看，却是坏的。当我发现保存完好的那部分是属于别人的时候，我更加怒火中烧！……因为对于她来说，我已经结束了；对我来说，她也已经结束了。她的行为如此不端，我无法原谅她……我走，逃离她，逃离我的这个黑影，逃离自我，被歪曲了的假我，这个我本想适应这里的肮脏的文化环境……婚姻使我感到恶心。我讨厌婚姻如同讨厌我们险些坠入其中的铁罐子……我要跑步离开这块土地，离开这种环境。不过，在亲眼看看那只烂苹果之前，我是不会走的。我要好好看看另外一个男人，而不是我——我很不幸，很可怜，由于不知道在这块微妙的土地上如何走路，做什么总是晚一步——啃咬的完好部分……如果社会尊严不允许我去看她，我就要对社会说，这个社会和她的装饰对我来说一钱不值，如果必要的话 我将站在大街中央 高呼：‘道德败坏万岁 无政府万岁！’”

费利佩说，主人是第七天头上走的。那天，他把一切准备好了，搭乘傍晚的快车去法国。一大早，表哥表嫂就陪在他的身边。罗莎利娅设法寻找一切机会帮他干点什么。那天，她穿饰得十分艳丽，一定花费不少时间。

“记住 奥古斯丁，她半似伤心半似微笑地说“每星期至少给我们写封信来。不三天两头知道你的情况，我们真无法活下

去，放心不下。你写多少封信，我给你回多少封信。布林加斯工作忙 没有时间写信……到了那里，不要只顾消遣娱乐。我们希望你早日回到这里；不要把我们扔在这里，好长时间不闻不问……休息半个月就够了。”

一点钟左右，马车叫来了。奥古斯丁走了出去，但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在书房前面的房间里，伊多和森特诺就发生的事谈起各自的感想来。

伊多（嘴上叼着羽毛笔；他在用铅笔和尺子在一张纸上划线条）感谢上帝，我们的主人终于高兴了起来。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他说，我现在没有别的活，只在每封来信上注明波尔多字样就行了。

森特诺（把手做成喇叭形，让堂何塞听见他的悄悄话）我知道主人去哪儿了。我进来时，他正好钻进马车。他说：“虔诚修女大街，四号。”

伊多（惊讶地）那是想向她告别…… 费利佩 我相信你 我看主人不大关注自己的尊严了。他不该这样做。坦率地说，小伙子 当然啰 声誉……

森特诺 医生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了……

伊多 慢慢会好的……尼加诺拉受主人之托照顾她。我看他得好好报偿我们的工作才是。尼加诺拉觉得……

森特诺（急切地）她说什么？

伊多 让我用尺子划完线条…… 她说…… 我还是把我的想法讲给你吧。

森特诺 你怎么想？

伊多 我全都说了吧…… 千万保守秘密。我看安帕罗小姐只有一条重新做人的路子……什么路子呢？我对你说呀……千

万别外传。她的过错很严重……弥补过错，小伙子，弥补过错……

森特诺 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伊多（一副得意的样子）总之，她只能去慈善院当修女……这很有一点诗意，同时又是重新做人的路子……我什么也不说了……去医院和军营照顾病人、伤员……多受点苦……你想想看，她扎上白色包头，说不定很漂亮呢……

森特诺（呆子似的）也许很漂亮。

伊多 嘿嘿……慈善院修女。她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森特诺（锐敏地、嘲弄地）堂何塞……您不亏为小说家呀……

伊多 真的，我要告诉你，这些日子闲着没事，真得写一篇小说 题目是《从妓院到修道院……》。我看到这些越轨行为便产生了写这部小说的想法……噢！我都忘记告诉你了，尼加诺拉说，那姑娘看上去好像已经从那场小病中康复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好。她是能起来走动，也能吃一点饭了；可是，她的灵魂被深深地刺伤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惊讶……谁知道呀，小伙子，说不定主人到那儿时，她已经死去了。

森特诺 天啊！

伊多 我说有可能……那对她来说可是个富有诗意的结局 她看见他走进时 如果还有一丝生命 从而能认出他 并且对他说两句亲切的话 表达悔过之意、爱慕之情 比如：“噢 天啊！”“我爱你！”这类话 我想她会死而瞑目的……

森特诺 您认为事情会像您想象的那样……不要犯傻了……一切都将与人们想象的相反……

伊多（虚荣地）小伙子，事实总是证明我对……可是 你别

老在这儿聊大天……堂娜罗莎利娅在叫你呢。

森特诺 让那个幽灵等等吧。真让人无法忍受……她现在对我们指手画脚，好像已经成了女主人。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真讨厌！昨天，她揪我这只耳朵……差点揪出血了……她把我叫做好事之徒 还对我说：“你简直变成大少爷了 我要教训教训你……”我们说这些 并不是背后议论 再说，伊多朋友 她昨天晚上把那两个上上下下都雕刻着瓷花的花瓶拿走了，知道吗？太过分了……她说已经没有必要摆在那里了。前天，拿走一大打还没有开包的餐巾，外加三块桌布……总之，这儿变成了小偷的学校。我看见这种不要脸的事，真想大喊一声，住手！

伊多（邪恶地）亚里士多德朋友，别管那种事，不是还有主人吗，那女人做的事，他看得一清二楚……他看见了而默不作声，其中一定是有缘由的……今天上午 她钻进书房里 说：“这儿有没有纸呀？”一下子拿走三令盖有印章的纸和三百多个信封。你看，那个夫人弄的纸屑……别说话 我觉得……

罗莎利娅（从书房门口，气恼地，声音十分凶狠）费利佩！我都喊你一个钟头了……像你这样的大灾难，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奥古斯丁怎能容忍你呀，我真不懂！懒鬼……喂……你这个好管闲事的，把主人的衬衣放在哪儿了？

三十九

奥古斯丁一阶一阶地爬上楼梯，向位于高层的安帕罗住处走去。那时，堂娜尼加诺拉正往楼下走。

“啊，是您！”伊多妻子惊讶地说。“好些了 昨天就能起床 乖”

动了 刚才还吃了不少饭……您不必叫门 没关 我马上回来。”

安帕罗坐在扶手椅里，身上穿得很多，用右手抓着披巾的一角捂住嘴巴。她正通过狭窄的玻璃窗户，望着栖落在邻居房顶的麻雀；这些小鸟玩耍一阵子之后，一群群地飞向远方，消失在蓝天里。那天风和日丽，她看着晴朗的天空，仿佛不懂得还存在着雷雨现象，她听见门吱呀响了下，看见那人走进来，差一点昏过去。她没有说话，又像前几天那样呆坐着。奥古斯丁彬彬有礼地笑了笑，激动地问她好吗。谁也无法肯定，她说的是好还是不好，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说了话。她的前未婚夫拉过一把椅子，坐在病人身边。

“怎么样？”他停了一会儿说，他那样看着，好像要用眼睛把她吃掉似的。“吃点东西没有？身上有力气吧？”

“刚刚吃过…… 还行…… 还好。”

一个是法官，另一个是罪犯，但两个人都像有罪似的。

“我来向你告别，”奥古斯丁停了好长时间，又继续说，“今天傍晚去法国。”

安帕罗眨眨眼睛，看看他。她不断地抖动着眼帘。

“不要哭，那样会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前未婚夫说。“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但我并不恨你。你不那么直率，这同你的过错一样刺伤了我的心；直到现在我对你的具体过错仍然一无所知，因为没有一个人向我提供证据…… 不过，不管怎么说，你本身的表现对说得够多的了，这使你不能成为我的妻子。我不需要知道更多的东西了，也不想知道什么了…… 你不配我，你要承认不配我…… 我走了，我将使你有一段时间从不幸中摆脱出来，因为我走得很远很远，可以肯定地说，你再不会见到我，我也不会见到你。”

他的那种坚定态度渐渐地软了下来。为此，他觉得应该早些离开那里，保全自己的尊严。他起身走出去，但感到有只手拉住了他。他狠狠地甩了下，可是甩不掉，那手仍然抓住他的手，有一股超越凡人的力量。说真的，不解释一下，怎能放他走呀？现在确实是个好机会。开始时的羞涩感消失了，可以把心中的秘密说出来了，自由地、流畅地、毫无保留地用那颗已经破碎的心讲出全部实情、全部感情。

这时，堂娜尼加诺拉打开客厅的门，看见他们紧紧贴在一起坐在那里，脸蛋离得那样近，她低声讲述，他全神贯注，好像在忏悔室里一样。聪明的女邻看见那个秘密场面，觉得应该尊重，便不想进去打扰，立刻把门虚掩上，站在过道里。她很想捕捉到一点那个女忏悔者讲的东西，但后者的声音那样低，伊多妻子一个字也听不见。

谈话结束后，安帕罗的脸蛋放出光彩，眼睛闪亮，面颊泛红，不知道是一种怎样的胜利喜悦和艺术力量使她的眼睛和整个身体变得那样漂亮。

“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如此漂亮。”举止极为审慎的女邻居说。

我们可敬的朋友深深地叹了两三口气，低头看着地板在房间里踱步。

独白：

“我的妻子不……但是，时间，宽容的时间将过去，她将成为另外一个男人的妻子。另外一个男人将啃咬她那颗苹果的健康部分，对她还有许多地方保存完好，有很多地方吸引人，有很多地方在说：‘快来吃吧……’那是事实。应该往前走下去，别人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闹得满城风雨呢？那有什么关系！道德败坏！和我有什么相干？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难道就眼

睁睁地看着老年阶段一天天临近，而在这之前还没有真正生活过？只品尝过狗一样的生活味道就死去，不是太悲惨了吗？……傻蛋，你没有发现，你做的一切，和你开始欧洲生活时所想的不是背道而驰吗？你这个没有世界的男人，在你的可怕矛盾中寻找快乐吧，不要把这称作不法行为，而应该称作法律，因为那是生活强加给你的，不是我们创造生活，而是生活创造我们……你做了生活的奴隶，别人说什么对你有什么关系？你是在无序社会成长的，应该回到那个社会去，这完全是命运的安排。伪装结束了。社会秩序、宗教，和你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想做一个最遵纪守法的市民，而那一切都成了泡影；你想做一个正统的人，结果也落了空，因为你没有信仰。你想把道德作为妻子，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一无所获，一无所获。现在，请你出去，沿着你的潜意识的宽广大道走下去，但愿情势这个自由而伟大的上帝保佑你，你不要轻信原则之类的因袭权势，而要跪在事实这一光彩夺目的祭坛前面……如果说这样做是谬误，那就让它它是谬误吧！”

奥古斯丁结束独白时，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向安帕罗走过去，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头上，那姿态和舞台上的神父十分相似，即在为某个德高望重人物、殉教者、新教徒或类似的人祈祷天国的祝福。他想做的并不止于此，而且还对曾是他未婚妻的姑娘说：

“你这儿说不定有衣箱吧……？”

“衣箱？”安帕罗重复说，那声调像傻子似的。

“对，我需要衣箱，要带许多东西……”

“那边屋子里有一个大的。”堂娜尼加诺拉在场，她献殷勤地说。

“请给我拿过来。”

说话间，衣箱拿了来，放在屋子中央，着实很大，内衬裱糊着绿纸，是个中号大衣箱。奥古斯丁看了看手表。

“两点半了，”他冷冷地说，“安帕罗，现在把你的衣服全放在这箱子里。”

姑娘疑惑地看了看那个曾是她未婚夫的男人，他终于成了她的……

“不能耽误时间了。我得和你谈一谈；但我又不能推迟我的行程，请你跟我到波尔多去。请听好我对你说的话，最晚四点之前做好准备。费利佩坐我的马车或者另一辆马车准时来，他送你去火车站。”

四十

五点差一刻，堂佛朗西斯科来到北站站台，寻找他的表弟，想向他亲切话别，好好拥抱几次。

“他们在那节车厢里，是预订的。”费利佩迎面碰上了那个人，对他说；后者手上提着一只小篮，还有帽盒和旅行用的小东西。

“他们”这个词使伟大的梯也尔大吃一惊。但是，奥古斯丁没有让他多想这个复数的词汇。

“你看，我要把谁带走？”他指着车厢的尽头说。

梯也尔一愣，嘟哝了几句话。但是，他很快恢复了过来。他对富翁表弟的所做所为找不到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最后，他笑了笑，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露出宽宏的神情。

“姑娘，好吗？好些了吧？身体？……多穿点，你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港口那边经常下雨。看在上帝的份上，奥古斯丁，一定让她多穿些衣服。你自己也应该注意，你身体也不太好呀。你们两个人都要穿暖和些……安帕罗，把脑袋包好，姑娘。”

“不必担心。她路上会一切顺利的。”卡瓦耶罗说，“换换空气，对她有好处。”

“我也这么想。带点吃的没有？你如果通知我的话，在家里给你煮点肉汤，装在瓶子里带上。”

随后，表兄弟俩谈了一会儿，谁也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安帕罗坐在车厢的另一端，观看站上的繁忙作业情况，默默地看着旅客跑步寻找自己的座位。小贩不时送来促卖饮料、书籍、报纸的喊叫声；行李车来来往往；站长和员工东奔西跑，忙碌着。她希望火车快些启动。她觉得心中一时兴起的巨大幸福，只要火车停在那里，就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失掉似的。

“再见……再见……祝你们玩得开心……奥古斯丁，写信来……关上车门吧，关好……别在那里呆久了……再见……一路顺风。听好，千万别忘了写信。得不到你们的消息，我们会很痛苦的……再见，再见！”

火车开动了。火车开动起来便变成了世界上的那样一种东西，很像一本读完的书。当火车开回来时，请你们打开一本新书。

四十一

布林加斯家小客厅

傍 晚

罗莎利娅 惊恐地 用扇子、手帕、报纸 用手边的所有东西扇风) 我非发生事不可。我身上的血好像都要沸腾了 都冲到头上去了……喂，别再给我说了，看在耶稣身上那些钉子的份上 你别讲下去了……道德败坏到这种地步，我真不懂，我困惑，我惊讶 我疯癫…… 你看见她了？不会是你的幻觉吧？……

梯也尔 是我亲眼看见的！她坐在预订的车厢里，穿得很多，一句话不说，高兴得眼睛里闪烁着火花……

罗莎利娅 你竟有那么大的耐心观看那场闹剧？…… 他不能娶她为妻，因为她是个……便把她作为情人！……气死我了……如此丢人的事竟然出在我们家里，我们可是少有的忠厚、典范之家呀！这是有意把我气疯呀！……（凶狠地看着梯也尔）你什么也没说？你竟然容忍在自己鼻子底下……？

梯也尔（撒了个小小的谎）奥古斯丁向我宣布那件事时，我是那样气愤……因为他厚着脸皮说，他性格软弱……我气坏了 骂了他几句 转身就离开了车站。

罗莎利娅（兴奋地）你真是那样做的吗？很好，你抑制不住愤怒。你转身就走，让他来不及讲话……

梯也尔（在心里请求上帝原谅他说谎）我怎样做的，就怎么说。可是，说老实话，我们再也不能和我表弟来往了。不是有

人说过吗，举止有分寸的人，对什么都是严厉的。他这样蔑视原则，不尊重社会，不尊重宗教，不尊重家庭；一句话，不尊重一切应该尊重的东西！……我要对你说，这简直是发疯。革命不会姗姗来迟。富人将会被剥夺财产，无神主义占上风，自由之爱泛滥……

罗莎利娅对，对；那一切不久将来临，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如此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发生的！（窒息地）不会再有令我吃惊的灾难了。

梯也尔（悲伤地）只要用眼睛看一看这个社会那样迅速地丧失对原则的尊重就够了。公开辱骂王权和祭坛，道德败坏的毒瘤到处蔓延，而当我看到大多数人没有腐败、堕落时，觉得那是奇迹。

罗莎利娅（沉思地）他对你说没说将同他可爱的姘头回来？

梯也尔 说了，要回来，要回来的。

罗莎利娅（鼻子鼓胀得特别厉害）因为我不想把秘密都烂到肚子里，我要当着他和她的面一一讲出来。噢！对，把所有实情讲出来，我甚至可以去法国、去北京，把满腔的愤怒宣泄出来。

梯也尔 他们说不定哪一天就回到这里，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像正式结婚的夫妇那样生活，而那正是对忠厚、对美德的污辱……我们将看到野蛮的举止、言行……那天傍晚，帕吉多和华金说得一清二楚：“世界将毁灭，烈火将燃烧，蛊惑人心的语言！……”啊，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多少有所得。那个傻瓜蛋对我说，你可以把为婚礼买的東西拿来。

普鲁登西娅（从房门）夫人，汤好了。

罗莎利娅(走到一边 目光注视着堂胡安·德·皮帕奥恩的肖像，他手中拿着一卷纸) 他们要回来……让她到这儿来吧！……那个大好男人的吸血鬼，看看我们谁厉害。

一八八四年一月于马德里